

沒落

高爾基著

羅稷南譯



神州國光社

沒 落

沒 落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民 三十 年 一 月 再 版

著 者 高 爾 基

譯 者 羅 稷 南

出 版 者 神 州 國 光 社

發 行 者 神 州 國 光 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實 價

第一 部

大約在“農奴解放”(註一)兩年之後，在基督變容祭的那一天，蒂可克聖尼古拉教堂的教區的人民在彌撒的時候注意着一個孺生底人，他走在人羣裏面，莽撞地擠着他們，把一些高價底蠟燭放在享有兌約莫夫城最高光榮的神像前面。他是一個強有力底人，一管大鼻子，一部大底強半灰色底鬚鬍子，還有一堆吉卜色(註二)底人似黑鬚髮。他底藍灰色底眼睛從濃密底突出底睫毛下面傲慢地瞻望着，而當他垂着手的時候那闊大底手掌觸着膝蓋，這是惹人注意的了。

(註一)俄羅斯農奴解放令實行于一八六一年。

(註二)高加索人種之一，流浪各地，以卜筮、歌舞等爲業。

他和城裏面底許多最出色底人們同在一行走近十字架去，這是他們特別不願意底事，在彌撒過後，這許多最重要底人們就站在門廊上交換對於這陌生人的意見。有些說他是一個買賣家畜的，有些說是一個市長，可是城裏的鄉老耶維西·巴馬可夫，一個愛和平底人，健康雖壞而良心却好，輕嗽着說：

“他或許是一個貴族底僕人，一個獵人，或者是替上流人作着什麼娛樂底事的。”

但是巴孟洛夫這市販子，一個難看底麻子，綽號“鏢油蟲”，又是一個好說壞話的不安靜底敏感家，惡意地嚷着：

“你看見麼，他有好長一雙爪子？看他走起路來好像每個鐘樓上的鐘都是爲他底光榮而響似的！”

這寬肩頭大鼻子底人，穿着厚布底黑藍上衣，一雙講究底俄國皮靴，在街上闊步着好像全個地面都是屬於他的似的，他底兩手塞在袋裏，兩肘緊挾着。城裏底人們把探聽他的底細這任務交託給造聖餐的婦人阿當斯卡亞之後，在吃饅頭的鈴響的時候各自走散了。那一晚上巴孟洛夫曾經邀請他們在他底莓子園裏喝茶。

晚餐之後，有些兌約莫夫的居民看見這不認識底人在河對岸叫作“牛舌頭”的那沙灘上，這地方是拉斯基王子底

財產。他在柳樹叢裏走着，用闊大而均勻底脚步測量着這沙嘴，而且從手掌下面瞻望那城市，和那阿加河和牠底灣曲底支流，那泥塘似底伐特拉克沙。兌約莫夫的人民是謹慎底，誰也沒有決心去喊他，問他是什麼人，幹什麼的。然而他們終于遣派了斯徒巴這更夫，一個醉漢兼丑角。斯徒巴並不管有婦女在面前，厚臉地當衆脫下制服褲子，可是戴着他底打纒底小帽，涉過泥淖底伐特拉克沙去了。他鼓着他底酩酊底大肚子，搖搖擺擺地好像一隻可笑底鵝似地走到這陌生人面前，因為示威，故意大聲地訊問他是誰。

不知那陌生者怎樣回答了他，可是斯徒巴立刻回到城裏人這裏來了。

“他問我，”他告訴他們，“你為什麼這樣醜。他有一雙強盜似的怪眼睛。”

那一晚在巴孟洛夫底莓子園裏，阿當斯卡亞，這造聖餐者——那拖着下顎的傢伙，著名的算命家，一個“仙姑”——對着城裏的上流人們作了她底報告。

“他底名的第一個字是伊里亞，”她大張着她底可怕底眼睛說，“他底姓是阿台莫諾夫。他說他要住在這裏作事，但是我還沒有發見他所要作的是什麼事。他由陸路從孚戈羅來，在三點鐘後又從原路走了。”

于是他們並不曾發見他有什麼特別的處所，這是不愉快的，好像有人半夜來輕輕地敲窗子，默示某種禍事的來臨，隨即又暗地逃走了似的。

三星期之後，這事件的一切痕跡差不多已經從城裏的人們底記憶上消失了，而阿台莫諾夫忽然帶着他底三個孩子出現于巴馬可夫之前。他說出來的每一個字就像斧子的打擊似地落了下來。

“這裏有幾個新底人民來到你跟前，耶維西·米特里奇，他們要來生活于你底聰明底管教之下。請以你底鄰人之誼幫助我自立。”

他底歷史是簡單而且合理底，他在加斯基曾經被拉斯基王子們雇用——他們底產業在拉台亞河——作為佐治王子底管家，但是在“農奴解放”的時候退職了，得了豐富底酬金，決意要自己經營紡紗底事業。他是一個鰥夫，他底孩子底名字如下：最大的叫培約爾，駝背的叫尼克提，第三個是他底過繼底外侄阿里約斯卡。

“我們底農夫種的亞麻並不多，”巴馬可夫沉思地說。

“我們要強迫他們多種些。”

阿台莫諾夫底聲音重而且粗，他說話好像是打大鼓似的，但是巴馬可夫生平為人謹慎，說話底聲音是柔和底，好

像怕驚醒了什麼可怕底惡魔似的。他底含悲底灰眼睛是和靄底，當他看着直立在門口的阿台莫諾夫底孩子們的時候，他眯着眼。他們完全不相同。最大的那一個，短眉毛，小底熊眼睛，好像他底父親。尼克提有一雙女孩兒底眼睛，大而且深藍，好像他底襯衣底顏色，而阿里約斯卡却是一個鬚髮底，玫瑰色底兩頰，白晳可愛底面龐的漂亮小子。

“他們之中誰是從軍的？”巴馬可夫問。

“不，我自己需用我底孩子們。我有他們底免役證。”

阿台莫諾夫一擺手，命令他們出去了。當他們依着年齡的秩序排隊悄然走了的時候，他用手掌重重地拍了巴馬可夫底膝頭一下，說：

“米特里奇，而且我也是到你這裏求婚來了。把你底女兒嫁給我底大孩子吧。”

巴馬可夫吃了驚，從坐位上跳起來，只是搖手。

“好體面！你是什麼意思？此刻我才第一次見你。我連你是什麼人也還不知道，你却要求這個！我只有這一個女兒，結婚也還太小，而且你又從來沒有見過她。你並不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你是什麼意思？”

但是阿台莫諾夫只是動了鬚鬚微笑着。

“問警官就知道我，”他說。‘他受我底王子許多栽培，王

子曾經寫信告訴他盡力幫助我底一切。這些神像作我底保證，你不會發見一件事是反對我的。我知道你底女兒，我知道你們城裏的各樣事。我悄悄地來過這裏四次，透澈地訪問過了。我底孩子也來過這裏，而且看見過你底女兒，所以不必爲這個發愁。”

巴馬可夫覺得好像受了熊的襲擊似的，請求他底訪客等一等。

“一個短時間我是能等的，但是我底年紀不許我再等幾年了。”阿台莫諾夫固執地，堅決地說。

“進來和主人告別，”他從窗子裏向院裏叫。

當他們告別而且走了之後，巴馬可夫怯怯地望着那些神像，鞠了三個躬，咕嚕着：

“神慈悲我們！好奇怪底人們呀！救我出這災難！”

後來，用手杖敲着地，拖着腳走進花園裏去了，他底妻和女正在那裏的一株檸檬樹下煮果醬。

“站在院裏那幾個小子是誰，米特里奇？”他底肥胖而美麗底妻問。

“我不知道娜台利亞在那裏？”

“到儲藏室取糖去了。”

“取糖，”巴馬可夫悶悶地重複着，頹然坐下在草皮上。

“糖。是的，他們說得不錯，‘農奴解放’了給人民更多的憂慮。”

他底妻認真底地看了他一眼，吃驚地問：

“怎麼的？你又不好了嗎？”

“我覺得很苦惱。這人的到來好像是來代替我在世界上的地位似的。”

他底妻安慰他。

“爲什麼發愁？”她說。“不錯，有些人離開鄉村到城市裏來了。”

“正是這樣，他們來了。可是此刻我不想和你說什麼。讓我再想一想……”

在五天以內巴馬可夫睡倒了。在十二天以內他死了，他底死留給阿台莫諾夫和他底孩子們一個較深底暗影。在這鄉老底病中，阿台莫諾夫來看了他兩次，他們曾經有過長時間的談話。第二次來的時候，巴馬可夫叫了他底妻來。

“這，和她說吧，”他說，兩手倦怠地疊在胸前。“這世間許多，似乎不是我所關心的了。讓我休息吧。”

“跟我來，烏利亞娜·依凡諾夫娜，阿台莫諾夫命令，他並不看一看他底女主人跟他來了沒有，竟自走出去了。

“去吧，烏利亞娜，這或許是命運吧，”鄉老悠悠地對他

底妻說，當他看見她遲遲不肯跟他們着小客走去的時候。她是一個靈敏而有許多德性的婦人，沒有經過適當底考慮是從來不肯動作的；然而這一回却在一點鐘內轉來到她底丈夫前面，一面說，她底長而美麗底睫毛上一面滴滴着眼淚：

“這似乎真是命運了，米特里奇。給我們底女兒你底祝福吧。”

在晚間她帶着他們底盛裝底女兒，來到她底丈夫面前。阿台莫諾夫把他底兒子推向前，而這少年和少女並不交換一眼，互相攜着手低頭跪下了，這時，巴馬可夫急喘着，把那古舊底鑲珠底家神像交付他們。

“憑了天父及其子之名……主呵，由于你底大慈悲，不要屏棄我底唯一底女兒。”

“記住，”他嚴正地對阿台莫諾夫說，“你是對着上帝爲我底女兒負責的了。”

阿台莫諾夫對他一鞠躬，這一彎腰他底手觸到了地板。

“我知道。”

對於未婚底兒媳並沒有一句親熱底話，隨便只一瞥她和他底兒子，他就急扭過頭來向着門。

“去吧，”他命令。

當這定婚底一對走出去的時候，他坐下在病人底床上。

“不要發愁，”他固執地說。“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我爲我底王子工作了三十七年，從來沒有受過一次罰，而且人並不是神：他是並不體面也難得快樂的。至于你，烏利亞娜，你是要被好好地看待的。你將要作爲我底孩子們底一個母親，他們要被教導着尊敬你。”

巴馬可夫靜聽着，他默然注視着角落裏的神像，哭泣着。烏利亞娜也在哭，而阿台莫諾夫表示了他底急燥。

“呃，米特里奇，”他說，“你不到死的時候就要死了。你不曾留意你自己。而我是非常需要你的！”

他用手摩着他底鬍子，發出高聲底歎息。

“我知道你底事，”他繼續說，“你是一個可敬底人而且非常靈敏。你若是能和我生活五年，那末我們可以合作成一件大事業。可是，這是上帝底意思。”

烏利亞娜可憐地哭嚷着。

“你在詛咒些什麼，你老強盜？你爲什麼恐嚇我們？或者這裏還有一個……”

但是台莫諾夫站起來，彎下腰去對着巴馬可夫鞠躬，好像他是一具死尸似的。

“謝謝你對於我的信心。再見，我必須到阿加河去。一隻

帶着我底貨物的船來到了。”

巴馬可夫底妻傷心了，他才一離開，她便哭起來：

“這村夫，這蠢材，他甚至于找不出一句少許親熱一點的話來對他底新兒媳說！”

她底丈夫止住她。

“不要埋怨，”他說，“不要驚擾我，”稍微一想之後又說：“你靠住這人吧。他似乎比我們這些人都高強。”

巴馬可夫在全城的人民及五個教堂的宣教士們的尊榮之中埋葬了。阿台莫諾夫一家直接走在死者底妻和女的後面；這是城裏的人們所不願意的；駝背底尼克提走在他底家族後面，聽見羣衆中有人嚷着：

“誰也不知道他是誰，但是他忽然暗自爬到前面去了。”

巴孟洛夫也咕咕着，一面急轉着他底圓底橡子色底眼睛：

“死者和烏利亞娜都是謹慎底人，絕不會作出衝動底事。所以這其中有些隱情。他必定設法誘惑了他們，或者他們就簡直沒有同意這婚事。”

“是的，這是一樁曖昧底事。”

“我也說是一樁曖昧底事。假錢吧，或許。但是巴馬可夫確過着可尊敬底人的生活，不是麼？”

尼克提低頭聽着，他底駝背凸起來，好像在期待着突然底一擊似的。這是一個暴風底日子。大衆都背向着風，塵灰在百尺以內揚起，煙雲似地刮在他們後面，他們底光頭和油髮上全蓋上了灰。

“看，”有些人說，“阿台莫諾夫很是被我們弄起來的灰塵打擲了。他完全成了灰底了，這吉卜色……”

她底丈夫埋葬了十天之後，烏利亞娜和她底女兒到修道院去了，把家宅交給阿台莫諾夫。他和他底孩子們生活在一個活動的旋風裏面，從早到夜祇見他們大步走過街去，或者匆匆走過教堂。這父親是一個吵鬧底，粗暴底人，大的兒子，乖僻而沉默，顯見得忍受著恐慌和羞慚。美喬阿里約斯卡，雖然討厭別底男孩們，却對着女孩們使着無恥底眼色；太陽才一起來，尼克提便拖着他底尖角駝背渡河到“牛舌頭”。在那裏，泥水匠和木匠正在烏鴉羣中建造長底磚屋，在牠們的旁邊，挨近阿加河邊，有一座大底兩層樓房，是用兩尺厚底木材造成的——看來就好像一個牢獄。下晚的時候，兌約莫夫的人們羣集在伐特拉克沙岸上，一面咬嚼着西瓜和向陽花子，一面聽着鋸子吱吱地磨擦，刨子的刮削，和利斧的砍伐，一面又譏評着建造“巴比爾塔”的無效來開心。

巴孟洛夫快意地預言着這些陌生人將要遭遇的一切不

幸。

“春天的時候大水會沖掉這些醜底建築物，而且要失火。木匠吸草煙，遍地又都是木片。”

“他們在沙上造屋呢，”凡西里這害癆病底教士附和說。

“倘若他們在這裏造成了工廠，那末，濫醉，偷竊和不道德的事就要開始了。”

但磨工兼小店主留加·白士其，一個巨大臃腫底人，流着油汗，慰解地說：

“人越多，”他用粗重底低音說，“就越容易養活。不礙事的，讓人們工作吧。”

尼克提供給了城裏的人們許多笑話。曾經刈除和拔掉一大片柳樹叢之後，他終日都在從伐特拉克沙挖掘滑膩底泥，和砍掉低地的小樹。然後，駝背向着天，把樹枝用小車拉起，拋在沙上堆成一個小底黑堆。

“他正在努力造一個廚園呢，”城裏的人們猜度着。“真傻！你不能在沙上施肥料呀！”

當日落的時候，阿台莫諾夫的一家，由父親領頭，排成一個單行涉過河去，他們底影子躺在綠色底水面上，巴孟洛夫指着牠們：

“看，看啲！好有趣底影子，那駝背！”

他們全看着尼克提底影子，一行之中的第三個，異樣地抖顫着，那樣子比他底兄弟們底長影子更沉重。有一天，大雨之後河水漲高了，駝背給水草絆住了，陷落在一個坑裏，消失在水下面去了，這使站在岸上的全體觀客誠心地笑了。唯一的表示了一些憐憫的娥加司加，是濫醉底鐘表匠的十三歲底女孩。

“啊，啊，”她叫喊着，“他淹沒了！”

她被誰在腦後打了一掌。

“不許嚷，”她被告誡了。

阿里約斯卡，走在最後，鑽下水去，捉住他底哥哥，把他扶起來，當他們爬到岸上的時候，兩個都拖泥帶水的了，他向着城裏人那一面走去，於是他們讓出一條路給他過去。

“呃，你髒底小畜生！”有人怯怯地說。

“他們不愛我們，”培約爾說。

“讓他們等看吧，”這父親回答，他一瞥他底臉，當他們正在走着的時候，“他們就會……。”

他罵尼克提：

“你呆子！走到的地方要留心，不要叫人笑話。我們不能在恥笑中生活，你蠢材！”

阿台莫諾夫一家和誰也不要好。他們底家務是由于一

個肥胖底老婦人經營着，她全身穿着黑衣服，頭上還紮着一條黑帕子，帕的兩頭像兩隻角似的翹着。她說話好像一個外國人似地摸索着應用的字，她只能說出難懂的幾句，要從她打聽阿台莫諾夫家的任何事體都是不可能的。

“他們假裝作修道士似的，這些流氓……”這便是她底答話的全部。

雖然，有一件事却發見了，這父親和長子常常在隣近各村裏巡遊，盡力勸誘農夫們種亞麻。有一回阿台莫諾夫在巡遊中被幾個退伍軍人襲擊。他用一根有兩鎊重的皮帶打死了一個，第二個也打折了骨頭，第三個逃走了。雖然警官已經訓誡了他一番，伊林斯其這可憐底教區的青年教士為懲罰他底殺人罪叫他站在教堂裏祈禱了四十夜。

在秋天的下晚，尼克提高聲誦讀“聖者的傳記”和教父們底訓誡給他底父親和兄弟們聽，但是他底父親屢次中止了他說：

“這等大智慧，”他說，“不是像我們這樣底心所能夠得到的。我們不過是工人，這不是為我們而作的，我們生在世上是來作簡單底事的，想的也是這些簡單底事。從前育里王子讀了七千卷書，沉迷在那些思想之中以至于失掉了對於上帝的信仰。他游歷過各個國家，受過一切大人物的接待，

成了一個著名底人物。但是，當他經營一個織布廠的時候，他失敗了，像他所作的一切事情一樣，所以他一輩子就靠農夫們的麵包來生活。”

他說着的時候，每一句都很分明，又有思慮地自己回想着；然後他再教訓他底孩子們：

“你們底生活是困難的，因為你們就是你們自己底法律和保障。你看，我並不會依照着我底意志而生活過，而是被命令着而生活的。縱然我看見這是錯的，我也不能修改，因為這與我無關。這是我底主人底事。我不單只是害怕着依着自己底意向去作事，就連自己想一想也不敢，因為恐怕我自己底意思和主人底混在一起。聽見了沒有了，培約爾？”

“是。”

“這就對了。你們懂得。一個人能夠好像是並不存在似的活着。自然在另一方面是責任小。你並不作着你所願底事，而是被別人支配着。沒有責任底生活是舒服的，但是也就沒有多大意思。”

有時他和孩子們談了一兩點鐘，隨時都考問着他們是否聽見了。他坐在炕上，搖着兩條懸着底腿，手指在解着鬚鬚上的小圈，安閒地在鍛冶着語言底鎖鏈的各個連環。溫暖底黑暗統治着這寬大清潔底廚房，雪風在窗外一起一落地

呼嘯着，窗玻璃像緞面似的平滑。或者在什麼地方藍冷底空氣中有冰霜的爆裂聲吧。大家都圍坐在點着一枝油燭的棹子前面，培約爾沉靜地移動着算盤上的細珠，阿里克生幫助着他，尼克提用編就底小樹枝作筐子。

“你看，我們底自由已經由沙皇陛下賞賜了，我們應該知道這是爲什麼賞賜的。若是沒有好理由，是連從麥田裏放一隻羊自由也不行的，而這一回是放全國幾千幾萬人自由的。這就是因爲皇帝認明白了從我們主人那裏是什麼也得不到的，因爲他們把各樣東西都爲他們自己浪費了。甚至于在‘農奴解放’以前，當佐治親王告訴我奴隸勞働是不給錢的時候，他自己就很懷疑呀！現在看吧，付給了自由底勞働！現在已經不受服役二十五年的約束，就連軍人也得去作工，每一個人都不能不表現他所能作的了。貴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你們自己就是貴族。聽見了麼？”

*

*

*

在道院裏住了差不多三個月之後，烏利亞娜·巴馬可伐回家來了。

“我們就得趕快準備結婚的事了吧？”第二天阿台莫諾夫問她。

她惱了，她底眼睛發着憤怒底光。

“想想你所說的話吧！”她嚷着。“她底父親還沒有死了六個月，你敢……你不知道這是一樁罪過嗎？”

“我一點也不覺得這是罪過。上流人無論作多少更壞底事，上帝都寬恕的。我需要她，培約爾也需要一個主婦。”

然後他問她有多少錢。

“我給我女兒底嫁奩不能多過五百，”她回答。

“你該多給一點，”這巨大底農夫毫不遲疑地說，直視着她底臉。他們對坐在一張棹子的兩側面，阿台莫諾夫支着兩肘，手指全埋在濃密底鬍鬚堆裏面，這婦人倦怠地站起來，眉頭打着結。她已經過了三十歲，而看着還很年輕，她底敏慧底灰眼睛在肥滿底玫瑰色底臉上閃著鎮定底光。阿台莫諾夫站起來，挺直了自己。

“你是美麗底，烏利亞娜·依凡諾夫娜。”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她惱怒着輕蔑地問。

“我再沒有什麼要說。”

他嫌厭底地出去了，絕望底地拖着腳，烏利亞娜站着看着他底後面。她不自覺地讓她底眼光掠過鏡面，幽怨底地悄聲說：

“這鬍子鬼！他為什麼糊說……？”

她覺得這人于她有危險，她上樓去看她底女兒，但是在

那裏不見她底踪影，從窗外一瞥，才看見她在院子門前，培約爾站在她旁邊。烏利亞娜急忙跑下樓去，在門梯上叫她：

“娜台利亞，進來！”

培約爾對她鞠躬。

“一個懂事底青年人是不應該和一個女孩談話的，倘若她底母親不在旁邊，”她解釋着。“以後不許再這樣。”

“她是和我訂過婚的，”培約爾提醒她。

“那也是一樣的。這是我們底風俗，”烏利亞娜說，但是她自己疑問着自己爲什麼這樣生氣。“戀愛是年輕人底事。這不行。好像是我在嫉妒我底女兒了。”

她在門裏面把她底女兒底髮辮惡狠地一拉，禁止她和她底未婚夫單獨在一起談話。

“雖然他已經和你訂過婚，”她嚴重地說，“或許是下雨或許是下雪，你或許會出嫁，但是你怎麼能知道！”

她底思想被一種模糊底恐懼心所攪亂，過了幾天她就去請阿當斯卡亞替她算命。阿當斯卡亞這肥胖底，拖着下顎底女巫，那姿勢就像一座鐘，全城底婦女們都把她們底罪過，恐懼和憂愁帶到她這裏來。

“關於你底這件事，我沒有什麼說的，”阿當斯卡亞說，“但是我要明白地告訴你，我底親愛的：靠託了那男人吧。沒

有那一件事瞞得過我底這一雙眼睛的。我認識過許多人。我精於識別他們好像識別我底卜卦底紙牌一樣。看看他是何等地有成就，他底一切事務就像一個球似的活潑地往前滾着。我們這裏的農夫全是可鄙底，因為他們嫉妒。不，親愛的，你不用怕他。他不像一隻狐狸，但是一隻熊！”

“這倒是，像一隻熊，”這寡婦贊同了，嘆息着細訴她底歷史給這算命的。

“我怕他。第一次見面我就害怕，那時他來替他底兒子向我底女兒求婚。好像是一個完全不認識底人忽然從雲裏掉下來似地，使勁硬要和我作親戚。這是常有的事嗎？我記得當他說話的時候，我注視着他底非常放肆底眼睛，他底每一句話我都答應是，承認他所說的一切，好像他抓住了我底喉嚨似的。”

“這就證明他很有自信力，”這聰明底聖餐製造者解釋說。

但是這些全不能使烏利亞娜心平氣和，雖然當她看着她走出她底充滿了悶人底草藥氣味底黑房間底門的時候，這女巫底臨別贈言是：

“記住，只有傻子才是神仙故事裏底成功底……”

她贊美阿台莫諾夫的聲音可疑地越來越高，這樣底高

又這樣底流暢，使人得到受了賄賂的印象。然而白斯卡亞那巨大底黑婦人，乾癟到像一條鹹魚似的，却說出很不相同底話：

“全城的人都痛惜你呀，烏利亞娜，”她說。“這是怎麼的，你不怕那些新來者？唉，只要一看那樣子。一個小孩是駝背並不是一件無關緊要底事。他底父母準是犯了大過惡才會生下畸形底……”

然而對於這寡婦烏利亞娜更爲困難底事是她比以前更加常常打她底女兒，雖然她分明知道她沒有對她生氣的理由。她盡力減少和她底房客們見面的次數，可是他們更加常常出現在她面前，使她底生活籠罩在焦燥底雲下面。

冬不知不覺地暗自偷近來了，终于在怒吼底雪風和嚴霜中降臨這鎮市，以雪底丘崗阻礙着街道和家宅，給烏籠和教堂底圓屋頂戴上白底破帽子，把河流和沼地裏生蠶底水也用牠底白枷鎖綑住了。在凍結底阿加河上，鎮裏的人們和四週底村鄉的農夫們開始了鬥拳的競技，每禮拜日阿里克生都去參加鬪爭，但是每次他都憤憤地失敗回來。

“怎麼回事，阿里克生？”阿台莫諾夫常常問。“這裏的拳手顯然是更比我們敏捷的。”

阿里克生用銅片或冰塊擦着傷痕，恨恨地沉默着，他底

鶴似的眼睛時時閃着突然底光。但是有一天培約爾說：

“阿里克生是一個敏捷底拳手，打他的是在他這一面的城裏的人們。”

“那是爲什麼呢？”阿台莫諾夫問，把他底拳頭放在棹上。

“他們不愛他。”

“單是他嗎？”

“不，我們全體。”

他們底父親把拳頭用力在棹上一拍，以至油燭從燭台上落了下來。在黑暗中聽見一種聲音在咆哮：

“你爲什麼常和我講到愛情，好像你是個妓女似的？我不再要聽這個。”

尼克提點燃了燭，沉靜地說：

“阿里克生不應該再去鬥拳了。”

“那不過是叫人笑話我們，說阿台莫諾夫害怕了！閉着嘴，你掘墓人！你齒上的斑點！”

阿台莫諾夫罵了他們，幾天之後，在晚餐的時候，他帶怒底親切地說：

“我們應該出去獵熊，孩子們。那是最體面底遊戲！我從前常跟佐治王子到拉然森林去，用獵槍擊殺牠們。這是最有

趣底。”

他興奮地告訴他們某一次成功底狩獵中的幾件偶然底事，而且在一星期之內他帶着培約爾和阿里克生出去殺了一隻大公熊。後來兩兄弟自己去了一次，驚起一條母熊，她撕壞了阿里克生底皮上衣，又抓着他底腰部。然而他們終于制勝了她，帶着兩隻小熊回鎮裏來，把他門曾經殺死在森林裏的那隻動物留給野狼作晚餐。

“喂，你們底朋友阿台莫諾夫這一家是怎麼過日子的？”鎮裏的人們問烏利亞娜。

“不要發愁，他們都很不錯的，”是回答。

“就是一條豬在冬天也是馴的，”巴孟洛夫說。

雖然她不敢相信她自己底判斷，這寡婦有時覺得城裏人們敵視阿台莫諾夫一家這態度是可鄙的，而且他們的廣泛底憎恨顯然擴張到對於她自身也有些冷淡了。她看見他們是清白底，可親底人們，堅持地從事于他們自己底事業，並看不出有什麼壞處。經過了不斷地留心考察着培約爾和她底女兒之後，她覺得這沉默而矮胖底少年有一種超于他底年齡的莊重，他並不想在暗角裏撞娜台利亞一下，或者捉弄她，或者對她說些不正當底話，像那些城裏的青年男子所時興的一樣。但是她頗吃驚于他對於她底女兒的態度，那

是莫明其妙地冷淡，而同時又是護持底的，甚于有點嫉妒底的。

“他不會是一個溫柔底丈夫，”她想。

但是有一天，當她下樓的時候，她聽見她底女兒在下面客廳裏說話的聲音：

“你們又要去打熊嗎？”

“我們想要去。但是你爲什麼問？”

“那是危險底。阿里約沙給那畜生抓過了。”

“那是他自己底錯，他不應該那樣着急。這不是說你在想着我麼？”

“我並不是說你。”

“唉，這流氓！”她底母親微笑地想，然後嘆息說：“他真是簡單！”

而無論何時阿台莫諾夫都在固執地說：

“快點結婚了，不然他們就要自己來催促了。”

她看出來有快的必要了，因爲這姑娘夜裏睡得不好，而且不再掩飾她被渴望之情所制服的這事實。復活節的時候，她又把她帶到道院裏去，在一月之內，她回來的時候，她看見她底荒蕪底花園已經修理好了，過道上的雜草已經刪除，樹上底小枝已經剪去或者編好，蘚苔也已經刷掉了。各樣都

由有經驗底手做好了。當她走在到河邊去的路上的時候，她看見尼克提這駝背，正在修補一個被春泛沖壞了的木柵。在長到膝下的麻線襯裳之下，他底駝背底骨幹可憐地直豎着，差不多遮蔽了他底大頭和平順美好底頭髮。他用一根小澁樹枝把頭髮押在腦後，防止牠拖到臉上。他站在那裏——油綠樹叢中的一點灰白底東西——好像一個小小底古之隱士似的，對於他底工作充滿了自我犧牲底精神。他正在揮動着一把在陽光中銀似地發閃底小斧子，靈巧地在砍一個樁頭；他一面工作一面用女孩底高音輕輕哼着一首有韻底祈禱文。木柵之外的緞面底水閃着藍光，太陽的金光反映在這藍色底水裏面像鯉魚似地遊戲着。

“上帝保佑你，”這婦人以一種連自己也頗為吃驚的親切對他說。尼克提底黑藍眼睛對着她溫柔底地一瞥，回答說：

“上帝救助你。”

“修理了那花園的是你麼？”

“是的。”

“你作得很好。你喜歡花園嗎？”

他跪在地上，簡潔地告訴她，他九歲時候就在王子那裏園丁底助手，現在他是十九歲了。

“一個駝背，可是性情似乎不壞，”這婦人思索着。

在晚間，她和她底女兒坐在樓上喝茶的時候，尼克提在門上出現了，手裏拿着一束花，他底平正底，淡黃底，憂鬱底臉上燃着一個微笑。

“請收下這一束花。”

“這是爲什麼的？”烏利亞娜吃驚地問，仔細考察着那一束美麗底花和草。尼克提解釋，當他服役的時候，每早晨獻花給王妃是他底義務。

“我看，我是像王妃的麼？”烏利亞娜問，臉上微微地發紅，又昂然揚起頭來。“她是非常美麗的麼？是不是？”

“是的，你也是的，你知道。”

烏利亞娜底臉更加紅了，疑心他或許從他底父親聽見了什麼了。

“好，謝謝你對於我的敬意，”她說，但是並不請他喝茶，當他走了之後，她把她底思想譯成言語。

“他有一雙美麗底眼睛；那不像是他底父親底的，一定是得之于他底母親的，”而且她用力地長嘆了一聲。

“似乎是命該和他們住在一起。”

她並不用許多言詞去勸說阿台莫諾夫等到秋天，等到她底丈夫死了一年之後才結婚，她只是十分決定地說：

“只要你放下這念頭，伊里亞·伐西里微支，讓我照着好底老規矩把各樣佈置好，那于你于我都是一樣有利益的。你就會被接進頂上等底社會裏去，人們都要注意你了。”

“唔，其實他們已經很注意我了，”阿台莫諾夫昂然咆哮着。

“這裏的人們不愛你，”她說，討厭他底驕傲。

“好，他們快就要怕我了。”

他聳着肩，微笑着。“還有培約爾也是常常唱着愛。你們這些人真奇怪……”

“他們的不愛顯然也推及到我了。”

“不要顧慮到這些！”

阿台莫諾夫舉起他底長爪而且緊緊地捏着拳頭。

“我知道怎樣調理人們來合我底意，”他說，“你不要常在我面前耍玩藝。甚而至於沒有人愛我也能作……”

這婦人退入了沉默。

“好一個畜生！”她心裏想，覺得無限的驚訝。

此後她底舒服底家宅裏充滿了她底女兒底朋友——這城裏的上流人家的女兒們。她們全穿着華貴底繡花‘色拉番’（註一）制服，白底細麻紗底輕飄底袖子，袖口上鑲着絲花邊。

（註一）俄羅斯婦女的國家制服

她們底腕上帶着金釧，山羊皮和摩洛哥皮製的鞋子，長底髮辮上繫着緞帶。這新娘穿着銀色繡花底‘色拉番’，鍍金細工底鈕扣從衣領一直定到衣緣，一件黃金色繡花底外褂披在肩上，繫着白底和淡藍底緞帶：她在這些裝束之下有些難於呼吸了。她像一塊正在溶化底冰似地坐在神像下面的角落裏，用一條緝邊底手巾揩着流汗底臉，一面用清朗底聲音誦着詩句：

“在綠蒼蒼底草地上，
在天青色底花朵上，
春天泛流着底水呀，
濁底，冷底，喃喃着。”

在她底女兒氣底哀吟將近消歇的時候，起了她底朋友們的一陣合唱：

“他們叫我去，一個可憐人底女兒喲，
叫我去給他們抬水，
他們叫我去，赤着腳，光着腿，
他們叫我去，露着肩，裸着腰……”

一不留心，阿里克生在女兒羣中大笑起來了。

“這是一支有趣底歌！”他叫囂着。“一個女孩已經給推進綺羅堆裏，好像一隻裝在洋鐵桶裏面的土耳其雞似的，你

們還吵嚷她沒有衣服穿！”

挨近新娘坐着的是尼克提：他底新底黑藍上衣可笑底歪扭地爬在他底駝背上，他底藍眼睛大睜着，異樣地呆看着娜台利亞，好像恐怕她會忽然溶解了，汽化了似的。站在門道上，把門全塞住了的是白士卡牙，她淪着眼珠，響着沉重底低音：

“你們底歌還不算悲傷，姑娘們。”

她昂然闊步着，像一隻馬似的，固執地要姑娘們照老規矩唱歌，又告訴說，她們在這預備結婚的時候心裏一定有些繚亂。

“俗語說，結婚就如站在石牆後面；你們知道，倘若牆是強大底，就打不倒，倘若是高底就跳不過。”

但是姑娘們不理她，因為屋裏擁擠而且熱，她們把這老太婆推出去了，她們也跑到院子裏和花園裏去了。在她們的中間，好像一隻蜜蜂在花間營營着似地的是阿里克生，穿着金色綢衣，絲絨短褲，醉人似地嚷着，笑着。

這時白士卡牙，很不高興地噘着她底厚嘴唇，眼睛睜得很大，她底綢衣底衣脚高揚在她的前面，一股濃厚底煙雲似地，移動到樓上烏利亞娜那裏去了。

“你底姑娘太高興了，”她預言底地說，“這不合規矩，也

不是常情。一個高興底起頭意思就是不好底結果！”

烏利亞娜跪着，正在翻檢一個巨大底鐵櫃底大櫃，在地板上和床上，她底周圍，全是些緞子，波綢，莫斯科粗絨的碎片和羊毛絨披肩，緞帶，緞邊手巾，這房間看來就像市場裏的一個雜貨攤。一道寬闊底太陽光線橫躺在這些漂亮底材料上面，她們底各樣顏色混成了一片晚霞似的。

“還沒有結婚，新郎就住在新娘底家裏是不對的。阿台莫諾夫一家應該離開這裏。”

“何該早一點說；現在說太遲了，”烏利亞娜喃喃着，彎着腰在大櫃上面以隱藏她底煩惱。

“據說你是精敏底，”她聽着那低音在繼續，“所以我沒有說。我以為你自己會想到的。總之，我為什麼呢！說真實話是我底義務，倘若人們不肯聽從，上帝無論如何總要酬勞我的。”

白士卡牙好像一座紀念碑似地站立着，把她底頭維持得很穩很穩，好像牠是一隻滿滿裝着智慧的碗似的。然後，她不等回答就出門去了，烏利亞娜仍然跪在那些顏色材料的光焰之中，憂惶地私語着：

“上帝救助我！不要使我發昏。”

又有敲門底聲音，她急急把頭攢進大櫃裏面以隱藏起

她底眼淚。來的是尼克提。

“娜台利亞·也弗西夫娜叫我來問你，要不要她來幫忙你。”

“謝謝你，親愛的……”

“娥加·娥羅伐在廚房裏把糖漿打潑在她自己底身上。”

“不，真的嗎？靈巧底小姑娘！她可以作你底好新娘……”

“誰肯嫁我？”

在花園裏的檸檬樹下，阿台莫諾夫，格弗拉·白士其這新娘底教父，巴孟洛夫，錫提金這呆眼皮匠，孚羅頤諾夫這車匠，圍着一張桌子坐着，在喝啤酒；培約爾背靠在檸檬樹身上站着，他底黑頭髮上摩了這樣多的油，他底頭似乎是鐵造的。他正在恭敬地聽着長輩們的談話。

“你們底風俗和我們底不同，”他底父親沈思地說。

“是的，我們是純粹底大俄羅斯人，”巴孟洛夫誇耀着。

“我們也不是外來的……”

“我們底風俗是更古底……”

“可是你們之中有許多人是孟維尼人和加尾西人（註一）……”

（註一）這兩種人都屬於非諾烏克里族，居于中俄羅斯，還保存着許多非
耶教底儀節。

女孩們吃吃地笑着，推着，擠着，跑進花園裏來了，許多‘色拉番’連成一個漂亮底花環圍繞着這棹子，迸發出一陣讚頌底歌聲：

“啊，偉大底是伊里亞·尾西里微奇，
他走一步折了一條腿，
他走第二步又折了一條腿，
他走第三步就折了他底頸項。”

“這是何等的光榮啊！”阿台莫諾夫吃驚地喊着，回頭看看他底兒子，但是培約爾小心地一笑，繼續看了那些姑娘幾眼，仍然拉着他底耳朵。

“你得聽聽這個，”白士其勸告，笑着吼起來：

“今天我們對於你所要作的事
是來偷走那新娘麼？”

“還有別的事麼？”阿台莫諾夫激動地問，用手指急敲着棹子，顯然是惑亂底情態。但是女孩們放肆地唱着：

“要使你難受，
圍着你唱歡樂底歌，
還要從山上向你擲石頭；
這就因為你待我們不好
儘說些愚蠢底誑話塞滿了我們底耳朵，

你歌頌那播種着憂愁的遠天
那裏眼淚像潮水似的汎濫着。”

“這些到底爲什麼呢？”阿台莫諾夫用嫌惡底音調叫喊了。“夠了，姑娘們，我不願逗惱你們，但是我總是要讚美我自己底故鄉。我們底風俗沒有你們底粗莽，我們底人民更有禮貌。我們那裏有這樣底諺語，‘斯法拍和烏撒然都流入賽目河——不，謝謝上帝，流入阿加河！’”

“你等着，你還不知道呢，”白士其底聲調裏夾雜着一些自誇和威駭。“那末，現在，給姑娘們禮物吧。”

“要我給她們多少呢？”

“你盡力節省就是了。”

但是當阿台莫諾夫給她們兩個銀盧布之後，巴孟洛夫却憤憤地說：

“你太浪費了；那純然是冤大頭！”

“好，你們這些人真難奉承！”阿台莫諾夫嚷着，恨恨地轉過身，白士其對着他哄哄地大笑，錫提金對着他尖聲地小笑。

喜宴在天明時候才完結。賓客散了，家裏人也差不多全都睡了，但是阿台莫諾夫和培約爾，尼克提坐在花園裏，他摸着鬍子低聲談論着。

“這些人們是粗鄙底，”他說，環顧着花園又對着天上底雲映眼睛。“他們是鄙野底。你，培約加，必須聽從你底岳母底教訓。那些雖然不過是婦人們底瑣碎底要求，然而你必須要遵從。阿里克生去看那些女孩們去了麼？女孩們喜歡他，少年們可不。白士其底兒子憤憤地看着他……我已經注意到了！尼克提，你對人們應該更親切些。只要你願意你就會的。來幫助你底父親，無論什麼地方我一弄出裂痕，就替我填上油灰。”

他拿起煙斗，用一隻眼看進那大木管裏去。

“他們舐盡了每一滴，”他亢奮地繼續說。“他們像馬似的喝着。你在想什麼，培約爾？”

他底兒子底手指拈着絲腰帶，那是他底新娘贈他的。

“在鄉間生活更簡單而且更和平，”他溫柔地說。

“唔，最簡單不過的是睡覺混日子……”

“他們竭力毀壞這婚事。”

“忍耐着吧。”

重大而艱難底日子終於降臨到培約爾頭上。他坐在房角裏的神像下面，分明知道他底兩道眉頭緊結在不愉底面容上，雖然他覺得這是不對的，並且也不能在他底新娘底眼裏增加他底美，可是總不能把牠們分開。牠們似乎是被牢固

底線縫在一起。他斜着眼睛看了賓客們好幾眼，並且搖動他底頭髮，那些散在他底頭上的酵母花就落在棹上和娜台利亞底長面紗上。她也是垂頭喪氣的，把她底手倦怠地放在眼睛上，面色蒼白而且惶恐得像一個小孩似的，因羞怯而抖顫着。

“接吻！”（註一）從許多生毛底臉上和切齒底嘴裏喊叫了二十次了。

培約爾並不抬頭，狠似地扭轉過來，揭起娜台利亞底面紗，把他底鼻子和乾嘴唇伸到她底面頰上。他感到她底皮膚的緞子似的涼而且滑，她底肩頭在發抖，覺得對不住她，因為他也是很怕羞的。但是半醉底人們的嚷成一片聲音只是叫：

“他不知道怎樣接吻！”

“對準她底嘴唇！”

“唔，我知道怎樣吻她！”

“只要你肯我願給你這樣一吻！”一個醉了底婦人的肉麻底聲音。

“接吻！”白士其咆哮着。

（註一）照依俄羅斯底風俗，每當婚筵的賓客喊出“戈爾可”（意云太苦）的時候，新婦夫婦就必須在羣集的賓客之前互相接吻。

培約爾咬着牙齒吻這姑娘底濕嘴唇，她底嘴唇發顫了，她底白色底形體好像太陽前面的雲似地消溶了。他們倆都饑餓着，因為自昨天以來他們就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培約爾覺得他已經陶醉了，一半因為興奮，一半因為烈酒的辣氣和他所喝的那兩杯發光底色目利亞酒，他恐怕他底新娘覺察出這個。他底周圍的一切都在搖蕩着，忽然混成一個多樣顏色底堆，忽然又向各方面分散成紅色水泡，這些水泡又成為各樣難看底臉。他初看而高興，繼而憤憤地對着他底父親，而阿台莫諾夫若無其事地歡笑着，凝視着烏利亞娜底玫瑰色底臉。

“讓我們喝密酒祝彼此的健康，”他嚷着。“你底酒像你自已一樣香甜……”

當她伸出她底圓滿而白底手臂的時候，她底鑲着顏色寶石底金鐲在日光裏發閃，一串珍珠垂在她底突起底胸部上。她也喝得太多了。她底灰眼睛裏有着病底笑意，她底半開底兩唇在誘惑地微動着。她底杯和阿台莫諾夫底相碰之後，她喝了，對他鞠躬，而他搖着他底毛蓬蓬底頭，大聲稱贊：

“你有着何等的可愛相啊！一個王妃也不能比這更好，斷乎不能！”

培約爾朦朧地認知他底父親底行爲不正當。在那些賓客底醉亂底喧嘩之中，他分明地聽清了巴孟洛夫底惡意底叫囂，和白土其底粗重底罵聲，錫提金底尖利底笑聲。

“這不是婚禮，”他自己在想，“這是法庭。”而且他聽見有人說：

“看，他怎樣呆看着烏利亞娜，這鬼！哼，哼！”

“快就要有另一個結婚，可是不用牧師……”

有一個時候，這些話在他底耳裏自鳴地響着。當娜台利亞底膝和肘觸着他的時候，就有一種困倦的驚覺爬遍他底全身，立刻遺忘了那些話。他竭力不看她，繼續維持着他底顛的鎮定，但是他不能控制他底眼睛，牠們固執地移向她那一面。

“這很快就完了吧？”他悄聲說，娜台利亞也悄聲答：

“我不知道。”

“這真討厭。”

“是，”他聽見她說，高興着他底新娘和他同情。

這時阿里克生和那些姑娘們在花園裏會餐，尼克提坐在一個瘦長底教士旁邊，這教士有一部濃鬚，一對黃銅色底眼睛長在麻子臉上。鎮裏底人們站在院裏和街上，從洞開底窗戶上往裏窺看，在藍底黃昏中看見他們底頭在移動，牠們

每隔一分鐘交換一個地方。有張着好奇底嘴的，有低語的，有吹噓的，有嚷嚷的，使那些窗戶成爲許多包裹的樣子，他們底頭好像一些就要從那裏滾進房裏來的西瓜似的。尼克提特別被狄九·伐洛夫這傭工底臉所刺激，他有着高底顴骨配合着剃短了底濃密底紅髮，還有許多紅點。他底眼睛——初看好像是無色底——裏面有一種異彩，當他顧盼的時候，他底瞳子發光，而睫毛並不動。他底嘴是小底，他底薄而鎮定底兩唇固執地緊閉着，差不多被一道彎曲底上髭掩蓋了。他底耳朵難看地向後貼在腦殼上。他底胸部斜倚在窗台上，當人們用力推開他的時候，他不讓也不看他們，一言不發地，單只是肘和肩輕微地一動把他們擺開。那肩膀是這樣底圓，完全隱蔽了頸子，他底頭好像和胸部直接着的。他也似乎是一個駝背，而且尼克提在他底表情上看出了可親底和善良底某物。

這圓肩頭底青年忽然噹噹地敲一個‘淡波林’，當他底手指有勁地在那羊皮紙上滾的時候，‘淡波林’便開始呻吟和囉哦起來。另有一個人吹噓着，在膝上拉着兩組鍵的手風琴，同時，斯諦拍沙·白士其這圓圓底鬚髮底小傢伙——新娘底朋友之一——便立刻旋風似地在房間中央旋轉起來，在地板上跳着，按着音樂底節奏在呼號：

“少女喲！我底冤家啊！

你奸狡底舞女喲。

試聽我底金錢玎玎響，

在歡樂底舞蹈中我們來結合吧。

少女喲！我底冤家啊！”

他底父親盡力伸直了他自己底巨人底高度。

“斯諦拍加，”他大吼着，“不要失掉鎮裏人底本色！顯出你底真本領來給那些小雞子看看！”

對於這，阿台莫諾夫立刻跳起來，高揚着頭，他底頭髮亂蓬蓬的好像一把爐邊底掃帚。他紫漲着臉，鼻子變成燒紅了底炭的顏色，他對着白士其狂嚷：

“我們不是小雞子，告訴你吧。我們是少壯底雄雞！我們還不知道在舞場上誰勝誰呢。阿里克生！”

阿里克生穿着華服，滿身發着閃光，微笑地注視着兌約莫夫底舞客們。然後他忽然變了臉色，飛速地舞起來，時時像一個女孩似地叫喚着。

“他什麼也唱不來，”兌約莫夫底人們裹着，他們立刻聽見阿台莫諾夫暴怒了：

“阿里克生，我要殺掉你！”

於是阿里克生把兩個指頭放在嘴裏，而且隨時像閃避

打擊似的繼續跳動着，他發出一聲尖銳的吹嘯，然後清朗地吟誦着：

“從前我們底主人莫基

有僕人五個，

我見着。

那時代過去了，我見着，

上流人莫基現在是那五個之中的一個。”

“這你們看！”阿台莫諾夫得勝地叫。

“哦，哦！”那教士輕箋地叫，伸開他底手指，微微地點着頭。

“阿里克生比你底朋友更跳得好，”培約爾對娜台利亞說。

“他底脚步更輕些，”她怯怯地回答。

兩個父親在煽動着他們底孩子，好像他們是在鬥雞似的。他們肩挨肩地平排站着，在一種半醉的狀態之中——這一個肥大得像一隻麥袋，酒後狂喜底淚從眉下兩條窄小底紅縫裏流出來，那一個興奮得要跳高似的，兩臂擺動着，手輕撫着屁股，眼睛幾乎是瘋狂底的。培約爾看見他父親底鬍子在頰骨上動。

“他在切齒咬牙呢，”他自己想着。“在一分鐘之內他就

打誰吧……”

“阿台莫諾夫底兒子跳得真醜！”白士卡牙發出她底鼓聲似底語音。“他沒有風格。一種寒蠢樣子！”

對於這，阿台莫諾夫對着她底臉哄然大笑，那臉是黑底，圓得像一隻煎炒鍋似的，而且他底狂笑底臉離她底大鼻子只有一英寸了，因為阿里克生已經得勝，白士其底兒子正在蹣跚地向着門走去。

“那末，現在出去舞吧！”阿台莫諾夫命令，魯莽地用手拉着烏利亞娜。

但是她沉着臉，擺開她底手，憤憤地掙脫了她自己。

“你是什麼意思？”她慌亂地問。“我不合去跳舞。你在作什麼夢？”

靜默籠罩着賓客們。巴孟洛夫微笑着，和白士卡牙交換着眼光。

“去吧，這有什麼要緊，烏利亞娜？”巴孟洛夫說，他底話像熱牛酪似的唧唧地響。“你奉承他，去，跳舞。上帝會原諒你的。”

“有罪算在我底名下！”阿台莫諾夫嚷着。

他似乎清醒了些，因為他嚴重地縐着眉頭，好像正要加入戰鬥，有一種外力在推動着他前進似的。沉醉底烏利亞娜

被推擠到他面前來了。當初她搖蕩着，蹣跚着，後來才挺直了昂然走進他們底跳舞圈裏去。培約爾聽見了一種驚疑底低語：

“好漂亮！她底丈夫死了不滿一年，但是她底女兒就結婚，她也老實不客氣地跳舞起來了！”

他並不看他底妻，確乎覺得她以她底母親爲可恥了，他喃喃着：

“父親是不該跳舞的。”

“母親也不該啊，”她用一種溫柔而悲傷底聲音回答。

她站在一個檯子上，看着那些集成一圈的人頭，當檯子動搖的時候，她握住培約爾底肩頭。

“哈！”他親切地說，用肘支持着她。

落日的反光，從洞開的窗裏進來，經過那些看客的頭上，流進那這男人和這女人正在盲目地在肉紅底光裏繞圈子的房間裏。

花園，庭院，以及街上都充滿了哄笑和嚷叫，而這擁擠底房裏却變得靜而又靜。伴着緊張底‘淡波林’底羊皮紙上所發出的鈍重底嗶嗶之聲，和手風琴底嬌啼，這圍在少年少女圈子裏的兩個形體正在進行着他們的瘋狂底，激動底旋轉運動。

少年和少女們在嚴肅底沉默裏看着他們跳舞，好像這是一件非常重大底事，然而這人羣之中的較爲端重底這一部已經走進院子裏去了，留在門裏面的只有醉得發昏了底或動不得了底那些人。

終於阿台莫諾夫跌在地板上，又立起來。

“好了，烏利亞娜，”他說，“你戰勝了我了。”

這女人搖蕩着，後來也站定了，好像碰在壁上似的。

“不要對於我們太認真了，”她說，對着衆人環繞地鞠躬。

她即刻離了這房間，一面走一面用手巾扇她自己，白士卡牙出現在她底地位上。

“新郎和新娘站開，”她命令。“現在。培約爾跟我來，你們諸位，他底最好底人們，用手把他舉起走。”

但是他底父親把這些最好底人們推開，把他底長而重底手放在培約爾底肩上。

“去，上帝保佑你！”他說。“讓我們擁抱你！”

然後他推開他底兒子，這些最好底人們把他舉起來走了，白士卡牙在前頭領導着，一面自言自語地咕嚕着，一面向各方唾：

“呸，呸！無病，無災，無妒，無非！呸！水火以時，禍害不

近，幸福來臨！”

當培約爾跟她走進娜台利亞底房裏的時候，那裏已經預備好一張宏大壯麗底牀，這老婦人就鄭重地坐下在房中央的一把椅子上。

“聽我說，不要忘了！”她認真地說。“給你兩個半個盧布。把牠們放在你穿着底靴子裏面。娜台利亞要來跪在你面前，要脫你底靴，但是不要讓她脫。”

“爲什麼不呢？”培約爾反駁地問。

“這不是你底事。你拒絕她三次，到第四次才允許她，然後他要吻你三次，你就給她半個盧布，說：‘這是給你的一點贈品，我底奴隸，我底命運！’記着！然後脫了衣服躺在床上，把背對着她，她會來請求你讓她和你過夜。不要開口，一直等到她請求了三次，然後才伸手給她。你知道了麼？然後……”

培約爾吃驚地注視着他底女教師的寬大底黑臉，她正在伸長她底鼻管，她舐着她自己底嘴唇，用一張手巾在揩着她底油膩底下巴和頸項，而且她用一種分明底和權威底口氣宣講這些粗俗無恥底話：

“不管她怎樣叫，不管她怎樣哭，”她臨走的時候說了又說，蹣跚着出去了，留下一股酒氣在她後面。培約爾惱怒到

發迷。他拉脫了靴子，把牠拋在床下。然後急忙脫了衣服，好像騎上馬鞍似的跳上床去，因為恐怕正在氣惱着他的侮辱之重大性逼出眼淚來，他咬緊着牙齒。

“這些泥坑裏的鬼捉弄她！”

床上是熱的，他跳到地板上，走到窗前，把窗櫺打開。從花園裏沖來了醉人的蕩蕩之聲，姑娘們的喧笑和叫囂；在藍色底暮靄中，黑色底形體在樹林間游動着。聖尼古拉教堂底鐘樓的細長底塔尖像一個銅手指似的直刺進天空裏面，因為那上面的十字架被取下來鍍金去了。在許多家宅的屋頂後面橫躺着阿加河的憂鬱底閃光，一鈎新月慘淡地照在上面，更遠底地方躺着無限底森林，像一些黑色底雪堆似地聚集着。這些全都引他想到一個別樣底國土，一個廣漠底黃金底郊野的國土，他嘆賞着這意想。來了一種足音，和上樓梯底聲音，他立刻又跑到床上。門開了。有絲帶繚繞底聲音，鞋底輾軋聲和人底悲咽聲。又是門旋被握住的瑣聲。培約爾小心地抬起頭來。在朦朧底夜色裏，門旁邊站着一個口底形體，兩手以旋律地運動交叉起來，把身體屈下去幾乎觸着地。

“她在作她底禱告呢，而我還沒有作。”

但是他沒有要禱告的意思。

“娜台利亞·耶維西也夫娜，”他溫柔地說，“不要害怕。我自己也在恐慌。我使我自己很難受。”

他用兩手撕他底頭髮，拉他底耳朵。

“你不必替我脫靴子以及等等一切，”他咕嚕着。“這全是糊塗。我覺得難過，她簡直是開玩笑。所以，不要哭呀。”

她側着身子小心地走到窗前，溫柔地說：

“人們還在取樂呢。”

“是。”

雖然他們倆都疲倦了，他們却焦急着和興奮着互相貼近了，而又儘在談着一些不必要底話。黎明的時候，有一點上樓的聲音。或人底手開始順牆摸索着。娜台利亞走到門邊。

“不要讓白士卡牙進來，”培約爾悄聲說。

“這是母親，”娜台利亞說着，同時開了門。培約爾起來坐在床邊上，兩腿斜垂着。他不滿足于他自己，憂愁地想着：

“我懦弱，不敢。她或者會笑我。我要等候着一直到……”

門開了，台娜利亞輕聲說：

“母親叫你哩。”

她背靠着爐，面對着荷蘭屏風，幾乎不見形影了，培約爾去到門外面，在黑暗中碰着了烏利亞娜的嫌厭底，恐嚇

底，和憤怒底低語：

“你是在幹什麼，培約爾·伊里支？你是什麼意思？你要侮辱我和我底女兒麼？看，已經是早晨了。”

當他說的時候，她一隻手抓着他底肩頭，另一隻手却推他走。

“那一回事呢？”她十分緊張地問。“不要怕我，告訴我那個……”

“我替她難受哩，”培約爾默氣地說。“我害怕。”

他雖然不能看見他底岳母底臉，却覺得他聽見一個婦人的吃吃底笑聲。

“不，你此刻回去吧，作丈夫該作的事。對殉道者聖克里斯托芬祈禱。去吧，可是讓我先吻你。”

她緊緊地摟住他底頸項，溫熱底酒氣喘息在他底臉上，用她底香甜而黏濕底唇吻着他。因為他沒有時間來還吻，他就對着空氣啣地吻了一下，走進那小房間裏去了。他拴上門之後，毅然張開兩手，那姑娘就順從地投入他底環抱裏。

“她有點醉了，”她用一種顫動底聲音說。

培約爾在期待着別樣底事情。

“不要害怕，”他轉身面向着床，咕嚕着。“我不美，可是我心好……”

她加緊地摟着他，低聲說：

“我底脚站不住了……”

* * *

兌約莫夫的人民就愛宴會，這喜筵延長了五天。在這個時期之中，他們早晨到夜半都游蕩着，羣集在從這家到那家的街沿上，在醉後囊嚷的熱鬧中移動着。那位白士其設備了一席特別闊綽底盛宴，雖然阿里克生打過他底兒子，因為他欺負娥加·娥羅伐，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姑娘。當白士其把阿里克生的事向阿台莫諾夫訴冤的時候，他吃驚了：

“請教，”他質問，“什麼地方的青年不打架！”

他慨然給少女們緞帶和裝飾品，給少年們錢。對於他們底父母則饜以大醉，擁抱他們，搖他們底肩膀。

“唔，好人們，”他說，“我們是活着或是不活？”

他底行爲是騷亂底。他喝得很多，灌滿了酒漿，肚裏好像着火似的，然而他不會醉倒過，不過在這幾天內他顯然日見其瘦了。雖然他躲避烏利亞娜，而他底孩子看見他總是狠狠地瞅着她。他很自負他底氣力大，常常和禁衛軍的軍人們角力。有一次他打倒了一個火夫和三個憲兵。後來，狄孔·伐洛夫這工人走上前來，並不提議，單是要求：

“現在你必須和我角力，”他說。

阿台莫諾夫吃驚于他底音調，估量着這傭工的矮胖底體格。

“你算是那一類傢伙，真強或是瞎吹？”

“我不知道，”這工人嚴重地答覆。

他們各自抓住對方的皮帶，推挽了許久，彼此的位置並沒有變動。伊里亞較爲敏捷而且更高，儘從伐洛夫的肩上看那些婦女而且無恥地弄眼色；伐洛夫傾斜着身子挺住對方底胸部，盡力要把他舉起，栽倒。伊里亞知道這圖謀，說：

“你不夠敏捷，伙伴，你不夠敏捷！”

然後發着努力的呻吟，他突然翻挺住狄孔底胸部，用力把他栽倒了，以至跌傷了這工人底兩腿。

“真強！”這工人赧顏地說，一面坐在草地上揩着臉上底汗。

“我們也這樣想，”旁觀者嘲弄地回答。

“真強，”伐洛夫又說。

伊里亞伸出一隻手給他。

“起來！”他說。

拒絕了這援助底手，這工人用力要站起，可是不行，他伸開兩腿在草地上，用一種異樣底，融和底眼光看着那一羣人。尼克提來到他面前。

“你受了傷麼？”他同情地訊問。“我能夠幫助你麼？”

這工人笑了。

“我底骨頭傷了。我比你底父親更強，但是沒有他那樣敏捷。來吧，尼克提·伊里支，你簡單底東西，讓我們跟他們去吧。”

他友好地把着那駝背底臂，跟着那一羣人，頓着他底脚，似乎想借此減輕疼痛。

那新婚的一對，雖然因為屢夜的不睡和疲勞而倦怠了，還勉強去遊行街道，混在嚷鬧底，五顏六色底，濫醉底大衆裏面，因為要顯示他們自己給人們看。他倆喝，他倆吃，他倆被包圍於他倆所聽到的濫謔的混鬧之中，而又用力裝作一個不看一個。他倆手挽手一路走或是挨着坐下的時候，總是沈默得好像不相識似的。白士卡牙對於這一節是喜歡的。

“你們底孩子們已經學好了，不是麼？”她得意洋洋地對伊里亞和烏利亞娜說。“真學好了！看，烏利亞娜，我把你底女兒訓練得多麼好！而你底女婿像一隻孔雀似的趾高氣揚，彷彿他是他所俯視着的一切之主。”

但是他倆到了床上的時候，培約爾和娜台利亞就把他們所敬謹承受的習俗全部拋棄了，恰如他們脫掉了他們底衣服一樣，而且縱談着日間的經過。

“在這裏喝得不少了，”培約爾吃驚地說。

“你怎麼會少呢？”他底妻質問。

“農夫是不能喝這麼多的！”

“你並不像農夫。”

“我們是一個貴族的僕人。這就使一個人自己也成爲貴族了。”

有時他們互相摟着坐在窗前，一聲不響地在飲吸花園的薰風。

“爲什麼你這樣默默的呢？”他底妻柔和地問，她底夫也用同樣幽靜底聲調回答。

“我不想說日常底閑話。”

他想要聽異乎尋常底談話，然而娜台利亞不知道怎樣製造這個。當他告訴她金色草原的廣漠和空曠的時候，她問：

“那裏沒有一些森林麼？完全沒有麼？哦，那真可怕！”

“可怕底東西是住在森林裏的，”培約爾略帶厭煩地說。
“在草原上有什麼可怕？那裏，那裏是地，是天，和你自己。”

有一次，他們正坐在窗前默默地欣賞着星光輝煌底夜，他們覺得有一種響動發生于花園裏的浴室附近。有人在跑，在撞着莓子樹叢的小枝，而且碰碎了牠們。後來是低聲底怒

罵。

“你魔鬼，你敢！”

娜台利亞吃驚地跳起來。

“這是母親！”

培約爾伸頭到窗子外面，他底闊背完全把牠塞滿了，他看見他底父親抱着他底丈母，把她按在浴室的牆上，想要把她放倒在地上。她用勁揮着手打他底頭。

“放手不然我就要叫，”她高聲地悄語着，一面急喘着。

她叫出一種完全不像她自己底的聲音：

“我底親愛的，不要鬧！可憐我吧。”

培約爾一聲不響地關上窗子，把他底妻抱在膝上。

“不要看！”

“那是誰？”她叫着，在他底懷抱中掙扎着。

“父親，”培約爾說，加緊地抱着她。“你不知道……？”

“唉，糟透了！”她羞慚而且惶恐地悄語着。

“我們不可評判我們底父母，”她底丈夫馴順地說，一面把她抱上床去。

但是娜台利亞把兩手環抱着她底後腦壳，搖來搖去地，埋怨說：

“多麼可怕底一樁罪過呀！”

“這不是我們底錯，”培約爾說；而且他回想到他父親底話：“上流人作許多更壞底事！”

“就是當他們跳舞的時候，”他底妻流着淚說，“我就疑慮着倘若他強迫她的時候怎麼辦才好呢。”

爲激動所疲倦，她立刻睡熟了，衣服也沒有脫，而培約爾却開了窗子，注視着花園。那裏已經沒有人，只有先曙輝而來的微風的嘆息，和樹木在沉悶底黑暗中的激動。窗子也不關上，他躺在妻的旁邊，睜着眼睛思索那已經發生的事。若是單和娜台利亞住在一個小田莊裏夠多麼好呀！

娜台利亞一會又醒了，她對於她底母親的憐憫和她母親所受的侵害似乎阻止着她的安眠。她赤着脚，單穿着一件內衣，跑下樓去了。她母親底房門，一向在夜裏都是關着的，現在是半開着，這使她更加惶恐了。然而她一瞥放着她母親底床的一角，白被窩之下却只有一個堆，黑髮散在枕上。

“她睡着了，”娜台利亞想。“她已經過分地哭泣過了，憂愁過了。”

那回事準作過了。須得安慰一下她底被殘踏底母親。她走進花園裏。冷底，濕底帶露的草擦着她底腿，太陽雖然剛從林間升起，差不多是溫暖底了，那斜射底光線眯着她底眼睛。她摘下一片帶着銀色露珠底牛蒡葉，先放在這邊面頰

上，又放在那邊上。算是淨過了面，她開始採集一些在葉上的覆盆子，一面傷感地想着她底家翁，想到他怎樣常常用重底手拍她底背，微笑着問她：

“唔，怎麼樣？還在喘麼？那就好，消受吧！”

他對她說過的話分明只有這麼幾句，然而她有時厭惡他底撫愛底拍擊，以為這對於馬更為合式。

“好一個兇漢！”她想，盡力仇視她底家翁。

金絲雀在歌唱，金翅鳥在吱啾，樹葉在發出柔和底，絲綢底繚繚。在遠方，在鎮市的邊境，有一個牧羊者在吹木笛，從伐特拉克沙的岸上，工廠聳立着的地方，經過明淨底空氣，悠悠地飄來了人們底聲息。有折斷的響聲，娜台利亞抖顫着抬起頭來。在她上面，一株蘋果樹的枝上張着一付鳥網，一隻全翅鳥正在裏面掙扎。

“誰要捕牠呢？”她想。“尼克提？”又有枯枝的響聲。

當她回到家裏的時候，她偷看她母親底房裏，見她仰臥着，醒着呢。烏利亞娜吃驚地豎起眉毛，把一隻膀子擱在頭下。

“誰……呃……你在作什麼？”她急促地問，用肘掀起來。

“沒有什麼。瞧！我帶些覆盆子來給你喝茶用。”

在她旁邊的一張棹上擱着一大罇‘格瓦士’，差不多要空了；娜台利亞注意到‘格瓦士’潑撒在棹布上和那罇底木塞橫臥在地板上。她母親底清亮而固執底眼睛上雖然環繞着藍影底圈，然而牠們並不會如娜台利亞所預料的因哭泣而浮腫。牠們也似乎沒有失色和陷下，牠們平日所有的頗為傲昂底表情現在却代以一種漠然底，遊移底神色。

“蚊子鬧得我不能睡。我要般到倉庫裏去睡去，”她底母親說，把頸子包在被窩裏。“蚊子咬我。可是你爲什麼起得這樣早？你爲什麼赤着腳走在露水裏？你底內衣底邊全濕了。你要受涼哩。——”

她底母親不親切地說着，不願談話中斷了她底思想的連環，而娜台利亞底焦慮也漸漸變爲敏銳底和敵意底女性的好奇心。

“我醒着，”她解釋。“我在想着你呢。……在夢中我看見你。”

“你爲什麼想着我呢？”她底母親審問，仰望着頂棚。

“因爲你一個人睡，沒有我在……”

娜台利亞覺得有一陣紅暈出現在她底母親底頰上，而且當她說她並不善感的時候那微笑也是不自然底。

“現在去吧，親愛的，”她命令。閉了眼睛。“你丈夫醒着

呢，你不聽見他走動麼？”

當她慢慢爬着樓梯的時候，娜台利亞以一種幾乎近于敵視的嫌厭在想：

“他和她過夜了。喝‘格瓦士’的是他。她底頸上的斑點並不因為蚊子，却因為他底接吻。這我不能告訴培約爾。她現在想要到庫裏去睡，但是她昨晚叫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培約爾問，尖銳地看着他底妻底臉。她底了眼，覺得她有些錯。

“我摘覆盆子來了，我去看母親呢。”

“好，她怎麼了？”

“很好，我想……”

“哦！”培約爾說，拉着耳朵，“那就是了！”而且微笑着摸着他底頰上面的暗紅頭髮。

“那愚蠢底白士卡牙，”他嘆一口氣想着，“確實說過這真理，‘不要管她怎樣叫，不要管她怎樣哭。’”

“你看見尼克提了麼？”他嚴重地問。

“不。”

“那是怎麼的？瞧。他在園裏捕鳥呢！”

“哦，”娜台利亞驚惶地叫。“而我單是穿着一件內衣在散步呢！”

“所以你看……”

“那時他還在睡的吧？”

培約爾正在穿他底靴子，單是豬似的大哼了一聲，他底妻微笑着斜眼瞟着他。

“他是一個駝背，可是善良哩，”她說，“比阿里克生好。”她底丈夫又哼了一聲，這一聲可不很大。

* * *

每天太陽出的時候，那牧羊者一面在他底樺皮笛上奏着哀調，一面收集毛屑，而那些斧子的聲音也傳過河來；當他們趕牛羊到街上來的時候，鎮裏的居民就譏諷地互相告語：

“聽吧！他們就已砍起來了，白天都還沒開頭哩！”

“貪慾是和平的勁敵。”

有時伊甲亞·阿台莫諾夫想像着他已經克服了鎮裏的懶惰底仇敵了。兌約莫夫的人們都恭敬地對他脫下帽子，而且傾聽他講拉斯基王子的故事，然而其中有一兩個人差不多常常並不見得沒有驕態地說：

“我們底主人們全都比你底更簡單，更窮，更苛刻哩！”

一個假日的晚上，他坐在白士其的阿加河岸上的客店的華美底花園裏，和那些有錢有勢底兌約莫夫夫人談天。

“我底事業對於你們都會有利益的。”

“讓我們這樣期望着吧！”巴孟洛夫回答，笑了一個簡短底，狗似的微笑，簡直看不透這一笑是在舐你或是咬你。他底殘破底臉被粗短底鬍鬚亂蒙着，他底灰鼻子狐疑地嗅着各樣東西，一種叵測底表情潛藏在他底橡子色底眼睛裏。

“讓我們這樣期望着吧！”他又重說一句。“沒有你我們也沒有辦壞了事，現在你在此地我們也還是完全一樣。”

阿台莫諾夫縐着眉。

“你的話是模糊底，而且非友誼底。”

白士其哄笑了，叫着：

“他就是這一套。”

白士其底臉是由一些紫肉塊補綴起來的東西。他底其餘的部分——大底頭，頸子，面頰和兩臂——全包裹在粗毛厚皮的外衣裏面，好像一隻熊似的。他底耳朵已經不能看見，而隱藏在肥肉硬毛裏的眼睛也已經不中用了。

“我所有的力量都跑到肥胖上去了，”他說，而且大張着嘴，露出兩排滿是破濫牙齒的牙床，他又突然全身發作着笑的痙攣。

孚羅頗諾夫這車匠常用他底淡色眼睛觀查着阿台莫諾夫。

“我們應該作我們底工作，”他用他底頗爲乾燥底聲音說，“但是同時不要忘了上帝。聖經上說：馬太，馬太，你顧慮着許多事體：可是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

孚羅頗諾夫底緊張而陷下底眼睛常常作出一種神態，好像他剛剛受了一種感動，想要用非凡底詞令使聽衆吃驚似的。有時他開口說些這樣底話：

“自然耶穌常吃麵包，所以馬太……”

可是錫提金這皮匠，也是一個教區底執事，就用這話去阻止他：“來，來，你在說些什麼？”

孚羅頗諾夫斷然沉默了，急拉着他自己底耳朵。

“你明白我底事業麼？”伊里亞曾經問過他。

“爲什麼呢？”錫提金真吃驚地反問。“那是你底事業呀，你有趣底人兒，你才該明白牠呀。你底事是你底，我底事是我底！”

阿台莫諾夫喝着濃啤酒，從樹林間看着阿加河裏那一長條沙洲。在牠的少偏左邊的一點上，伐特拉克沙像一條華彩底綠蛇似地蜿蜒着，從樺樹林和沼地裏爬出來。在這鑲金底沙洲上面，木片和刨花閃着油似的光澤，而那些磚是越看越紅，那長底肉色底工廠橫躺在殘破底柳樹叢裏，好像一口除掉蓋子的棺材。那貨倉和牠底沉重底鐵蓋，還沒有上漆，

在日光裏長大着。那二層樓房的黃色木架子像蠟似的要溶化了，而牠底直伸着底金色木柱却戟指着炎熱底天。阿里克生曾說過，遠看這樓房就像一個希伯來瑟。他此刻住在這裏，因為離開城裏的少年少女們更遠一點，他底暴躁底習氣使他和這般人合不來。培約爾比他底兄弟穩重，有點迂掘，還不懂得一個魯莽底人能夠作那麼多的事。

一個暗影從阿台莫諾夫底臉上經過；他從他底濃眉之下看着那些鎮裏人，想着他們是輕賤底東西，他們對於工作只是空着急，完全缺乏真摯底情熱，他微笑了。

在夜間，那鎮正在睡死的時候，他悄悄地沿着河岸走去，經過後院，進了寡婦巴馬可夫底花園。蚊子在溫空氣裏嗡嗡着，造成一種幻覺：覺得他們使這鄉間底邊上充滿了黃瓜，蘋果茴香的薰味。月亮浮在灰雲裏邊，雲影渡過河面。阿台莫諾夫走過圍着這花園的編枝籬，到了院子裏，此刻是在倉庫裏面了，從這倉庫的一角裏發出小心底低語：

“你到這裏來沒有人看見麼？”

“我不喜歡躲躲閃閃的，”他生氣地咕嚕着，一面脫了衣服。“我並不是一個孩子，是麼？”

“那就不要有一個情人。”

“我本不願意有，但是上帝送了我一個。”

“唔，你怎能這樣說，你這異教徒，我倆的行爲都違反上帝底意思咧！……”

“可不是麼？想想以後怎麼辦吧。呃，烏利亞娜，這裏這些人們是……”

“那，好了，你不要自己着急，”她低語着，熱切地撫慰着他，經了好久的一會。然後她給他關於鎮裏這些人們的詳細報告，告訴他誰是必須認識的，誰是聰明的，誰是壞的，誰是有錢化的。

“巴孟洛夫和孚羅諾夫，知道你需用大宗木柴，把附近的木柴都買完了，想榨取你底錢。”

“他們太遲了。王子已經買給我了。”

在他們的周圍和上面的黑暗是這般的濃厚，他們看不見彼此底眼睛，他們悄然地低語着。這裏有一種乾草和樺花底氣味，而且從冰室下面升上來一種涼快底水氣。鈍重底沉默包裹着這小鎮。不時有老鼠急走過，或者有小鼠尖聲地叫，每一小時，聖尼古拉教堂的破鐘把牠底凄然抖顫底聲音投進黑暗裏面。

他自己覺得更強健了更聰明了，因為和這婦人相好；她在白天的時候是一個精明底，沉靜底，靈敏底家主婦，鎮裏人很尊重她底善良而且會讀會寫。

“我知道你很覺得，”有一次他說，被她底女兒氣底愛嬌所感動。“我們不想一想就給孩子們結婚，其實應該結婚的是我們自己。”

“你底孩子們是善良底。即使他們看出來了也不礙事，但是倘若鎮裏人知道了……”

而且她全身戰慄起來了。

“不要發愁，”伊里亞低聲說。

有一天她滿懷着好奇心。

“告訴我，你殺過一個人麼，沒有麼？現在，你不夢見他麼？”

伊里亞漠然搔着鬍子，回答：

“不。我是一個好睡底人，我不作夢。況且，我怎麼會夢見他，我連他是什麼樣都沒有見過？有幾個人打了我一下，幾乎把我打倒了，所以我打了其中的一個，又一個，第三個跑了。”

他用感傷底聲調嘆息而且怨喃：

“傻東西來打你，然後又得爲他們對上帝負責！”

他一言不發地躺了幾分鐘。

“睡着了麼？”她問。

“沒有。”

“就去吧。天快亮了。你要到正在造房子那裏去麼？”

他走出來，進了早晨的清冷底，母珠色底黑暗中，到了他底產業上，他底手插在上衣背後的下面，上衣翹着好像雄雞底尾巴。

“我應該使阿里克生再努力一點，”他想着，他底沉重底腳踏着小木片和刨花，“而且除掉那虛浮之氣。他是一個難治底孩子，心却是好底。”

他躺在沙上或是一堆木渣上，即刻睡覺了。這時曙光的柔和鮮明底色彩開始散佈在綠底天上，而太陽也就展開了牠底輝煌底孔雀尾在地上，自行升起來了，好像一個金球。工人們醒起了，看見阿台莫諾夫底大軀體伸張在地上，互相訴說着這事實。

“看那裏！”他們說。

狄孔·伐洛夫，一個有着高顴骨的人，正在搨着一個鐵鏟，用閃灼底眼看着他，好像要從他上面跨過去，但是又遲疑着。

雖然人們是像螞蟻一樣奔忙，他們底呼叫和敲打却不能驚醒這巨人，他仰面向天躺着，像拉鈍鋸似地響着鼻雷，而狄孔一面走，一面回顧着他，映着眼，好像他底頭上受了一下打擊似的。

阿里克生從屋裏出來，穿着白麻內衣和黑藍襯褲，走去洗澡，脚步輕得好像踏在空中似的，小心地繞過他父親，因為恐怕他脚下的木渣的微細底響聲會驚醒了他。尼克提在天色未明的時候就到林裏去了，他每天幾乎要拉兩車腐葉回來，把牠們放在清除來作花園的地面上。他種了些樺樹，楓樹，山槐和烏櫻，現在在沙地上掘了些深洞，用腐葉和粘土填滿牠們，預備種些菓樹。假日的時候狄孔·伐洛夫常常帶着他工作。

“培植花園是不能反對的，”他說。

培約爾·阿台莫諾夫，拉着耳朵，來看這工作，牠迅速地進行着，應和着這些聲音：鋸子啃着大木的有味底呼叫，木板的吱吱，斧子的坎坎，濕樺像木料的愉快底吸嘴，磨石舐着斧口的啜泣。這些木工們一面抬着一根木樑，一面唱着“都北尼士加”，一個青年底聲音用回音唱起來了：

“老人撒卡里來看瑪利

而且揚着拳頭，老人撒卡里……”

“一個粗惡底歌，”培約爾對伐洛夫這工人說。

“他們唱的並不有什麼，”別的這一個回答，跪着在沙上。

“爲什麼不？”

“那些句子沒有靈魂。”

“這農夫是不可思議底，”培約爾一面走開一面想，又記起了當他父親請伐洛夫作監工的時候，這傭工低頭看着他父親底脚，回說：

“不，我對於這事是沒有用的。我不能維持他們的秩序，收留我作一個長工就行了，”因此他底父親曾經嚴厲地叱斥過他。

秋天來了，潮濕而且寒冷。花園裏都鋪着紅銹色，紅斑點開始眩耀在鐵青底林間，牠也收留了一片銹色。濕風開始在吹嘯，把白色木屑驅進河裏面，每早晨都有些毛蓬蓬底馬拉著裝亞麻的車到倉庫裏去。培約爾收受這些貨物，小心地監視着那些粗魯底，有鬚底農夫們，看他們是否弔詭，把浸過底亞麻混在裏面來增加重量，或者把平常亞麻高價出賣。這一時間農夫們給他許多困難，因為阿里克生沒有耐心，常常狠惡地咒罵他們，而他底父親又到莫斯科去了。他底岳母也跟去了，借名去朝香。

“這裏的生活真討厭，”阿里克生在晚茶和晚餐席上就憤恨地說。“而且我不喜歡這些人們。”這些話常使培約爾生氣。

“你當然是優秀底族類囉！你對什麼人都開鑿，又愛

吹。”

“我有吹的所以才吹，這就是理由。”

他把鬚髮一搖，肩頭聳成方形，腰一縮，用半閉了底眼傲然注視着他底哥哥和嫂嫂。娜台利台常常冷冷地對他說話，避開他，好像他身邊有什麼東西恐嚇着她似的。

午餐之後，她底丈夫和阿里克生又出去工作去了，她就常常拿着針繭進尼克提底小底幽居裏去，坐在窗前的靠椅上。這駝背從早到晚在這裏寫着算着，盡着一個書記的職務，但是無論何時，只要娜台利亞一出現他就中斷了工作，講給她王子們所過的生活的故事，以及他們底暖室裏長着的花樹。他底高底，女孩似底音調緊張而溫柔地響着；當她低頭默默地作工，旁若無人似的時候，他底藍眼睛就掠過她底臉而移到窗上。他們會誰也不看誰地坐一兩點鐘：雖然尼克提時時用小心底和不自禁底一瞥偷看他底嫂嫂，在這樣的時候他底藍眼睛溫柔地愛撫着她，而他底狗似的大耳朵變成可以覺得底淡紅色了。他底特色底一瞥有時使她不能不回答他一個燦然底微笑——一個異樣底微笑，有時使尼克提覺得她猜中他底欣動的原因了。有時這也似乎是多情底感傷底微笑，然後他負咎底垂着頭。

窗外的雨噼噼地飛濺着，洗濯着已褪底夏色，從雨聲中

可以聽見阿里克生的嚷叫，和近日用鐵鍊拴在院角裏的小熊的哼呼，和女工們打淨亞麻的聲音。阿里克生喧嘩地進來了。他是濕而且髒，小帽戴在後腦上。然而他總使人想到春天，他笑着告訴他們狄孔用斧子削掉一個手指。

“這好像是偶然的意外，其實是因為他恐怕被徵募去當兵。我願意作一個軍人，單就爲要離開這裏！”

他繃着眉，小熊似的哼着。

“我們已經來到荒島上了。”

然後昂然伸出一隻手來。

“給我十五個戈比克。我要上鎮去。”

“爲什麼？”

“這不關你底事。”

于是他唱着出去了：

“少女沿着小路跑

爲給她底人兒一碟小圓餅。”

“噢，他要闖禍哩！”娜台利亞說。“我底朋友們常見他跟着娥加司加·娥羅伐，她才十四歲，沒有母親，那一個沉醉底父親……”

尼提克不喜歡她這樣的談話，因為他窺破這些話裏有太過底憂愁和焦急，甚至于有妒嫉的暗影。

他默默地看着窗外，松枝在濛雨中搖着，牠們底綠針上滴瀝着水銀似的雨點。種這松樹的是他：其實這家宅周圍的樹全都是他手植的。

培約爾來了，苦惱而且疲倦。

“現在是喝茶的時候了，娜台利亞。”

“還早呢。”

“到時候了，我說！”他咆哮了，他底妻才一出去，他就坐在她底地位上，埋怨了又訴苦，訴苦了又埋怨。

“父親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我底肩頭上。我像一個輪子似的旋轉着，但是轉到那裏去呢，我可沒有想到。如果弄糟了，他就要責罵我。”

尼克提和氣地，小心地告訴他阿里克生和娥羅伐的事，但是他底哥哥揮開他，表示他顯然沒有聽見。

“我沒有工夫來欣賞女子。連我底妻我都只在夜裏的夢中看見她，在白天的時候我瞎得像一隻貓頭鷹似的。你裝這些無聊事在你底頭腦裏……”

他拉着耳朵，小心地續繼說：

“這工廠不是我們幹的事。我們最好是到草原上去，賣些地，像農夫似地自己工作着。那樣就少說些閑話，多有點意味。”

伊里亞·阿台莫諾夫滿面春風地回家來了。他修剪了鬚鬚；肩膀長得更寬了，眼睛更明亮了，他完全像一個重新修過底犁頭。

‘我們底事業準會像一支軍隊似的往前推進，’他說，像一個貴族似的伸張自己在沙發上。足夠你們工作了，連你們底兒子孫子的都有了，足夠三百年。我們阿台莫諾夫這一家定會證實我們自己是工業主義的偉大裝飾品！”

他注目在他底兒媳上，說：

“你正長大着呢，娜台利亞，不是麼？倘若你有一個兒子，我要給你一件好贈品。”

“父親是善良底當他心緒好的時候，”娜台利亞在那一夜將上床的時候對她底丈夫說。

她底丈夫斜眼望着她。

“你自然要說他好嘍，當他預約給你贈品的時候，”他冷淡地說。

但是在兩三個星期之間阿台莫諾夫變為沉默而且沉思的了。

“父親為什麼生氣？”娜台利亞問尼克提。

“我不知道。人不能了解他。”

就在那一晚，喝茶的時候，阿里克生用清朗的高聲說：

“父親，讓我當兵去吧。”

“爲——爲什麼？”伊里亞吃口地說。

“我不願住在這裏……”

“滾出去！”阿台莫諾夫命令他底孩子們，但是阿里克生纔去到門前的時候，他又叫了，“站住，阿里約斯卡！”

他靜靜地觀察了這少年好一會，他底眉毛在動，他底兩手背在後面。

“我以爲你是我底鷹哩！”他終於開口了。

“我不習慣在這地方。”

“這是誑話。你底地方就是這裏。你底母親把你交給我來作我要你作的事。去！”

阿里克生像一個俘虜似地走出來，可是他底舅父又抓住他底肩頭。

“我不應該像這樣地和你談論。我底父親常用拳頭和我談論。去！”

然後他又把他叫回來，用諷示底音調說：“你準是一個大人物，你懂得麼？不要讓我將來再聽見你撒嬌。”

單留下他一個人，在窗前站了好一會，一隻手掌緊緊地握着鬍子，儘看着那濕底灰雪落在地上，窗外的天剛一黑到像在地窖裏一樣的時候他就往鎮裏去了，烏利亞娜底院門

已經上鎖了，所以他敲着一面窗子，烏利亞娜自己開門給他。

“爲什麼你來得這樣晚？”她不滿意地問。

並不答話也不脫下外衣，他一直走進房裏，把小帽扔在地板上，坐下，兩肘支在棹上，手指埋在鬍子裏面。

“他是一個外姓人，”他和她講到阿里克生的時候說。
“我姊姊和一個貴族有過故事，這孩子就是證據。”

這婦人去查門房是否把門關好了，又把燭滅了。在房角裏一盞黑藍底洋燈點在擱在銀座上的神像前面。

“趕快給他結婚吧，”她說。‘這樣他就會好起來了。’

“是，我準要作。不單是這個。培約爾沒有熱情，他只覺得麻煩。他作工好像他自己並沒有興趣在牠上，而仍然是一個農奴，爲主人而工作。他沒有意識到他底自由，你懂嗎？至於尼克提我沒有什麼話說。他是一個殘廢人，除了花和花園而外什麼也不能想。但是我盼望阿里克生把他底牙齒咬進事業裏面去……”

烏利亞娜竭力安慰他。

“你着急得太早了。等到工作的輪子旋轉得更快的時候，牠會從他們上面馳過，而他們也就像油灰似的了。”

他們一直談到半夜，挨着坐在溫暖幽靜底房裏，這房的

一角裏浮游着一片黑藍透明底雲霧，一朵燈花怯怯地抖顫着。阿台莫諾夫在埋怨他底孩子們對於事業缺乏熱情的談話之中，並不曾忘記了城裏的人們。

“他們是些卑鄙底人，”他說。

“他們不喜歡你就因為你是成功底。我們女人愛成功，但是你們男子把外路人的成功看作眼中釘。”

烏利亞娜·巴馬可夫知道怎樣安慰和寬解他。

“在莫斯科事業的進步像一座失火的家宅似的！”他說了，站起來，擁抱她。“噯，如果你是個男子呀！”

“再見，我愛，”她說，“跟你去吧！”

他溫存地吻她，走了。

* * *

當思羅夫狄·安達斯加亞用雪車把阿里克生從城裏帶回來的時候，他滿身是傷痕，而且昏厥了，衣服也破碎了。娜台利亞和尼克提用馬根和麥酒擦他底身體，經過了好一會，可是他只是呻吟，並不說一句話。阿台莫諾夫此刻像一隻野獸似的徬徨着；咬着他底牙齒，把內衣的袖子捲起來又放下。阿里克生剛一清醒過來，他就搖着拳頭向他大聲說。

“誰把你弄到這樣？告訴我！”

阿里克生可憐地一努力，半睜着憤恨而浮腫底眼睛。

“完結了我……”他粗野地說，忍住呼吸，吐出血來了。

娜台利亞被這駭怕了，開始大哭起來，但是她底家翁顛着脚叫着：

“住口！滾出去！”

此刻阿里克生不斷地呻吟，用手握着頭，好像要拔掉牠似的。然後他伸開手，轉側了身體，靜靜地躺着，他底張着底血污底嘴粗聲地喘着。一枝燭在他旁邊的棹上閃灼着，當着有些影子爬在他底殘毀底身上的時候，他似乎隨時在加黑加腫。在他底脚下站着他底兄弟們，傷心而且沉默，他底父親在房裏踱着，問：

“他會死麼，你們想？”

但是在八天之內阿里克生起來了，咳嗽而且吐血。他開始喝加了胡椒的麥酒，又常到浴室去蒸他自己；在他底眼睛裏生長着黑而憂鬱底閃光，這却使牠們更好看了。他不願說出是誰打了他，然而安達斯加亞知道是斯諦拍·白士其，和兩個火夫，和孚羅頗諾夫家底長工——一個孟維安人。當阿台莫諾夫問阿里克生這是否真確的時候，他回答：

“我不知道。”

“這是誑話！”

“我沒有看見他們。他們從後面撲上來，把一件上衣或

什麼蓋在我底頭上。”

“你總有點隱情，”阿台莫諾夫冒問一句。但是阿里克生單是用燃着不馴底光底眼睛看定他底父親底臉，說：

“我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

“你該多吃一點！”阿台莫諾夫訓示他，在鬍鬚裏面喃喃着：“作了這樣底事，他們底家宅應該給火燒了，他們底手該被烤掉……”

他變得更有思慮了，待阿里克生也略有些慈愛，而且表示他在爲作工而工作了，他並不隱藏他底目的，那就是——以對於工作的情熱鼓勵他底孩子們。

“作你自己底各樣事，不要想你以下底事！”他告訴他們，他自己作許多無須他作的事，在一切事情上他都顯示出一隻野獸的敏銳底眼光，這使他能決定什麼地方的阻礙力最大，怎麼樣用最便利底方法來克服牠。

* * *

她底兒媳懷孕的時間延長過了一般底期限，而娜台利亞終於在兩天兩夜的痛苦之後，產生了一個女孩，他憂愁地說：

“這，這有什麼用呢？”

“謝謝上帝底慈愛，”烏利亞娜強直地勸告。“今天是亞

麻神聖海崙的祭日。”

“真的麼？”

抓起教會日歷，他一看，孩子似地叫着：

“帶我到你底女兒那裏去！”

他放一對紅寶石耳環和十五個盧布在她底胸上。

“這是給你的！”他叫。“雖然沒有生下一個男孩，可也正好。”

“好，你喜歡麼，你鱈魚？”他問培約爾。“我是喜歡的，當你生下地的時候。”

培約爾驚惶地注視着他底妻底苦惱底，無血底臉，幾乎不能辨認了。她底疲勞底，陷下底眼睛，落在牠們底黑坑裏，看着事物和人們，好像牠們在努力回想那些久已忘却了的景色似的，她底舌頭環繞着嘴唇慢慢地移動，舐着那被咬過的地方。

“她爲什麼不說話？”他問他底岳母。

“她震得沒有力了，”烏利亞娜解釋，一面推他出去。

他聽着他底妻哭喊了兩天兩夜。當初他憐惜她，怕她會死；但是後來，被她底哭喊震聾了，被家裏的騷動鬧昏了，他漸漸厭倦了恐怕和憐憫，竭力只想逃到她底呼號的範圍以外。但是不行，因爲她底悲鳴在他底頭裏面回響着，激起一

串異常底思想。而且無論到什麼地方，他總看見尼克提這駝背，挾着一把斧子或是一個鐵鏟，不在割就在剪，或者掘洞；毫無聲息地像一隻耗子似的跑來跑去，而且，因為培約爾隨地遇見他，顯然他是在繞圓圈。

“我想她是沒有救的了，”培約爾對他底兄弟說。

“產婆怎麼說？”這駝背問，把他底鏟子插在沙上。

“她總是安慰，總說不礙事。你為什麼發抖？”

“我牙齒痛。”

在這嬰孩誕生的那一天晚上，培約爾，尼克提和狄孔同坐在階沿上。

“當我底岳母把我底女兒放在我手裏的時候，”他思索地微笑着告訴他們，“我這樣喜歡，一點也不覺得她底重量，我幾乎要把她拋到頂棚上。想不到那樣一點小東西能夠造成這樣可怕的痛苦。”

狄孔·伐洛夫抓着他底顴骨。用照常平靜底音調說：

“一切人類的痛苦都是由於小東西造成的。”

“爲什麼呢？”尼克提固執地問。

“就是這樣。人不能說出爲什麼。”這工人回答，毫不關心地打着呵欠。

後來有人在門裏叫他們去晚餐。

這嬰兒生下來就大而沉重，可是在五個月之中被煤煙悶死了，牠底母親也幾乎同時死去。

“好，沒有關係？”他底父親在墓地上安慰培約爾說。“她又會有的。至於我們呢，我們應該有自己底墳園在此地，意思是我們底鐵錨深深地拋下去了。當你所接觸的是你底和在你下面的是你底——當在地上的是你底和在地下的是你底——的時候，你就確定地在一個地方站住了。”

培約爾點點頭，看看他底妻。她底脊背難看地彎曲着，她俯視着她底脚。望着尼克提正在用鏟子專誠地輕拍着一個小土堆，她底手指急促地運動着去擦掉她頰上的眼淚，好像恐怕牠們燒着她底紅腫底鼻管似的。

“噢主啊！噢主啊！……”她繼續低語着。

阿里克生長得更瘦而且比他底年齡更老了，正在那些十字架之間徘徊着，讀那些碑文。他底臉上沒有一點像農夫底的，那上面長着的黑毫毛使牠顯出一種被煙火燻灼過底樣子。他底傲昂底眼睛，深陷在黑眉毛下面，仇恨底地看着這世界，他說話的時候，那聲音又沉悶又虛誇，好像有意使人莫測似的。

“你不懂麼？”他叫了，有人要他重說什麼的時候。

他也常詛咒。在他對於兄弟們的態度之中有某種不良

底和輕侮底東西，他呵斥娜台利亞，好像她是一個女工似的。

“你沒有理由侮辱她，”尼克提曾經規勸他。

“我是一個病人，”他回答。

“她是很柔順底。”

“好，那麼叫她容忍着吧。”

他是病人這一事實，阿里克生常常引為典要，幾乎是自負，好像害了病就有什麼特殊功蹟似的，這使他自視與衆不同。

“我們應該造自己一個墳園，”他對他底舅父說，當他走在他底旁邊一同從墓地回家的時候，“因為，一個人到死了的時候還要躺在這些人們之中，真是一種羞辱。

阿台莫諾夫微笑了。

“是的，我們將要造一個。我們要有我們自己底各樣東西。我們要建一個教堂，一個墓地，一個學校，和一個醫院——看着吧！”

當他們走過伐特拉卡沙橋的時候，看見一個乞丐似的人站在那裏，握着欄杆。他穿着一件破底紫紅襯衣，好像一個曾經用了他底最後一個銅錢買醉的公務人員，他底臉上滿是斷爛底灰色硬毛。當他移動他底毛嘴唇的時候，露出烏

黑牙齒的殘餘，兩道鈍滯底光閃現在他底小底水眼裏。阿台莫諾夫轉身過去，唾了一口，但是他已注意到阿里克生以一種不常有底和氣向着這賤人點頭。

“那是誰？”阿台莫諾夫問。

“我羅夫這鐘錶匠。”

“是的，他居然是一個我羅夫！”

“他是聰明底，雖然，”阿里克生固執地說，“他被人害苦了。”

阿台莫諾夫斜眼看着他底外甥，不再說什麼。

因乾燥而酷熱底夏季逐漸逼近了，阿加河沿岸森林裏發生了野火。在白天的時候，一道貓眼石色底辛味底煙雲圓柱形地從地上升起來，而在夜裏的時候，那素樸底月亮顯着不愉快底紅，那些星，被霧把牠們底光線剪斷了，像銅釘頭似地朦朧出現在大氣之中，這時河水反映着這動亂底天，給人一條濃密底，清冷底，地面下底煙流的印像。

因為熱的壓迫，阿台莫諾夫們，在晚餐後，在花園裏，在楓樹環成的半圓裏喝茶，這些樹固定地直立着，雖然牠們底宏壯底盔飾——那爭齊底葉——在這樣霧夜裏是沒有蔭影的。空氣裏環響着蟋蟀的吱唧。獨角鐵色甲殼蟲的營營和茶炊的歌吟。娜台利亞開着小衫領口上的一個鈕扣，在倒着茶，

她底胸膛的溫潤顯着牛油底顏色。駝背低頭坐着在修理捕鳥的小枝，培約爾在拉他底耳垂。

“得罪人是有害的，”他溫婉地說，“父親常作這樣底事。”

阿里克生咳着他底小乾咳，注視着那鎮的方面，伸長着頸子好像在期待什麼。

鎮裏的一個鐘開始響了。

“是警鐘麼？有火？”阿里克生問，把手掌心放在前額上，跳了起來。

“自然不是。這是報時的。”

阿里克生站起來出去了，沉默了一會之後尼克提輕聲說：

“他以為什麼都是火。”

“他底脾氣越發壞了，”娜台利亞小心地說。“還是那樣照常的高興！”

培約爾，因為儼然地是長兄，機巧地呵責着他底妻和弟：

“你倆對於他的批評都是很愚蠢底的。你們底憐憫對於他是一種侮辱！讓我們睡去吧，娜台利亞。”

他們走了，駝背留在那裏看着他們的後影，後來他也站起來了，走到夏屋裏——他常睡在這裏的一個草堆上——坐在階沿上。這夏屋立在滿是青草底小丘上，在這裏的柵欄

頂上可以看見組成這鎮的房屋的黑底集團，和鐘樓，防火瞭望台。一個僕人在收拾棹上的茶具，杯碟丁丁地作響。織工們沿着柵欄走過去，一個抬着拋網，一個提着水桶，第三用個燧石打火燃煙斗。有一條狗在哼，而剛一寂靜又被狄孔·伐洛夫的悠然底音調破壞了，他問：

“誰在那裏？”

寂靜又像鼓面似的緊張地蒙在地面上，縱然是織工們脚下的沙粒底微響都以一種不愉快底分明刺激着耳膜。夜間的寂靜對於尼克提是大歡悅的源泉。寂靜越完全，他就越能夠集中他底想像的全力在娜台利亞上，而她底常帶點驚恐的可愛底眼光也似乎更加明亮了。而且容易想像各種事相，全是幸運結局的事相：現在他發現了大宗財寶，全給了培約爾，而報酬是培約爾把娜台利亞送給他。或者他們被強盜攻擊，而他成就了一件英雄的奇蹟，於是他底父親和哥哥都情願把娜台利亞獻給他。或者他們都害病了，全家就只剩下兩個活人——他自己和娜台利亞——然後他對她表明她底幸福久已隱藏在他底心裏了。

時候已過半夜，他纔注意到：在鎮裏和園裏的房屋上面散漫着一些似乎不動底雲，一片一片的破了，又慢慢升入渾濁灰暗底天裏面。一會，天被下面一塊紫紅光焰照明了，他

知道是失火，跑進家裏，看見阿里克生正在爬梯子上倉庫的屋頂去。

“失火！”尼克提叫。

“我知道，”他底兄弟回答，爬得更高了。“怎麼的？”

“你原來是期待着這個，”這駝背回憶底地說，吃驚地站在庭院中間。

“我會怎麼的？在這樣底乾燥天氣中，常常失火的。”

“我們應該去叫醒織工們……”

但是他們已經被狄孔叫起來了，一個跟一個地跑到河邊去，歡呼着。

“爬上這裏來，”阿里克生示意，橫跨在屋脊上。駝背順從地爬上去，說：

“只要娜台利亞不受驚！”

“你不怕培約爾再給你一個駝背嗎？”

“不。爲什麼呢？”尼克提沉靜地問，而且聽見這回答：

“那末不要儘瞅着他底妻了。”

有好一會他不能說出一個簡單底字來。他似乎在滑下這屋頂去，快要跌在地上了。

“你在說什麼？”他終於喃喃了。“若是你以爲……”

“不錯，不錯！我看……不要害怕，”阿里克生沈默了一

會之後快活地說。他正在用掌心遮在眼上瞭望那搖來搖去的濃厚底火舌，激動着寂靜，發出沉悶底營營聲音。

“那燒着的是白士其底家，”他用興奮底音調說。“那庭院裏有二十桶柏油，但火不會延及隣家因為有那些花園間隔着。”

“我們應該跑去幫助，”尼克提想，一面看着那遠方底被火光折破了的黑暗。在這紅底空間裏立着熔鐵底樹，小玩藝似底人形在紅底地面上紛忙着，人甚至於能夠看見他們用細長底鈎把火。

“大火！”阿里克生讚美地叫。

“我一定要進修道院去，”這駝背想。

培約爾底瞌睡底，生氣底咕嚕從庭院裏升上來，狄孔底答話悠悠地飄浮在空氣裏，這時，娜台利亞彎着腰立在一面窗子裏。

尼克提儘坐在屋頂上，一直到火場上沒有什麼可看了，只有一堆餘燼閃着金色底光照出幾個煙鹵的黑圓柱體。然後他爬到地上，走出院門去。然而在那裏他正碰着他父親回來，身上滿是水和油煙，沒有戴帽子，上衣也破了。

“你要到那裏去？”他非常燥烈地叫，一面把尼克提推回院子裏。他一見阿里克生底白色形體在屋頂上面，就更暴厲

地咆哮：“你在那上面幹什麼？下來！你應該注意你底康健，你傻子。”

尼克提踱進花園裏，坐在他底父親的窗下的一條橈上，立刻就聽見猛烈的關門的聲音，他父親用沉悶底低音問：

“你要毀滅你自己，羞辱我麼？是麼？我要殺你……”

“你親自教唆我的，”阿里克生哀鳴着回答。

“住口！祈求上帝使那一個無價底匪徒不能作聲。”

尼克提站起來，走到花園角上的夏屋裏。

第二天早餐的時候，他們底父親告訴他們那是有人放的火。

“那放火人已經證明是那濫醉底鐘錶匠。他被人打壞了，或者會死。白士其他們使他破產，他也惱恨白士其底兒子斯諦拍。一件曖昧底事！”

阿里克生安靜地繼續喝他底牛奶，可是，尼克提覺得他底手在發顫，又把手放在兩膝中間緊緊地挾着。他底父親也已注意到這動作，問：

“你爲什麼發抖？”

“我身上不好。”

“你們沒有一個好底，單就是我一個人康健，”他憤然推開還沒動過的茶杯，走了。

阿台莫諾夫底事業很快地就召引來了一批人口，離工廠兩俄里的地方，許多小茅屋蹲踞在滿是野草和稀疏底松林裏——沒有院子或編籬的茅屋，從遠處看來就像一些蜂窠。對於那些未婚底和無家底工人們阿台莫諾夫建築了幾座長列底房屋，面臨着一道淺谷——從前的河床，那河早已乾涸，連名字都被忘却了。屋頂是一面傾斜的，上面有三個煙囪，因為要保溫窗子都是小底。這些就使房屋的外貌好像一處馬廄了，所以那些工人們叫這寓所作“牡馬底宮殿”。

伊里亞雖然一天比一天囂張，却從來不擺富人的架子，而且對工人常是直率底的，替他們底孩子們付膳宿費。假期的日子，他喜歡和老織工們說笑，他們告訴他應該勸告農夫們種亞麻在荒地和野火燒過底地方，而這獲得了大成功。老織工們喜歡這東家底謙卑，把他看作正為幸運所寵眷的一個農夫。

“瞧，事業應該怎麼作！”他們教訓底地對年輕人們說。

而阿台莫諾夫也教導他底孩子們說，作為工人，農夫是更比城裏人智慧的。

“城裏人的身體是弱底，心是放蕩底，貪鄙而且怯懦。他們所作的事都是渺小而不經久底，他們沒有恆心。但是農夫嚴格地把持着實際的必然，絕不初而那樣繼而這樣地眩惑

着。農人的實際是些單純底東西：例如，上帝，麵包，沙皇。農夫是單純底的。信託了他們。你，培約爾，對工人們談話總是冷冷的而且拘板。這沒有用。你應該能夠和他們說說閒話。開開玩笑。一個快活底人是容易被賞識的。”

“我不知道怎樣說笑，”培約爾說，一面照例拉着耳朵。

“你得學呀。說笑只要一分鐘，而牠底效力繼續到一點鐘。阿里克生對人也不和平。他太容易發脾氣和看見錯過。”

“他們是些騙子和懶人，”阿里克生惱怒地說。

“你以為你知道他們許多了麼？”阿台莫諾夫固執地叫，然而他底鬍子中間有微笑了，可是沒人覺察，他用手掩住了；因為他記起了阿里克生在討論墓地和城裏人的時候所表示的無所顧忌和總明。兌約莫夫底人們不願他底工人埋在他們底墓地裏，于是他不能不買了一大塊地在赤楊林裏，造成自家底墓地。

“一個墓地！”狄孔·伐洛夫和尼克提一面在割下那細瘦底，雜草似底樹，一面說。“我們常常不叫事物的正當底名字。把墓地叫作約會處，可是人們是要永久住在那裏的。家宅和城市才是約會處的。”

尼克提看着伐洛夫工作得很靈便，心裏想，他作手藝比他說這些突然的含糊話聰明得多。伐洛夫，和他底父親一

樣，能夠即刻察出所要進擊的事物的弱點，察出之後，又能善用自己底力量巧妙地去戰勝牠。然而他們之間有一種顯然底不同。他底父親作事是熱忱底的，而伐洛夫却不像是自己要作——但爲布施恩惠——彷彿一個自知其能力有餘的人似的。他說話的方法和作工一樣；他很少謙下，表白和阿諛，有點不經意的神氣。

“我知道的還多呢，”他似乎要說，“而我也還能說得更好。”

在伐洛夫的話裏面尼克提常看出某一些暗示，引起他覺得煩悶和惶恐，而又對於他滿懷着一種迫切底不安底好奇心。

“你知道一點，”尼克提對他說，而伐洛夫悠閒地答道：

“我爲這個而生活。我知道這是無害的，因爲我給我自己保存着我底知識。牠隱藏在一個慳吝人底胸中，誰也看不見。所以你不要難過。”

人們沒有注意到狄孔在用心考察他們所思想的。他只要一把那閃閃底鳥眼睛定在誰身上，立刻就談起他應該不會知道的事來了，好像他讀過別人腦裏的思想似的。有時尼克提希望伐洛夫咬掉他底舌頭，或者割掉牠好像割了他底手指一樣——甚至于覺得他割手指也沒有割得好，因爲割

掉的是左手第四指而不是右手指。培約爾和他底父親以及別的人都把他看作傻子，而尼克提却不以為然。對於狄孔的一種好奇的異樣感情繼續在他底心裏增漲，這高顴骨底不可思議底農夫使他經驗着一種繼續擴大底恐怖。當他們一同從樹林裏回家來的時候，這恐怖被伐洛夫底突然底言語更加增大了：

“相思把你害苦了。你應該告訴她，你這怪物，或者她會憐憫你。她似乎是一個好心腸底婦人。”

駝背站住了。他底心因為恐慌而停止了跳動，他底腿變為沉重而且麻木，他魂不附體地喃喃着：

“我告訴誰什麼？”

伐洛夫看了他一眼，仍然大踏步走着，當尼克提拉住他底袖子的時候，他輕蔑地一縮手。

“唔，為什麼假裝沒有那一回事？”

尼克提從肩上放下在林裏掘來的樺樹，茫然環顧着。他很想打狄孔底毛臉，很想使他住口；但是狄孔半閉着眼睛繼續注視着遠景而且照常地談着：

“即使她不是一個好心腸底，她也會裝作那樣一點鐘的。婦人們滿懷着好奇心，她們之中的每一個都想要看出別一個男人在喜歡什麼，也想要在那上面找出什麼比糖還甜

底東西。我們男人却不要這麼多，但是相思把你害苦了，你試去告訴她，或者她會同意的。”

在尼克提看來，這些話似乎是發動于一種友誼底憐憫的感情。其中有新底和爲他所未知底東西，于是他底喉嚨裏面升起了一團；然而同時狄孔似乎剝掉他底衣服，使他全身赤裸裸地暴露着了。

“你所捏造的是多麼無聊呀！”尼克提說。

鎮裏那些鐘正在響着，號召晚間底彌撒。狄孔搖一搖肩上的小樹，仍然走着，鐵鏟撞着地面，他又用同樣安詳底聲調在談着。

“不要怕我。我是爲你發愁，你知道。你是一個善良底，有趣底人兒。你們阿台莫諾夫全家都是怪有趣底的。雖然你是一個駝背，在性格上却不像。”

尼克提底恐慌自行分解爲熱切底憂愁，這使他眼前的東西全搖動起來了。他開始像一個醉漢似地踉蹌着，想要躺下休息。

“不要講這些事了，”他柔和地懇求。

“我告訴過你，我所知道的全都鎖在一個胸中哩。”

“忘記了牠吧，不要偶然輕自說了出來。”

“我永不告訴她。我有什麼和她說的？”

他們一路默默地走到家裏。這駝背底黑藍眼睛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圓，也更悲。他開始瞻望着過往底人們，看着他們底肩背，而且變得更靜默和更不當眼了。娜台利亞終於注意到這一回事有點古怪了。

“你爲什麼這樣憂鬱？”她質問。

“我心裏有點事，”尼克提回答，匆匆走開了。這使娜台利亞很不高興，因爲她注意到她底夫弟不再像以前那樣對她好了，這並不是第一次了。她厭煩她所過的生活。在四年之中她生了兩個女孩，現在又在懷孕了。

“你爲什麼總是養些女孩？我要她們幹什麼？”她底家翁埋怨說，當第二個女孩產生的時候，他也不曾送贈品。

“我要孫子，”他對培約爾申說，“不要孫女底丈夫。爲什麼爲那些外人經營事業呢？”

她底家翁底每一個字都強迫着娜台利亞認出她是被責罰了。她也知道她底丈夫不滿意她；當她睡在他的身邊的時候，她望着窗外的遠空底星星，摸着她底肚子，獻上她底祕密底禱告。

“主呵，給我一個兒子……”

然而有時她很想對着她底丈夫和家翁大嚷說：

“我偏要這樣作。我還要生些女孩來氣你們！”

她很想作出什麼驚人底和意外底事來——不是好得令人親熱她就是惡毒到使他們全都害怕。

但是不論好底或壞底她都想不到。

天亮就起來，她下樓去幫助廚子預備早餐，又再上去喂孩子們。全家底早餐預備好了，又再去喂她底小女孩們。然後，她常替他們縫或補內衣，午餐之後帶着孩子進花園去，坐在那裏一直到晚茶的時候。那些作紡工的厚臉底女人們常來窺看這花園，並且用些阿諛底話來讚揚她底女孩們底美麗；娜台利亞雖然微笑着，但並不為牠們底頌詞所感動，因為她自己並不以為她底孩子們是好看底的。

有時尼克提出現在樹叢中，這曾經對她親熱過的人，但是現在她邀請他來和她坐在一起的時候，他却負咎底地答道：

“請原諒，我沒有工夫。”

在她底心中不知不覺形成了這陰暗底觀念：駝背從前假裝和我親近，而其實是她底丈夫派來監視她和阿里克生的。她怕阿里克生，因為他引動她，而且她分明覺得若果她底漂亮底夫弟需要她的時候，她會不能抗拒他的。但是他不需要她，甚至于不注意她，這也傷了她底感情，使她對於這昂然而又放肆底阿里克生滿懷着深仇極恨。

他們五點喝茶，八點晚餐，然後娜台利亞洗，喂小孩，領她們去睡。她長久地跪着，說她底禱告，然後才抱着懷男孕的希望躺在她底丈夫身邊。若是她底丈夫需要她，他就在床上說：

“得了吧。來，躺下。”

匆匆畫了十字之後，她中斷了她底禱告，走到他身邊，馴服地躺下了。有時，不過很少，培約爾曾經笑過她。

“你爲什麼祈禱得這樣多？倘若你所祈求的都得到了，不是剩下的不夠給別人了嗎？”

夜間，她被小孩的哭聲驚醒，喂了，安撫了牠之後，她走到窗前，儘停留在那裏注視着花園和天空，沉迷地默想着她自己，她底母親，家翁和丈夫，以及在辛苦底白天所遇見而不及注意的各種事體。此刻已經聽不見尋常底聲音，女工們的忽喜忽悲底歌唱，和一切蜂子嗡嗡似的工廠的聲響——這反而覺得有些稀奇了。在整個底白天裏她無時無刻不聽見工廠的急促而重濁底聲音，這合奏響徹了全家，使樹葉牽縈，使窗玻璃嚶嚶——工廠的叫囂打擊着她底注意，阻礙着她底思想。

然而在這夜的寂靜裏，當各種生物都已安然入睡的時候，她記起了尼克提所告訴她的那令人心寒底故事：被鞭鞭

人幽囚着的婦女們，和聖徒與殉道者的生活。她也記起了那些過着歡娛底生活的人們的故事，然而記憶往往激發她回想到一些苦惱她底事。

她底家翁看着她的時候好像他是在看着空處似的，她倒也不留心這許多，但是偶然和他面對面遇着在過道裏或房裏的時候，他就用他底透視底眼光無恥地從她底胸部一直審察到她底膝頭；然後惡狠狠地哼一聲鼻音。

她底丈夫的態度乾燥而冷淡，有時她覺得他看着她的時候好像他所要看的東西被她阻攔着似的。當他脫了衣服的時候，並不躺下，往往儘坐在床沿上，一隻手擱在鴨絨被上，那一隻拉着耳朵或者摸着頰上的鬚，好像牙痛似的。他也常常把那醜臉繃成一付愁容，顯出憂鬱或惱怒，在這樣的時候娜台利亞就害怕上床。他不多說話，說也只說家事；至于關於農夫和地主們的生活的回憶，這是娜台利亞所不懂的事，他只好說得少而又少。在冬季的節日，聖誕節和懺悔節，他帶着她坐馬車到鎮裏去。在這時候那巨大底黑牡馬就給他們拉雪車。牠有黃銅色底眼睛，充血的靜脈條紋，總是憤憤地揚着頭和高聲吹着鼻子。娜台利亞怕這畜生，而更加使她恐慌的是狄孔說：

“牠原是屬於一個貴族的，牠現在憤恨于有一個新主

人。”

她底母親常來看他們，而娜台利亞嫉妒她所過的自由生活和她底眼裏的快樂底光輝。她底嫉妒越來越迫切，越懊喪，當她看着她底家翁和母親說笑的那青年氣概，和他摸着鬍子讚揚他底情人的那溫順底表情的時候。在她看來，她母親像一匹母孔雀似的高視闊步着，搖擺着她底屁股，在他前面炫耀她底美麗。鎮裏人早已知道她和阿台莫洛夫私通，嚴刻地罪責她底行爲，並且躲避她；那些體面人底女兒——娜台利亞底朋友——都被禁止來看她，因為她是一個不道德底婦人的女兒，神祕底陌生者的兒媳，傲慢底粗人的妻室。所以她在作女兒時候的一小點快樂，娜台利亞現在覺得，似乎偉大而且輝煌。

看着她底母親從前那樣爽直現在這樣虛假，她惱怒了。她底母親顯然怕培約爾，而又要防止他看出這一點，她阿諛他和稱讚他底作事底才能。她也一定是害怕阿里克生底厲害底眼睛的，因為她常常親熱地和他說笑，悄悄地和他私語，又常常送他東西。在他底命名的那一天，她送他一座雕着幾匹絛羊和一個簪花女子的磁鐘。他們全都驚嘆着這美麗精巧底東西。

“這是有人當作三個盧布還債給我的，”她母親解釋。

“這式樣已經不時行了，但是等到阿里克生結婚的時候這可以作一件房裏的裝飾品。”

“我也可以用這作一件裝飾的，”娜台利亞想。

她底母親也常常詳細地訊問她底家事。

“假期的日子不要鋪棹布在棹上，”她沉悶地對她底女兒說。“他們底鬍鬚立刻會把牠弄髒了的。”

她現在看着尼克提——她從前喜歡他——的時候，嘴唇是緊閉着的，對他說話就好像他是一個行爲可疑底管家。她甚至於警告她底女兒反對他：

“小心些，”她說，“你不要使他太高興。凡駝背都是狡詐底的。”

娜台利亞屢次想要向她母親訴苦，說她底丈夫不相信她並且派這駝背監視她，但是常有或種東西阻止着她說出來。

而尤其壞的是她母親盤問她關於結婚生活中的祕事。她底母親因為她的不能生兒子也同別人一樣抱着不安，於是爆發了一些粗鄙無恥底問題，她底透明底眼睛半閉着，微笑着，發出一種貓在安樂時候的低鳴。她底母親底好奇心很激動了她。娜台利亞喜歡地聽着她底家翁問：

“烏利亞娜，我給你套車麼？”

“我要走回去。”

“好，我跟你去。”

“你底母親是一個聰明底婦人，”她底丈夫有意底地說。
“真巧，她會籠絡住父親。當她在的時候他對於我們更要溫和些。我願意她賣了她底家宅來和我們同住。”

“她不應該如此，”是娜台利亞想要說的話，但是她不敢，而又覺得更討厭她底母親，因為她被愛而且幸福。

娜台利亞帶着她底針黹坐在望着花園的窗下，或者就在花園裏邊，她聽見狄孔和尼克提談話的幾個片斷。他們正在浴室附近的樹叢後面作工，那傭工底安詳底言語從工廠的輕緩底喃喃聲中洩漏出來。

“產生厭煩的是人們。他們一集成了堆，厭煩就開始了。”

“這是何等真實呀！”娜台利亞想，但是尼克提底好聽底聲音破空而來了：

“你在糊說。”跳舞和遊戲怎樣呢？如果沒有人們，那還有什麼快活呢？”

“這也是真實的，”娜台利亞吃驚地贊和着。

她看着她周圍的每個人都確信各個人對於某種特殊事物有一種成熟底知識：他們這樣地談着。她承認在簡要確定底言詞之中，那些字句彼此切合着，而每一字句又作為深奧

底真理的片斷註釋；而人們說話的方法是各自不同的；他們用言語裝飾他們自己，把言語當作玩具似地戲耍着，當作金銀錢鍊似地翻弄着。但是她沒有言語來玩弄，沒有什麼能夠把她底思想打扮起來的東西，所以她底思想像秋天底霧似的飄忽而且渾濁，重壓在她上面，窒息着她底智慧，而且她屢次屢次自己悲哀地，煩悶地想着：

“我是愚蠢底，我什麼都不知道，不懂得……”

“熊是一個術士，牠知道蜜在什麼地方，”狄孔在莓子叢裏咕嚕着。

“這是真實的，”娜台利亞想，她聳了一下肩頭因為她記起阿里克生怎樣殺掉她底心愛底熊。那熊從小就在這院裏奔跑着，一直到十三個月的年紀，像一隻狗似的馴良可愛。牠常進廚房去用後腳直站着乞求麵包，輕柔地哼着並且眯着他底有趣底眼睛。牠是古怪可笑底，好性格底而且和靄底，各個人都愛牠。他已經這樣地親愛尼克提——他留意牠，給牠梳洗牠底結成團底毛，帶牠到河裏去洗澡——當他出門去了的時候，這熊首先就揚起鼻嘴焦急地嗅一嗅，然後在院裏旋轉着吹鼻子，走到他底辦事處，爬着窗玻璃，撕破了窗架。娜台利亞喜歡喂牠麵包和菜湯，牠自動地學會了把麵包碎片浸沒在菜湯裏。牠一面快活地哼呼着，搖擺着牠底

毛腿，一面把麵包塞進那滿生在粉紅色底牙根上的大齒之間，又舐一舐牠底有味底，膠膩底瓜子。然後，牠底好性格底小眼睛閃灼着幸福底光，把頭伸進娜台利亞底圍裙裏面，請求她來和牠玩。甚至于要和這引人愛底動物談談也是可能的，牠已經懂得人對牠所說的話了。

但是有一天阿里克生給牠麥酒和啤酒喝，這醉熊跳舞而且翻筋斗之後，爬上浴室的屋頂去把煙囪推倒了，磚石都滾到地上。一羣工人集合在那裏，喧笑着看牠的表演。從那時起阿里克生差不多每個假日都給牠喝酒，因為要使那些人們開心；這熊漸漸有了酒癮，常常追隨在有酒氣的工人後面，而且不讓阿里克生通過院子除非驅逐牠。牠已經鎖在一條鐵鍊上，但是牠打碎牠底窠，而且揚着爪，點着頭在院子裏遊走，頸上帶着一端繫着木柱上鐵鍊。當他們去捕牠的時候，牠抓傷了狄孔底腿，打倒一個青年工人莫羅索夫，而且抓傷了尼克提底腰。後來，阿里克生來了，拿着獵矛直衝到那熊面前，一矛就穿透了牠底腹部。娜台利亞從窗裏看見這熊倒坐下去，兩隻前脚在空中舞動好像是祈求圍困着牠的那些氣勢洶洶底人們的赦免。有人奉承底地遞一把木匠底利斧在阿里克生手上，娜台利亞就看着她底翹着鬍子底夫弟跳了過去，先砍在牠底這一隻爪上，又砍了那一隻。那

熊痛吼着，帶着斷了底爪倒下去，爪上底血左右流着，紅點洒滿在地上。牠底頭上又受了一斧，可憐地哼着，然後阿里克生把牠底腿張開，從頸背上又是一斧子，好像牠是一根木柱似的，使這動物把牠底鼻嘴伸在牠自己底血裏面。這一斧砍進骨頭裏面去了，阿里克生用脚蹬在那毛蓬蓬底尸體上才能把斧子從頭顱裏拔出來。娜台利亞爲這熊感到悲哀，然而更可悲的是知道她底快活放肆底花花公子底夫弟正追求着一個卑賤底女人，一點不注意到她自己。

大家都稱讚她底夫弟的敏捷和勇敢，連她底家翁也拍着他底肩頭叫着：

“你還說你害病哩，是嗎？哈……哈……”

但是尼克提逃出了這院子，娜台利亞哭了好一會，以至于她底丈夫吃驚而厭煩地問她：

“倘若他們殺一個人在你面前，你該怎麼樣呢？”

他把她當作小孩似的呵斥：

“住口，你傻子！”

她以爲他要來打她了，止住了眼淚，而且想到他們第一次同床的時候，他是怎樣的慈心和怯弱。她也記起了他還不會打過她，像所有的丈夫打他們底妻一樣，她止住了哭泣，說：

“原諒我。我很爲牠傷心。”

“你應該爲我傷心，不要爲熊傷心，”他溫柔地低聲回答。

她第一次對她底母親埋怨她底丈夫的冷酷了，她底母親回說：

“男人是蜂，我們是爲他們而開的花。他們採我們底蜜。你要記着而且學習着忍耐，親愛底。男人是萬物之主。他們比我們有更大底責任。他們建設教堂和工廠。看你底家翁憑白地建造了怎樣的事業了。”

伊里亞·阿台莫諾夫以瘋狂底速度發展着他底事業，好像預知他已經活不久了似的。在五月間，聖尼古拉誕日的前幾天，第二工廠的一個汽鍋來到了。載牠來的那一隻貨船停泊在阿加河的沙岸邊——就是綠底伐特拉克沙的泥水緩緩流入阿加的交點，現在就剩下起運這鍋越過三百五十碼沙地的艱難工作。在聖尼古拉誕日那一天阿台莫諾夫爲他底工人們設備了節日底盛筵，麥酒和啤酒。餐棹都安置在院子裏，婦人們用杉枝和早春的花朵裝飾了牠們。她們自己的容貌真像花一樣，穿着各色衣服。主人帶着他底家屬和幾個客同老織工們坐在一張棹子的周圍，並且和這些放刁底紡織工人們開着花樣翻新底玩笑。他喝了許多，巧妙地逗引他

們歡娛。

“呃，朋友們！我們不是都快活地活着麼！”他興奮地叫喊着，用手撫着他底鬍鬚。

他知道他底態度被稱讚了，而他的陶醉不僅僅是欣喜于自己底為人。他輝煌燦爛得像晴朗底春日似的，像艷裝着的六月底葱翠底花草的地面似的——這時赤楊和青松舉起牠們底金燭向着蔚藍底天，空間散滿了牠們底香氣。因為那一年的春天來得早而且熱，烏櫻和紫丁香都已開花了。一切都是安樂底，快活底，甚至于人類在那些日子也發揮着他們底內面的最好底東西。

波里士·莫洛索夫一個老織工，站了起來——一個衰弱底小老人全身白得像洗過底死屍，他底蜡似底臉緊密地隱藏在一部青灰底鬍鬚裏面。他斜倚在他底長子——一個六十歲的人——的肩上，揮舞着一隻沒肉底手，發出強悍底叫喊：

“看着我，我九十歲了。過了九十了。你們說怎麼樣呢！我當過兵去打普加可夫（註一），在災荒的那一年參加過莫斯科的一次叛亂。是的，我打過拿破崙……”

（註一）Emelyan Iv. nov Pugachov（1726-75）是加他林第二時代的農民革命的領袖。

“還有你和誰戀愛過呢？”阿台莫諾夫對着他底耳朵狂叫，因為這織工是聾底。

“和我底兩個妻以及別的女人。看着我！我有七個兒子，兩個女兒，十九個孫子，五個重孫。這些就是我所織出來的了。他們——全都為你工作着——都坐在那裏咧……”

“再給我們幾個吧！”伊里亞叫着。

“還有哩。我活過了三個沙皇和一個女皇。你們說怎麼呢！我所有的主人全死去了，就只剩我一個人活着！我紡織了幾俄里的麻紗。你是一個真男子，伊里亞·伐西里夫，願你長壽。你是一個愛工作而又為工作所愛的廠主。你不嫌厭人們。你是我們自己底樹的一枝，前進！成功是你底正妻，不是你底情婦；因為情婦是毀了人之後又棄了人的。前進，向着一切值得你作的事！上帝保佑你，伙計。上帝保佑你，我說。”

阿台莫諾夫很感動，擁抱他，舉起他而且吻他。

“謝謝你，我底朋友！”他高叫。“我要你作一個監工。”

人們都嚷叫着，哄笑着，這醉了底老織工被他們高舉起來，揮舞着他底骨瘦底手，發出尖銳底笑聲：

“他作每一件事都是自出心裁的，和別人完全不同。”

烏利亞娜·巴馬可伐毫不顧忌地從頰上揮下熱情底淚。

“他使人多麼的歡喜呀！”她底女兒對她說。

“像他這樣人是上帝創造來使人歡喜的，”她回答，擤了她底鼻涕。

“跟我學一學怎樣待人，我底兒子們，”阿台莫諾夫對着他底孩子們叫。“瞧，培約爾！”

宴會之後，棹子都撤去了，婦女們開始唱歌，男人們動手角力，阿台莫諾夫加入各樣遊戲，和許多人跳舞和角力。他們一直行樂到天明，在太陽的第一條光線中，這七十個醉工人的一隊，纔由他們底主人率領着，唱着吹嘯着走到阿加河邊去了，好像結夥打劫的行列似的，肩上荷着粗大底轉軸，橡樹槓桿和繩索。那老織工在他們後面蹣跚走着。

“牠會運到的，”他對尼克提噁咕着。“牠會到的，我知道……”

這鈍重底紅色怪物，就像一匹無頭底公牛，居然從貨船裏起運到岸上來了。然後他們用繩索把牠網綁好，一致協力地，哼着吼着把牠放在轉軸上，沿着已經鋪好在沙地上的木板拉過來了。這鍋搖搖擺擺地向前移動，牠底圓而且蠢的嘴——尼克提看着——好像是吃驚於這些人們底高興和有力而大張着似的。他底父親雖然醉了，也在幫忙起運這鍋。

“不要忙，不要忙，”每一次奮力的起訖之間他就叫。

用掌心拍了一下這鐵怪物的紅肚皮，他又說：

“走啊，鍋，走啊！”

他們離工廠不過一百二十碼了，這鍋忽然施行一個很毒底奸計。慢慢地從前面的輪軸上滑了下去，把牠底鼻子埋進沙裏面。尼克提看見牠底圓嘴吹了許多灰塵在他父親底腿上，人們氣勢洶洶地擁擠在這沉重底活怪物的周圍，想要把轉軸推置在牠下面，但是他們已經疲乏了而這鍋却執拗地鑽在沙裏，毫不依從他們底努力，似乎越鑽越深了。阿台莫諾夫，手裏拿着槓桿，在工人們中間奔忙着，隨時在吆呵：

“大家一齊來呀，夥計們！哦——嗚！”

這鍋勉強才移動了一點却又重重地沈下去了，而且當他底父親從人羣中出來的時候，尼克提看見他走着奇怪底步法。他底顏面也變了相，他一面走一面把一隻手插在鬚下面捏着喉嚨；他用別一隻手摸索着路好像瞎子似的。那老織工跳躍在他後面，儘叫：

“一點土，吃一點土！”

尼克提跑他面前，他噎着，吐了些血在他底腳下。

“血！”阿台莫諾夫惘然地說。

他底臉色開始變灰了，眼睛惶恐地眯着，下顎抖顫着，他底巨大底，敏捷底全個形體似乎因恐懼而縮小了。

“你傷着你自己了嗎？”尼克提問，拉着他底手臂。他底

父親踉蹌了一下，推開了他。

“我想是破了血管了，”他低聲回答。

“吃一點土，我告訴你……”

“不要管我的！走開！”

他又吐了一些血。

“我在流血哩，”他發脾氣說。“烏利亞哪在那裏？”

這駝背想要跑回家去，可是他底父親緊緊地抓住他底肩頭，開始拖着腳走來，他底頭是低着的，好像是要聽清踏着底沙的聲音——這在人們怒吼聲中是難于辨清的。

“我是怎麼的了？”他一面走回家一面問，他小心地緩步着好像走在獨木橋上似的。烏利亞娜正站在階沿上和她底女兒告別，尼克提看見她一瞥他底父親，她底美麗底臉就車輪似的轉着，忽而向左忽而向右，而且完全失色了。

“拿一點冰來，”她叫了，當阿台莫諾夫機械底地移步到階沿上坐下的時候——他更加發呃而且吐血了。尼克提聽見狄孔在夢中似的聲音：

“冰是水，你不能用水來代替血……”

“他應該嚼一小點土……”

“狄孔，快騎馬去找教士……”

“把他抬進去！”阿里克生命令。尼克提用肘把他底父親

扶起來，可是不知誰重重地踏了他底脚以致他一時眼睛都昏花了。隨後他底視官一時又更加亮了，他痛苦底地焦急着，把在院子裏和在他底父親房間暗處所經過的事都儲藏在記憶裏。狄孔騎着那一匹大黑馬想要飛奔出去，可是這畜生全不服從，儘是揚着頭大步繞圈子，把家人都衝散了——或者牠是害怕那太陽燃燒在天上的眩目底光輝。然而牠終于出了門，一直奔去了，但是到了龐然底紅鍋前面他一驚跳把狄孔摔倒了，牠又奔回到院裏，吹着鼻子，搖着尾巴。

“孩子們跑開！”有人叫。

阿里克生坐在窗臺上，扭着他底黑鬍子。他底怪脾底面孔——全不像一個農民底的——漸漸瘦削成尖底了，而且滿是灰塵似的。他不睜眼地注視着他父親底床前的那些人底頭，一種異樣底聲音正在談着：

“這就是說我作了一件錯事。這是上帝底意志。孩子們，這是我給你們的命令。烏利亞娜在你們之中是居于母親的地位的，你們聽見了麼？烏利亞娜，幫助他們，爲基督底緣故。唔，把外人都送出去。”

“不要說話了，”烏利亞娜可憐底地長聲哀訴着，把一小塊冰放進他底嘴裏面。“這裏並沒有外人。”

阿台莫諾夫吐了那塊冰，用力發出戰慄底嘆息。

“你們並不是我底罪過的裁判者，也不能歸咎于她。娜台利亞，我苛待了你。好，不礙事的。至于孩子們。培約爾和阿里克生，要友愛，對於農民要親切些。他們是人民之中的最好底，英勇底的。阿里克生，你就娶你看中了的那女孩吧……就是這樣的。”

“父親，不要離開我們，”培約爾懇求，跪下了。但是阿里克生曾地用肘示意給他並且私語着：

“你是說什麼話？我不相信……”

娜台利亞用一把廚刀在銅盆裏劃冰塊，她底雙肘的磨擦聲和銅盆的鏗鏘與她底咽鳴互相應和着。尼克提看見她底淚珠落在冰上。一條黃色的陽光穿進這房間裏，照在鏡面上，牠底反光投射在牆上一個無定形底，顫動底斑塊，這斑塊在盡力拭去那描畫在天青色底壁紙上的長鬚紅色中國人。尼克提站在他底父親前面等候着被記起來；巴馬可伐一會給伊里亞梳他底厚鬚髮，一會又用手巾給他揩掉從嘴角上流出底血和額上的汗滴。她對着他底玻璃似底眼睛私語着，一個祈禱似底熱切底私語。他，一隻手放在她底肩上一隻手放在她底膝上，用他底鈍重底舌頭含糊說出他底遺囑。

“我知道。願基督保佑你。埋我在我自己底地上，在我們底墓地上，不要在鎮裏面。我不願躺在那些人們中間……”

然後他底大苦的杯沸湧起來了，他私語着：

“唉，我作錯了一件事，上帝……我作錯了一件事。”

一位高底，曲背底教士來到了，有着一雙悲哀底眼睛和一部基督似底鬚鬚。

“等一等，教父，”阿台莫諾夫說，他又轉身對着他底孩子們。

“孩子們，友愛底地結合着。事業是不會在壞感情上發達起來的。培約爾，你是最大底。一切責任要你擔負，聽見了麼？出去……”

“尼克提，”巴馬可伐提醒他。

“你要愛他。他在那裏？去吧。將來……並且娜台利亞也……”

在午後他流血而死了，這時太陽還從終點上放下牠底全部恩光。他低頭仰臥着，蜡似底臉上顯着愁容，有一種沉思底表情，那開着底睫毛好像在凝視着那柔和底地交錯着躺在胸前的大手腕。

尼克提覺得他底死亡使這家庭所生的憂愁或惶恐倒不如驚疑那麼多。他意識到每個人都有這沉悶底驚疑，除了烏利亞娜而外，她無聲無淚無聞無見地凝固在死人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她底兩手攔置在膝上，呆看着那點綴着白鬚鬚的

殭石面孔。

培約爾却是十分矜持底的，當他走進躺着他底父親的房裏的時候，有一個胖尼姑正在那裏和尼克提唱着聖詩的哀歌。他說了許多話，那聲音是異乎尋常底大。他第一次向他底父親底臉拋了疑問底眼光，在身上畫了十字，站住了兩三分鐘，然後又小心地出去了。後來他底矮胖底形體就忽隱忽現地在花園裏和院子裏，好像在尋找什麼東西。

阿里克生在忙碌着佈置喪事。他常騎馬到鎮裏去，又跑進房裏去請示烏利亞娜關於喪禮和饗宴的事。

“等一等，”她說，阿里克生又不見了，他疲倦而且流着汗。娜台利亞來了，怯怯底地，同情底地請她底母親喝一點茶或吃點東西，烏利亞娜注意地靜聽着，然後說：

“等一等。”

在他底父親活着的時候尼克提不知道他是否注意他。他一向只是怕他，然而這怕並不曾妨害他讚賞這人——於他無恩，而且連那駝背底兒子是否活着都不大留心的——對於工作的熱忱。但是現在尼克提以為真心愛他底父親的只有他自己一個人。他覺得充滿了無名底哀慘，從這強人底暴死受了沉重而無情底打擊。他感覺這打擊和這哀慘如此重大，連呼吸也見得困難了。他坐在角落裏的一個大櫃上，

等候着恢復精神去讀聖詩，一面默誦着詩篇裏熟悉底句子，又環顧着左右。房裏滿是微溫底黑暗，在其中閃灼着的幾枝燭光好像活動底黃花。那幾個魔惑底長鬚中國人，挑着茶箱，沿着牆自行升降着。每一條壁紙上有十八個中國人，兩個一行，這一行向着天花板上升，那一行又向着地板下降。月光投在牆上一片油亮底斑塊，這上面的中國人就更生動，上上下下地走得更活潑了。

忽然在這單調緩進的歌聲之上，尼克提聽見一種平靜而固執底問話：

“但是這是可能底麼？他會是死底麼？唉，上帝啊！”

這是烏利亞娜，她底音聲裏的哀慘如此引人注意，那尼姑中斷了讀詩，用一種負咎地音調回答：

“他是死底，我底親愛的。他是死底。這是上帝底意旨……”

這是超乎他所能忍受的了，尼克提站了起來，重踏着腳出去了，深深地憎惡這尼姑底行爲。

狄孔坐在院門附近的一條櫬上，在從一根大木頭上劈下許多小片，又用腳把牠們踹進沙裏面，所以牠們一時都不見了。尼克提坐在他旁邊，默默地看着他底工作。這使他想起蠢貨安東尼式加，這鎮裏的傻子，一個多毛底，黑臉青年，

有着彎腿子和圓底褐色底貓頭鷹眼睛。他常在沙上畫些圓圈，用樹枝和小木片在那裏面作些鳥籠。但是剛一作成，他就用腳把牠踏毀了，並且抓些沙土撒在上面，一面唱着鼻音：

“基——督，起——來——了，
而雙輪車失掉了一個輪。
巴提馬，拍，拍，巴斯諦馬，
拍育，拍育，拍。”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怎麼？”狄孔說，大聲啜着嘴，拍殺了一個在頸上的牛蠅。當他在膝上搭着手掌的時候，他仰望着鈎似的掛在河邊柳枝上的月亮，然後又呆看着那汽鍋的肉色底體積。

“今年牛蠅來得早，”他鎮靜地繼續說。“是的，這些牛蠅也要生活，而他……”

恐怕着他又不知要說什麼，這駝背不讓他說完。

“可是，你看，你殺了一個牛蠅了。”

他匆匆離開這工人，在幾分鐘之內，不知道他自己要怎樣才好，他又出現在他父親底房裏，坐在那尼姑底地位上開始讀聖詩。他沒有聽見娜台利亞進來，他正在傾吐他底哀感進詩句裏面呢，後來忽然聽見他後面有她底平靜底音波。每

當她挨近他的時候，他常常覺得他會作出或說出什麼非常底——或者可怕底事體來，甚至於在像現在這樣時候，他也唯恐他會說出了出乎意外底話。他低着頭，翹着駝背，並且放低了他底破裂底聲音；而恰當他讀着第九章的時候，兩個咽鳴底聲音合鳴起來了。

“瞧，我已取下他底十字架。我要帶上牠。”

“親愛底母親，我也是孤寂底喲。”

尼克提又揚起他底聲音爲的是想要蒙混過他們所說的，而且避免別人聽見他們底含淚底低語，但是他還是不能不聽清楚了這些：

“上帝不恕免他底罪……”

“我全然是孤立在一個生疏底巢裏……”

“我離開你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到什麼地方去才能逃避你底刑罰？”尼克提殷勤地唱着這惶恐和失望底哀歌，在他底記憶上閃過了這悽涼底諺語：

“沒有愛是一重憂愁，而有了愛是雙重底，”他渾沌底地覺得娜台利亞底憂愁輝煌在他前面就像一座幸福的燈塔似的。

在清晨的時候，白士其和錫提金這市長坐着四輪車來到了，這凹眼市長是以“不盡職”出名的。他是圓形底而且很

像是用發霉底生麵團造成的。他們對着死人致敬；他們看着他底炭暗底臉的時候所表現的恐懼和遲疑顯見得他們也驚疑於他底死亡了。然後錫提金用尖利底，譏刺底聲音對培約爾說：

“我們聽說你們想要埋你們底父親在你們自己底墳園裏，是麼？這是對於我們鎮裏人的一種輕蔑，培約爾·伊里支。這好像是你們不願和我們在一起，不願和我們友好地住在這裏，是不是？”

阿里克生咬牙切齒地對他底哥哥悄聲說：

“趕他們出去。”

“怎麼的？”白士其咕嚕着，走到烏利亞娜面前。“你們討人厭。”

錫提金繼續質問培約爾。

“你們這樣作並不是神父格里比指示你們的吧，是麼？不，你們必須變更你們底心意。你父親是這縣裏的第一個工業家，新事業的發起人——一個人物，這鎮的裝飾品。連警察局長都吃驚了，問你們是否正教徒。”

他嘵嘵不休地談着，全不顧培約爾的阻止，一直到培約爾最後申明他是遵從父親底遺囑的時候，這才立刻平靜下去了。

“我們仍然要來參加喪事，”他說。

全都看清楚了他所說的並不是他這次來訪的真緣由。他退進白士其正在圍困烏利亞娜的那房角上，他正對着她底耳朵喃喃着，可是錫提金還走不到他們面前的時候，烏利亞娜叫起來了：

“你蠢貨，出去！”

她底嘴唇和眉毛都抖顫着，她傲然昂起頭來對培約爾說：

“這兩個和巴孟洛夫和孚羅頗諾夫請求我勸告你們幾弟兄把這工廠賣給他們，他們還要酬謝我。”

“出去……先生們！”阿里克生說，手指着大門。

錫提金微笑着，輕咳着引着白士其向大門走去，用手肘推了他一下，而巴馬可伐却坐在一個櫃子上開始號泣起來了。

“他們想要掠奪他底錢財，”她訴說。

“我寧肯作一個農奴，”阿里克生惡狠底地說，看着阿台莫諾夫底臉，“我寧可打碎了腦袋也不會喜歡這些人們。”

“我們規定什麼時候立合同呢！”培約爾含糊地說，也斜視了他底父親一眼。

“你爲什麼不說話？”娜台利亞走到尼克提面前溫柔地

問。

這一被記起，他感動了，而且歡喜着娜台利亞是一個想着他的人；于是他底臉上展開了一個幸福底微笑，他用和她底一樣溫柔底音調說：

“我爲什麼要……？你和我都是……”

但是娜台利亞沉思着走開了。

全鎮的上流人都來參加阿台莫諾夫的葬儀，其中還有警察局長，一個瘦高底人，修過底臉上有兩片灰色八字鬚。他莊嚴底地拖着腳走在培約爾的側面，把這幾句同樣底話重說了兩遍：

“死者是拉斯金王子殿下特意推荐給我的，殿下完全證實了他底卓識。”

“搬運死人上山是笨重遲緩底工作！”他立刻又說。他一面說一面就走出行列，站在一株松樹的影下，他緊閉着修過底嘴唇，讓鎮裏人和工人們像一隊兵士似的從他面前經過。

這日的天氣晴朗，太陽親熱地照臨着，輝煌了顏色鮮明底羣衆，好像牠移動在這黃底綠底的活動點裏面。太陽是正在慢慢地爬行于兩座沙山之間而向着第三座山前進，這第三座山上已經裝飾着許多戟指着青天的十字架，一株彎曲底老松的廣佈底枝葉影蔽着牠們。踏在脚下面的沙好像金

剛石似的發光，教士們的沉重底歌聲從人頭上滾過。最後，跟踉蹌蹌地來了安東尼式加這傻小子。他底圓眼睛上面並沒有眉毛，他走路的時候總是呆看着地面，而且常常站住去拾路上的小樹枝。他把這些放在懷裏，無論何時他都尖聲唱着

“基——督，起——來——了，

而雙輪車失掉了一個輪……”

虔敬底人們打他，不準他唱這歌；現在警察局長也豎着一個恐嚇底指頭，呵斥着：

“住口，你傻子！”

鎮裏人不喜歡安東尼式加，因為他們這些孟維尼和加尾西人以為他是絕不會信奉基督的。然而他們怕他，以為他是一個惡運的預兆。在喪宴的時候，他出現在阿台莫諾夫底院子裏，在那些筵席中間游走着，說着糊話：

“克牙它，克牙它，鬼在鐘樓上！啊，呀，下雨囉。地要濕了，卡亞馬淌下黑眼淚！”對於這，幾個有先見之明底人們就低聲發着議論。

“這是預言阿台莫諾夫家底禍事！”

培約爾聽見這議論，一會又看見狄孔·伐洛夫把傻子圍在院角上，並且偶然聽見他底鎮靜底質問：

“什麼叫作卡亞馬？你不知道麼，你？那邊，去吧？那就出

去！”

*

*

*

這一年速迅地過去了好像一道渾濁底溪水急奔下山。並未發生什麼特殊底事故，只是烏利亞娜·巴馬可夫長得異常底灰敗了，老年的可悲底綫紋開始深刻在她底額上。阿里克生也有一個顯著底變化。雖然他變得更和靄更仁慈，而同時一種急燥底性格也顯露出來了。他用戲謔和尖刻底言詞向每一個人挑釁，而他辦理事業的魯莽尤其使培約爾吃驚。他似乎和那工廠鬧着玩，正如和那熊——後來被他殺了的——鬧着玩一樣。他也癖好貴族們所有的東西。除了巴馬可夫給他的磁鐘而外，他收集了許多不必要而很美好底東西在他底房裏。牆上懸着一張舞女的圖畫，用細珠緝着邊。可是阿里克生是經濟底的，那麼他爲什麼化錢買這些無用底東西呢？他甚至於開始穿着時髦底，奢華底衣服。他修臉，而且很留意他底黑底翹鬍子，他一天比一天不像一個單純底農夫。培約爾覺得他底表弟有些古怪而且神祕，而他並不說出來，單是懷疑底地偵察着他——而他底懷疑繼續增加。

培約爾辦事正如他待人一樣，小心而且多慮。他緩步着偷偷地走近地底工作，他底熊似的眼睛緊緝着，好像他一走近牠牠就會立刻飛了似的。

有時他被事業累得很疲勞，他覺得他自己被包圍在一團非常困惱底冷雲裏面。在這樣底時候，工廠之於他好像一匹石造底動物，而不是活底。牠蹲伏在地上，牠底影子就像翅膀。牠樹起一條尾巴似的煙鹵，有一管可怕底，鈍重底鼻嘴。在白天的時候牠底窗戶像冰造的牙齒似的發光，而在冬日的晚間却像帶怒底燒紅了底鐵。這工廠的真實底，祕密底工作似乎並不是在紡出若干俄哩的麻紗，而是在生產一些與培約爾·阿台莫諾夫底利益爲敵的東西。

在墓地上舉行了他父親的周年祭的安魂祭之後，全家齊集在阿里克生底漂亮底房間裏。

“父親底最後命令要我們互相友好地過日子，”阿里克生用激動底音調說。“所以我們必須如此作去，雖然我們是在這裏作囚犯。”

尼克提覺察了坐在他旁邊的娜台利亞聳了一下肩頭而且驚惶地一瞥阿里克生，而他還在很溫和地繼續說：

“然而我們還是不應該互相拖累，雖然我們是友愛底的。這事業是我們全體的，然而我們各人有各人自己底生活。對不對？”

“那麼？”培約爾小心地問，仰看着他底兄弟底頭。

“你們全都知道我和一個叫作娥羅伐的女子住在一起。

現在我想要娶她。尼克提，你記得麼，她就是當你落下水去的時候唯一的爲你發愁的人？”

尼克提點點頭。他和娜台利亞坐得這樣挨近這算是第一次，他是這樣的快活，不想動也不想說更不聽見別人在說些什麼。每當娜台利亞一聳肩或肘一觸着他的時候，他就微笑了，瞅着在掉下的她底膝頭。

“命運把她送給我，我相信，”阿里克生說。“我能夠和她去過另一種底生活。可是我不願帶她到這裏來。我恐怕你們和她過不去。”

烏利亞娜·巴馬可夫抬起她底昏花底，陷下底眼睛，幫同着他。

“我很知道她，”她說。“這是很奇怪的，她底手能作，會讀又會寫。從她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起她就供給着自己和爛醉底父親。不過她是一個剛強底女子，我不想娜台利亞會和她過得去。”

“我和誰都過得去，”娜台利亞用感傷底音調說，而她底丈夫，斜看了她一眼，對他底弟弟說：

“這真正是你自己底事。”

於是阿里克生回頭對巴馬可夫提議把她底家宅賣給他。

“牠對於你有什麼用呢？”他問。

“你應該來和我們同住，”培約爾幫助着他說。

“好，我要使娥羅加高興，”阿里克生說。

當他出去的時候，培約爾用肘推了尼克提底肩膀一下。

“你為什麼在睡覺？”他問。“你在想些什麼？”

“阿里克生作的不錯……”

“他麼？我們看着吧。你底意見怎麼樣，母親？”

“他娶了她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誰能說他們要怎樣過下去呢？她是一個特殊底女子。瘋女人一類的。”

“謝謝你有這樣底一個親戚，”培約爾微笑着說。

“或者我所說的話是不對的？”烏利亞娜說，她好像是正在注視着一個各樣東西都亂動着閃避她底眼光的黑地方。

“她是精靈底。她底父親有許多東西，她怕他拿去賣了喝酒，她把牠們藏在我底家裏。阿里克生常在夜裏拿牠們到我那裏，後來我又把牠們當作贈品給他。所以他有了她底全部東西作粧奩，而其中有幾件是貴重底。然而我還是十分不喜歡她。她是太自信底了。”

培約爾背向着他底岳母看着窗子外面。噪林鳥在花園裏吱吱唧唧的叫，嘲笑世間的萬物，而他也記起了狄孔底

話：“我不喜歡噪林鳥，牠們就像些魔鬼。”狄孔必然是一個蠢人，因為他底愚蠢是顯明底的。

巴馬可伐仍然用同樣底低聲勉強地——因為她顯然是在想別的事——談着娥羅伐底母親的故事。她是一個女地主，一個放蕩底婦人，她底丈夫還在世的時候她就和莪羅夫親密了五年了。

“他是一個工匠，會造傢具和修鐘錶。他也會木雕，有一個裸體女像藏在我家裏。娥羅伐認為這是她底母親的像。他們倆都是濫醉的。當她底丈夫死了之後，他們結了婚，但是就在那一年她醉後洗澡淹死了。”

“這是人們在戀愛時候發生的事，”娜台利亞突然說。

這一句不相干底話使烏利亞娜對着她底女兒拋了責罵底一瞥。

“我們是在談喝酒，並不是談戀愛，”培約爾微笑着說。

不期而遇的全都沈默了。因為尼克提一心看守着娜台利亞，他看見她母親底故事使她煩惱了。她底手指痙攣底地捻着棹布的流蘇，她底單純而和善底面孔發着惱怒底紅潮，完全不能認識了。

晚餐之後，尼克提正坐在花園裏的紫丁花叢中，娜台利亞底窗下，他偶然聽見培約爾底有意義底聲音：

“阿里克生是伶俐底。他有些頭腦。”

一會他又聽見娜台利亞底傷心底怨言。

“你們全都有頭腦。單就我一個人是傻子。他說我們是囚犯，這一點也不錯。我就是你底家裏的一名囚犯。”

尼克提底心因恐怖和憐憫而下沉了，他底雙手抓住他底坐位。一種他從來不知道的力量在他底裏面洶湧地波動着，把他推盪到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他所愛的這婦人底聲音越來越高，時時挑撥着他內面的灼熱底希望。

娜台利亞正在編她底髮辮，他底丈夫底話忽然放一根火柴在那燃燒在她內面的怨恨底焰上。她背靠着牆，兩手擠壓在她後面，雖然她是在想要打什麼和撕破什麼。她底話語哽塞住她，她底呼吸變為乾哭，她嘵嘵訴說着，全不顧到她說了些什麼或她底吃驚底丈夫的咆哮，她說她是一個陌生者在這家裏，沒有人關顧她，她受着奴隸似的待遇。

“你不愛我。你甚至于什麼也不和我說。我不過是你底一個女底，沒有別底！你為什麼不愛我？我不是你底妻麼？我有什麼對不住你，請說？瞧母親何等地愛父親。我常常妒羨得心碎了——”

“那末，你以為你也像那樣地愛我了，”培約爾說，他坐在窗台的一角上，在黃昏的灰暗中默想他妻底歪扭底臉相。

他以為她所說的是愚蠢底，然而又有些驚異底地覺得她底憂慮是合法的，而且承認了這正是智慧的表现。但是更壞底是這智慧使他害怕着嫌隙有延長的危險，和新鲜底焦愁與麻煩——這兩件他已經夠受了的東西。

他底妻底缺手底白色立像，穿着寢衣，顫動着，惶恐着要傾倒在地板上了。她忽而低語，忽而急叫，那聲音忽高忽低的好像在打鞦韆。

“看，阿里克生多麼愛他底……他也是可愛的。他活潑，穿着得像一個紳士似的，而你呢？你對誰也不和氣，你從來不笑。我本來可以和阿里克生很快樂地在一起，但是我連一句話也不敢和他說，因為你故意叫你底那駝背來監視我——那可惡底東西……”

聽到這裏，尼克提站起來了，低着頭失望底地走到花園的極邊，一路用肩頭分開闖着他的那些樹枝。

培約爾也站起來了，走到她底面前，抓住她底頭髮，把她底頭往後一拉，眼睛直對着她底眼睛。

“和阿里克生？”他用一種沉重底低聲問。

他對於她所說的是這樣的大吃一驚，他覺得對她生氣或打她都不可能了。他越發越發認清楚了 she 剛才說的是實話。她底生存是厭倦底的，他也了解她底厭倦。他本想使她

安靜，而他却碰她底後腦殼在牆上。

“你說什麼，你蠢貨？”他低聲質問。“你可以和阿里克生快樂？”

“放手！放手！我要叫喊……”

他用另一隻手緊捏着她底喉嚨。她底臉立刻變紫了，她底呼吸近于噎喘。

“你蠢貨！”他說，把她推在牆上之後，他走開了。她也站了起來，從他前面走到那嬰兒哭了好一會的搖床面前。培約爾發生了她正從他上面跨過去的幻覺。星星在他眼前跳舞，青天的塊搖來又搖去。他底妻和他並肩坐下，並不用移動，他只要一回手就能打在她底臉上了。她底表情是沉悶而且麻木底，然而眼淚却悠悠閑閑地在頰上流着；當她喂着小孩的時候，眼睛却從淚簾中直視着房間的一個角落，並沒有注意這孩子底位置不能啣着奶，牠儘哭，儘往空處吸嘴而且轉側着頭。

“讓牠啣着你底奶，”培約爾說，搖了一搖他底身體好像剛從惡夢中醒來似的。“你全不看一看。”

“這屋裏有一匹蒼蠅，”娜台利亞喃喃着。“一匹沒有翅膀底蒼蠅。”

“但是你知道我也是孤寂底喲。並沒有另一個培約爾。

阿台莫諾夫。”

他有一種不快底心情，覺得他並沒有說了他所要說的，而且說了些不真實底話。但是要使他底妻安靜和避免自己底危險，他必須告訴她事情的真象，聲音要簡潔而明白，她才能夠立刻了解，心平氣和，不至于再用眼淚和牢騷來和他歪纏——這女性底弱點在今日以前她是還沒有暴露過的。他儘看着她放孩子在搖床裏的那魯莽隨便底法子，他說：

“我有一個事業需要照管咧，一個工廠並不像種麥子和栽蕃薯那樣簡單。這是一個複雜底問題。你是怎麼着想的？”

當初他用鄭重底說詞，給她一些暗示，很想漸次引她明瞭那些繁複底事實，然而她總是不理他，于是他底聲音幾乎是乞憐底地響着了。

“一個工廠並不是一件簡單底東西，”他又重說一遍，覺得詞不達意，而且對於他底妻無話可說了，她在默默地站着擺弄那搖床，背向着他。這時狄孔·伐洛夫底清朗底，沈靜底聲音來解救了他：

“培約爾·伊里支，呃！”

“你要幹什麼？”他問，走到窗前。

“出來，”這傭工獨斷地說。

“這村夫！”培約爾含糊地說。“這又是，你看！”他又埋怨

他底妻一句。“就在夜裏我都不能安閑，而還要在這裏咕咕咕咕……”

狄孔在前門的階梯上遇着他。他斜着頭，眼睛閃爍着。他向院子周圍一瞥，牠給月光照得透亮了，他輕聲地說：

“我剛才把尼克提·伊里支從吊繩上取下來。”

“從什麼上？”

培約爾突然坐下在階沿上，好像他要沉沒進地裏面去似的。

“可是不要坐下。我們看他去。他要你……”

“他爲什麼？唉？”培約爾小聲地問，並不站起來。

“他現在已經清醒了。我洒了些水在他身上。讓我們去吧……”

狄孔用手肘把他底主人拉起來，引他進花園裏去。

“他裝置繩索在浴室的前房裏面。他把吊繩掛在一根椽子上，然後……”

“他爲什麼？”培約爾又問，生了根似的站着不動。“因爲喪失了父親，或者什麼？”

這傭工也站住了。

“他已經到了親吻她底手巾的地步……”

“你說的是誰底手巾？”

培約爾才覺得他自己赤脚站在地上，並且看見這傭工底狗從樹叢中現出來，牠疑問底地正看着他，搖擺着牠底尾巴。他怕去看他底兄弟，因為他覺得沒有什麼用，也不知道和他說些什麼才好。

“唉，你底頭上沒有眼睛，”這傭工含糊說，而培約爾仍然沉默着，等待他再說幾句。

“那些手巾是娜台利亞·也夫西伊夫娜底。洗了之後常常掛在這裏晾乾。”

“但是他爲什麼親吻牠們？……站住！”

培約爾踢了這狗一脚，恍惚覺得牠就是那親吻他底妻底手巾的駝背兄弟。簡直是可笑底事，他一面想着一面輕蔑地吐了一口。然而第二分鐘就有一種熱切底猜疑支配了他，他抓住這傭工底肩頭，搖搖他。

“他們互相親吻過了麼？”他問，咬緊了牙關。“你看見過他們——告訴我？”

“我什麼都看明白了。娜台利亞·也夫西伊夫娜完全不知道這一回事。”

“你說謊！”

“我爲什麼誑你？我又不希望你底什麼報酬。”

恰好像他用斧子砍開一個孔把白日之光引到黑暗底處

所一樣，狄孔用幾句簡單底話把尼克提的不幸底故事告訴他底主人。培約爾承認他所說的是真話，因為他底兄弟底藍眼睛的有情底顧盼，對於娜台利亞的殷勤，以及在許多小事上也常常替她辯護——這些早已使他不安而且注意到事情的真相了。

“是這樣的，”培約爾低語着，並且大聲說出他底思想，“我太忙了，沒工夫看清這個。”

然後他把狄孔往前一推，說：

“我們走吧。”

他不願意使尼克提先看見他，所以他從浴室的小門進去，在他還不能在黑暗中認出他來以前，他就在狄孔背後用一種顫動底聲音問：

“你是怎麼的了，尼克提？”

駝背不答。他坐在窗下的一個橈上，暗淡底光落在他的腹部和大腿上。培約爾依稀看出他低頭坐着，那駝背靠穩在牆上。他底內衣已經從領到邊都扯破了，濕漉漉地粘在他底突出底胸部上。他底頭髮也濕了；面頰上顯出一顆黑星，牠的周圍還有些光痕。

“血？他打了自己了麼？”培約爾低聲自問。

“不，我在忙中傷了他的，”是狄孔底愚蠢底高聲回答，

他讓在一旁。

這于他底兄弟已是可怕底毀傷了，而培約爾一面拉着耳朵一面傾出他底怨言和呵斥，這時他聽着他自己底聲音好像是從另一個人發出來的似的。

“這是可恥底的。一個背叛神明的罪，我底兄弟。唉，你是一個下賤底！……”

“我知道，”尼克提相聲回答，而他也在說着一種並不屬於他底的音調。“我再不能忍受了。你們必須讓我走。我要到一個修道院裏。聽見麼？以我底全心我懇求你……”

他吹嘯似地咳了一聲，又復沉寂了。

培約爾被感動了，雖然又開始斥責，而詞氣緩和得多了。

“至于關於娜台利亞這件事：那自然是一種魔鬼的誘惑……”

“啊，狄孔！”尼克提痛苦地悲嘆。“但是我請求過你，狄孔，不要說什麼。還要請求你們不要對她提起這個，爲基督底緣故。她會笑我而且惱恨。不提這個，可憐我。爲你們底緣故，我要終身服役于神明。不要告訴她。永遠不告訴她。狄孔，這全是你幹的。唉，你騙子！……”

他繼續嘮叨着，不自然底地直豎着他底頭，而這也是可

悲底的。

“我不會說過什麼，”這傭工說，“倘若不發生這件事。她將來絕不會從我聽到什麼。”

培約爾底心柔和而又柔和了，很覺得激動，他忠誠地約定了一點也不使她知道。

“那末——謝謝你！我要到修道院裏去了。”

尼克提漸漸沒有聲息，好像睡着了似的。

“傷了沒有？”他底哥哥問，沒有得到回答，他又說：

“傷了頸了麼？”

“沒有什麼，”尼克提粗聲說。“你去吧。”

“不要離開他，”培約爾低聲對這傭工說，一面從他面前轉身出門去了。

但是當他出去到花園裏，深深地吸了一口濕地上的溫燉而飽悶底空氣的時候，他底溫厚底心情立刻在襲來的那些不安底意念之前消散了；他一面緩步着一面留心那些會擦傷他底脚的碎石子，因為他覺得需要在深底寂靜中來清理那些意念。而那些襲來底意念的紛繁多到使他吃驚。並不是從他底心裏起來，牠們似乎是從外面闖入心裏，像一些蝙蝠似地閃過他底腦筋，一個跟一個來得很迅速，以至于他沒有時間來捉住牠們，把牠們譯成言語。他所抓住的總不過是

一些纏着他和娜台利亞，阿里克生，尼克提和狄孔的糾結紛繁底繩索所織成的圖樣，他們全交纏在一起好像是在錯雜底地跳舞——其中的每一個人飛速地旋轉着，快到不能分辨出誰是誰，只有他一個人完全孤立在這舞圈的正中央。而可以表現他底思想的言詞是很簡單底的。

“我底岳母必須來和我們同住，阿里克生必須出去。我必須好好地看待娜台利亞，因為她是被人當作多麼愛着底對相。但是使他上吊的緣因確不是戀愛而是卑劣。他到修道院去是一件好事，因為除此而外他沒有可作的。是的，一件好事。狄孔是一個傻子。他應該早一點告訴我。”

但是這些並不是正在擾亂和恐嚇着他的那些難以形容底意念，他只是怯怯地偷看着那夜間的濃密而潮濕底黑暗。空中充滿了蚊蟲的嗡嗡，從遠方的小工廠村落裏飄來了哀愁底歌聲好像曲折前進着的溪流，在黑暗中閃着暗澹底微光。培約爾·阿台莫諾夫分明地覺得須要即刻息止他底恐怖和擺脫他底焦急。他並沒有注意他已經到了他底寢室的窗下的紫丁香花叢中，他儘坐在那裏呆看着暗黑底地面，雙肘擱在膝上，兩個手掌捧着臉，這時他底脚下的地面突突地在流動，似乎要從他下面滑走。

“然而，尼克提克服困難的那勇氣是可驚的，”他想。“他

要去修道院裏，在那裏作一個園丁，這于他是很好的。”

他不知道他底妻的迫近，當她底白色形體好像從地裏面鑽出來似的忽然顯現在他前面的時候，他吃驚地一跳。而她底熟悉底音聲使他安定了。

“原恕我，爲基督底緣故，因爲我罵你……”

“那麼，這就好了。上帝會原恕你。我也罵過你了，”他慨然地說，欣喜他底妻的到來而且他已不必去尋求温情底字句來調解他們底爭端。

然而他還是不能不說些安慰她的話，當她慌忙坐在他旁邊的時候。

“我知道你是苦悶底的，”他說。“在我們底家裏就沒有娛樂的餘地。有什麼可樂的呢？父親以爲快樂是從工作中得出來的，這是正確底的；因爲人不僅是人。每個人，除了乞丐和貴族而外，都是一名工人。每個人都爲工作而生活，但是我們不能看見誰是爲了他底工作以外之物而生活的。”

他謹慎地說着，唯恐說得太多，而當他聽見他自己底聲音的時候，他發現他是好像一個嚴重底雇主在和一個誠實底工人談話。他仍然覺得他所說的全是和他自己隔膜着；他底言詞不會表現他底那些思想，而是從牠們上面滑過去，並沒穿透牠們的力量。他似乎是坐在一個坑的邊沿上，一轉眼

就會有人把他推下去——那人對於他底雄辯的結論將要湊近他底耳朵私語說：

“你說的並不是真實。”

但是恰恰在這瞬間他底妻把頭靠在他底肩上悄語着：

“你知道你終身是我底的。你爲什麼不明白這個？”

他摟着她，即刻又緊緊地抱住，傾聽她底迫切底私語。

“不明白是不行的。你娶了一個女子，她給你生小孩。那是不行的，培約爾。誰比我和你更親近呢？留你在困難中的時候誰比我更同情于你呢？”

好像他底妻把他舉起來在空中旋轉着似的，她使他喜歡到削弱了他底決心。

“我和他約定一字不提，但是我必須！”他說，對於這自以爲冷靜底思想幾乎是懷着滿足之情。

他匆促地把狄孔說的關於尼克提的話全告訴了她。

“他常常親吻你底手巾，當牠們掛在花園裏晾乾的時候。所以你看他是多麼昏頭沒腦呀！你爲什麼不知道而且不注意他呢？”

她倚在他底臂下的肩頭上劇烈地顫動着。

“她爲他憂愁了麼？”培約爾想。但是她底回答是急促而惱怒底的。

“我從來沒有注意過他對於我有什麼興趣！唉！這欺詐底混蛋！真是駝背都是狡滑底的。”

“她不喜歡他麼？或者假裝呢？”阿台莫諾夫問他自己。

“他對你是和靄底，”他提醒她。

“好，他算什麼呢？”她生氣了。“土命對我也是和靄底。”

“但是……土命是一隻狗。”

“所以你把他當作一隻狗派來監視我和阿里克生！我全知道了！哼，我真恨他！真討厭他！……”

娜台利亞分明地惱怒着。當她捏着扯着她底寢衣的時候，她底顫動的底皮膚和痙攣底手指就是證據。但是她底丈夫覺得這惱怒似乎是過分底，假裝底，于是他給她一個嚴重底打擊。

“狄孔剛才把他從吊繩上解下來。他正躺在浴室裏呢。”

這一下娜台利亞可軟了，躡在他底臂膊下面，惶恐地驚呼。

“不！……你說什麼的！啊呀天呀！……”

“這就是證明她剛纔是假裝底，”培約爾決定了，但是娜台利亞把頭向後一拉好像她底前額上受了一個打擊。

“我們怎麼辦呢？”她從氣惱底嗚咽中低語着。“父親死的時候我們剛從公衆底爲難中解救出來，現在人們又要開

始談論我們了。好體面，我作了什麼會受這樣底報應呢？一個弟弟要上吊，一個又密祕和情人結婚。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唉，尼克提·伊里支！你爲什麼這樣無恥？謝謝你所作的事！你使我們全都高興了，你沒心肝底混蛋！”

她底丈夫發出一聲輕微底嘆息，拍着她底肩頭。

“不要害怕，”他說。“沒有誰會知道。狄孔不會說出去，因爲他是尼克提底朋友，而且他完全滿足于他底現在底工作。尼克提正預備要進修道院去……”

“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啊，我願他趕快去。我怎麼好再遇見他呢？”

“去看看他，”培約爾沉默了一會之後提議。“去偷看他一眼吧。”

但是他底妻突然跳起來好像被刺截着似的，她底聲音幾乎是破口大叫：

“哦，不要指派我！我不去。我不要。我害怕。”

“怕什麼？”培約爾急遽地問。

“怕一個上吊的人。我不去。隨便你！我給嚇壞了。”

“好，那麼我們去睡吧，”他說，起來直直地站定了。“我們還要忍受一天。”

當他和他底妻並肩慢慢地走着的時候，他覺得這一天把善底和惡底都一樣地給了他了。因為他發現了他，培約爾·阿台莫諾夫，是另一種人，和今日以前他以爲是自己的那一個大不相同。他現在知道了他是聰明伶俐底，因為他剛才施行了一個巧妙底詭計對於那曾經擾亂了他底心底和平的或人。

“自然你是和我最親近底，”他告訴他底妻。誰能夠是比你更親近的呢？緊記在心上你是和我最親底，那麼一切都好了。”

十二天之後，太陽剛出的時候，尼克提·阿台莫洛夫拿着手杖，沿着一條乾底沙路前進，那路已經被重露浸成黑色了。他底駝背上背着一個皮包，他正在大步地急走着，好像是急急要逃避他底親屬送別他那時候的回憶。他們曾經犧牲了夜間底安息，齊集在廚房旁邊的餐室裏，他們很客氣地坐着，拘謹地談着，顯然沒有一個人說過一句同情于他的話。培約爾是和靄底，幾乎是愉快，像一個在事業上施展了妙手的人物。

“現在我們自己底家裏有一個修道士爲我們祈禱了，”他說了兩遍。

娜台利亞對於各個人都很殷勤，給他們倒茶，她底小底

鼠似的耳朵發紅了，看來好像被揉過似的。她底臉上是一付愁容，又常常走出這房間。她底母親是默默地愁思着，時時把手指放進嘴裏浸濕了，整理着她底額上的灰頭髮。阿里克生，照常鎮靜，只有他發放了一些刺激。他問了許多問題，而且常常蠕動着他底肩頭。

“你什麼時候決定這樣作，尼克提？突然如此的嗎？我真不明白……”

坐在阿里克生旁邊的娥加·娥羅伐，一個尖鼻子的小姑娘。她常是豎着她底黑眉毛，用尼克提所不喜歡的那一雙眼睛傲然觀測着這同伴。這眼睛在她底臉上是太大了，一個女孩有這眼睛是太銳利了，而且眩得也太多了。

坐在這些人們之中是無聊的，尼克提時時怯懦地想着：

“培約爾會忽然全都告訴他們的吧。我願他們快點讓我走……”

培約爾是首先和他告別的。他先走到他面前，擁抱他，然後顫聲——可是很高——說：

“好，我底弟弟，再見。”

他被烏利亞娜阻住了。

“你是幹什麼的？”她問。“我們應該先坐好，沉默着，然後祈禱，告別。”

這些都匆匆地完事了，培約爾又走到他面前。

“原恕我們。”他說。“要用錢就寫信來，我們立刻就寄去。不要太刻苦。再見。多多替我們祈禱。”

巴馬可伐對他畫了十字，親吻了他底面頰三次。因為或種理由她開始哭起來了。阿里克生給他一個溫和底擁抱。

“上帝保佑你，”他說，眼睛直看着他底眼睛。“我們各人必須各走自己底路。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你忽然這樣決定。”

最後來了娜台利亞。然而她並不走近他。她把兩手擱在胸上對他一鞠躬，而且溫柔地說：

“再見，尼克提·伊里支……”

她底兩隻奶還很緊，處女似的，雖然她已經哺過三個孩子。

各個人都不過如此，而娥羅伐却伸出一支乾瘦如柴的熱底小手。近看她底臉更覺不好看。

“你真要去作修道士麼？”她愚蠢底地問。

約有三十多個老織工在院子裏和他告別，聾老頭波里士·莫羅索夫搖了一搖他底頭，叫道：

“軍人和修士是世間第一等底僕人。真是啊！”

尼克提到墓地去最後參拜他底父親底墳，他雖然沒有

祈禱，他跪在牠前面默想他生平底經程。在日出的時候，一個寬闊底，三角形底影子橫臥在蓋在墳上的帶露底草皮上——這影子就像壞脾氣底狗土倫的窠——他垂頭到地上，說：

“饒恕我，父親。”

在這早晨的非凡底寂靜中他底聲音鈍重底地響着，沈默了一會之後，他又高聲地說：

“饒恕我，父親。”

他開始痛哭並且像一個婦人似的咽鳴着。他底悲哀是多麼底難受，以至失却了他底一向清朗圓潤底聲音。

他從墓地走出一俄里之後，忽然看見那傭工，狄孔，像一個守望者似的站在路旁的樹叢中，搨着一把鏟子，捏着一把斧子。

“你走了麼？”他問。

“是的，你在這裏作什麼？”

“我想要掘一株山槐栽在我底窗下。”

他們站着默默互相注視了一會。然後狄孔移開了他底賊頭賊腦底眼睛。

“去吧，我跟你走一節，”他說。

他們默默地走着，狄孔開口了：

“好重底露水呀！這是有害的。會造成苦旱和荒年的。”

“上帝不許！”

狄孔·伐洛夫又不很清楚底地說了幾句。

“什麼？”尼克提問，有些吃驚底地，因為他隨時都在顧慮着狄孔說出什麼特別惹惱人的事體。

“或許上帝會不許，我說。”

但是尼克提相信這工人曾經說過什麼他不願重說的話了。

“你說些什麼？”他呵斥地問。“你不信上帝底善良麼？”

“我為什麼不？”狄孔鎮靜地回答。“我們現在正需要雨，而露水對於菌類是有害的。一個善良底主宰應該供給我們合乎時宜底各樣東西。”

尼克提嘆息而且搖頭。

“像你這樣思想是不對的，狄孔。”

“但是事實。我所想的是對的。我不想，只用我底眼睛看。”

他們又默默地走了五十步，尼克提呆看着他底脚上的那寬闊底影子，伐洛夫按照着他們步伐的節奏拍着那斧子的木柄。

“我要來看一看你，尼克提·伊里支，在一年以內，可以

麼？”

“是，來吧，你是有趣的。”

“是，那是真底的。”

他取下他底帽子，直立着。

“好，就這樣，再見，尼克提·伊里支！”他摸着面頰想想又加添說：

“我很喜歡你。你是一個心地和悅底人。你底父親是活動在身體上，但是你是活動在心裏面。你是精神底地意識到……”

尼克提把手杖拋在地上，搖了一下他底駝背放正了那皮包，一言不發地抱着他。

“我要來，”狄孔高聲說，當他緊抱着他的時候。

“謝謝你。”

在道路折入一個松林裏去的地方，尼克提回顧了。狄孔在那邊，帽子挾在臂下，依着鏟子站在路中間，好像他決心不讓任何人通過似的。清晨底微風吹到他面前，激動了他底毫無成見底頭上的髮。

從遠處看來，他底樣子很像安東尼式加這儂小子。當尼克提·阿台莫諾夫快步前行的時候，他底思想集注在這神祕底生物上，那可厭底歌聲回響他底記憶裏面：

“基——督，起——來——了，
變輪車失掉了一個輪。”

第 二 部

還沒有到他們底父親的第九週年死祭，阿台莫諾夫家就完成了教堂的建築。牠是題着奉獻給伊里亞這先知的。這建築費了七年的工夫，緩慢的原因是由于阿里克生，他常常在這件事上開玩笑，那態度可不很好。

“上帝會等候着呢。他從來不着急，”他嬉戲地說着。有兩次他把用來造教堂的磚用在別底事情上——一次是加造工廠的第三列房屋，第二次是造了一所醫院。

行過了奉獻禮，在他們底父親和他們底子女的墓前行過安魂祭之後，阿台莫諾夫一家等待到衆人都離了墳園，才慢慢地走回家去，故意底地不顧烏利亞娜·巴馬可伐還停

留在他家底墓地裏，她坐在一些樺樹下面。沒有催她的必要，因為那些教士，朋友，書記和工人們的莊重底宴會還沒有過三點鐘哩。

這是一個頗為陰暗底日子，天是低下底的，因為在秋天是常常如此的。那濕風，像疲倦底馬似的嘎聲喘息着，搖擺着從樹的尖頂，這常是下雨的一種預兆；沿着那一長條紅色底沙路游動着那些正在向工廠爬去的人們的黑底形體，工廠的三列房屋從一個中心展開，似乎用癱瘓底手爪爬在地上。

“我們病死去底父親，倘若看見我們所作的工作，一定會喜歡的，”阿里克生說，揮舞着他底手杖。

“他一定會發愁，因為沙皇被人謀殺了，”培約爾沉思着回答，不願表同情于他底弟弟。（註一）

“唔，他是很不喜歡發愁的。他靠着他底才智而生活，並不靠着沙皇底的。”

阿里克生把帽子往後一推，站着看那些婦女。他底妻，一個瘦小底女人穿着純黑底衣服，正在踏平了底沙上細步走着，用手巾揩她底眼鏡。她好像一個鄉村女教員似地走在

（註一）一八八一年俄帝亞歷山大第二被恐怖黨暗殺

娜台利亞後面，娜台利亞穿着肩上和袖上鑲珠的黑絲外褂，一頂暗紫色底女冠戴在她底厚重底紅髮上面。

“你底妻一天比一天長得更漂亮了。”

培約爾沒有回答。

“尼克提又不回來參加今年的週年祭。他必然是對我們生氣了。”

這樣潮濕底日子使阿里克生底胸和腿痠痛，他跛行着，依着一根行杖。他渴望消除那安魂祭所留下的淒涼底印像，和解除這陰暗底日子的苦悶。他常常固執地強要他底哥哥和他談話。

“你底岳母留在後面，在他底墳上哭着哩。她還在念着他。她是一位善良底老婦人。我私自告訴狄孔等待着照顧她回來。她埋怨着她底哮喘病，說她覺得走路困難。”

“是的，那是困難的，”培約爾重複地說，用低而緊張底音調。

“你睡着了麼？你說什麼是困難的？”

“我們應該避開狄孔，”培約爾回答，側目一瞥那些小山，那上面直立着的樅樹就像一些發怒底鬚毛。

“爲什麼？”他底弟弟吃驚地問。“他是一個正直底，準確底，而且勤苦底人。”

“而且一個傻子！”培約爾加添。

那些婦人來到他們面前了，娥加用快活底聲音對她底丈夫說話，她這麼一點大的人兒而那聲音却響得出乎意表的有勁。

“我正在勸娜台沙讓伊里亞進高級學校，但是她對於牠有些不放心。”

娜台利亞抬着懷孕的肚子，正在蹣跚地走來，好像一隻喂得很好的鴨子似的，轉移着兩條腿。她用拖長底鼻音說話，頗有些主婦底腔調。

“我以為進高級學校是一種惹禍底習慣。看也利娜的信上那些話，簡直叫人不懂。”

“每個人都必須受教育！”阿里克生鄭重宣講，脫下他底小帽，揩着他底額上和禿頭上的汗。這早期底禿落慢慢地從前部向後展開，在他底黑髮上形成了一些銳利底狗牙，加長了他底面孔。

“巴孟洛夫說得好，”娜台利亞答辯，用疑問底眼光瞟了她底丈夫一眼。“學問使人們不合羣。”

“是的，”培約爾說。

“這，你看！”娜台利亞滿足地大聲說。

“可是，他們必須受教育，”她底丈夫想了一想說。

對於這，娥加和他底弟弟都大笑了，以致受了娜台利亞底呵責。

“你們是什麼意思？”她說。“你們忘記了你們剛從安魂祭回來麼？”

後來他們用手攙扶着她加快地走了，而培約爾却逗留在後面。

“我要等着母親，”他告訴他們。

他對於狄孔·伐洛夫的可厭底行爲覺得懊惱。在安魂祭之前，狄孔站在墓地裏，遠望着那工廠，高聲說：“這事業正在生長哩。”在這自言自語之中，他並不是誇耀，而僅是說出他眼前所見的一件事實。

然而他立刻聽見這傭工底清朗底聲音在他底後面，說：

“這事業就像在一個地窖裏的霉菌。牠憑着牠自己底力量生長起來了。”

培約爾什麼都不說，連看也不看，但是這傭工底蠢話所引起的公然侮辱使他很擾亂了。他在這裏勞苦着，養活着一百多人，日夜爲事業操心，爲顧慮着牠底發展就沒有想到自己的工夫，忽然來了這麼一個莫明其妙底蠢材，說是事業的發展並不靠牠底主人的智能，而是憑着牠底內在底某種力量。並且這人又是下賤底，他常常咕嚕着什麼靈魂和罪惡。

阿台莫諾夫蹲踞在一個松樹的舊斷根上，拉着他底耳朵記起了：他有一次對娥加訴苦，說沒有工夫想到關於一個人底靈魂的事。

他曾經聽見過她底新奇底問題：

“你底靈魂是離開你自己而存在的麼？”

這在他不過以為是一種女性底諧謔，而娥加底烏似的臉却是嚴肅底的，她底黑眼睛在眼鏡後面灼灼地看着他。

“我不懂得，”他說。

“我也不懂得：人們總是談着那離開人身的靈魂，好像牠是一個過繼底孤兒。”

“我不懂得，”培約爾又說，抑止着要和她談話的欲念。因為，除了她是一個陌生者為他所難于理解而外，他喜歡她底簡單；雖然，同時他沒有理由不怕在這顯然簡單之下所潛藏着的一種機智的才能。

但是狄孔是他時常討厭的。他討厭他的顴骨很高而又滿是斑點的臉，他的藏在紅髮之下而又平貼在腦壳上的耳朵，他底濃鬚，他底鎮定底步法，以及他底粗俗矮胖底體格的一切。他也討厭或者妒嫉他底鎮靜，甚而至于他底工作的準確也成為可惡底的了。狄孔像一部機器似的工作着，難得找出他底差錯，然而這也使培約爾生氣。而他尤其討厭的是

眼看着他一年比一年變成一個和阿台莫諾夫家更加密切的人，顯然是把他自己當作他們底生活的輪上的必不可少底樞軸。而可怪的是小孩們和馬和狗都愛他。土侖，這老狼犬，因為長久被拴着，癖氣很壞，除了狄孔而外，誰也不許走近牠；而且他底強項底大兒子，伊里亞，比之對於他底父母還更要服從狄孔。

因為要避免和狄孔見面，阿台莫諾夫曾經派他去看守教堂和森林；可是狄孔搖着他底巨大底頭。

“我對於那些是沒用的。但是倘若你討厭我，就給我一個月的假，休息休息。我要去看看尼克提·伊里支。”

這是他底切實底話——“休息休息”。這些話固然是愚昧和唐突的，却又連帶提出他底弟弟——他已經超脫濁世，隱藏在樹林裏的一個貧苦道院之中。於是使培約爾滿懷着驚疑：狄孔還知道別底一些家醜吧，除了關於尼克提上吊的事而外。狄孔似乎又在期待着新底災福，他底灼灼底目光似乎在說：

“不要惹我。你需要我。”

他曾經去過道院三次。當他悠然背上行囊，捏着行杖的時候，使人覺得他走在地上是他對於牠行好似的：其實他作各樣事都是行好似的。

他回來的時候，他回答關於盤問尼克提的話是簡略而且難解底的，常常顯出暗中留藏一些話似的。

“他好。他很被尊重。他告訴我謝謝你們底好意和贈品。”

“他談些什麼？”培約爾質問。

“一個修道士有什麼談的？”

“但是他總該談一些事情吧，是麼？”阿里克生忍不住地考問。

“是的，談上帝。他關心天氣，說應該下雨的時候不下雨。他埋怨蚊子：那裏蚊子真多。並且問候你們。”

“他說什麼？”

“他替你們發愁，為你們擔憂。”

“為我們？因為什麼呢？”

“因為各種理由。你們在這裏生活在一種狂奔裏面，而他是靜靜地站着的，他憐憫你們這樣不寧靜。”

“真無聊！”阿里克生叫了，哈哈大笑。

狄孔底瞳孔縮小了，眼睛陷下去了。

“我不知道他想些什麼。我是在告訴你們他說些什麼。我不過是一個簡單底人。”

“是的，非常簡單！”阿里克生譏諷地說。“就像安東那儂

子。”

風底溫馨輕輕地澆潑着培約爾。天已開始清朗，太陽從叢雲中的一個藍洞的深處顯現出來。培約爾仰看着牠，爲牠底光輝所眩惑，又復深深地沈沒在他底回憶裏面去了。

尼克提，在道院裏存着一千盧布，每年有一百八十盧布的利息，因此把他應得的遺產都讓給兄弟們：在這事實裏有着某種苦行的意味。

“這樣一種贈與叫人怎麼好受用呢？”培約爾咕嚕着，但是阿里克生是高興的。

“他能夠用這錢作什麼？拿去喂肥那些懶惰底修道士嗎？不，他是對的。我們有這些孩子和這事業。”

連娜台利亞也受感動了。

“他不曾忘記他對於我們所作的錯事！”她滿足底地說，用手指從她底紅面頰上拭去寂寞底眼淚。“這錢將來就作爲也利娜底嫁奩吧。”

他底弟弟底行爲像一個影子似的躺在培約爾底心上，而城裏的人們關於尼克提的出家說了許多壞話，毀謗阿台莫諾夫一家。

培約爾和阿里克生共同經營着，雖然他看見他底鹵莽底弟弟僅僅擔任這工作的最容易底部分——到尼忌尼，孚

戈洛市場去，每年去遊莫斯科兩次，從那裏滿載回來許多關於首都工業家的豪華底故事。

“他們很壯麗地生活着，好像貴族一樣。”

“生活像貴族一樣是容易的，”培約爾諷示，但是他底弟弟並不理會，仍然高興地在說。“商人們建造了像教堂似的大家宅。他們底子女都受教育。”

“雖然他長得很蒼老了，他底青年底活潑却復活了，一雙鶴子似的眼睛快樂底地發閃。

“爲什麼你常常縳着眉頭？”他問他底哥哥，甚而至于告訴他經營事業的方法是說笑，不要叫人討厭。

培約爾注意到他與他底父親的類似，然而很少很少理解他。

阿里克生還是時常使人覺得他是不康健的，可是他不注意他底身體，喝很多的酒，在夜間打牌，又顯然有些和女人們的胡鬧。他底生活底主要目的是什麼呢？他似乎是在窠裏的一隻鳴鳩。巴馬可伐底房屋早就需要澈底修造了，可是阿里克生不管。他底孩子們一生下來就很弱，不到五歲都死了，單剩下一個梅龍，比伊里亞長三歲的一個瘦得露骨底孩子。阿里克生和他底妻都習染了一種癖好不必要底東西的可笑底習慣，他們底房間裏塞滿了貴族人家的各樣傢具。他

們又喜歡把這些傢具送人，送了娜台利亞一個有趣底磁茶盤，送了烏利亞娜一把大皮手椅和一張赤楊雕花底壯麗底床。娥加擅長繡花，而他底丈夫環游全省回來的時候又常常帶回來同樣繡花底東西。

“你是一個古怪底傢伙，”培約爾說，他底弟弟送他一張巨大底雕花底而且有許多抽屜的棹子之後。可是阿里克生用手掌拍着這棹子說：

“聽聽！像這樣的是再要一張也沒有了的。在莫斯科他們都知道！”

“還不如買些銀子。貴族有許多銀子。”

“給我時間，我們要買各樣東西。在莫斯科……”

依阿里克生說，莫斯科人民全是些小聰明底的，他們努力事業遠不如模仿貴族那麼熱心，因此他們收賣貴族人家的各種東西，從房產到茶杯。

培約爾訪問他底弟弟的時候，常常感覺煩惱和嫉妒，因為這裏比在家舒服得多；還有一件莫明其妙的——他喜歡娥加，雖然他不明白爲什麼，因為她在娜台利亞面前不過像一個小丫頭吧了。但是她對於煤油燈並沒有愚蠢底害怕，也不相信煤油是學者們從肥胖底自殺者身上熬出來的。她底柔和底聲音是好聽的，眼鏡也並沒有掩蓋了她底眼睛的美

麗和溫柔。可是她說到什麼人或物的時候總帶得有孩子氣底惡意和某種漠然底神氣，這使他吃驚而且惱怒。

“在你底意見是誰也不會有差錯的嘍，有麼？”培約爾譏諷底地問。

“有的，”她回答，“可是我並不是一個裁判者。”

培約爾不相信她。

她對待她底丈夫好像她是更年長更聰明似的，而他並不嫌憎這個。他常叫她姑姑，祇有偶然的的時候他才稍微對他有些不耐煩，就這樣說：

“住口，姑姑，我已經厭了。我是一個病人，放縱我一點也沒有害處。”

“你已經放縱夠的了！”

她常給與她底丈夫一種培約爾願意看見在他自己底妻底臉上的微笑。娜台利亞是一個賢妻，一個聰明底家主婦。她醃底黃瓜是無比的。她拾菌子，作果子漿。她在家裏像一個僕婦似地工作着，和時鐘的小機輪一樣準確。她對於丈夫的愛是不倦底的，給與他一種像奶油皮似的平滑純淨底的誠意。而且她又是經濟底的。

“我們有多少錢存在銀行裏？”她問，又焦急地加上：“要留心那銀行會不會破產呀！”

每當她底手裏拿着錢的時候，她底美麗底臉色就緊張了，她底莓子色底嘴唇閉得很嚴，一種迫切而狡猾底表情顯現在她底眼睛裏。在她數着那些醜陋底各色紙幣的時候，她底肥滿底手指小心底地觸動着牠們，好像恐怕牠們會像蒼蠅一樣從她底手下飛去了似的。

“你和阿里克生怎樣分你們底紅利？”她在床上質問培約爾，已經溫存了他之後。“他騙你了沒有？他是很伶俐底。他和他底妻都是貪婪的，他們爭取各樣東西，各樣東西。”

她覺得她被各樣欺騙包圍着。

“我不相信任何人除了狄孔而外，”她說。

“這就是說你相信一個傻子，”培約爾厭煩地咕嚕。

“他或許是傻子，但是他有良心。”

當他帶她第一次去游歷尼忌尼，孚戈羅的市場時候，‘全俄’商場的廣大面積很引動他。

“你看牠怎麼樣？呢？”他問她。

“真稀奇！”她回答。“各樣東西都很多而且比家鄉便宜得多。”

于是他開始統計她所應該買的東西。

“八十磅肥皂，一箱洋燭，一袋糖，還有……”

他們去到馬戲場，但是演員上場的時候，她閉上她底眼

睛。

“阿呀，好不要臉！阿呀，全身精光！噢，帶我來看他們有什麼好處？對於這孩子有什麼好處？況且我快就要生一個男孩子了，你不應該帶我來看這樣底古怪東西！”

在這樣的時候培約爾覺得被厭惡窒息着，恰如被伐特拉克沙河裏的濃綠底泥漿窒息着一樣——在那泥河裏面除了肥蠢底鯉魚而外別的魚是不能生存的。

娜台利亞祈禱的時間很長而且非常熱忱，作完祈禱，放身躺在床上，立刻就睡熟了，她底眉毛驚奇地直豎着，臉上還有一種微笑，好像從那閉着底眼睛裏看見了從來沒有見過的好東西。

在這樣的時候培約爾就感覺一種抑鬱底清醒：娜台利亞是不再可愛底的了。于是他勉強他自己去記起她產生他們底長子的艱苦日子，在她經過了十九點鐘的痛苦掙扎之後，他被他底驚惶底和流淚底岳母引進一間充滿了特別刺鼻底氣味的房裏。在床上輾轉着的——眼睛突出而且痛烈底地歪扭着——是他底妻，頭髮散亂着，汗浸浸底，簡直不能認識了。她用一種動物的哀號迎接他。

“培約爾，再見，我要死了。牠或許是一個男孩……培約爾，原諒我……”

她已經把嘴唇咬得發腫，現在是難于移動的了；她底言語，並不是從喉裏出來，似乎是從胃裏來的。她底臉也腫了而且發青，她像一隻疲勞底狗似的急喘着，咬腫了底舌頭掛在嘴外邊。她時時抓住她底頭髮，時時用力一拉就拔下幾根；她總是不斷地叫嚷和哭涕，給人一種確信：她在奮鬥着要克服一個絕不對她讓步的某人。

“一個男——孩子……”

這是一個吹風底日子，窗外的烏櫻在微風中習習地搖動着，在草地上形成一個抖顫底影子。這些跳舞着底影子的光景和樹葉習習的聲音驅使培約爾發狂了。

“放下那窗簾！”他叫。“你不看見麼？”

他在與他底妻的叫喊相伴而來的恐怖中逃走了。

但是在一點半鐘之內他底岳母，疲倦而且喜歡得說不出話，找他來了，又把他帶到他底妻面前。此刻娜台利亞以一個殉道者的輝煌底凝視迎接着他。

“一個男孩！一個兒子！”她說，她底舌頭無力而且滯鈍，好像是喝醉了似的。

他曲了身把臉挨在她底肩上。

“好，母親，我到死都不會忘記這個，我可以說。謝謝你……”

他叫她‘母親’這是第一次，在這一個字上他綜集着他底一切恐懼和一切歡悅。當她聽見牠的時候，她閉了眼睛，用軟弱而沉重底手拍他底頭。

“一個體面底小傢伙！”產婆說，她是一個麻臉底，大鼻子底婦人，把嬰兒給他看，滿帶着驕傲底神氣好像牠是她自己底似的。但是培約爾不看見他底兒子，因為他底妻底死白底臉色，和那成了兩個黑洞的眼睛，總是阻礙着他。

“她會死麼？”他問。

“這還了得！”那麻子產婆大聲歡喜底地說。“倘若婦女都死在產蓐上，那麼產婆是沒有用的了。”

這個“體面底小傢伙”現在已經八歲了，長得高大而且康健，前額是大底，一管獅子鼻，眼睛就像尼克提和阿里克生底——大底，嚴肅底，深藍底的。他生了之後才一年，培約爾又有了另一個兒子，雅可夫；可是這大前額底伊里亞才五歲就在這家裏成了最出色底人物了。他為各個人所縱容，誰底話他都不聽，過着他自己底的獨立生活，在這過程中他就以非常之多的次數誤入危險而困難底境地。然而他底那些戲耍差不多常是不平常底的，很足以在他底父親的感情上引起一種矜驕。

有一天培約爾撞見他在茅棚裏努力要把兩個手車輪子

釘在一個舊水槽上。

“這是要幹什麼呢？”

“一隻汽船。”

“這不會浮起的。”

“我要使牠浮起！”他底兒子說，用他底祖父底那種激怒底音調。

培約爾想法對他說明他所作的是無用底，然而無效。

“他有他底祖父底性格。”他想。

伊里亞常常固執着他所想望的事：然而他不能把兩個手車輪和一隻舊水槽造成一隻汽船。他用一塊木板把這釘着車輪的水槽拖下河去，那東西沉而又沉，陷在泥潭裏去了。他一點也不害怕，然而立刻叫喊那些正在漂洗亞麻的婦人。

“兮，女人！拉着我，我就要淹死了。”

他底母親叫人把水槽剖碎了，並且打了伊里亞一掌，因此從那一天起他開始輕視她好像他輕視他底兩歲的小妹妹台利亞一樣。

但是就全體而論他是一個能幹底小傢伙，而且隨時都在磨，在砍，在剖，或在修什麼。

“他快就變好了，”他底父親想，觀察着這個。“他將來是

一個建築家。”

有時伊里亞一直多日不注意他底父親。然後他忽然出現在他底辦公室裏，爬到他底膝頭上。

“告訴我一個故事，”他命令。

“我沒有工夫。”

“我也沒有工夫。”

然後他底父親微笑着把那些工作推在一邊。

“好吧：從前有一些農夫……”

“關於農夫的事我都知道了。告訴我一個有趣底故事。”

但是他底父親並不知道什麼有趣底故事。

“去找你底祖母去吧。”

“她今天打噴嚏哩。”

“那麼，找你底母親去吧。”

“她要洗我。”

阿台莫諾夫大笑起來了。他底兒子是能夠使他愉快底地發笑的唯一人物。

“那麼我要找狄孔去了，”伊里亞說，用勁從他底父親底膝上跳下來，但是他底父親止住他。

“狄孔告訴你一些什麼？”

“各樣事情。”

“是的，但是什麼呢？”

“他知道各樣事情。他在巴拉康那住過。他們在那裏製造貨船和小舟……”

每當伊里亞跌倒或傷了臉的時候，他底母親往往給他一掌。

“不要爬到屋頂上去，”她叫。“你要變成一個跛子，一個駝背呢。”

這侮辱使他氣得變色，但是他制住他底眼淚。

“倘若你打我我就要死，”他恐嚇她。

她把這恐嚇告訴他底父親，他微笑了。

“不要打他，”他說。“送他到我面前。”

伊里亞來了，背着兩手站在門道上。

“你爲什麼對你底母親這樣無禮？”培約爾問，除了好奇心和一種激動底溫情而外並沒有意識到別的。

“我並不是一個傻子，”他底兒子憤憤地回答。

“但是倘若你無禮你就準是一個傻子。”

“她那樣地打我。狄孔說只有傻子纔挨打呢。”

“狄孔？但是狄孔自己就是一個……”

然而爲了某種理由培約爾留意不肯叫這傭工工作傻子；他儘在屋裏踱來踱去，用一隻眼睛照顧着那站在門上的小

傢伙，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

“但是你確乎打你底弟弟雅可夫。”

“他是一個傻子。那並沒有傷着他，他是那樣肥胖。”

“你說因為他胖就該挨打了嗎？”

“他貪心。”

培約爾不知道要怎樣教養他底兒子，而且知道這孩子也明白這一點。或者打他一個耳光是較好而簡單的方法吧，但是他不能使他自己把他底手拋在那毛茸茸底，不安靜底，惹人愛底頭上。況且在那一對可愛底藍眼睛的凝視之下連懲罰這思想也是愚拙底的，而太陽也是一種阻礙，因為凡是伊里亞鬧得最兇的時候往往是晴朗底日子。當培約爾使用着通常底申斥底話的時候，他就想到從前他自己聽着這些同樣底話的時候，而且記起了他並不注意牠們，也不記在心裏，單是覺得討厭和引起暫時底恐慌。但是打呢，就是應該底的時候吧，是難於忘記的；培約爾·阿台莫諾夫很知道這個。

他底第二個兒子，圓而且紅，面貌就像他底母親。他常常哭而且似乎從哭裏得到樂趣。在眼淚沒有泛流以前，他往往急喘着，鼓起兩頰，用兩個拳頭揉着眼睛。他是怯懦底，又貪吃，常常不是因為吃得太多睡着了就是對他底母親囔囔：

“媽媽，我不知道我自己要怎樣作纔好！”

他底女兒也利娜只在夏天才回家。她現在已是青年女士，對於她底家族是一個陌生者。

在七歲的時候，伊里亞就跟教父格拉比讀書，但是他發見尼可洛夫這書記的兒子讀的是一本有圖畫的書，叫作羅諾士婁孚，而不是聖詩的時候，他對他底父親說：

“我不願讀我底書。牠傷我底舌頭。”

在沒有加以解釋以前培約爾溫婉底地質問了許久。

“巴沙·尼可洛夫讀的是一些他所能懂的東西，而我學習的是一本古怪底書。”

雖然精神亢爽如伊里亞，有時也獨自發呆，或儘坐在小山上的松樹下，把乾松果拋進伐特拉克沙河的渾濁底綠水裏。

“他煩悶了，”他底父親想。培約爾整星期整個月地生活在工廠的震耳底呼號之中，跑來跑去地繞圈子，以致喪失他自己在種種黑暗思想的濃霧裏，覺得自己像一個瞎子似的被縛在煩惱底網羅裏，而又不能發見他底盲目是由于那些職業底顧慮或是由于牠們底單調性。在這樣的日子他一走進人羣裏面就覺得憤恨他們底側目而視和他們所說的廢話，這也使他恨狄孔·伐洛夫。

伐洛夫用手扶着烏利亞娜走來了。

“我們伐洛夫族是一個大家……”他正在告訴她。

“那末你爲什麼不跟你自己底家族一起住呢？”培約爾問，走過去用肘扶着烏利亞娜。狄孔一聲不響地走開了，而阿台莫諾夫仍然固執地重複着他底問題。然後這傭工細起他底無色底眼睛，坦然回答：

“現在他們一個都不剩了。他們全都消滅了。”

“你說‘消滅’是什麼意思？誰消滅了他們？”

“我底兩個兄弟被遣戍到西巴士托波也就死在那裏了。最長底一個曾經參加那時的農民爭自由的暴動；我底父親也參加那暴動，因爲他不肯種馬鈴薯，他們要鞭打他。但是他逃跑，想藏躲起來，跌在冰下面淹死了。後來我底母親又嫁了漁夫伐洛夫，又生了兩個兒子。我是一個，另一個是我底兄弟舍吉……”

“你底兄弟呢？”烏利亞娜問，睜着她底流淚底眼睛。

“他被人殺了。”

“你好像是在追悼會裏讀他們底祭文，”阿台莫諾夫憤憤地說。

“烏利亞娜·巴馬可伐要聽哩……她有些不舒服，所以我……”

沒有說完話，他彎腰下去，拾起路上的一根乾樹枝，把牠拋在一邊。默默地過了兩分鐘。

“誰殺了你底兄弟？”阿台莫諾夫忽然問。

“殺了他的人殺的，”狄孔沉靜地說。

“電火……”烏利亞娜嘆息說。

在夏季的中間天氣變成悶熱底的。暑氣是無情底，逼人底的。在這煙黃底天裏空氣一息都不動，在樹林裏和低濕地堆着泥煤的地方都發生了野火。在沉靜中一陣燥熱底風忽然猛烈地吹來了。牠狂嘯着，搖落了樹上的枯葉，和從樹上去年殘留的紅松針；牠吹沙成堆，又把沙和着木屑，雞毛，麻瑣吹散滿地。烈風推着人們，盡力撕破他們底衣服，又躲在林裏去煽動野火。

在工廠裏有許多病人。在紡錘的營營和穿梭的吱吱中間，阿台莫諾夫聽見痛苦底咳嗽聲音；在織布機上他看見人們底憂鬱底，惱怒底臉，和他們底疲倦無力底動作。他們底出品逐漸減少，貨色顯然地低劣了。遲慢是增加到高度了。人們開始喝酒更多，孩子們常常害病。舍拉菲，這木匠，一個小孩似的紅臉底，快活底老人，時時忙着造小棺材，也不斷地用白杉板為那些工作到了終點的成人們作棺材。

“我們應該擺設一次酒宴，”阿里克生催促。“我們應該

使人們快活，灌輸給他們新精神。”

當他和他底妻起身到市場去的時候，他也提出同樣底意見：

“預備一次酒宴，人們底精神就會蘇甦起來了。相信我，歡欣可以療治一切不幸。”

“留心些，”培約爾命令他底妻。“設備頂好底東西，要漂亮。”

娜台利亞開始怨喃了，他生氣地問她：

“唔，怎麼？”

“我聽見你說的了，”她回答，對着她底護胸的邊高聲吹着鼻音算作反抗。

酒宴開始的時候，由格拉比教父鄭重地舉行了儀式。他比以前長得更瘦更乾了，當他說着那些難懂底話的時候，在他底枯燥的聲音裏有着可憐底某物，好像他是在傾倒他所有的殘餘底力量在這祈禱裏。那些害肺癆病底織工們的臉開始緊繃起來，他們底表情是真摯而麻木底的。有幾個婦人在咽鳴着。當這教父抬起他底悲哀底眼睛向着昏懵底天的時候，人們也跟着他祈求底地凝視着蒙在太陽的光禿底，呆滯底面上的煙雲，或者在想着這溫和底教士看見了那知道他而且聽着他底祈禱的或物在 上吧。

禮畢之後，婦人們把棹子都抬到這小村的街上，全體工人卻鄭重地坐在那些盛滿羊肉和粉絲湯的木鉢前面。人們各自圍着湯鉢，每一棹上擺着兩三個加倫的家釀啤酒和五個比特麥酒，這些立刻就恢復了那些疲敝底人們的低落底精神。像一頂燒着底帽子似地放在地面上的沉默忽然裂開了。和平與寧靜在這低地上移動着，歡愉底細語，木匙的擊拍，小孩的哄笑，婦女的呼叫和青年們的交談充滿了這小村。

他們在那盛筵前面坐了三點鐘。後來那些喝醉了底人們都被抬回家去了，那些青年們就圍繞着舍拉非，這整潔底木匠，他底黑藍細布的襯裳和褲子已經洗成灰色底的了。他底沈醉底紅臉，有着尖鼻子，發着喜悅底光輝！他底伶俐底閃灼底小眼睛燃着青春底火焰。在事實上這樂天底棺材匠有一種超然自得而又微覺驕矜的氣慨，恰和他底名字相應（註一）。他坐在櫂上，六弦琴橫在膝上，用他底結屈得像莢根似的黑手指撥弄着弦索，用悲哀底鼻音唱起瞎子們唱的曲子：

“這裏有一個故事成了幾隻曲子，
也是一個叫人眩惑的謎喲！”

（註一）天使名，耶和華的峻烈而純潔之使者。

他瞟着那些姑娘們，其中站立着他底女兒細娜特，一個壯美底，闊胸底，有着大膽底眼睛底女孩，是一個紡工。然後他又開始用更高更悲底音調唱着：

親愛底基督坐在天堂裏，
在一株正在開花底高大底檸檬樹下
芬芳底涼氣圍繞着他
使他歡欣于他底寶座之上。
他把金銀和珠寶
給那些有錢有地
而又肯分些給窮人
饑飽乞丐的人。”

他又瞟一瞟那些姑娘們，把歌曲改爲舞曲，于是他底女兒就把兩手放在頭後面作成吉卜色底姿式，開始搖擺着胸部。應和着她底父親的清歌和弦索的爭鳴，她發出一聲刺耳底長嘯而且舞起來了。

“誰得了銀子，
他底腿要被截斷；
誰得了金子，
他會被拋在火裏面；
而那得了一塊玉的人

也瞎了眼，命運最殘酷喲。”

少年們底吹嘯湮沒在六弦琴的聲音和舍拉菲的歡唱中，這時婦女們唱起一隻舞曲：

“有些船從海裏飛快地駛來了，
許多贈品拋在一個美女底腳下。”

但是細娜特仍然唱着她底尖聲，一面頓着腳唱：

“巴士加給巴娜士加
草席作她底緊身衣——
得約士加帶給馬妮羅約士加
一雙樺皮耳環算作他底贈品。”

伊里亞·阿台莫諾夫和白弗爾·尼可洛夫坐在一堆條板上。後者是一個瘦小子，而且像一個老人似的，他底禿頭總是不安靜地在長頸子上轉動着。他有一副灰色底病容底面孔，那倉惶底灰眼睛總是這邊那邊地移動着，帶着貪饑底表情。伊里亞很喜歡那穿着灰衣服的老舍拉菲，而且愛聽六弦琴和這老人底有趣而激越底聲音。但是這穿着柳條絨布衣的女人突然出現了，她底刺耳底吹嘯和嘈雜底歌聲開始攪亂了一切。伊里亞正在十分討厭她的時候，尼可洛夫低聲說：

“細娜特是一個浪蕩底女人。她和一切人都住在一起。

甚至于和你底父親。我親眼看見他捏了她一下。”

“爲什麼？”伊里亞不留意地問。

“唔，你知道！”

伊里亞低下眼睛，覺得懊悔不該問他底朋友。

“你糊說，”他厭恨地說，拒絕尼可洛夫底囉嘖。後者是怯懦底的，而且伊里亞討厭他所講的關於女工們的冗長無聊底故事。可是尼可洛夫熟悉捕鴿的各樣事體，而伊里亞是愛鴿的，並且覺得防護這懦弱底朋友被工廠底孩子們的欺侮是十分有趣的。況且，尼可洛夫對於敘述他所遇的事情是很靈巧底的，雖然他祇看見可厭底的，他好像伊里亞底小兄弟雅可夫一樣，除了抱怨一切人而外就無話可說。

默默坐了幾分鐘之後，伊里亞回家去了，看見許多賓客在花園裏的灰塵底樹的溫和底蔭影下回喝茶。他們圍着一張大棹子——安靜底教父格拉比，可卜台夫這機器匠，有吉卜色似的黑髮，和尼可洛夫這乾淨底書記。尼可洛夫底臉洗得太多，以至他底容貌都難于辨認了。他有一管小鼻子在鬚上面，前額上是一個肉瘤，在鼻子和肉瘤之間散布着一個廣大底微笑，這微笑把那眼睛的兩條狹窄底裂縫隱藏在抖顫底縐皮下面。

伊里亞沈思底地坐在他底父親旁邊，不能相信這樣一

個莊重底人會把自己混在和這無恥底女工有關的事件裏，當他底父親默默地拍着他的時候他才知道有一隻重手在他底肩上。他們全都熱得發軟。汗浸浸的，不願說話。只有可卜台夫底聲音清脆地響着好像是在有霧底冬夜裏一樣。

“我們到村子裏去吧？”他底母親問。

“好，我就去穿衣服，”他底父親說，站起來向家宅走去。不一會伊里亞追着他來了，在門前的階上抓住他。

“什麼事？”他底父親和靄地問。

“你捏過細娜特麼，或者不會吧？”伊里亞問，對着他底臉。

伊里亞以為他底父親顯出倉惶之色了。這並沒有使他驚異，因為他原是把阿台莫諾夫當作怕事的那一類孱頭的。這就是他所以如此唐突的理由。他常常覺得他底父親是連他也害怕的，就以這回事而論也正是的，因為要使他安心，於是對他說：

“我不相信你會這樣作。我不過是問一問你。”

培約爾把他推進廳堂裏，又趕他進他自己底房裏。然後小心地關上房門，他開始在房裏踱來踱去，這是每逢他生氣的時候都如此的。

“來這裏，”他說，站在棹面前，小阿台莫諾夫就走到他

面前。

“你剛纔說些什麼？”

“白弗爾士加告訴我的，但是我並不相信。”

“喲，你不相信麼？”

培約爾覺得他底怒氣消散了，當他看着他底兒子底大腦殼和嚴肅而天真底臉的時候。他一面扯着耳朵，一面研究着他底兒子不相信別個孩子底瞎話是否好事，因為他顯然不僅僅拒絕相信牠，並且還盡力安慰他底父親。他不知道要對伊里亞說些什麼才好，而且他決然不想要打他。然而他勢逼要作點事，于是得了這結論：最簡單而最容易的是打他。他困難地舉起他底遲疑底手，把手指埋在這孩子底金絲髮裏，扯一扯牠。

“不要聽那些傻子告訴你的話！”他咕嚕。“不要聽牠們！”

然後他推開他。

“去，”他命令。“坐在你底房裏去！你就留在那裏吧。你明白了麼？”

伊里亞走到門前。他底頭偏在一邊，他抬着牠好像牠並不屬於他似的。

“他並不哭。我也沒有傷他，”是培約爾底快慰底思想，

當他注視着他的時候。

“你淘氣底孩子！”他說，竭力要想生氣。“你不相信牠麼？好，這是給你一個教訓。”

然而這並不曾湮沒了他對他底兒子的憐惜或他錯待了他的感想或他對他自己的不滿意。

“這是我第一次打他。而我在十歲以前或許是被打過一百次的。”

但是連這個也不能安慰他。他向窗外一瞥，太陽好像泥水上面浮着的一點油似的，這時他聽見村裏的叫喚，悵惘底地走去照顧那筵席去了。

“你底繼兒放些糊話在我底伊里亞底心裏，”他低聲對尼可洛夫說。

“我就要打他，”這書記回答，很爽快地，很自滿地獻上這條陳。

“你應該關上他底嘴，”培約爾加上，斜睨着尼可洛夫底呆滯底臉。

“這就儘夠了，”他釋然地想。

村人們恭賀他們底主人和主婦，好意底地嘈雜着，臉上現出半醉底微笑，嚷叫着奉承底話。舍拉非穿着新底席鞋，腿上用紅繩綁着孟維安式底白裹腿，頓着腳，在阿台莫諾夫

們前面旋轉着，唱着他們底讚歌：

“噢，誰來了？

來的人來了！

他帶誰來了？

他帶着的她來了！”

伊凡·莫羅索夫，有着一部灰鬍子和像教士似的長髮低聲地說：

“我們滿意你。是的，我們滿意了。”

還有馬馬也夫，另一個老頭，熱心底地叫喊：

“阿台莫諾夫家看待他們底工人像貴族人家一樣！”

“他們是知道感謝底的，”尼可洛夫對可卜台夫高聲說，使大家都聽見。“他們知道怎樣讚美他們底恩人。”

“媽媽，他們推我呢，”雅可夫撒嬌，他穿着粉紅襯裳，圓得像一個球似的。他底母親抱着他，對着那些婦人驕傲底地微笑。

“你看那老人跳舞，”她撫慰底地說。

這木匠底灰藍底形態輕跳着，不倦地旋轉着，一面唱着一串奇怪底話：

“噢在地板上跳啊，我底腳！

常常跳，大膽地跳；

先穿席鞋後穿皮底，
先作婦人後作閨女！”

這些讚歌阿台莫諾夫並不是初次聽見，他有各種理由不信牠們底真誠。然而他被牠們軟化了。

“這是對的，”他帶笑地說。“謝謝你們。我們都是好朋友，真高興。”

“真可惜，”他想，“伊里亞不在這裏看着他底父親所受的尊榮。”

他看見有慷慨施與安慰工人的必要，少一思索之後，他說，一面扯着耳朵：

“我一定要把兒童醫院加大一倍。”

對於這，舍拉菲張開手從他面前跳開了。

“你們聽見了麼？來爲主人歡呼！”

他們高聲歡呼了，或許有點不一致，娜台利亞，被許多婦女圍繞着，非常感動了。

“去再拿三桶啤酒來，”她用拖長底鼻音告訴他們。“狄孔會拿出來交給你的。”

這就對於婦女們底狂熱加添了新底燃料，而尼可洛夫尤爲感激。

“這招待配得上款待一個主教囉，”他說，搖一搖頭。

“媽媽，我熱！”雅可夫哭訴。

這些歡娛被火夫孚爾可夫污壞了，他有着一部黑鬍鬚和一雙大得像梅子似的眼睛，左手上橫掛着一個瘦伶仃底嬰孩，直奔到娜台利亞前面。那孩子熱得疲弱了，皮膚是青底而且滿是瘡疤。他剛一到她面前，就歇斯特里底地叫喊：

“我怎麼辦呢？我底妻死了。熱死了。啊喲！看她所遺留給我的！我怎麼辦呢？”

他底眼睛是瘋人底的，黃色底淚從那裏滴瀝下來。

“不用管他。他瘋了，你看，”那些婦女們自解底地說，一面把他從娜台利亞跟前推開。“他底妻並不會更好些，是一個害癆病底的。他也是不很康健底的。”

“無論如何把小孩從他那裏拿過來吧，”阿台莫諾夫急燥底地訓示，立刻就有幾雙婦女底手向那軟弱底小身體伸去。但是孚爾可夫單是使勁地叫罵，跑開去了。

雖然，以全體而論，各樣事體在這一休假日總算高興而且光彩的。

“人數正在增加呢。要是父親能夠看見呀！”阿台莫諾夫幾乎是驕傲地想着，一面看着工人們裏的那些新面貌。

他底妻忽然用憂悶底音調說：

“此刻不是懲罰伊里亞的時候。他不能看見他們何等地

喜歡你。’

阿台莫諾夫不說話，單是縐眉看着緬娜特，她正在率領着一羣姑娘用低而難聽底聲音唱：

“舞過我前面，

溫柔底地瞷着我

因為戀慕——

唉，爲我他正燃燒着呢！”

“賤婦！”他想。“好無聊底歌！”

他拉出錶來，瞅一瞅，然後爲了某種理由撒了一個謊。

“我要回家去了，”他說。“阿里克生應該有電報來了。”

他輕快地一轉身就走了，開始思索着應該對他底兒子說些什麼，繼續在想一些很嚴正而又慈愛底事。但是他剛一輕輕地打開伊里亞底房門，就把這些全忘記了。這孩子跪在一把椅子上，兩肘擱在窗台上，正瞭望着紫色底煙天。黃昏以暗紅灰塵似的霧圍氣充滿着這小房間，在懸在牆上的一個大鳥籠裏一隻黑鳥正忙着洗他底黃嘴殼，預備要歇息了。

“唔，你在那裏幹什麼？”

伊里亞一驚回頭一看。然後慢慢地從椅上爬下來。

“那麼一切蠢話你都肯聽嗎，是麼？”

伊里亞歪垂着頭直站着，培約爾知道他是故意要提醒

他他曾經被打的事。

“你爲什麼歪着頭？豎直了。”

伊里亞抬起頭，可是不看他底父親。那黑烏開始在他底座上跳躍，發出輕清底吱啾。

“他惱了，”阿台莫諾夫想，坐下在伊里亞底床上，用他底手指摸索着那枕頭。“你不可聽那些糊話，”他高聲說。

“別人要說糊話我有什麼法呢？”

他底嚴正而快意底聲音使培約爾高興了，他開始振起勇氣，用更親切底音調談起來了。

“別人說蠢話，可是你不要聽。把牠們全忘了。倘若有人在你面前講醜僻底故事，把牠們都忘了吧。”

“你呢？”

“唔，我自然是這樣的。若是我把我所聽見的話都記起來，那麼不知我怎麼得了呢？”

他審慎底地談着，留意選出他以為是最簡單底話。然而他很分明地知道他所說的都是不必要的，而且立刻發見他自己困惑在他底簡單話的朦混底教條之中，他嘆一口氣說：

“來我面前。”

伊里亞小心底地走過來，培約爾把他挾在他底兩膝中間，把一隻手掌心溫和底地按在這孩子的寬闊底前額上。但

是當他知道伊里亞並不抬頭的時候，他惱了。

“你爲什麼這樣不高興？看着我！”

伊里亞直視着他底臉，然而這並不見有效，因爲跟着就來了這問題：

“你爲什麼打我？我告訴過你我並不相信白弗爾士加。”

大阿台莫諾夫沒有即刻回答。他吃驚底地看見他底兒子因爲某種奇蹟而成爲和他是同等的了。若不是他已經升起到一個成人的尊嚴底水平線便是他把一個成人拉下到他自己底水平線。

“以他底年齡而論，他是太過敏感的了，”是阿台莫諾夫的不快底感想，他站起來，急促地說着話，想立刻就和他底兒子和平了結。

“我並沒有傷了你。你應該學規矩。我底父親常打我，比這個厲害得多哩！而且我底母親和那馬夫和那管事以及那德國底脚夫都常打我。被自己家裏的人打是不算污辱的。被外人打了才是該哭嚷的。父母底手是輕底！”

他一面說，一面在房裏踱來踱去，從門到窗是六步，因爲急急想終結這談判，幾乎是害怕着他底兒子又發出別底問題。

“你在這裏所見所聞的都是于你不相宜的，”他咕嚕着，

並不看着他底兒子——正在貼在床背上。“你必須到鎮裏上學去。你想要上學麼？”

“是的，我想。”

“好，那麼……”

他想要撫慰他底兒子，可是有某物阻止着他；他也不能記起從前他底父母在傷了他底感情之後是否撫慰過他。

“那麼，去玩去吧。不要再和白士加作朋友了。”

“沒有人照顧他。”

“這樣臭小子沒人照顧是沒有關係的。”

阿台莫諾夫退入他自己底房裏，站在窗前，反覆思慮着對付兒子不成功這一缺陷。

“我縱容了他。他不怕我。”

各樣底聲音從村子這一面到他底耳裏——姑娘們底叫囂和歌唱，交談的咕咕，手風琴的嗚嗚。從庭院的門裏來了狄孔的清亮底聲音。

“你在家裏幹什麼，孩子？你以為有宴會的時候就在家麼？你是要上學去的了，是麼？那就對了。‘不受教育的人是活不成的，’俗語說。唔，你走了我可難過呢，孩子。”

阿台莫諾夫很想大叫：

“這是謊話！難過的是我。唷，”他壞脾底地想着，“這光

棍在討好他底主人底兒子。”

* * *

培約爾送他底兒子到鎮裏去預備進教父格拉比底兄弟所辦的高等學校之後，他覺得他底生活真是空虛，他底家庭真是可厭。他經驗着一種新奇底，不安底情感好像他底寢室裏的神像前面的燈熄滅了一樣。因為他習慣了牠底小小底藍焰，若是爲某種理由而熄滅了，他就整夜的不能安眠。

伊里亞離家之前的行爲好像是他故意要留下一個壞聲名在他後面似的。他對他底母親說話是這樣蠻硬，以至她流淚，他把雅可夫的籠裏底鳥全釋放了，把他所有的那黑鳥預約給尼可洛夫。

“你爲什麼這樣頑皮？”培約爾問，但是伊里亞不回答。他單是偏着頭表明給他底父親他是在惹惱他，又提醒了他所願意忘却的事。奇異的是他覺得這小傢伙在他底心裏佔了一個很大底地方。

“我底父親可曾如此關心過我？”

他底記憶使他確信他底父親並不曾有過親密底情誼在他上，而簡直是一個嚴厲底主人，他對於他的注意還遠不如對於阿里克生的。

“我比我底父親更慈愛吧？”阿台莫諾夫惶惑着不斷地

問他自己，不知道他是慈愛還是不慈愛。他常常被這些意念所騷擾，在麻煩底時間牠們就閃過他底腦筋，在工作底時候也佔據着他底心。事務是成堆成團地在增多着。牠有幾百隻眼睛釘視着牠底主人，牠不斷地要求他底全付精神，然而他總是記起伊里亞。他的關於職業的思想的線索常常像織機上的朽濫底經線似的折斷了，需要很大底努力才能重新聯結起來。他盡力把他底注意多多地給與他底更小底那兒子來填補這因伊里亞的離去而生的缺陷，但是他使他自己覺得失望：雅可夫是無可慰藉的。

“爹，買給我一隻羊，”雅可夫要求。他總是要東西。

“你要羊作什麼？”

“我要騎牠。”

“好無聊的想法！女巫才騎羊呢。”

“可是也林加給過我一個畫本，那裏面有一個好小孩騎着羊，……”

“伊里亞就不會相信那圖畫，”他底父親想。“他就會請求我告訴他關於女巫的事。”

他也不喜歡雅可夫常常惹惱工廠的小孩們而又哭訴他們對他不好這習慣。他底大兒子本來也是一個暴徒，一個鬥士，但是他從來不抱怨誰，雖然他常被他底朋友們毆打。而

雅可夫却是怯懦底，懶惰底的，而且總是在舐着或嚼着什麼。他底行爲間或還有些是不可解底，甚或是可厭底的。例如：他底母親倒牛奶在茶裏之後，她底長袖子拂過杯子，把牠搥翻了，以至熱牛奶燙傷了她。

“我看着你要搥翻牠呢，”雅可夫快活底地說，臉上展開一個廣大底微笑。

“你既已看見，還說什麼呢！這是不仁慈底，”他底父親說。“你底母親現在燙傷了腳了。”

但是雅可夫祇是映一映眼，吸一吸鼻，仍然在嚼着，一聲不響。在幾天之內他底父親偶然聽見他和別人在院裏說話。

“我看見他要來打他，”他急語着。“他一步比一步湊近他了，就從他後面這樣一下子！”

阿台莫諾夫望着窗外，看見他正揮着拳，和白弗爾士加·尼可洛夫正說得起勁。他就叫他進來，告訴他不要理會尼可洛夫。他想要給他一些教訓，但是他一看這孩子底帶紫底眼白，就見他底喜氣洋洋底眼瞳，他嘆了一口氣讓他走了。

“去吧，回眼睛！”

雅可夫小心地走出來，好像那地板很滑似的，他底兩肘緊挾着，兩手張着，好像是在搬運一件不好拿底重東西。

“他是蠢笨底的，”他底父親決定。

他底女兒，一個高底，羞縮底姑娘，也有些雅可夫底可厭底性質。她喜歡躺着讀書。喝茶的時候她吃許多菓子醬，吃飯的時候她用麵包捏小人玩，用她底匙敲着她底盤好像是在她底湯裏捉蒼蠅似的。她總是緊閉着她底血紅底嘴唇，常常用一種青年女子不該有的音調對她底母親說：

“這是不時興的。那是舊式的。”

她底父親向她說，她是一個受教育底女子，爲什麼不去看看她所穿的細麻內衣是怎樣織成的，她回說：

“我願去。”

她穿着她底星期日底衣服，提着她底叔父阿里克生給她的遮日傘，欣欣然跟在她底父親後面，留意着不讓任何事物碰着她底衣服。她屢屢吹鼻子，而且當工人祝她底日安的時候，她底臉紅了，不笑也不說，點一點頭——她底臉上滿漲着矜持底神氣。她底父親開始告訴她關於工作的事情，但是他立刻就注意到她正在看着她底脚，並不看紡織機，于是不再說了，對於她的漠視他底事業的繁忙和激動覺得傷心。而他們從機房走進庭院的時候，他問她有什麼感想。

“灰塵很大！”她回答，察看着她底衣服。

“你並沒有看見什麼，”培約爾微笑着說。後來他生氣

了，呵斥她。

“你爲什麼總是提着你底衣服？這院子是乾淨的，你底衣服又這樣短！”

她吃了一驚，移動了捏着衣服的那兩個手指。

“這裏油味很大，”她負咎地說。

阿台莫諾夫看着她底那兩個手指比什麼都可惡。

“你從來不用那兩個手指作點事！”他咕嚕着。

有一個雨天，她正躺在沙發上讀書，她底父親坐近她旁邊，問她在讀什麼。

“我正在讀關於一個博士的事。”

“哦，那末是科學了！”

但是當他一瞥那本書的時候，他生氣了。

“你爲什麼對我撒謊？這都是詩句。科學是用韻文寫的麼？”

她匆促把這故事含糊地說了一點：上帝容許撒旦去誘惑一個德國底博士，撒旦就派了一個惡魔到博士那裏。（註一）阿台莫諾夫拉着耳朵，誠心想把握住這故事的意義，但是發見他底女兒底高傲底腔調，使他覺得懊惱而且可笑，這妨礙着他理解她所說的。

（註一）即哥德所著‘浮士得’。

“那博士是一個醉漢麼？”他問。

他看見也利娜對於這一問有些倉惶，就不再注意她底解釋，便憤憤地說：

“好麻煩底故事！是一個寓言吧。博士們都不信鬼的。你從那裏得來這本書？”

“那機器師給我的。”

培約爾記起了也利娜灰色底貓似底眼睛有時沉思底地直視着，他以為應該警告她了。

“可卜台夫並不是你底配偶。不要和他太隨便了。”

是的，也利娜和雅可夫比之伊里亞都是遲鈍而且粗俗底的。他明明白白地看出來了。但是他不曾注意到他底對於兒子的愛漸漸被對於病態底白弗爾·尼可洛夫的仇恨所代替。每當他遇見他的時候他就像：

“全都因為這倒霉底東西！”

他生理底地厭惡這孩子。他走路常是彎着背，頭是吃驚似的在細頸子上扭轉着；甚至于當他跑的時候都給阿台莫諾夫一個小偷在潛逃的印象，他勤苦底地修補他底繼父底靴子和衣服，剖柴，汲水，倒掉廚裏的垃圾桶，在河裏洗清他底弟弟底襯布。他是髒底，破底，而又像麻雀似的慌忙。他用一付討好底笑臉招呼每一個人，狗似的露出牙齒，他每一遇

見阿台莫諾夫，縱然離得很遠，他就點頭，彎着鵝似的頸子，頭一直擱在胸上。這于阿台莫諾夫幾乎是一種娛樂：看着他露立在秋雨裏或者看他在冬天剖柴，或者像一隻鵝似的獨腳站着，盡力吹溫氣進凍底手裏，而那一隻破得滿是洞的靴子慢慢地從縮着底腿上滑下來了。他常咳，一咳就用那藍底手捉住胸膛，全身扭曲成一個開塞底鑽子。

在考察出他養着兩對鴿子在浴室頂上的時候，阿台莫諾夫命令狄孔放了這些鳥，並且監視着不許這孩子爬房頂。

“他是一個脆傢伙，會從房頂上掉下來跌斷頸子的。”

有一晚他進辦公室去，看見他在用一把小刀括地板，並且用破布在揩去一灘墨水。

“是誰弄潑的？”

“父親。”

“不是你自己弄潑的麼？”

“我發誓不是我！”

“那麼你底臉上爲什麼有淚痕呢？”

白弗爾沒有回答。他單是跪在那裏，偏着頭，預備着接受一擊。

“那是你應該的麼！”阿台莫諾夫滿足地說，眼光從他身上擦過。

他忽然明白了這事的真像，當他認清他嫌厭這賤孩子是多麼稚氣可笑的時候，鬍子一動他微笑了。

“把怎樣的事作了消遣呀！”他謙讓地想，拋下一個值五戈比的銅元在地板上。

“這，去買點糖果吃吧！”

這孩子小心地伸出瘦削底手指去拾那銅元，好像是怕牠會燙着他似的。

“你底繼父打你麼？”

“是的。”

“唔，這算什麼？每個人都被打過的，”阿台莫諾夫安慰底地說。幾天之後，雅可夫哭訴說白弗爾欺負他，久已不信他底兒子的阿台莫諾夫却教他底書記打白弗爾。

“我要打他，”尼可洛夫恭敬地說。

當伊里亞暑假回家的時候，穿着新奇底服裝，頭髮剪得很短，以致他底前額現在顯得比從前更大。阿台莫諾夫更加嫌憎那下賤底，病態底白弗爾，因為伊里亞仍然固執地和他繼續着他底友誼。伊里亞自己變得沒有禮節。他對父母不稱“您”而稱“你”，走起來兩手總是攔在衣袋裏，而在這家裏他好像是一位賓客，又，把他底兄弟捉弄到流淚，他底姐姐用書擲他，完全是一個無賴子的行爲。

“我早就告訴過你，”娜台利亞埋怨她底丈夫。“大家都說教育使孩子們放肆。”

阿台莫諾夫沒有說話，但是繼續着焦急地察看他底兒子之後，得到這結論：他雖然很頑皮，而他搗亂是有目的的，並不是他自己喜歡如此。

鴿子們又出現在浴室頂上，在山牆上咕咕的叫而且跳，而伊里亞和白弗爾就坐在煙突旁邊，熱心地談了好幾點鐘——那或許是在談不讓鴿子飛了吧。

“來，告訴我你過的是怎樣的生活，”他底父親發問，在伊里亞回來不久之後。“我對你已經說過許多。現在你該回答我了。”

伊里亞給了一個簡單底，急促底，不很有趣底報告，敘說孩子們怎樣逗惱他們底先生。

“他們爲什麼要逗惱他們？”

“他們都是病底，孩子們討厭他們。”伊里亞解釋。

“那些孩子們呢？這就不對了。你們覺得功課困難麼？”

“不，很容易。”

“真的麼？”

“看我底分數，”伊里亞說，聳了一下肩頭，同時他呆看着花園上面的天。

“你在看什麼？”他底父親問。

“一隻鴿子。”

老阿台莫諾夫用勁嘆了一口氣。

“好，去玩去吧，”他說。“你覺得和我在一起無趣，我知道了。”

他剛一獨居着，就記起當他是小孩的時候他底父親和他說話他總是害怕或厭煩。

“所以他們逗惱他們底先生！從前教堂的書記用皮鞭教我們讀書的時候這些事是不會進過我底頭腦裏來的。生活對於小孩已經減少許多的艱難了。”

伊里亞在回到鎮去之前，向他底父親提出一個要求——這是他底唯一底要求。

“父親，”他問，“你許可白弗爾在浴室頂上養鴿子麼？”

“一個人不能安慰每個不幸者，”他底父親說，可是並沒有確定底話。

“那麼就是說你允許他了，”伊里亞決定。“我要告訴他。他是高興的了。”

老阿台莫諾夫傷心于他底兒子對於一個髒小孩的娛樂如此關心，而從來不曾費點力給他自己底父親任何快樂。伊里亞走了之後他自己覺得更加為仇恨這書記底兒子的那固

執之情所捕虜——那仇恨增長得如此強烈：無論在家裏或工廠裏或鎮裏一遇不遂心底事，他底思想就被這破濫醜陋底小孩的形影強佔着，簡直成了一個他底煩惱底主要來源。其實白弗爾好像邀請他使用他底脆弱底小骨頭作一個掛物釘來懸掛他所有的一切憂鬱底思想和不仁慈底感情似的。這孩子的生長真好像泥團或暗影的生長，而又像狡滑底小鬼一樣常常突然出現在阿台莫諾夫的前面。

在夏季的一個晴朗日子，阿台莫諾夫走進花園去，覺得疲倦而且煩惱。時候是黃昏，倦怠底秋季底太陽的熱力已經分散了，正在消溶于被風雨所洗淨的藍色底天裏。一種柔軟，淒涼底蟋蟀之聲飄浮在花園裏，狄孔在園角上忙碌着收集那些落葉。從樹林後面來了工廠的微語，一道懶懶底煙盤旋在透明底晴空中，成爲灰色底斑塊。因爲要避免和這傭工見面和說話，阿台莫諾夫走向對角的房屋去。門沒有關着。

“他在這裏呢，”他想。

他向裏面小心地窺看一下，就見他底敵人伸脚伸手地躺在暗角裏的一條櫬子上。

當阿台莫諾夫恨恨地走近他的時候，白弗爾就自己從櫬上滾下來，張着嘴，發出一聲低底叫喊。然後他像皮球似的滾着，滾到這巨人底脚下。阿台莫諾夫大歡悅地用右脚踢

了他底胸上一腳，於是站定了。接着是骨節折斷的聲音，這孩子微弱地吟呻着反撲在地上。

在一分鐘之間阿台莫諾夫覺得這一腳踢開了一個他所衷心厭惡的髒髒底破布袋。但是第二分鐘他就向花園裏看看又聽聽。然後關上門，彎着腰。

“那麼，起來吧，”他低聲說。“讓我們出去吧。”

這孩子伏在地上，一隻手長伸在他前面，一隻手壓在他底膝下。一隻腳似乎很短，好像他是在暗自爬近培約爾，而他底伸着底手是異樣底，可怕底長。阿台莫諾夫蹣跚着，抓着門栓，脫下帽子，又用衣裏去揩他底前額上突然而發的大滴底汗珠。

“起來，我不告訴誰，”他悄聲對那孩子說；但是他已經明白他殺了他了，因為他看見一條黑血從白弗爾底額上急流了出來。

“被殺害！”是培約爾心裏底言語，可是這直梗底話，雖然簡短，響得把他底耳朵都震聾了。把帽子塞在衣袋裏，他畫十字在他自己身上，呆站着看着這可憐底縮着底小孩發僵。在他底恐慌中他僅僅只能想出一個簡單底解釋。

“我就說這是一件意外底事。我開門，門傷了他。是的，這門。牠是一扇重底門。”

他徘徊，沉重地坐下在一條橈子上。他後面站着狄孔，手裏拿着掃帚，用他底水眼注視着尼可洛夫，思索底地搔着他底鐵似的面頰。

“看這！”阿台莫諾夫開始高聲說，兩手緊握着橈子的邊，而狄孔只是點點頭。

“一個細弱，魯莽底小孩，”他突然說。“我警告過他多少回叫他不要爬房頂！”

“什麼？”培約爾問，從希望與恐怖之間迸裂出來。

“我告訴過他他會跌斷他底頸子呢。而且你也告訴過他，培約爾·伊里支，你記得麼？一個人要任性地去作必須有那一種技藝才行的。真糊塗，不是麼？”

這傭工蹲了下去，摩摩白弗爾底手臂和頸子，又摩摩他底面頰，然後他在他底圍裙上揩他底手指好像是在擦火柴似的。

“他好像是完全死了，”他說。“他是一個脆弱底小東西。要殺他並不費事，是吧？”

狄孔底全付神氣——他底沉靜底言語和緩慢底舉動——確乎是同平常一樣，但是他底主人不相信他，在期待着他的恐嚇和定罪。狄孔在仰望天棚上底方洞和諦聽鴿子求愛的呼喚之後，又開始以如常底沉靜和簡單底方法談起來了。

“他常常從門上爬上去。他底一隻腳踏在橈上，另一隻在門栓上，就這樣到門頂上。他從那裏抓住洞的邊，開始用手臂把自己提升上去。但是他底手是沒有力的，所以掉下來了，你看，他底胸部撞在門的角上。”

“我沒有看見這個，”培約爾說，自我保存的意識鼓勵他一個急促底反應。

“他是在說謊吧？他在欺騙我吧？他在設圈套要把我抓在他底掌握中吧？或者這傻子不能猜出真像呢？”

末尾這一個是最可能底的。狄孔正在愚笨底地動作着，他底頭忽前忽後地搖動着好像要用他底前額去撞誰似的。

“唉，這些塵灰！牠們爲什麼而存在？”他嘆息。“我就去告訴他底母親。我想他底繼父是不會爲他很難過的。這孩子對於他單是一個拖累罷了。”

阿台莫諾夫很驚疑地聽着這傭工的話，想從牠裏面得到錯訛底音調，但是狄孔照常地說着，響着那不知道好奇的人底音調。

“唉！”他說，豎起眉毛在聽一個婦人在院裏惱怒底叫喚。

“白士加！白士加——呀！……”

狄孔摸着他底面頰。

“你底白士加在這裏呢！預備着你底眼淚吧……”

“不，他是一個傻子！”阿台莫諾夫決定，把便帽從衣袋裏拉出來，小心底地在考察牠底破底尖端，走進花園裏面去了。

約有兩三個禮拜之久他覺得他底內面盪漾着一股悠忽底惶恐的潮流；每日都以奇禍及意外之災威脅着他。在開門時候，狄孔就會進來說：“自然一切我全都知道了……”吧。

但是外界一切如常。依照着生與死的定律，各個人都承認這小孩底死亡是一件簡單底事實。尼可洛夫繫了一條新底黑領帶在他底黃頸子上，他底洗淨底臉上有一種頗為莊重底神氣，好像他曾經得到了一宗早就應該給他的報酬。這死孩子底母親，一個高瘦底婦人，有一張馬似的面孔，正在為喪事忙碌着——阿台莫諾夫這樣想——但是她不說話也不流淚。她忙着佈置一個羊毛絨底套子套在棺材頭上，移動死孩底前額上底祈禱帶的位置，用小心底手指按下那蓋在他底眼上的新銅元。時時她都忽忽地畫十字在她自己身上。在安魂祭的時候培約爾看見她疲勞到兩次不能舉起手來。她剛一抬起手，她又好像斷了似的掉下來。

是的，關於這孩子的家庭方面，一切都平滑地過去了。尼可洛夫家的感謝幫助喪事的言詞多到使阿台莫諾夫厭倦

了，雖然他僅僅給了一小點，因為太慷慨了恐怕引起狄孔的疑心。他還是不相信這傭工真蠢如他在浴室裏所顯現的。而他更以為奇妙的是：這浴室第二次作了增加狄孔底重要的工具，使他深深闖入他底生活的密切關係裏。他甚至於想放火燒了這地方，或者把牠折下來，鋸成柴塊——牠是已經舊而且朽了——在別的地另建一個浴室。

但是留心觀察狄孔一久之後，他看見他仍然以平常那種不甘心的樣子作着工作，好像他是在勉強行好似的。他像從前一樣靜默，對工人們也仍然像警察似的不客氣，而且為他們所嫌憎。他對婦女尤其輕蔑，只有娜台利亞是例外，他把她當作一個親戚似的——一個姑母或者姐姐——而不是一個主婦。

“你為什麼待狄孔這樣好？”培約爾屢次問她。

“他已經變成一個家裏的人了，”她回答。

倘若狄孔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在游行着，一個人就會想像他要成為一個異教徒，因為近幾年來發生了好多派別。但是除了舍拉菲這木匠而外他沒有朋友，他也喜歡到教堂裏去說些誠懇底禱告，這時，為了某種理由，他總是難看地張着嘴，好像他正在呼嚶似的。有時阿台莫諾夫底眼光一與他底閃灼底目光相遇他就皺眉，使他覺得在那水晶底圓球

裏面潛藏着一種恐嚇，好像他就要抓住他底領子而且搖着他說：

“現在，你說了吧！”

但是那閃灼底目光會從狄孔底瞳孔上消散了，而那有着大額骨的臉，石造似的冷靜，也能鎮壓住培約爾底焦急。當安東這傻子活着的時候，他常坐在這傭工底更房裏，或者在晚間同坐在院門附近的一條橈上，這時狄孔就提出些問題求他解釋：

“不要糊說。你自己應該想清楚。誰是卡亞台？”

“卡亞馬！”安東歡呼，開始唱：

“基督起來了。他起——來了……”

“住口！”

“雙輪車失了一個輪……”

“你是想從他得出什麼來？”阿台莫諾夫問，懷着一種他自己所不解的不安。

“我要他解釋他所用的那些非凡底字。”

“但是那些不過是一個傻子的言語吧了！”

“就是一個傻子也必定有某種理由，”狄孔獸氣底地說。

總之和他談話是白費工夫的。阿台莫諾夫在一個暴風之夜睡醒了，覺得再不能忍受這心裏的重壓了，於是促醒他

底妻，告訴她尼可洛夫這孩子的遭遇。娜台利亞眯着睡眼，默默地聽着。

“我把我底夢忘了，”她打一個呵欠說。

然後她突然一動，說了一些關於她小兒子的廢話。

阿台莫諾夫吃驚地扯着他底耳朵，憎恨地想：

“我爲什麼要告訴她呢？”

在那一夜風雪怒吼之中，他深深地意識到他自己底孤獨，思索着一些能夠解釋這殺害的理由。因爲愛護兒子的力量所鼓動，恐怕有虧父道，殺了伊里亞底一個危險朋友。這可以算是暗恨尼可洛夫這孩子的一個合理底動機，使他放心了許多。但是他渴望完全卸脫這罪惡的負擔，把牠推到別人底肩上去。他于是要請格拉比教父來看他，因爲他對於平常底錯過都不會懺悔過，這非常底罪惡是不願在懺悔的時候告訴他的。

這瘦底，區儂底教士在晚間來到了，沉默地坐在一角角落裏。他屢屢把他底長軀幹後退到很暗很窄底角裏去，好像羞澀着要躲藏起來似的。他底形態，穿着舊底黑袈裟，和他所坐手椅底黑皮是難于分別的，和這陰暗底背境髣髴可辨的只有他底臉。一些溶雪的小點滴像玻璃灰似的在他底額髮上放光，他照常用他底瘦拳頭把握着他底長而稀薄底鬍子。

阿台莫諾夫遲疑着不肯談論重壓在他底心上的事，而開始告訴這教士人們腐化得何等快，並且對於他們底懶惰，酗酒，不德表示憤慨。然而他覺得這話題沉悶，陷入沉默裏去了，在房裏踱來踱去的走。後來這教士從暗角裏發出一番很像輓歌似的演說。

“沒人留意人們的精神底幸福，而他們自己也沒有留意這個的習慣。他們不知道怎樣作。還有一些受過教育的人們——我不必批評他們因為在我們之中他們沒有幾個——但是他們甚至于不盡力領導人們底日常生活，你知道。他們願作的事很多，但是不作這主要底事，于是引起人們的叛亂，以致受官廳的迫害。總之我們底機器的輪子有些走不通了。在這些無聊底亂嚷之中有一個單獨底呼聲一天比一天高，訴之于世人的良心，想各種方法來激起牠底力量。那就是伯爵託爾斯太，一個哲學家，一個文人。他是一個最有名底人，他胆敢無所顧忌地說，但是這，你看，連正教也在內……”

這教士談託爾斯太談了好久，阿台莫諾夫雖然不全懂，而從那好像靜止底流水似的陰鬱裏所發出的嘆息之聲和那教士所描寫的這非常人物底幾乎難于相信底言行，使他爽然自失了。雖然他並不曾忘記了他所以請這教士來的理由，他漸漸屈服于一種憐憫他的感情。他知道城裏面的窮人都

把他看作聖人因為他不貪吝，因為他待一切人都和藹，在教堂裏執行他底任務也好，舉行葬儀的時候有一種特別動人的方法。阿台莫諾夫以為這些全不足奇——一個教士所應該如此的。引起他底同情的是城裏的主教和上流人們多半不喜歡他。然而一個精神底使徒是必須堅強不屈的。他底義務在於施行嚴厲底斥責和喚起人們對於罪惡的憎恨和畏懼。阿台莫諾夫知道格拉比沒有這種能力，當他聽着他底不動人的談話和遲疑地發表着一種因為怕得罪人而含糊其詞的意見的時候，他突然說：

“我今天請你到這裏來，格拉比教父，通知你今年我不到聖餐會了。”

“這是怎麼的？”這教士沉思地問，後來不等回答，說：“你應該對你自己底良心負責。”

阿台莫諾夫以為他在這些話裏面看出了和狄孔底話裏的同樣不誠實。這教士窮得連套鞋都穿不起，他坐着，兩隻笨重底農夫靴子的底浸在從牠們上面滴滴下來的泥水塘裏面，一面用沉思底音調繼續談着，但是沒有批評。

“設使你觀察現狀，就只有這一點可慰底閃光：罪惡在世上增加起來了，牠們底勢力互相聯絡着好像是要使牠們更容易被剷除似的。我常常覺得，當罪惡初發現的時候好像

是一個小小底掛物釘，預備將來許多罪惡叢集在牠上面，如同線積在紡錘上似的。當各種罪惡分散着的時候牠們是難于克服的，但是牠們一聯在一處，就能夠用正義底劍一刀把牠們剷除了……”

他底話存留在阿台莫諾夫底記憶裏，給他或一程度的安慰。白弗爾，一點也不錯，曾經是那掛物釘，他底一切黑暗思想從前都叢集在牠上。召引這種種黑暗思想的是他。他進一步想，他可以正正堂堂地把他底罪惡劃一份給他底兒子，于是舒展地嘆了一口氣，請這教士坐下喝茶。

這餐室明亮而且舒服，牠底溫和底空氣中充滿了悅口底氣味。茶炊在棹上沸着，噴着誘人底水氣，烏利亞娜坐在手椅上，用她底快活底聲音唱歌給她底四歲底外孫女：

“由上天底恩賜：
給阿波斯托彼得
這太陽，夏熱；
給善良底聖尼古拉
過海底自由；
並且給伊里雅這先知
一把鋒利底金劍。”

“一個異教底歌，”這教士辨解底地微笑着說，當他在棹

前坐下的時候。

* * *

娜台利亞在寢室裏告訴培約爾：

“阿里克生回來了。我已經看見他。他說莫斯科怎樣怎樣，更加糊言亂語了。唉，我恐怕……”

那一個夏天有些小紅斑點出現在娜台利亞底白頸上和光滑底，玫瑰色底面頰上。雖然牠們還沒有針尖大，可是使她很煩惱，所以每星期兩次，在臨睡之前，她耐心底地擦些密色軟膏在她底面頰上。當她作這工作的時候，她坐在鏡子前面，兩肘一上一下地動着，她底球似的兩隻奶在內衣下面沉重底地搖擺着。培約爾枕着兩臂躺在床上，他底鬍子戟指着天花板，這時他從側面一瞥她，發見她好像某種機器。他也嗅到她底軟膏底煮鱧魚的氣味。用誠懇底私語說了她底祈禱之後，她躺在床上，但是他假裝睡熟了。

“這掛物釘，”他想，“而我是那紡錘。我正在旋轉着。然而誰是紡者呢？狄孔說人紡線，而魔鬼織喪服。他真是一個村俗底東西！”

由于阿里克生的經營，這事業逐漸擴張到河岸的那些沙山上。這些山已失去了牠們底黃金色彩，雲母石的銀光也不見了，石英的碎片也不再發閃了。沙被踏下了，那上面所

長的花草一春比一春肥大。雜草已經鮮綠，車前草的葉展開在路上，牛蒡張着牠們底大耳朵。工廠花園裏的樹木散佈牠們底花粉，而在秋天的時候落葉肥饒了這地面。工廠的嘍嘍越來越高，牠在喘息着牠底恐怖與擾亂。幾百紡錘在哼哼，織機在低語，機器是終日喘息着，並且在每一件東西上都浮着工業與勞動的無休停底重濁之聲。覺得自己是這一切的主人真是好事，在事實上不僅是好而已矣。這足夠使人驚異而且驕傲了。

但是有些時候，而且常常，阿台莫諾夫被疲倦壓倒了，他底思想就會退回到他底孩童之年，回到他底故鄉，那清底，靜底拉提河，那遼闊底原野和那些農民底簡單生活。在這樣底時候他覺得他自己旋轉在一些無形底手的掌握中。他底頭裏終日充滿了咆哮的聲音，除了他底事業而外沒有思慮任何事物的餘地，而那工廠底煙囪的旋轉底煙在他底周圍密佈着一層喪氣而煩惱底幕。

在這種情調之中的幾時或幾日，他覺得特別地不喜歡他底工人們，他們似乎逐漸衰弱，失掉了他們底農夫樣的忍耐力。他們習染了一種女性底煩燥，使他們過分底敏感，放肆和吵鬧，而且也日趨于無氣力和靠不住。在他底父親的時代他們多半是住在家族裏，彼此間有着更好底情誼。他們沒

有這樣底濫醉，也沒有這樣底放蕩無恥。但是現在各樣都是在混亂之中。工人們是更輕佻了，或者甚至于更聰明了，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他們彼此間是更多惡意，對於他們底工作是更不留心，而且因為怕被欺騙更傾向于互相防備。那些工人的子弟尤其頑梗無恥而且可鄙，這工廠迅速地使他們完全不像農夫了。

孚爾可夫這火夫已經送到鎮裏的瘋人院裏。他和他底活潑底妻在這工廠裏不過五年，那時他是一個康健底，俊美底男子，而火毀了他底一切。在一年之間他底妻變成不忠實底了，他開始打她，以致成癆，現在他們倆都算完了。這樣急劇底毀滅的許多例子都在阿台莫諾夫底眼前經過。在五年之中就有四個殺人案，其中兩個是為爭吵，另一個是為報復，第四個是一個老織工為嫉妒刺殺了一個紡工。況且這些流血，重傷底謀殺，和爭吵都還正在常常發生。

這些一切都分明地沒有影響于阿里克生，他變得比以前更加不可思議了。他有些和舍拉菲相同的地方，這快活底木匠對着孩子們吹哨，鞠躬和為他們造小棺材都是一樣底高興和機巧。阿里克生底鷓似的眼睛裏閃灼着這樣底確信：一切都順利地進行着，將來也是繼續着順利。他已經有三塚墳在墓地裏，他底孩子們之中只有一個梅龍牢固地把握住

生命，他底筋和骨是倉促間隨便連結起來的，所以牠們全會吱吱格格的響。這孩子有一個扭指頭的習慣，使牠們高聲的響，而且十三歲就戴眼鏡，這使他底長底，鳥似的鼻子少微短了一點，使他底不快底眼色上有一個暗影。他常常拿着書走路，手指挾在書頁裏面，那書就好像長在他身上似的。他平等底地和他底父母談話，或者不是談話——他講演吧。他們喜歡這個，但是培約爾却不，而且確乎覺得他底侄兒不喜歡他，背向着他這一面。

阿里克生家裏的空氣是輕浮和閑散的，大阿台莫諾夫看見他自己底生活和他底兄弟底的相差之大幾乎好像修道院與雜貨攤之不同。阿里克生和他底妻都沒有鎮裏的朋友，但是在放假日的時候，他們底房間——像雜木房似的塞滿了許多無用底舊東西——就變成了那些難測底人們的巢穴了，如亞可弗理夫這工廠醫生，一個尖刻底，壞脾氣底人，有着金牙齒的；可卜台夫這機器師，是一個像醉漢和賭徒似的吵嚷底傢伙；梅龍底教師，一個被警察勒令退學的大學生；還有他底塌鼻子底妻，她吸紙煙和彈六弦琴。況且他們都是些社會所不容的人，他們全都同聲謾罵教士和當局，而自以為是聰明之至。阿台莫諾夫十分相信他們都不是正派人，却不能理解這些人有什麼足以引動像他底兄弟這樣據有一個

重大事業之半的人。當他聽着他們底喧嚷的時候他記起了那教士底牢騷：

“他們願作的事很多，但是不作那主要底事。”

他從來沒有問過他自己這主要底事是什麼，因為他以為就是實業。

他底兄弟所愛好的顯然是可卜台夫，這吵鬧底吉卜色。他底樣子雖然好像喝醉了，却有一種強毅底，甚至于智慧底神氣，而且他比其餘的人都說得更多。

“那全是糊說，哲學而已矣！製造和技術底知識——這些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但是大阿台莫諾夫猜疑他是異教徒，過激派。

“一個危險底青年！”他告訴他底兄弟。阿里克生吃了一驚。

“可卜台夫麼？你是什麼意思？他是一個好伙伴，能幹，聰明，而且像公牛似的強健！我願意有像他這樣的一千個！倘若我有一個女兒，”他微笑着說，“我要把她嫁給他，使他和這事業連鎖起來。”

培約爾惱怒着走了。倘若他們不玩牌，他就去坐在他所喜歡的一把手椅上，因為牠寬而且軟好像一張床似的。當他看着這些人們，而且拉着他底耳朵的時候，他覺得沒有一個

合他底意，很想和他們全體爭辯。他想和他們爭辨不單祇是
因為他們輕視他，雖然他是這事業的大主人，但是也還有別
底一些他自己也不明瞭的理由。因為不善于談論，他很少插
嘴，而插嘴也只能勉強說：

“然而你看，格拉比教父曾經告訴我有一個伯爵……”

“什麼——什麼——一個伯爵與你何干？”可卜台夫驟
然回頭向他叫囂。“那伯爵擁護臨終底農村底俄羅斯！”

他一面說一面用手輕侮地指着培約爾這一面。其餘的
人靜聽着他說，全都變形像他似的，也成了一些流浪無家底
吉卜色了。

“蠢蟲，”培約爾想，“懶東西！”

“說實業不是一隻熊，因為牠並不走到森林裏去，這是不
對的，”他得一個機會說。“但是實業正是一隻熊，他所以
不走到森林裏去是因為牠已經把人抱在牠底熊似的懷裏
了。實業是人底主宰。”

“這，你看！”可卜台夫叫喊。“那裏會有像你所說的事？
誰能說出來？這就是你們這一流人的危險！”

而他底兄弟阿里克生譏諷底地質問：

“你是怎麼一回事？你底觀念是從狄孔借來的麼？”

這使培約爾很生氣。

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告訴他底妻，“留心也林娜，那吉卜色可卜台夫正在圍繞着她。阿里克生放縱了他。但是也林娜一點也不會選上像他這樣的人的。你應該替她找一個丈夫。”

“此地能夠有怎樣底丈夫，”娜台利亞焦急地說。“我們應該在鎮裏找。況且，還早呢……”

“她快到麻煩底時候了，”阿台莫諾夫微笑着說，也引起了他底妻的一個小玩笑。

每當他暫時逃開他底職責而衝出工廠的煩擾的窘迫底境地的時候，他覺得他自己又包圍在一片討厭別人而又不滿足自己的濃霧裏。在他底生活裏只有一點光明，那便是對於兒子的愛，而連這一點也被尼可洛夫這孩子的影子陰蔽着，深埋在‘殺害’的重担之下。當他看着伊里亞的時候，有時他覺得迫切地想要對他說：

“這是因為我擔心着你才作出來的呀！”

他底狡詐還不夠抹煞這事實：他底擔心在這殺害之前僅僅有過一秒鐘，雖然他明知道唯有這一點能使他底行為勉強近于合理。所以他和伊里亞談話的時候他終於連他底朋友底名字都怕提起，恐怕他會偶然承認了這樁罪惡——這是他願意看作一樁英雄勳業的。

他看見他底兒子迅速地長大了，但是他生活在他自己底一個世界裏。伊里亞變得更沉靜了。他對他底母親更和氣了，也不再逗惱雅可夫——他也在高等學校裏。他喜歡帶着他底妹妹台諦娜出門，譏笑也林娜也不是不仁慈底地，然而在他所說的話之中有一種有意底和先見底含蓄，這是可以覺察的。白弗爾·尼可洛夫底地位已經被梅龍取得，堂兄弟倆在一處閒談着，揮着手，很少分離的時候。他們在一處學習功課，同坐在花園裏或夏屋裏讀書。伊里亞不多在家，因為早餐之後他不到鎮裏去看他底叔父就是偕同梅龍和戈理斯夫托夫到森林裏去。戈理斯夫托夫是一個機敏底，黎黑面孔底，強悍底孩子，臉上有許多牛蒡似的小刺。他拖着腳走路，眼睛常常轉注在一邊，使他有一種令人莫測底表情，又好像斜眼睛似的。

“你就喜歡和這一流歇尼人作朋友，”娜台利亞輕蔑底地對伊里亞說。培約爾看見伊里亞底秀逸底眉毛顫動了一下。

“歇尼是一個侮辱底字，母親。你知道戈理斯夫托夫是格拉比教父底侄兒，這就是說他是俄羅斯人。在這高等學校裏他是頂……”

娜台利亞輕蔑底地吹了一下鼻音。

“歇尼人常常爬到頂上。”

“你怎麼知道的？”伊里亞固執着。“鎮裏有四個猶太人，全是窮的，除了那製藥師而外。”

“是的，有四十個小歇尼人。在孚戈羅隨地都是歇尼人，連那市場裏……”

“歇尼”不是好字眼，”伊里亞倔強地重複說。

他底母親底臉紅了，用匙子拍她底碟子。

“和我說話不要像這樣！”她叫。“我知道說話的方法的，不是麼？我並不會瞎了。我看見他逢人就討好。他甚至于諂媚狄孔。我說的是他像歇尼人似的良善，良善底人是危險的。我從前認識一個善良底人……”

“夠了！”培約爾忽然插言。

“怎麼的，培約爾伊里奇？”她埋怨，眼淚快要流出來了，“我一句都不能說。”

伊里亞縲着眉，不開口。

“總之我是你底母親，”娜台利亞提醒他。

“謝謝你，”伊里亞說，推開他底空杯子。

培約爾斜看了他一眼，微笑着拉着他自己底耳朵，因為他從娜台利亞底話裏聽出來她怕伊里亞，正如她從前怕煤油燈，最近怕娥加給她的製造咖啡機，她以為牠會爆炸。甚

至于培約爾也覺得有些像娜台利亞似的可笑底懼怕伊里亞。他是一個不可思議底青年。其實這三個小孩全是不可思議底的。不然他們怎麼會在狄孔這傭工的社會裏發見娛樂呢？每天下晚他們都和他坐在院門旁邊，阿台莫諾夫聽着這農夫底教訓底聲音：

“就是的。你負擔越少，你就走得越快。但是不要相信角度。天上不是沒有角的麼？天上不是沒有牆壁的麼？”

這些學生們都哄笑了。伊里亞底笑是小底，溫柔底，梅龍底是乾底，譏諷底。而戈理斯夫托夫底笑並不如他們那樣誠心，常常突然暴發以使他底朋友們覺得他們所笑的並不是沒有趣底的。

狄孔底神祕底談話的悠悠底絮語又響着了：

“你們應該多學些關於人的事，孩子們，作人的事。知道每個人分所當然的，命該如此的。這，就是你們所要懇求的！言語，也是應該澈底明瞭的。你們常常反覆談論，但是自然你們辯來辯去總是在一個渾濁圓圈裏。這是沒有結果的。”

狄孔又在重複着培約爾所熟知的話：

“人紡線而魔鬼織喪服，此刻如此，將來也永遠如此。”

這些青年們哄笑了，狄孔也加入他底沉重底笑。

“啊，你們受教育底孩子們！”他嘆息。“你們是何等鮮活

呀！”

在暮色裏這些孩子們比在陽光裏顯得更其小，更其不重要了，而狄孔膨脹擴大了，說的話也比在白天裏的更其傻。

伊里亞和狄孔的談話祇是增加阿台莫諾夫對於這傭工的討厭，並且激動起他一種蒙昧底憂慮。

“他有什麼使你們可樂的？”他問伊里亞。

“他是一個有趣底人。”

“什麼使他有趣？他底傻氣麼？”

“甚至于傻也是應該理解的，”伊里亞沈靜地說。

阿台莫諾夫喜歡這回答。

“那是真的，”他說。“我們全都是傻的。”

但是立刻他就想到：

“這是狄孔底話！”

他對於伊里亞滿懷着希望。每當他看見他在窗前輕啣着，手攔在衣袋裏，或者注視着院裏的工人，或者徘徊于織布間，或者緩步入村落的時候，阿台莫諾夫就滿足地想：

“他將來是一個精敏底廠主。他比我更其願意從事實業。只要把他駕起來，他就會拉起走的。”

然而，他有點傷感，因為這孩子這樣寡言；因為伊里亞

縱然說話也很簡單，而且似乎他已經預先想到你所要說的，這使入無意再談下去。

“他是頗冷血底的，”阿台莫諾夫想，但是他又自慰地想他幸而不像那吵鬧底話匣子戈理斯夫托夫，也不像雅可夫那樣頹唐，懶惰，更不像梅龍。梅龍是很快地就失掉了青年氣概了，開始了書本式底談話，而且變成高傲底的。其實他就像一個官吏，以為無論什麼情況之中都有固定底法律底成例。

幾個禮拜的假期像閃電似的過去了，現在這些孩子們已到了別離的前夕。這時，娜台利亞給雅可夫臨別的訓話，而培約爾和伊里亞談話，然而他沒有說他所要說的。因為他怎能告訴他生活是乏味底呢，當事業的單調底煩擾像一陣蚊子雲似的圍繞着人的時候。人是不和孩子們談這樣底事的。

阿台莫諾夫熱忱地想要經驗一些異乎尋常底事，如雨，雪，泥濘，炎熱或風塵，而他終于發見了，或者是故意造成，他底機會。

當游歷于這縣的一個陰暗底森林區的時候，六月底狂風暴雨，和震耳底霹靂與藍色底閃電使他驚恐了。沿着狹窄底林間路，在不能分辨底黑暗之中，傾瀉着一灣流水，使馬

脚下的地面成了一個泥坑，馬車輪陷深到轉軸。由冷藍底電光在一秒鐘間所照明的水淋淋底世界，和透過玻璃網的雨中閃現了路傍的黑樹從潮濕底黑暗裏湧出，惶恐地搖擺着——這是一種奇觀。已經看不見的馬站定了，吹着鼻子，在水裏顛着牠們底蹄子，而亞庚這肥胖，溫和底馬夫，怯怯地試行鎮撫牠們。呼吼底大聲才一過去，林間就充滿牠底嘶噓。繼而是一陣大雨，千萬點滴水像小子彈似的打擊着樹枝，黑暗中充滿了怒嚎。

“我們非到波波伐家裏不可了，”亞庚說。

經過了困難才勉強地到了陌生底人家，此刻阿台莫諾夫發見自己羞怯地坐在一間溫暖乾淨底房裏的一張棹子傍邊，在喜悅底微光中，好像是在作夢似的。一個鍍銀底茶炊正在歌吟着，一個高瘦底婦人，穿着舒展底黑衣，有着疊成頭帕似的紅髮，正在倒茶。她底淡色眼睛輝耀在她底蒼白底臉上，她用柔軟底聲音簡單而謙虛底地告訴他她底丈夫剛死了，她想賣了她底產業，搬到鎮裏去，她可以在那裏開辦一個高級預備學校。

“這是你底兄弟底提議。他是一個有趣底人，充滿了活氣和創造力。”

培約爾，觀測着他底周圍，發了一聲妒羨底呻吟。當他

年輕的時候他曾經跟他底父親游歷省會，屢次訪過貴族底家宅，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單是感覺對於人和物都怯怯底。但是在這家裏沒有什麼使他羞怯的，因為牠似乎輝耀着善良與仁慈。在暗影之下的一個大洋燈放射着一道柔和底光在杯盤及棹上的銀具上，和穿着綠衣服底女孩底平滑底黑髮上。在她面前放着一本練習簿，她正在那上面用鉛筆作畫，一面畫一面低吟着，但是並不擾亂着她底母親的談話。這房間不很大，有許多傢俱，都似乎諧和一致，雖然每件都各自獨立，表示着牠自己底歷史。牆上有三張明亮底畫片，正對培約爾的一張上畫着一匹難于相信底白馬，牠底頸項傲然彎曲着，鬃毛長得幾乎到地。每一件東西都異常底舒服和平靜，而他底女主人底美妙底聲音像遠方在奏情歌似的響着。在這樣底環境裏一個人可以度過一生，免除了憂慮和錯誤，而且倘若這婦人是他底妻，他就能尊敬她，和她談論一切了。

經過洋台門上的顏色玻璃，藍色底閃電還是分明可見，但是牠不再是駭人的了。

當阿台莫諾夫天明回家的時候，他帶走了曾經歡迎他的那舒服與和平底貴重底印像，和一幅給與這歡迎的那安詳底婦人的非凡底影片。馬車濺着水在水塘裏進行着，塘裏

明白地反映着黃金底太陽和飛奔底流雲，這時他悲哀而妒羨底地想：

“過着怎樣稀罕底一種生活呀！”

因爲某種理由他不告訴他底妻關於他底新相識的事，對於阿里克生也一字不提，所以，幾個星期之後他來到他底兄弟家裏看見波波伐和娥加同坐在沙發上，使他格外地難爲情了。阿里克生把他推到她面前。

“這是我底哥哥，維拉·尼古拉也夫娜。”

波波伐微笑着伸出手來。

“我們曾經會過的。”

“是麼？”阿里克生吃驚地叫。“什麼時候？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培約爾覺得在阿里克生底驚異之中有着不快底暗影，而且以爲他看見他底鬍子神祕底地一動。

“我忘記了，”他回答，拉着他底耳朵。

“看，他臉紅了！”阿里克生叫，傲慢地用手指指着他。“不，那不是你底聰明底回答，我底孩子！你以爲和這位太太見面之後，把她忘記了是可能的麼？看，他底耳朵在發燒呢！”

波波伐給他一個溫柔而恣肆底微笑。

他們用高脚底彫花玻璃杯喝着冰振密啤酒。牠是波波伐帶來送娥加的，有着琥珀底顏色和刺舌底美味。有些愉快底話題很提起培約爾底興會，但是要想插言是不成的，因為阿里克生底可厭底話總是嘵嘵不休。

“不，維拉·尼古拉也夫娜，你不必急急要賣！那產業應該賣給愛和平與清靜的人。那是一個休息底地方。我們這一階級底人們能夠給你什麼呢？你沒有耕地也沒有許多森林，你所有的是貧乏底。況且此地誰要森林，除了野兔而外！”

“你不必賣，”培約爾說。

“爲什麼不？”維拉問，沉思地嘗味她底密啤酒，又嘆一口氣說，“我必須賣。”

培約爾不喜歡娥加那樣有意底地瞅着他，更不喜歡她因爲忍笑而嘴唇抖顫着，于是他悶悶地喝完他底啤酒，並沒有回答維拉·波波伐。

兩天之後阿里克生在辦公室裏通知他，他想借一筆錢給波波伐，以她底產業作抵押。

“她底產業值七個盧布，但是她底影響……”

“不要借，”培約爾很決定地說。

“爲什麼不？我知道東西底價格的。”

“不要借。”

“但是爲什麼呢？”阿里克生叫。“我要帶一個精明底估價人到那裏去！”

培約爾搖頭。他很想勸止他底兄弟，但是找不出反對底理由。

“讓我們來均分吧，”他忽然提議。“你給一半，我給一半。”

阿里克生微笑了，注視着他。

“你開始愚弄人了麼？”

“似乎那時間已經到了，”培約爾·阿台莫諾夫高聲說。

“那一個方向並沒有好希望！”阿里克生忠告他。“我已經試過了，她冷得像一條魚似的。”

會過波波伐兩三次之後，培約爾夢想着她了。他剛一設想她坐在他旁邊，生命就在他前面揚起一幅外面舒服優美而內面平和可愛的奇景——那種和平安靜是不會被那些忽視他們底工作的天天見面的人們所擾亂的。因爲那些工人常是可厭底的。他們不是嚷着訴苦就是說謊騙他；他們底煩瑣底恭維和他們底隱藏着而又增加着底敵意同樣使他懊惱。設想一幅生活圖畫——超越于一切勞苦的慘澹之外，遠離了這正在繼續擴大牠底網的大紅蜘蛛似的工廠——是一件舒服底事。他看見他自己就像一大隻牡貓，牠除了溫暖和

安靜以及一個愛撫牠的女主人而外一切都不需要。

從前尼可洛夫這孩子是他底生活上的黑點，一切爽氣和苦惱都環集在牠上，而現在波波伐變成一塊磁鐵，專吸引善意和好感。當阿里克生和幾個戴眼鏡的狡猾底老人到波波伐家去估計她底財產的時候，他拒絕同去，但是阿里克生把抵押條件定妥回來的時候，他要他轉賣給他。

這使阿里克生吃驚而不快，他盡力探查他底哥哥底目的所在。

“聽着，”阿里克生終於說。“我並沒有從這上面得什麼利益！她沒有錢來贖，而她底東西很值點錢，你明白麼？所以我要買價以上的價。”

契約簽字了，阿里克生縐眉說：

“我祝你幸運。你對我報効不少。”

培約爾也覺得他對他自己報効不少，爲他自己設備了退休的安樂窩了。

“不要告訴你底妻吧，我以爲？”阿里克生問，瞟他一眼。

“那是你底事。”

“娥加以爲你和波波伐發生戀愛了，”他又說，對培約爾研究底地一瞥。

“那是我底事。”

“不要吵。在我們這時代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戀愛底事。”

“不要管我的！”培約爾生氣地說。

他不久就知道雖然娥加和他說話的音調比以前更和氣，而其中有憐憫的暗影，這是他不高興的。

“你底丈夫告訴過你什麼關於波波伐的奇談麼？”他問，一個秋天的晚上他和她坐着的時候。

“和我知道的差不遠，”她說，輕輕拍了他底毛手一下。

“不會遠的，”阿台莫諾夫說，用拳頭打他底膝蓋。“總是歸結在我上。這是你所不能理解的事。不要對她說什麼。”

他經驗着一種對於波波伐的渴望。在他底夢中她並不是作為一個他所思慕底女人而出現，而是作為一種善良底生活和一個安樂底家庭的必需補充物。但是當她搬到鎮裏而他又屢屢看見她在阿里克生家的時候，他忽然覺得為她所眩惑了。娥加偶然害病，他不見波波伐在她旁邊摺起袖子，彎着腰，在一個臉盆裏搓手巾。她底驚人底苗條成為不可抗底誘惑。

他吃力地點頭對答她底招呼，走到窗前，坐下恢復他底呼吸。

“你病了麼，娥加？”他違心地問。“這是不好的。”

這是第一次，一個女人有如此大底魔力使他傾倒，而這

又使他害怕，因為他朦朧地覺得這有些危險和恫脅。所以他剛剛派馬車夫去請醫生之後，他立刻就步行到工廠去了。

時季是二月尾，却有冰解底熱度，這是暴風雪迫近的預兆。一層灰霧懸在地上，隱蔽着天，把阿台莫諾夫底地平線限制為鉢口那樣大。從這鉢裏又緩緩流出灰色底寒灰，濃密地積在他底鬍鬚上，幾乎阻礙着他底呼吸。當他跨過那些粉雪的時候，他覺得比尼克提自殺的那一夜和殺害白弗爾·尼可洛夫的那時候還更加懊喪和憂鬱。因為他明白他對於那兩件事都在同一懊喪之中，而有一事實使這第三件似乎是更危險底的。他也明白他絕不能使這太太成為他底情婦。他已經看清他底忽然熱戀着她將使他所重視的他本身底某物毀滅。他也曾經把她歸于平庸一流。他更知道所謂妻是怎麼的，他沒有理由把一個情婦想得更好。

“你所需要的是什麼呢？”他繼續問他自己。“你有了妻還要想走異路麼？”

每當有危險恐駭他的時候，他常覺得迫望着趕快跨過去，把牠留在後面，不願回顧。站在迫近危險的上面就像春天的暗夜裏站在飄浮在深河的破冰上一樣——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有過這可怕底經驗，這是他終生不能忘記的。

在壓迫底和窒息底呆鈍境況中過了幾天之後，在一個

終夜失眠的清晨他早起來了，走到院裏發見土崙這久被鐵鍊拴着的狗，躺在血泊裏。天色還很暗，那血好像黑底斑塊。當牠用脚去移動他底毛鬆鬆底身體的時候，土崙也動了一下，露着牠底牙齒，那一隻突出底眼睛瞥了他底脚一眼。阿台莫諾夫聳着肩頭，開了這傭工底更棚的矮門。

“誰殺了這狗？”他問，站在走廊上。

“我，”狄孔說，五個張開底指尖捧着一個茶碟。

“你爲什麼殺他？”

“他又咬了人。”

“咬了誰？”

“舍拉菲底女兒，細娜特。”

培約爾沉思起來了。靜默了一會之後，他說：

“我可憐這狗。”

“你自然是的了！”我養他。但是他連我都吠起來了。我想就是一個人也會瘋的，倘若他被鍊子拴着。”

“那是真的，”阿台莫諾夫說，走了，很小心地隨手關上那門。

“縱然是這傢伙有時也會說出有意義底話的，”他想。

他站在庭院中間聽着那工廠的重沉底低語。在遠方的角上有一道黃光從舍拉菲底住室裏射出來。阿台莫諾夫走

到那裏，從窗裏看見細娜特，她僅僅穿着一件內衣，坐在棹旁的一盞洋燈前面，拿着針在縫東西。當他走進房裏的時候她並不抬起頭來，只是問：

“你爲什麼回來了？”

後來她抬頭一看，把縫着的東西拋在棹上，微笑着站起來。

“哦，真榮幸！”她叫。“我以爲是我底父親呢。”

“聽着！被土崙咬了的是你麼？”

“是的，我想就是我！”她幾乎是自負地說；她把一隻腿放在椅上，揭起褲管說：

“瞅這裏！”

阿台莫諾夫偶然地一瞥她底膝下底白腿，走近她面前。

“你爲什麼天才亮就在院裏跑？”他粗聲地問。“爲什麼？”

她疑問底地看着他底臉，立刻給他一個會意底微笑。然後用力向玻璃燈罩裏吹，把燈吹滅了。

“我們必須把門關好，”她說。

“半點鐘之後培約爾·阿台莫諾夫慢慢地向工廠走了，一面走一面拉着他底耳朵。他時時輕拍着手，在驚異地回憶這女工底缺乏羞恥心，或在想着對或人施行了伶俐底欺

騙而微笑着。

他闖入女工們的放蕩生活好像一隻熊闖進蜂房似的，發見了超乎傳聞以上的勝境。他初次爲這種挑動底村野底言詞和情感所刺激。她們所唱的歌詞，莊嚴底和歡樂底，都無非是這種無恥底行爲的發洩與煽動。細娜特和她底朋友叫這作愛情，其中確有辛酸和悲苦，也有比酒更醉人的東西。

阿台莫諾夫知道舍拉非底小屋，立在馬房的對面，工人們叫牠作“陷坑”。而這木匠自己却叫牠作“修道院”。他坐在火爐旁的一條櫈上，他底肩上總是披着一條繡花手巾，一張希伯來瑟攔在牠上，他快活底地揚着他底鬚髮底頭，一個微笑在他底玫瑰色底臉上跳躍着。

“現在，尼姑們，開開心吧！”他叫着，用眼睛示意。“這些都是尼姑呀，培約爾·伊里支。你以爲她們是什麼？她們都是僱來爲歡樂底鬼服務的，我是方丈，教士的一類，一架骷髏。拋下你底盧布，拾起你底歡樂！”

他剛一接到錢，就立刻把牠放進他底褰腿布裏邊，彈着瑟，唱起一隻快樂底曲來了：

“那高貴底太太，雖然在地獄裏，
還是傲然按鈴

要炒冰！她底驕傲冷而硬，

魔鬼就刺而且烘那傻子！”

“你知道許多古怪底話，”阿台莫諾夫驚異地說。

“一把篩子！我就像一把篩子！”這小老人玩笑底地誇口。“你隨便倒什麼垃圾進我裏面，我都能篩出一首歌。我就是這一類傢伙——一把篩子！”

他也會講故事。

“那是有些貴族告訴我的，”他說。“可譚索夫家是很著名底貴族，亞普希金先生是一位貴族，他也是一個酒徒。他假裝窮——他是個狡滑底傢伙——背着一個包袱游行各處，好像一個叫賣底小販，而其實他是在把所見他所聞的寫成文章。他寫而又寫，然後他去見沙皇：‘請看，陛下’，他說，‘這就是我們底農夫所想念的了！’沙皇一看，看進去了，很受感動，於是發令給農夫們自由，並且要在莫斯科鑄造亞普希金底銅像。亞普希金自己却一無所得，反而活活地被送到敘士它，由政府盡量供給酒喝。因為，你看，他還是在祕密地寫人民的事體，這些于沙皇並沒益處，所以都藏了起來。他自己在遠方的敘士它醉死了，他底文章當然都給偷去了。”

“你是一個說謊底騙子！”阿台莫諾夫說。

“我沒有謊騙過任何人除了女孩們而外。那不是我底行

業，”這老人說。他什麼時候不講笑話是很難說的。

“要說謊，須先要知道真理，”他滑稽底地說，“我不能說謊因為我不知道真理。倘若你要問爲什麼。我就告訴你：我曾經見過許多真理而我底格言是：真理就像婦人，當青年和漂亮的時候，是好的。”

但是他雖然不知道真理，他却知道貴族們的許多故事，關於他們底享樂和厄運，他們底苛刻和財富。講這類故事的時候他常常憂愁地說：

“然而，現在他們已經到了末日了。他們從高高處降下來了，他們連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他們墮落了……”

他說的時候，用他底手指在他底頭上畫一個圓圈，立刻又放下手，在地板上畫了一個圈。

“他們作的孽太多了”，他用目示意地說，又開始唱：

“有些戲弄之臣，
變得太強橫，
吃盡一切誓約——
那是全般的鎖鑰呀！”

舍拉非所講的故事，有關於強盜，女巫的，有關於農民暴動的，命定底戀愛的和半夜飛到寂寞窗上的毒蛇的——這些全都描寫得很生動，連他底不遜底女兒都默默地聽着，

現出小孩底沉思底渴望。

阿台莫諾夫厭憎底地觀察着細娜特融合恣情縱慾于職業計算底機巧裏。他又記起了她曾經被白弗爾·尼可洛夫所誣讒——這却證明了是太真實底預言。

“我爲什麼選出她呢？”他繼續地問着他自己。“不是還有幾個比她更美的麼？若是我底兒子知道了我真難爲情呀。”

他也看出細娜特和她底朋友們把她們底娛樂當作必然底義務，好像士兵對於軍事操作一樣，而且有時他以爲她們以她們底無恥欺騙自己正如欺騙別人一樣。他不久就厭憎細娜特的貪錢和勒索——這特點顯現在她底性格上比在舍拉菲上更明白。舍拉菲把他底錢都用去買一種甜酒“特尼里弗”——爲某種理由他叫牠作蔗青酒——也買糖漿，小圓餅，和他所癖嗜的大蒜臘腸。

阿台莫諾夫很喜歡這坦白底，有趣底老人和巧匠，他知道其餘的人也都喜歡他。在工廠裏都稱他爲“安慰者”，而培約爾以爲在這綽號裏真實多于嘲笑，而那嘲笑也有親暱底意味。

舍拉菲和狄孔的友誼使培約爾覺得更不可理解，更加嫌厭，而狄孔似乎是在盡力加深這不快。伐洛夫進阿台莫諾

夫家來服役現在已經二十年了，娜台利亞決定鄭重舉行他底命名日。

“試想他真是一個少有底人！”她對她底丈夫說。“二十年來我們找不出他底一點錯處。他像一枝燭燭似的燃着。”

願意給他特殊底光榮，培約爾親自送他底贈品給這傭工。舍拉菲，穿戴得很好，會着他在那更棚裏，狄孔站在他後面，低頭俯視着他底主人底靴子。

“這一個錢是我送的，你看！衣料是我底妻送的，還有些錢。”

“錢我不需要，”狄孔喃喃。然後他說“謝謝你，”請他底主人喝一杯舍拉菲送他的“特尼里弗”。

舍拉菲又開始了寓言：

“培約爾·伊里支，你知道我們底價值，我們也知道你底。我們都知道一隻熊喜歡蜜，一個鐵匠喜歡打鐵。在我們看來貴族是些熊，而你却是一個鐵匠。我們看見你底工作是沉重而繁難的。”

這時伐洛夫正在用手指翻弄他底銀錢而且細看，說：

“工作對於人是一個柵欄。我們都是在沿着一個大坑的邊上走着，工作像一個柵欄似的供我們把持着。”

“就是這樣的！”舍拉菲高興地叫。“這是真的！不然我們

就會墮落。”

“你們又在糊說！”阿台莫諾夫說。“就因為你們並不是主人。你們不能懂得……”

雖然狄孔底話立刻引起他生氣，而他不能充足地表現他自己。狄孔把他底曖昧而強執底意念穿插在話裏面這並不是第一次了，阿台莫諾夫發見這個一次比一次更加惱怒。他看着那傭工底塗滿了油底石似的頭，吹了一下鼻子，拉着他底耳朵，搜索着腦筋，想要加以痛烈底斥駁。

“自然工作的種類是不同的，”舍拉菲開始調和。“有些是好底，有些是壞底……”

“一把小刀是好底，但是你不能把牠對準你底咽喉！”狄孔喃喃。

阿台莫諾夫不能自止地想要透澈地斥責他，就嚴厲地問：

“你常常咕嚕着工作這樣那樣，這些糊說是什麼意思？真叫人不懂。”

“是的，這是難懂底，”狄孔贊同了，看着棹子下面。

“他不過是說工作是無害底，培約爾·伊里支，”這木匠又開口。

“住口，舍拉菲，讓他自己說。”

狄孔仍然持續着原來底姿勢，對着他底主人顯露着他底光禿底灰色底頭頂，有一把掌大。

• “教該因工作的是魔鬼(註一),”他嘆一口氣說。

“這說得太遠了!”舍拉非叫,用手打着他自己底膝頭。

阿台莫諾夫從椅上站起來。

“你最好是不不要談你所不懂的事,”他憤憤地警告那傭工。

他很不安地離開那更棚,開始思索他必須避開狄孔的事實。明天就避開他吧。唔,明天或者不,在一星期之內吧。維拉·波波伐坐在辦公室裏等着他。她冷冷地招呼他,好像是不認識他似的,又自行坐在椅子上用她底傘敲着地板,開始告訴他她不能即刻付清利息。

“不算什麼,”培約爾鎮靜地說,並不看着她。

“倘若你不同意延期付款,”他聽着他說,“你有權利駁覆我的。

她說這話的音調是亢憤底,後來又用傘在敲,她突然很快地消失了,一直到她隨手關上了門他都沒有見着她。

(註一)亞當與夏娃竊食樂園禁果,後生二子,該因及亞伯爾。該因

(Cain)從事耕種,亞伯爾牧羊。該因殺其弟亞伯爾,上帝責令

其非至流汗不能得食。

“她生氣了，”阿台莫諾夫想。“我驚疑她爲什麼？”

在一點鐘之內他會着娥加，他把他底便帽反撲在她底沙發上。

“你告訴她，”他說，“我不要那利息了。她底錢我都不。總之，能有多少呢？告訴她不要自己着急；你懂麼？”

娥加檢出一束各色底絲線，在棹上移動着一個珍珠盒子。

“我懂，”她沉思着說，“但是她不見得肯。”

“你必須使她懂；我不管你懂不懂！”

“謝謝你，”娥加說，她底眼鏡裏透出閃爍底目光。

她底冷笑使培約爾惱怒，他頗爲莽撞地說：

“不要笑！我並不期望那個。不要那麼想。”

“唔，你村夫！”娥加嘆了一口氣說，遲疑地搖着她底梳滑了底頭。

“相信我，”培約爾叫，“我明白我所說的。”

“唔，真明白嗎？”

她說“唔”字的音調是同情底的。阿台莫諾夫聽得出這個，他也能看見她看着他的時候她底眼鏡裏透出憐憫底光，差不多是溫柔底的，但是這只是使她生氣吧了。他想要明白底地對她說，但是不能找出他所需要的話，他呆看着窗台，

那裏秋海棠的奇異底瘤塊懸垂在動物底耳朵似的新鮮綠葉中間。

“我是擔心她底產業。牠是名貴底的。她出生在那裏……”

“她是生在拉然的。”

“她習慣住在那裏，總歸是一樣的。我底靈魂第一次在那裏安然入睡。”

“醒醒吧，”娥加勸告他。

“你底靈魂是無論是睡是醒都一樣的……”

他繼續談了好一會，雖然他所說的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娥加兩肘支在棹上聽着，等到他說完之後，她說：

“現在聽我說。”

于是她通知他娜台利亞已經知道那女工和他的故事，並且說她傷心流淚，埋怨他。但是阿台莫諾夫不為所動。

“這乖東西！”他微笑着說。“她一點也不露出知道的樣子。她對你訴苦了麼？是的，我知道了。而且她還是不喜歡你。”

“我記得我對你說過，”娥加嘆息，“你底靈魂是一個繼子，是吧，培約爾。你怕你自己好像你怕一個敵人似的。”

這使他惱了。

“你這樣和我說語是無理的。我是一個小孩麼？你應該想想當我和你說話的時候，我底靈魂是赤裸裸地顯露着的，我並沒有另一個人可以這樣和他說的。和娜台利亞是什麼也說不上的。有時我只想打她。但是你……呃，你們女人！”

他戴起他底便帽，忽然覺得自己悶得無話可說，走了，心想着他底妻——因為他一直到現在久已沒有想過她了。其實他就很少注意到她，雖然她每夜對着上帝咕嚕了她底祈禱之後，討好底地躺在他底旁邊。

“她知道了，她還要對我裝假，”他憤憤地想着。“這豬！”

他底妻之于他是一條他閉了眼也能平安走過的熟路，他用不着去想她。然而他記起烏利亞娜·巴馬可伐來了：她坐在手椅裏慢慢地在死，全身腫脹着，臉是異常底紫，往往仇恨底地顧盼着他。她底眼——從前那樣的美而現在是昏暗底和水漬底——流着淚，她底縐嘴皮在動，雖然她底麻木底舌頭無助地拖在嘴上，沒有力量說出什麼來。她所能作的僅僅是用她底半死底左手指抓他一下。

是的，她還有意識。他覺得對不起她。

然而要斷絕他和細娜特的不名譽底私通是需要他的大大底努力的，而且他才一下決心，騷動於他心中的種種憂思和對於那女工的陶醉底種種回憶就立刻接踵而來。好像有

一個第二培約爾·阿台莫諾夫已經存在，和他住在一處，常常跟在他後面。他覺得他底第二我逐漸顯明，阻止着真底阿台莫諾夫去作要作的各樣事。這第二我利用真底培約爾正在沉思的時候，突然衝到他前面，像積在屋角上的一股霉氣似的，對着他底耳朵咕嚕着不快底和惡意底思想：

“你像一匹馬似的工作着，然而爲什麼呢？你所有的已經夠過一輩子了。這已是你底兒子作工的時候，因爲愛他你殺害了一個小孩。你變了心，喜歡一位太太，而且開始了放蕩生活。”

“這些觀念通過他底心中之後，生命似乎越加黑暗和沉悶了。不知爲什麼他不能確定什麼時候伊里亞已經成人。在他不知不覺中過去的事不單是這一件。他底女兒也林娜已經由娜台利亞作主嫁給一個有錢底珠寶商的兒子——一個有着黑鬍子的快活底青年——到省城去居住去了，這也逃開了他底注意。還有逃開他底注意的是他底岳母的死。在一個六月的酷熱底午間，剛在一陣狂風之前，她終於氣悶死了。在轟轟的風聲駭人之前他們來不及把她放在床上。

“關起窗子和門戶！”娜台利亞叫，舉起雙手蒙着她自己底耳朵。她底母親底大腿就從她底手裏滑出來，她底腳跟就嘭地落在地板上。

* * *

這走進房來的瘦高底人，穿着漂亮底灰色衣服，櫻色底瘦臉上有着鬍子——培約爾似乎不曾立刻認出他是他底兒子。雅可夫，闊而且肥，穿着學生服，看來更像他自己。他底兒子們客氣地對他問好，坐下。

“現在你們底祖母也死了！”培約爾說，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

伊里亞，點着他底紙煙，不說話，而雅可夫以培約爾所不認識的聲音回答：

“幸好是在放假日，不然我就不能回來了。”

阿台莫諾夫不理他底小兒子底蠢話。他注視着伊里亞底臉，牠已經改變了許多，強健了許多了。他底藍眼睛更深，他底頭髮更黑，覆在前額上，使牠顯得不如以前那樣高。想到他曾經拉過這沉思底，整潔底人的頭髮，使他覺得高興而同時又有點惶惑。他實在不能相信他曾經拉過。而雅可夫却一無改變的長大了。他單是增大了體積，常照肥胖，一對照樣晶瑩底眼睛和一張稚氣底嘴。

“你完全長大了，伊里亞！”阿台莫諾夫說。“好，你現在應該留心實業的情形，在三年以內你就要站在舵機前面了。”

伊里亞玩弄着一個煙盒，牠是樹根作的，已經破了一個角。

“不，我不，”他說，看着他底父親底臉。“我要繼續研究我底學問。

“多久呢？”

“四年或者五年。”

“真的！而你要研究什麼呢？”

“歷史。”

阿台莫諾夫不願意看見他底兒子吸煙，而且他底煙盒又是一個不值錢底的。他很可以買一個更好底的。他尤其不高興的是他底求學的志願，而且剛一到家就說這話。

他指着窗外的工廠的屋頂——一隻細管子正在吐汽，從那裏來了一陣工作的聲音——他勉力溫和地說。

“那裏歷史在吐汽呢！”他勸解底地說。“那就是你必須研究的歷史。我們底行業是紡紗。歷史不是我們底工作。我五十歲了。已經是你來代替我的時候了。”

“梅龍會來代替你，或者雅可夫。梅龍要作一個工程師呢，”伊里亞說，把手伸到窗外，搖落他底煙上的灰。

“梅龍是我底侄子，不是我底兒子。”阿台莫諾夫提醒他。“但是讓我們將來再談這個吧。”

他底孩子們站起來，出去了，他們底父親的驚疑底和憂悶底眼光跟在後面。他們爲什麼和他無話可說呢？他們和他同在了五分鐘，而在這時間內一個是說蠢話，打呵欠，而另一個是弄得滿屋煙氣並且使他懊惱。現在他們在庭院裏散步，他聽見伊里亞底聲音說：

“我們去看河去。”

“不，旅行之後我疲倦了。”

即使他們去等到明天那河也還不流呢，阿台莫諾夫想，而他們底母親正在愁着他們底祖母的死亡，和正在預備喪事。

因爲要立刻拋開煩惱，避免煩惱，所以抑制着他底一不高興就急燥起來的習慣，培約爾給了伊里亞一個星期底休息。在這期間他注意到他稱工人們“你”，並且晚間他和舍拉菲和狄孔在院門上談話很久。他從窗間偶然聽見狄孔底緩慢底聲音和他底愚蠢底言語。

“是的，那是真的。作乞丐就是一無所有。真理是，培約爾·伊里亞，倘若那些人不貪，那麼各個人都就夠了。”

“我知道了！”舍拉菲呵呵笑。“我老早就聽說……”

雅可夫的行爲是容易理解的。他在工廠裏跑來跑去，對着女孩們放射柔媚底眼光，又爬到屋頂上去看河，婦女們午

間在那裏洗澡。

*

*

*

星期二是夢似底，靜底並且頗爲灰暗底。早晨一陣輕盈底細雨悠悠地下了一點鐘，但是正午的時候太陽出來了，不高興地一瞥工廠和那兩河相交的尖端，又躲在叢雲後面去了，把牠自己埋在雲底柔絲裏好像娜台利亞夜間把她底玫瑰色底臉埋在枕頭中間一樣。

“你底哥哥那裏去了？”將要喝茶的時候阿台莫諾夫問雅可夫。

“我不知道。他前些時坐在小山上的一柯松樹下面。”

“叫他一聲。不，你不必。告訴我，你們同在一處怎麼樣？”

他以為他看見有一個笑影在雅可夫底臉上，當他回答的時候：

“很好。我們是好朋友。”

“真的嗎？告訴我實話。”

雅可夫低頭想了一小會。

“我們底意見不同。”

“關於什麼的意見？”

“關於一般事物的。”

“這是怎麼的？”

“他常常埋在書裏面。我單是憑我自己底主見，依我所見的去作。”

“我看，”阿台莫諾夫說，不能更詳細地問他。

把一件帆布上衣擱在肩上，拿起阿里克生送他的手杖——牠底頂端是一個銀製底鳥爪，捏着一個鶴石球——他走出了庭院，用手掌遮着眼睛窺看那河和小山——伊里亞穿着白衣服躺在一株樹下。

“今天那沙是頗爲潮濕的。他要受涼呢，這不小心底孩子！”

遲疑底地起運着他所要對他說的每一個字，阿台莫諾夫慢慢地往前走，踏着在他底脚下嚙噬着的易碎底灰色草莖。伊里亞正在仰臥着讀一本肥大底書，用一枝鉛筆敲着書頁。聽見脚步的聲音他扭轉他底柔軟底青年底頸子，注視着他底父親，把鉛筆放在書頁中間，砰然把牠合起。然後坐起來，背靠在松樹的枯枝上，對着他父親底臉親暱底地一瞥。老阿台莫諾夫氣都喘不過來了，他也坐在一條彎成弧形的腫脹底樹根上。

“我們今天不要談事業。時候還多着呢。我們隨便閒談吧。”

而伊里亞雙手抱膝，溫和地說：

“這是怎麼的，父親。我已經決意獻身于科學了。”

“獻身！”阿台莫諾夫重複。“像教士似的。”

他想要把這話戲謔地說出來，但是他聽見他底話乾硬底地響着，幾乎是憤怒，因為埋怨自己他用他底行杖敲着沙地。立刻就發生了不可解底事，完全出乎意外。伊里亞底眼睛裏的藍色漸漸變成黑底，他底秀逸底眉毛縐在一處。

“我不願作一個實業家，”他說，壞脾氣底地固執着，把前額上的頭髮向後一撥。“我不合于那樣底工作。”

“這是狄孔底說法，”阿台莫諾夫微笑着說。

伊里亞不理會這個，可是開始解說他為什麼不願作實業家即，廣義地說，一切企業的所有者。他說了好久，至少有十分鐘，阿台莫諾夫時時在這談說中看見一種真理底光芒，並且似乎可以給他自己底淆亂底思想一個圓滿底答覆，然而總之他分明地覺得伊里亞是在說着孩子氣底糊話。

“住口！”他說，把他底手杖插在緊挨着伊里亞底腳的沙上。“等着，這是不對的。這是糊說。統治者是必要的。人民不能不有領導他們底人。倘若沒有利益誰也不願意工作。常常聽見人們說：‘這于我有什麼利益？’這就是萬事的樞軸。還有許多格言：‘一個人若是毫無貪得之念，那麼就完完全全是

一個聖人了’；‘縱然是聖人他底祈禱也還是要求某種東西’；‘縱然是像一架機器那樣底無生物也必需油膏’。”

他毫不生氣地述說着，背誦着各種可以引用的格言，用牠們底智慧底油豐富地潤澤了他底談論。他得意的是他能夠一字不漏地說了出來，而且確信這辨論終歸于他有利。伊里亞不說話。他單是把沙子從這隻手裏拋到那隻手裏，篩分出紅色底松針，又把牠們從手掌上吹出去。

“這些全不能使我相信，”他忽然說，那音調和他底父親底一樣沉靜。“在這些原理上的生活已經不行了。”

阿台莫諾夫撐着手杖站起來。伊里亞並不幫助他。

“我看。你以為你底父親說的不是真理麼？”

“這是另一方面的真理。”

“你說謊。沒有另一方面，”他用手杖指着工廠，說：“真理站在那裏，在那上面！你底祖父所開創。我為牠工作了一生，現在輪到你了。就是這麼一回事。你究竟是什麼人？我們這樣勞作為的是使你懶惰麼？你想在別人勞苦的結果上面度過一種為神所不悅的生活麼？你底主意倒不錯！歷史！好一個愛歷史的廢物！歷史並不是一個女子。你又不能娶牠。叫作歷史這宗蠢物是什麼東西？牠有什麼好處？我不許你過一種懶惰底生活……”

培約爾·阿台莫諾夫覺得他底憤怒已經過火，於是試行把他所說過的話緩和下來。

“我知道你想住在莫斯科。那裏更好玩。阿里克生也覺得……”

“請你允許我求學，”伊里亞說，拿起他底書，吹掉牠上面的沙粒。

“我拒絕我底允許！”阿台莫諾夫咆哮，把他底手杖插進沙裏。“不要再請求。”

這時伊里亞也站起來了，臉色是蒼白底，望着他底父親底肩頭，低聲說：

“那麼，好，你不許我我還是要求學。”

“你不敢！”

“你不能禁止一個人依着他底志願而生活。”

“一個人？你是我底兒子，不是一個人。你是那一類人？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底。”

這太任性。阿台莫諾夫不該說的。于是他柔軟了他底音調，不以爲然地搖搖頭，說：

“這是你對於我撫育你的報答麼？唉，你壞孩子！”

他看見伊里亞紅着臉，試行把他底抖擻底手藏在褲袋裏，然而牠們拒絕去找牠們底路。他怕他再說什麼難以轉圓

的話，他急急地說：

“爲你底緣故我曾經殺害了一個人……或者……”

阿台莫諾夫加上“或者”，因爲他才說出第一個字就立刻明白在這樣時候對着一個顯然不願理解他的孩子表明自己是不可能的。

“他此刻將要問那人是誰吧，”他想，而且急忙邁步走下山去。

“你殺害了的不止一個人，”伊里亞，在他後面大聲說。“全個墓地都充滿了被這工廠害死了的人們。”

阿台莫諾夫站住了，看見伊里亞伸出拿着書的手指着那些向灰暗底天直立着的十字架。沙土在他底脚下作響，他念着他聽見他剛才辱罵這工廠和墓地；而又焦急着要掩飾方才的失言——這是非使伊里亞忘記不可的——他就像一隻熊似地驟然迫近了他，揮起手杖恐嚇他，叫着：

“你說什麼，你壞蛋？”

伊里亞跳到一株樹後面。

“想想你是在幹什麼？”伊里亞叫。

阿台莫諾夫用手杖猛擊樹身，手杖折爲兩段，一段投在伊里亞底脚面前，斜插在沙裏，牠頂端底鶴石球向空立着。

“我要你打掃廁所！”他威嚇。

他蹣跚着走下山去，覺得他底理由在憂憤底言語中間推撞着好像一把梭子穿過糾結底經線似的。

“我要把他趕出家門。受了困窮他就非回來不可了。那時我要他打掃廁所。然而不要像一個傻子似的硬幹呀！”

當他走着的時候，他底思想的線索不久就從急轉着底線球上中斷了。同時他認為他底行為是不應該的，而且他把底錯誤擴大了。

當他來到阿加河岸上的時候，他疲倦地坐在沙灘上，揩着臉上的汗，開始注視那河流。一羣黃尾魚正在一個清淺底小塘裏游行，牠們底鱗好像鋼針似的。這時一條鯉魚擺着架子來把牠們分散了。這鯉魚游了一小會之後，就翻轉肚皮，用一隻小紅眼睛仰看着灰暗底天，水面上激起一些連環好像透明底煙圈。

“我為你底前途打算呀！”阿台莫諾夫高聲說，揚起一個恐嚇底指頭對着那鯉魚。

他聽見他底話錯誤底地響着，於是環顧着四圍。平靜底河流洗去了他底激怒。那溫燉底灰暗底寂靜使他底心中充滿了呆鈍底和吃驚底念頭。而最可驚的是他底兒子——這是二十年來他不斷地愛顧着操心着的對象——不過幾分鐘之間就從他底心裏滑出去了，除了一番痛憤而外什麼也不

留下。阿台莫諾夫相信二十年來每天他底思想都不倦地集中在伊里亞身上。二十年來他生活于對於他的希望和鐘愛，期待着他的成就。

“像火柴似的一閃灼！”他想。“之後——沒有了！爲什麼呢？”

那灰暗底天變成幾乎粉紅底了，但是有一個地方現出一個較爲明亮底塊好像舊衣服上的油漬。這時土灰色底月亮出來了。空氣漸漸新鮮而潮濕，一股霧氣像輕煙似的浮在河上。

當阿台莫諾夫回到家的時候，娜台利亞，已經脫了衣服正在繃着眉頭專心修她底腳指甲，她底左腿擱在右腿的圓膝上。

“你把伊里亞吩咐到那裏去了？”她問，斜看了他一眼。

“到鬼那裏！”他回答，脫了他底外衣。

“你總是發脾氣，”娜台利亞嘆息。阿台莫諾夫不答。他單是吹鼻子，故意把東西弄響。雨開始濺在窗玻璃上，一種濕氣底嚙索之聲飄過花園。

“伊里亞已經很驕傲他底學問。”

“他底母親是一個蠢貨。”

伊里亞底母親吹鼻子。然後她在她身上畫了十字，躺在

床上，而培約爾却一面脫內衣一面恣意地辱罵她。

“你會作什麼？沒有。孩子們都不怕你。你教過他們什麼？你就單會吃，睡，搽油在臉上。”

“但是誰叫他們上學的？”娜台利亞說，對着她底枕頭。
“我早就說過……”

“靜靜的！”

他也沉入了寂靜裏，聽着雨聲，雨滴此刻越加沉重地落在尼克提所栽的烏櫻的葉上。

“這駝背所選擇的是一個幸福底命運。沒有兒女。沒有事業。正像蜜蜂。我是連蜜蜂也不願養了，讓他們各個自行去採蜜吧。”

娜台利亞小心地翻身過來好像她是睡在冰上似的，她底溫暖底面頰觸着培約爾底肩頭。

“你和伊里亞爭吵了嗎？”

羞于告訴她他和他們底兒子之間的經過，他喃喃着：

“人不和孩子們爭吵的，罵他們吧了。”

“他已經到城裏去了。”

“他會回來的。他什麼地方也找不到吃的。只要他一貧到困窮是什麼滋味，他就會回來了。睡吧，不要擾我。”

“我們決定不再讓雅可夫上學了，”一分鐘之後他說。

又一分鐘：

“後天我要到市場去。你聽着麼？”

“是，我聽着呢。”

“我驚疑這像怎麼一回事呢？”阿台莫諾夫閉上眼睛冥想，然而他眼前所見的是一張有着大前額的臉，跟着是伊里亞底難堪底不遜底眼光。

“他把他底父親當作工人看待，這壞蛋！他把我像乞丐一樣的地推開！”

使他驚奇的是這決絕來得如此神速。似乎伊里亞早已預定破裂。但是什麼事使他非如此不可呢？當他回憶這孩子底尖銳底批評的時候，他想：

“這是那教唆者，梅龍，挑撥他的。至於實業傷害人們的話——是狄孔底觀念。這傻子，這傻子！他聽從誰呢？然而，他自己研究出來的吧！他研究了些什麼呢？他爲工人們憂慮，而並不爲他底父親，固執着他自以爲是的觀念跑出去了。”

想到這裏他底憤恨伊里亞更加熾燃起來了。

“不，你錯了。你逃不了我！”

這時他記起了退在一邊，逃進一個安靜底角裏去的尼克提。

“他們全都把我裝置在駕具裏，”他想，“而他們自己却跑了。”

但是他立刻看出這是不對的。阿里克生並不會跑。他像他底父親一樣愛這實業。他是貪底——無厭足底貪，而他底行動是伶俐和簡單的。阿台莫諾夫記得，在工廠裏發生了酒醉吵鬧之後他和他所說的話：

“人們漸漸腐壞了。”

“我看見的，”阿里克生贊同。

“他們常常爲那樣爲這樣生氣。似乎他們全是一付眼光。”

阿里克生也贊同這個。

“這也是實在的，”他說，“我記得有一次狄孔用這樣表情的眼光看着父親，那時父親和幾個軍人角力——就是你結婚的時候。後來狄孔自己來角力。你記得麼？”

“是，但是爲什麼提起狄孔呢？他是一個廢人。”

阿里克生鄭重地說：

“你總是說人們變壞了。但是這確乎是與我們無關的。這是教士，學校教員，以及各種博士和當局的事。留意着人們不使變壞的是他們。那是他們底存貨。我和你是買主。每件事都要漸漸變壞的，我底朋友。你自身漸漸老了，而我也

是的。然而，你確乎不能告訴一個女子不要活了因為她有一天要變成老太婆！”

“伶俐鬼！”阿台莫諾夫想。“單一底心。”

他聽着他弟弟底活潑底談話和那些裝飾這談話的新詞句，曾經羨妒過他底好精神。他底思想又轉到尼克提了。他曾經由他們底父親指派他擔負安慰者的任務，但是他把他自己陷在對於一個婦人的蠢事裏面，因此走了。

阿台莫諾夫在這風雨底夜間冥想了許多。各種異樣底思想繼續地襲來，像一道煙流似的，穿過他底回憶的辛酸之中——那些思想似乎由暗中滴瀝的雨聲低訴給他，阻止着他剖白自己。

“我將歸咎于什麼呢？”他繼續着問。雖然他不能得出他底問題的答案，他覺得這問題並不是多餘的。天明的時候他忽然決定要去看在修道院裏的弟弟。在那遠離了誘惑和焦急的居處，他或許能夠尋得一些使他安心的東西，甚至于得了解決。

但是，他坐着雙馬車，沿着鄉間底道路經過劇烈底巔簸之後，到了修道院，這時他想：

“靜靜地站在一個角落裏是一件簡單底事。你試跑到街上去看看！一條黃瓜在地窖裏是不會毀了的。但是在日光之下

就無論如何都要生生地腐爛了的。”

他已經四年不見他底弟弟。他們的上一次會見是沉悶而且冷淡的，培約爾以為這駝背似乎倉惶而且不喜歡他底到來。他已經像一匹蝸牛似的縮進他底殼裏面，躲藏起來。他用頗為酸澀底音調談着，不談上帝或他自己以及他底親戚，而單是談香客，修道院的必要和人民的貧困，而甚至于這些話在他也顯然是出于勉強的。當培約爾送錢給他的時候，他用安詳底，不關心底音調說：

“交給大教父吧。我不需要。”

修道士們顯然全都尊重尼克提教父。那大教父是一個巨大底骨瘦毛長的人，聳了一隻耳朵，看來好像一個穿着袈裟的木鬼；他用他底古怪底黑眼睛直視着培約爾底臉，太過大聲地說：

“尼克提教父是我們敝院的一件裝飾品。”

這修道院立在一座矮山上，古銅色底松樹包圍着牠，牠就躲藏在牠們底濃厚底頂蓋下面；牠用號召晚課的禮拜日的細弱底鐘聲迎接阿台莫諾夫。開門的號房是一個直而且長的像一根木棍似的人，有一個小孩底似的小腦袋，頭上戴着一頂褪色底，縐縮底小頭帽。

“歡——歡迎……”他吃吃地說，他底話塞在喉裏。

跟着是一半喘氣，一半嘶噓：

“進——進來。”

一道深藍底雲崖懸停在修道院上面，遮掩了半個天，把在牠壓制下面的各樣事物都化爲沉悶，潮濕，無生趣的狀況，那些銅鐘的鏗鏘無力消散了這個。

“這是一個人當担不起的，”客廳裏的俗弟^(註一)自解地說，用他底小黑拳頭拍着那滿載着送給尼克提的贈品的箱子，一面盡力把牠從車上拉下來。

倦怠底和塵垢底培約爾緩慢地經過花園向他底弟弟底小白屋走去，這屋緊密地隱蔽在櫻桃和蘋果樹中間。他一面走，一面想他這一來是罔然的。不如到市場去還好些。那森林中的道路，不平而且滿是樹根，顛簸了他，把他底不安底思想攪得很混亂，代之而起的是一種緊張底憂鬱和對於休息及遺忘的渴望。

“頂好是痛飲一場！”他自己想。他看見他底弟弟坐在一個半圓形的檸檬樹叢中間的一條橈子上，有一羣香客環繞在他的前面，好像某些熟識底畫片裏面的人物。有一個穿着帆布上衣的黑鬍鬚底商人，他底一隻腳用破布細着，塞在一個橡皮套鞋裏；一個錢商似的胖老人；一個長髮底青年，高

(註一)即修道院的僕人。

凸底顴骨，魚似底眼睛，穿着軍人底外套；還有馬引，這兌約莫夫地方的麵包師，一個暴亂者，酒徒，像一個賊站在裁判官面前似的直立着。

“不錯，上帝是遼遠的，”他粗暴地說。

尼克提用一枝小底白權杖在踏平了底地面上指畫着，教導那些人們，但是並不看着他們。

“人越低下，那麼上帝離他就越高越遠，上帝被我們底罪惡的腐臭之氣驅走了。”

“他在安慰他們，”阿台莫諾夫想，自己微笑了。

“上帝看見我們底信心是沒有用底。沒有工作信心對於上帝有什麼用呢？我們在什麼地方互相幫助呢？我們底相愛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所祈禱的是些什麼呢？常常是細小末事。我們自然應該祈禱，但是還要……”

他抬起頭，注視着培約爾，默默地從頭到腳觀察了他一會。然後舉起他底權杖，好像是在提起一件重東西要去打人似的，站起來，微微低着頭，在人衆上面畫了十字，對他們說：

“我底哥哥到此地來看我。”

一個禿頭老人不高興地看了培約爾一眼，那眼睛是圓底古銅色底，用一種惡意底姿式在他自己身上畫了十字。

“上帝與你們同在，”尼克提又說。

人衆像羊離開草地似的分散了，那老人用手扶着那害脚病底商人，馬引這麵包師也扶着他的另一面。

“好，你好麼？請你爲我祝福。”

尼克提教父用拖着黑袈裟袖子的長手推開向他伸來的他底哥哥底雙手。

“我想不到是你來了，”他用沉靜而不快底音調說。

他揮起權杖指着他底小屋，走在培約爾前面，急拖着他底彎曲底腿，他底一隻手攔在胸上。

“你越發老了，”培約爾關切地說。

“是的，這就是生活。我底腿已經害病了。我們這地方是潮濕底。”

尼克提底駝背似乎更加駝了。他底右肩和那脊骨所形成的三角形已經提高了，使他底上身越俯近地面，在行進中他底體積顯得很闊；當他盲目地爬行在沙石路上的時候就像一個無頭底蜘蛛。在他底乾淨而狹窄底小房裏他似乎大了一點，然而更可怕。當他脫了僧帽的時候，他底頭蓋骨昏暗地顯出死人相，他底頭已經禿了一半，看來好像剝過皮似的——殘餘底灰髮掛在額上和耳後及腦後。他底臉上也僅僅只有皮和骨，蜡一樣顏色，他底腿色底睛眼已經不再放

光；那雙眼睛底視線顯然是集中在他底軟癱底大鼻子的尖上，鼻子下面的嘴唇已經枯槁爲兩條黑線，無聲地蠕動着。他底嘴更大了，形成一道深坑橫過他底臉上，上唇上面的一片枯瘦底灰毛更增加了他底形貌的衰朽和難看。

這修道士告訴一個俗弟——一個肥頭大臉底少年好像澡堂裏的夥友——他底聲音是如此幽靜好像他在凝神傾聽什麼，而又如此緩慢好像他不易想出他所需用的字句。

“一個茶炊，”他說，“幾片麵包和一點蜂蜜。”

“你談話好輕和呀！”

“我底牙齒都成了破片了。”

這修道士坐在棹旁的一把白漆木手椅上。

“你們全都活着麼？”

“是的，都活着。”

“狄孔活着麼？”

“是的，他活着。你爲什麼問？”

“他許久沒有來看我了。”

沉默了一會。當尼克提動手的時候，他底袈裟發出一種油蟲似的聲音，這使培約爾更加厭煩。

“我帶來給你一些贈品。告訴他們拿那箱子進來。那裏面有些是酒。你們許可酒麼？”

“我們這裏不嚴格，”尼克提嘆一口氣回答。“這是一種困苦底生活。自從人們如此頻繁地來訪這修道院，這裏甚至于有醉漢了。他們喝酒，除此而外他們作什麼呢？世俗的氣味沒害了他們。修道士們也是人。”

“我聽說有許多人來訪你。”

“是的，”這修道士說，“他們愚魯。他們四方八面地尋求正義和正人。他們要人指示怎麼生活。他們早已活而又活，而現在活不下去了。他們沒有忍耐力。”

阿台莫諾夫覺得這修道士底話是不安寧底的。

“他們都變壞了。”他喃喃着。“他們作農奴的時候是忍耐底的，但是現在自由了他們却不能忍耐。他們太過沒拘束了。”

尼克提不說話。

“當他們爲他們底主子所有的時候，他們是不常游行的。”

駝背睜眼一瞥培約爾，又低下頭去。

他們這樣談着，暗中摸索着字句，又間以長時底沉默，一直到那俗弟帶茶炊來的時候，那檸檬和蜜發出香味，熱麵包也在冒着酵母的微微底蒸汽。培約爾注視着那白髮底俗弟爬在地上開了箱蓋之後，取出一罐新鮮底魚子醬和兩瓶

酒擱在棹上，

“黑葡萄酒，”尼克提讀出。“這是大教父所喜歡的酒。他是一個聰明人。他知道的很多。”

“而我知道的這樣少，”培約爾自白，試行引他說話。

“你知道你所需要知道的。知道更多有什麼好處？知道超乎需要以上的單是有害吧了。”

這修道士用力發出一聲小心底嘆息，培約爾以為他已經窺破他底言外底隱痛。在角落裏的神前燈和棹上的儉陋底洋燈的光閃灼着的昏暗中，尼克提底袈裟上顯出污點和油跡。培約爾注意着他狼吞馬特里酒的仔細底貪慾，譏刺底地想：

“他知道什麼是好的。”

每飲一杯之後尼克提就用他底很白底細手指從大麵包上撕下一些心子，醃一點蜜，慢慢地嚼着，這使他底稀瘦底灰鬍子顫顫地動。酒力在他上沒有可覺底印像，只有那爛眼睛少許放了一點光，而視線仍然集中在他底鼻尖上。培約爾謹慎地喝着，不願在他底弟弟面前現出醉態，他一面喝，一面想：

“他不問娜台利亞。前一次也沒有問她。他羞愧了。他不會問過任何人。我們是凡俗而他是聖道底的吧。人們都來尋

求他呢。”

他底鬍子憤憤地擦在他底腕袖上。

“你很聰明地把你自己隱藏在這裏，”他說，拉着他底耳朵。“你作得不錯。”

“當初是不錯的，可是現在不好了。香客太多。而那些接待……”

“接待？”培約爾微笑。“像在牙醫家似的。”

“我想要到更遠底地方去，”這修道士說，小心地倒酒在他們底杯裏。

“什麼地方更安靜呢？”培約爾說了，又微笑，但是這修道士只是狼吞着他底酒，用一條黑破布似的舌頭舐着他底嘴唇，

“不安寧底人數逐日增加是很顯明的了，”他說，點着他底骷髏似的頭。“他們都在隱藏起了。他們想要逃避他們底困難——”

“我倒沒有注意這個，”培約爾反對，明知他說的不是真話。“跑去隱藏起的是你自己，”才是他想要說的。

冒罵自然地燃燒在他底唇上。他想要和尼克提爭論，甚至於罵他。

“人自尋煩惱，”他憤憤地說，心想着伊里亞。“自討苦

吃！留心自己底職業，不要自作聰明，那麼你就能夠平平安安地過你底一生了。”

但是尼克提，正在沉入他自己底思想裏面，沒有聽見這一番話，因為他忽然搖動他底三角形好像他剛從一個夢裏醒來似的。他底袈裟像幾股黑水似的從他底身上流下來，他底嘴唇彎曲成一個歪斜底微笑，他開始用類似生氣底聲音很分白地說：

“他們來這裏要我指教他們！我怎麼知道指教他們什麼呢？我並不是一個智人。那是大教父底杜撰。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是一個好像含冤受罪的人。我是罪該指教人麼！我為什麼受了指教人的罪呢？”

“這是一種諷示，”大阿台莫諾夫想。“他想要訴冤。”

他知道有許多理由使他怨恨他底命運，其實在前幾次來訪的時候他就預備聽這些話的了。所以他拉着耳朵，間接地預防他：

“許多人怨恨他們底命運，但是牢騷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

“是的，從沒見過滿足底人，”駝背說，注視着燃着神前燈那一角。

“當父親活着的時候，他常要你安慰人們。所以你應該

是一個安慰者。”

尼克提底嘴延長成一個微笑，然後用手捏住他底灰鬍子，拭去了那微笑，繼續在黑暗中散播他底語句，這些話震撼着培約爾，引起他底好奇心，使他留意着危險的來臨。

“他們使我和別人以為我是智者。這自然是有利于修道院的，把人們引到這裏來。但是這於我却是辛苦底義務。一個嚴重底課題，我底朋友！我怎麼安慰他們呢？‘忍耐’，我說。但是我看見他們已經全都倦于忍耐了。‘希望’，我說。但是他們有什麼可以希望呢？上帝並非他們底安慰。這裏來了一個麵包師……”

“那是我們底麵包師馬引。他是一個醉漢，”大阿台莫諾夫說，想要分開他底注意。

“他以為他是上帝的裁判者。照他底意思，上帝並不是全世界之主。現在很有些像他這樣放肆底人。這裏也來了一個還沒有鬍子的人。你看見他麼？他是一個邪惡底傢伙，全世界的敵人。他用許多問題來折磨我。你能夠和他們說什麼呢？他們特意來為難我。”

這修道士底談話越來越有勁了。培約爾，記起前幾次來訪的情形，看見他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負咎底地映眼睛了。從前這駝背安心于一種負咎底意識，因為有罪底人是不應該

發牢騷的。但是他現在嚷嚷着，宣言他是含冤受屈的，而阿台莫諾夫怕他說：

“加罪于我的就是你！”

他繃着眉，玩弄着他底鑲鍊，在尋求防衛自己的話。

“是的，”駝背說，似乎暗自滿足于他所怨憤的事態。“人們是更加擾攘，他們底思想更加暴亂，不久以前有一個人和我們住了兩個星期——他是很有教養底，還很年輕，但是他顯然惶惑着，不信他自己。大教父暗示我：‘你鼓勵他，’他說。但是我不能記住別人底意見。他是一個很有教養底人，當他繼續談呀談呀的時候，把我放在拷問機上一連好幾點鐘。但是我連他所用的名詞都不能懂，他底思想更難懂了。‘我們不能承認。’他說，‘魔鬼是我們底肉體的主宰。這就是說有兩個神，辱沒了耶穌的身體——我們在聖餐的時候所接受的：取起耶穌的身體，吃了這不朽的真源。’他也說了一些褻瀆聖神底話。‘假設，’他說‘上帝是有角底。而上帝又必然只有一個，否則生活是不可能的。’他把我逼到盡頭了，我忘記了大教父浮託底暗示。‘你底肉體，’我呵斥他，‘是過渡底一面，而你底精神是破滅了。’後來大教父發見我極錯誤：‘你為什麼亂說那樣庸俗底話？’他說。是的，那真是……”

對於培約爾，這顯示他底弟弟的可憐的故事，似乎可

笑。然而，這使他有些舒服。

“講上帝是困難的，”他喃喃。

“是的，不錯，”尼克提教父同意，他用一種苛刻而油滑底聲音問：“你記得麼，父親說我們不過是工人，這些道理于我們太深了？”

“是的，我記得。”

“是的，浮託教父暗示我要我讀書！而且我讀了，可是書之于我不過是一種模糊底絮語好像遠方底樹林。書裏沒有現今底問題的答案。現今所發生的思想在書裏找不出。各種宗派散佈在各處，人們很自然底地爭論着，好像各人在複述他們底夢或醉後底幻覺。那馬引……”

這修道士喝完了他底黑葡萄酒，嚼着麵包。他把麵包皮揉成一個彈丸，用手指推着牠在棹面上滾。

“浮託教父說，”他繼續說，“我們底理性是一切我們底不幸的根源。魔鬼首先引起牠好像一個人引起一條壞脾氣底狗，並且逗惱牠，一直到牠不分皂白地逢人便吠。這或許是真的，然而這是一個令人喪氣底真理。這裏有一個博士，一個爽快底傢伙，却又有另一說法。他說我們底理性是一個小孩，一切東西他都當作玩物和娛樂。像小孩一樣，牠想要看這個和那個是怎樣造成的，牠們裏面有什麼東西，于是牠

打破牠們。”

“我以爲你所說的是危險底的，是麼？”培約爾說。他被他底弟弟底話驚駭了，這意外底峻烈使他惶恐，他又渴望着鎮服他。

“他喝得太多了，”他想，試行平靜自己。

這小屋裏是悶底的，木炭和燈油的刺鼻底氣味撲滅了培約爾底思想。在那窗空所形成的小黑方塊外面露出某種植物的葉子——一絲不動好像是鐵作的。而他底弟弟，好像一個蜘蛛，繼續着鎮靜地織他底網。

“一切思想都是危險底的，”他說。“尤其是簡單底觀念。例如狄孔底吧。”

“他是一個半癡狂底。”

“不，你錯了。他是一個認真底人。當初我甚至于怕和他談話。我想要談，而我又怕？但是當父親死的時候我就接近狄孔了。你知道你不像我那樣愛父親。你和阿里克生並不爲他底死的冤狂而悲憤，而狄孔却是的。至於我，那時激怒我的並不是那尼姑的愚蠢，而是上帝。狄孔立刻知道這個。‘看’，他說，‘這些蚊子活着，而一個人’……”

“你在糊說！”培約爾嚴重地說。“你喝得太多了。你說什麼尼姑？”

尼克提仍然固執底地說：“倘若上帝是世界的主宰，那麼應該下雨的時候才下雨，有益于人類和穀類。也沒有人放火的事。爲什麼因爲該因犯罪我們都得死亡呢？一切畸形底生物于上帝能有什麼用處呢？譬如駝背們，于上帝有什麼好處呢？”

“啊呀！現在我們說到這裏來了！”培約爾想，微笑了，覺得他底弟弟怨恨上帝是愜意底。好在這修道士沒有埋怨他底親戚。

“要了解該因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就是狄孔和我之間的連鎖，從父親死的那一天起。我自己想：‘我要進修道院去，這些觀念或許會從我底心上消去。’但是不，牠們不曾消去。而我還是浸淫在牠們之中。”

“你以前絕不說這個。”

“一個人不能一次把什麼都說了。倘若香客不來攪擾我，我或許絕不會說這個。我底良心擾亂我。這也是危險底，我常懷疑在我底說教中是否有狄孔底觀念。不，他是一個聰明底傢伙，雖然或許我不喜歡他。他也想到你。‘有一個人’，他說，‘他爲他底孩子們辛苦，但是他們對於他是些外人’。”

“他爲什麼說這個？”培約爾生氣地問。“他怎麼能知道？”

“他却知道的。事業，他說，是一種幻像。”

“是的，我聽見他說過。我定要斥退那傻子。況且，他知道我們底家族的事太多了。”

阿台莫諾夫想借此提醒尼克提那難堪底一夜——狄孔把他從吊繩上放下來——然而他底心確是想着尼可洛夫那孩子。這修道士却沒有看出這暗示，他舉杯到嘴邊，伸舌進酒裏之後，舐着嘴唇，用一種微細底聲音說：

“狄孔也錯了。他甚至於和一切人破裂，好像一個被損害底人斷然……”

培約爾非把這修道士底注意從這些思想上分開不可了。

“那麼你現在不信上帝了麼？”他問，想不到他惡意底地提出的問題響得這樣自然。

“現在要知道誰相信是困難的，”這修道士沉默之後回答。“各個人都想得很多，但是沒有信仰的表徵。你不應該想，倘若你相信。講上帝有角的那人說……”

“不要談這個，”培約爾教訓底地說，環顧着他底周圍。“這些全是由于怨恨而來，不足道的。我們全都應該套上鐵底馬頸軛。”

“不，信仰兩個神是不可能的，”尼克提教父堅持。

“鐘樓上的鐘已經響了兩次，牠底響聲落在黑底窗玻璃上。

“你要作功課去了麼？”培約爾問。

“我不去。我底腿不許我站。”

“那麼你就在這小屋裏爲我們祈禱吧，好麼？”

這修道士沒有回答。

“那麼，我想要睡了。旅行之後我疲倦了。”

尼克提一言不發地把他底手放在椅臂上，謹慎底地豎起他底三角形底身體。

“馬太！”他叫。“馬太？”

他又坐下去。

“原恕我，”他辨解地說。“我忘記了他睡在客廳裏呢。那是我叫他去的。我想要自由地談話，這裏的人全是些嚼是非的。”

他對他底哥哥冗長得可厭地解釋那到客廳去的路。當培約爾走進那黑暗底，寒冷底和泥濘底雨中的時候，他自己想：

“這話匣子還不願我離開。”

忽然發生一種慣有底恐怖的感覺，阿台莫諾夫覺得他又走在那即刻就會落下去的懸崖底邊上了。他加快他底腳

步，伸手在他的前面，用手指在暗夜的污濁底潮氣中摸索着，不斷地注視着遠方底燈影。

“不，”他一面蹣跚着一面急促地想，“這些于我全無用。我明天就走了。這無用。或許有什麼事了罷？伊里亞回來了吧？我必須鎮定。留心阿里克生已經怎樣增進了他底地位！他或許甚至於會勝過我咧。”

他用全力來思索阿里克生，因為他不願想到尼克提和狄孔。但是當他躺在道院客廳裏的硬草褥上的時候，他又被關於這修道士和那傭工的令人疲困底思想所襲擊。狄孔是哪一類人呢？他底影子落在我的周圍的各樣事物上。他底言詞流露在伊里亞底稚氣底談話裏，而尼克提也被他底觀念所迷惑。

“一個安慰者！”他對他自己說，想着尼克提。“但是舍拉菲能夠給人以安慰，雖然他不過是一個簡單底木匠。”

他不能入睡。蚊子在咬他，從牆的那一面來了三種聲音的喃喃，培約爾以為是馬引這麵包師，害脚病底商人，和那臉上沒鬚底人。

“他們或許是在暢飲着哩，”他想。

每一點鐘道院底更夫用鎚打鐵盤一下。後來忽然響着早禱的信號，那聲音怯弱而且急促好像是覺得太遲了，培約

爾就在這時入睡了。

尼克提來看他，那神情和昨日在花園裏的一樣，仍然用那惡意底警視上下看着他好像他是一個陌生者似的。阿台莫諾夫忽忽地洗過臉和穿好衣服，就叫一個俗弟到附近驛站去替他雇一匹馬。

“你爲什麼這樣匆忙？”這修道士問，可是並不吃驚。“我以爲你還要留一會咧。”

“事務不容許我。”

喝茶的時候，培約爾儘在思索他要問他底弟弟的問題。後來他想起來了：

“你想，你要離開此地麼？”

“我是這樣想。但是他們不許我走。”

“他們爲什麼不許呢？”

“我是他們底利益的一個來源。我是有用底的。”

“我看。你要到哪裏去呢？”

“或者我去巡禮去。”

“你底壞脚行嗎？”

“甚至于沒脚底人也會移動的。”

“不錯，他們也動。”培約爾同意。

沉默一會。尼克提說：

“替我致意狄孔。”

“還有誰呢？”

“每一個人。”

“好。爲什麼不問問阿里克生怎樣生活呢？”

“問問有什麼好處？我知道他活着的。我或許快就要離開此地。”

“在冬天你不能去。”

“爲什麼不？人們甚至于在冬天遊歷的。”

“不錯，他們也遊，”培約爾又同意，拿些錢給他底弟弟。

“是的，給我一點錢。拿去修一修磨。你不看看大教父磨？”

“我沒有工夫。我底馬來到門前了。”

兩兄弟臨別的時候互相擁抱着，而抱尼克提可是不方便底的。他並不祝福培約爾，並且他底右手縮在他底袈裟底袖子裏面——培約爾以爲他是故意的。

“請原恕我。或許我昨晚說的太多了，”尼克提悶悶地請求，當他底凸胸靠在培約爾底腹上的時候。

“唔，這有什麼！我們是弟兄。”

“一個人在夜裏想想……”

“是的，是的！好，再見。”

當培約爾走出修道院門的時候，他回頭看見他底弟弟好像一個石頭似的立在客廳的白牆下面。

“再見，”他喃喃，才一脫帽晶瑩底小雨點就落在他的頭上。他底車正在馳過一個松林，這裏很寂靜，只有珍珠雨滴打在松針上的琮琤之聲。一個修道士忽然跳上車來。那馬是栗色底，有一對光禿底耳朵。

“他們是什麼意思，”培約爾想，“他們說上帝在不合宜底時候下雨？這全是因為罪惡，嫉妒和畸形。還有懶惰。他們沒有麻煩，而人沒有麻煩就好像一匹沒有主子的狗。”

培約爾戰慄底地向四面一看，他發現雨真是下得不合時宜，而憂鬱底思想又像一陣暗雲似的把他包裹起來。因為要擺脫這些他每一步都喝着麥酒。

這時已是晚間，煙霧底鎮市出現在遠方，一列急喘着底火車橫衝過去，吹嘯了一聲，噴了一口汽之後，沒落進地裏去了，消失在一個半圓形底洞裏面。

第三部

當回想他在市場上的那幾天暴風似底日子時候，培約爾·阿台莫諾夫感覺一種奇異底，幾乎近于恐怖底，瘋狂底意味。他不能相信他真是親眼見過他底記憶所保留在他前面的一切。他更不能相信他底本身曾經煮沸在一個巨大底石鍋裏——其中充滿了音樂的呼嘯，歌吟和叫喊，醉後底歡呼以及狂人的憂鬱底，痛心底呻吟。激起這些騷動的是一個鬚毛大漢，他戴着高帽，穿着大衣，有一對突出底鵝似底眼睛粘在剃光了底藍臉上。他總是對着阿台莫諾夫狂叫而且噤嘴，同時拖拉着，擁抱着他：

“住口，你蠢貨！這是俄羅斯的浸禮節，你不懂麼？伏爾

加和阿加河上一年一次底浸禮節！”

論臉他就像一個廚子，論衣服却像一個被富人雇來打火把護送他們上墳去的人。培約爾朦朧記得曾經和他相打，而後來又和他們喝冰振白蘭地。那人嗚咽着說：

“聽着俄羅斯的靈魂的呼聲！我底父親是一個教士，可是我是一個流氓。”

他底聲音，雖然打鼓似的沉重，却是溫和底的，他總是用那聽不清而很動人底言語的黑水傾瀉他底演說在人衆上面。

“肉體的腐敗呀！”他叫。“與魔鬼戰呀！把不潔底東西扔給豬去吧。征服你底肉體的叛亂，培約爾！倘若你沒有錯就不懺悔，而倘若你不懺悔就不得救。洗淨你底靈魂！我們不是到澡堂去洗我們底身體麼？但是我們底靈魂呢？我們底靈魂也必須要洗喲。給自由與俄羅斯的靈魂——那諧和底靈魂，何等神聖，何等偉大！”

培約爾感動到流淚。

“靈魂是一個孤兒，”他喃喃，“一個繼子——是的。牠被忘却了，我們不憐憫牠。”

全都叫起來了：

“這是真的。對呀！”

一個紅鬍子的禿頭老人，一張鮮紅底面孔，兩隻紫耳朵，球形底身體圓到站不穩，正在像一個螺陀似的旋轉着，像一個婦人似的狂叫着：

“斯托巴，你說的是真理！我崇拜你，我發狂地愛你。我發狂地愛三件東西：你，酸酒，和真理。你說關於靈魂的話是對的。”

他也叫而且唱起來了：

“他以死來克服死。”

培約爾就用安東這傻子底話應和他：

“二輪車失掉了一個輪。”

他以為他也愛那黑衣服底斯托巴，當他傾聽着他底聲音的時候；雖然有些字句恐嚇着他，而他所聽到的最多數却是甜蜜底地深受感動了，使他覺得有一道門開了，這門從黑暗嘈雜紛亂通到和平的清潔明亮裏。“諧和底靈魂”這幾個字使他特別喜歡。其中有着很真實和明白底某物，這些字交織成某一熱天的一幅圖畫：一個灰鬍子底，高底，老人，瘦得像一架骷髏，站在兌約莫夫的鬧市上，疲勞底地旋轉一隻大桶的把手。那桶前面，站着一個穿着破底藍衣的十二歲的女孩，她高仰着頭，閉着眼，用緊張而破裂底聲音唱：

“我要求生命的不過是死亡能給與的——

自由和休息，無論我死或生。”

阿台莫諾夫心想着那小女孩，對那紫耳朵說。

“這靈魂是諧和底的。他所說的真的！”

“斯托巴麼？”那紅鬍子讓着問。“斯托巴知道一切。他有開通各樣心底的鑰匙！”

他底臉更加紅了，他大叫：

“斯托巴，人道之友，說呵！擁護天堂，帶我們到地獄裏去吧！我能夠忍受一切……”

這位人道之友是一羣放蕩底實業家的牧人和頭領，無論什麼地方只要他和他底濫醉底羣衆一出現，就常常有音樂的繁響和歌唱的聲音——時而是傷心流淚的，時而是豪放而又和以狂舞的。這些音樂所留存在聽官底記憶上的只有大鼓的沉悶底重濁之音和銅笛的尖利底，感傷底吹嘯。當他們唱着憂傷底，冗長底歌曲的時候，這旅店的牆壁似乎緊縮起來，窒息着他們，而當着歌聲悠揚，那些穿了招惹底華服的青年們舞躍着的時候，那些牆又似乎在一陣風的鼓動之下而搖擺起來了。他們底情調狂風底地波動着，從歡悅底到愁絕底。有時培約爾·阿台莫諾夫被這樣炙熱底興奮燃燒盡了，他渴想要作出一種驚人底非常事件，譬如犯一個殺人罪，然後跪在這些人們的腳下，對全世界大呼：

“裁判我，用一種殘酷底死亡懲罰我！”

他們在“沙莫克”這發瘋底旅店裏，那裏的地板會慢慢地旋轉，連帶着在那上面的所有的小棹子，賓客和侍者。在這喧鬧底客廳裏塞滿了賓客，好像一個裝滿了絨毛的枕頭似的，只有四隻角落是靜止底的。當圓形底地板旋轉着的時候，在一隻角上就顯露出一羣帶着銅鼓的瘋狂底音樂家，第二角上是一羣穿着各色衣服，帶着花環的婦女所組成的唱歌隊。在第三角上，那吊燈的光焰正反映在立在小食舖裏的陶器上和瓶子上；第四角上開着幾道門，人們從這裏張着手搖搖擺擺地走進這旋轉底圓盤上來，一直走到這哄笑的人羣爲止。

黑衣底斯托巴，這人道之友，解釋那奧妙給阿台莫諾夫。

“這是一個簡單底觀念，然而很好！”他說。“這地板安置在一些支柱上，就好像一個碟子擱在張着的指尖上一樣。這些支柱集中在一個支點上，從這支點上平伸出兩隻槓杆。每個槓杆上擊着兩匹馬，馬走的時候地板就轉起來了。是不是簡單底麼？可是其中有些意義。記着，培約爾：各種事物都有牠自己底隱密底意義呀！”

他用手指着天花板，指環上的藍寶石像狼眼似的閃灼，

而正當這時有一個商人——一個闊胸底傢伙，有着一個狗似的頭——扯住阿台莫諾夫底袖子，用那死人底玻璃眼睛呆看着他。

“丹雅會說什麼呢？呢。”他高聲問，好像他是一個聾子。“你是誰？”

不等回答，他就問別底一個隣人：

“你是誰？我要告訴丹雅什麼呢，呢？”然後他敲着一把椅子，吹着鼻音：

“呸！讓我們到別處去！”他怒吼着。

後來這人變作了馬車夫，兩匹灰色馬拉着走，他高聲通知一切路人：

“我們要去看寶拉！跟我們來！”

他們在雨中馳過，車箱裏坐着五個人，其中的一個躺在阿台莫諾夫底腿上，喃喃着：

“他曾經欺騙我，所以我要欺騙他。他曾經拉我進來，所以我要拉他進來……”

在一個市場的方場上，有一座圓麵包似的小山，那車在這裏翻倒了。培約爾跌了下來，傷了他底頭和肘，他就坐在濕草皮上，看着那紅髮紫耳底人爬在山上要鑽進一座清真寺的籬圍裏去，一面走一面牛似的叫：

“讓開我底路！我要受回回教底洗禮。我要作一個回回。讓我去！”

但是黑衣斯托巴拖住他底腿，把他從山上拉下來。一羣波斯人，韃靼人和俄羅斯人從商店和駝店裏跑出來，有一個黃袍綠頭巾的老人用一根木棍威駭培約爾。

“長角野牛鬼！”

一個銅臉底警察把培約爾拉起來。

“怪叫是不許的，”他說。

有些車夫趕來把那些醉人放在車上，拉起走了，而那人道之友却站在那裏叫喊，把手掌當作號筒，雨已經下完了，可是天是黑底，用一種不露真相的方法恐駭着人。電光閃射在駝店的大柱上把黑暗撕成兩半，還有馬蹄在比堂加拉運河的木橋上的響聲也是很可怕的。阿台莫諾夫期望着這橋會倒塌，大家都死在這靜底，冷底，黑水裏。

在這些斷片底，惡夢似底印像裏面，和那些狂縱底，淫蕩底人羣裏面，阿台莫諾夫尋找着了他自己，發見了一個難于認識底人——這人把自己醉到死，並且急切地期待着第二分鐘就遭遇非常底事，很重大而且很快活底事，不是把人引到無限失望就是把人升到無限歡樂的安定境界。

像一點閃光似的留存在他底記憶上的最妖異底事是叫

作寶拉·米洛諦的這女人。他看見她在一間大底，空底，光禿底牆壁底房裏，這房的三分之一被一張棹子佔去了，棹上擺着各色酒杯，酒瓶，花瓶以及魚子醬和香檳的小銀桶。許多人，紅毛底，灰毛底，和禿頭底，都急燥地坐在棹子周圍；有幾把空椅上裝飾着花朵。

黑衣斯托巴站在這房間的中央，手裏持一根金頭底杖，好像一枝蠟燭似的。

“哈，你們這些豬！”他命令。“還不能動手吃咧。”

“住口，”有人沉重地說。

“靜靜的！”人道之友叫。“我是管理這事的！”

不知爲什麼忽然黑暗了，同時沉重底鼓聲在門外響起來了。斯托巴邁步去把門開了，一個大漢就走進來，他底肚皮上擱着一面鼓。他一面像一隻鵝似的蹣跚着，一面用力打鼓：

“嘖，嘖，嘖！……”

跟在他後面的是五個莊嚴底男人，他們彎着腰，馬似地用力拉着繫在一架大鋼琴底腿上的手巾，要把牠拉進來。在牠底發光底黑蓋上躺着一個裸體底女人——白燦燦底，可怕底無恥底裸露。她仰臥着，她底頭枕在她底兩手上，她底黑髮紛披在她底身上，和瓦蓋底光彩混合爲一體。她移近棹

子越近，她底形態就越分明了……

在小銅輪的吱吱，地板的格格，和鼓的嘖嘖裏，拴在這重大兵車上的人們終於立定了，伸直了他們底背。阿台莫諾夫以為衆人要大笑了——這是較為合理底推測——然而不然，他們却全站起來了，默默地看着，這時那女人的身體悠悠地離開鋼琴蓋。似乎他剛纔睡醒，似乎她下面的鋼琴是夜——凝固得像石頭一樣堅實——的一片。這使人想起一個神仙故事。把她底豐厚底髮往肩後一拋，她站了起來，頓着她底腳，閃耀着粉白底光輝，當她頓腳的時候，她底腳下面的琴弦的呻吟就可以聽見了。

有兩個人進來了：一個帶眼鏡的灰髮老婦，一個穿大衣底漢子。這老婦一坐下，她底黃牙齒和鋼琴的黑白鍵就同時出現。那穿大衣底漢子把提琴擱在肩上，斜起一隻紅眼睛，描準了，用弓弦在琴上橫拉了一下，提琴的尖聲立刻就和鋼琴的銅音合鳴起來了。那裸體女人以一種波狀運動站起來，她底頭一動就把她底長髮拋散在兩隻奶上，把牠們隱藏着。然後她開始搖搖擺擺，用輕鼻音歌吟着，她底聲音似乎夢底地來自遠方。

各人都默默地看着她，他們底頭是揚的，眉是低的，他們底臉上全是同樣底表情。她含愁底地唱着，好像是瞌睡似

的——她底鮮豔底嘴唇吞吐出不明底字音，她底倦眼注視着他們底頭。阿台莫諾夫想不到一個女人底肉體能夠如此精緻即可驚底美麗。她用手撫摩着她底奶和臀，搖着她底頭，這時似乎她底髮正在生長，似乎她底全體變得更大，更高貴，把其餘的一切都消失了，除了她自己而外一切都不見了，甚至于不存在。阿台莫諾夫很記得她並不曾引起過他底佔有她的欲念。從她所放散的蠱惑單是激起他底惶恐，使他喪氣底地羞澀。

他漸漸清醒，想要偷偷地逃走，他偶然聽見一句高聲底私語，使他決心出走。

“一個‘甘露沙’。一個天生底陷坑。你懂麼？一個‘甘露沙’。”

他知道‘甘露沙’是濕森林裏的一片草地——上面的草特別底細柔而且美麗底翠綠——但是倘若你走在上面，就會陷落在無底的洞裏。然而他還是繼續着呆看那女人，她底裸體的無可抵禦底魔力把他拴住在他所站的地方。每當她底倦眼對着他的時候，他縮起肩膀，把頭向前伸，從旁一瞬，就看見古怪底，半醉底人們正在瞪眼在她上，他們底眼裏有一種駭呆了的表情，好像兌約莫夫的居民在看着從教堂頂上跌下來撞碎了頭的畫匠一樣。

黑底，髮底斯托巴正坐在窗台上，用他底抖顫底手摸着他底前額，好像他是正在掉了下去而頭快要撞着地板之際。後來不知爲什麼他撕掉他底袖頭，把牠拋進一個角落裏。

那女人底舉動變得更急更亂了。他蠕動着好像要跳下鋼琴來而又不能，而且她底窒息底叫喚是越發鼻音底的，越發惱怒底的了。然而最奇底是她底兩腿底波狀運動好像牠們會彎成圓形似的，而且她底頭一動，她底披拂在肩上像兩翼似的濃髮就紛落在她底胸上和背上，好像一張動物底毛皮。

音樂忽然中斷了。那女人跳下來在地板上，黑衣底斯托巴，用金色長袍裹起她之後，和她同跑出去了，這時別底人們就叫，吼，拍掌而且互相扯拉着。侍者們，全穿着白衣好像死人底殮服，都忙來忙去的，酒杯叮璫地響，人們開始像在熱天似的牛飲着。他們饕餮底地吃着，喝着，他們底頭彎在棹上就像豬在食槽上一樣，幾乎要翻倒了。

出現了一羣吉卜色，舞着，唱着熱鬧底歌。後來人們用黃瓜和餐巾拋在他們上，他們消失了。在他們底地位上斯托巴趕着一羣鬧嚷嚷底女人，其中一個穿紅衣的小胖子就自行坐在培約爾底膝上，舉一杯香檳到他底唇邊。他和她碰

杯之後，她祝禱：

“讓我們飲馬台亞的健康，喝！”

她輕得像一匹蠹蛾，她底名字叫白舍它。她很靈巧底地彈着六弦琴，唱：

“我夢見一個清藍底早晨。”

頗爲動人底地。當她唱：

“我夢見我底一去不返的青春，”

的時候，表現得何等感傷，阿台莫諾夫友誼底地，父親底地撫摸着她底頭。

“不要嗚咽，”他安慰地說。“你還年輕呢；不要怕……”

但是在半夜裏抱着她的時候，他緊閉着他底眼睛，使他更容易看見寶拉·米洛諦。

在偶一清醒的時候，他大爲驚異地看見這淫蕩底生物白舍它是值得化一點錢的。

“蠹蛾啊！”他自己想。

惹起他注意的是這些市場上的女人的索錢的工巧，和她們濫費她們在羞辱與酗酒之下所得的夜度資的愚蠢。他聽說那狗頭——是一個人販皮商——曾經爲寶拉·米洛諦化了好幾萬。那紫耳朵曾經用一百盧布一張的鈔票燃着點雪茄，又常把幾束支票塞進婦人底胸衣裏。

“拿去，你德國人，我有的多着呢，”他說。

他叫一切女人德國人。阿台莫諾夫開始發現那濃髮底寶拉和他們各人的縱淫。他覺得，一切女人都是愚蠢而奸狡，虛偽而輕浮的，全是他底仇敵。甚至想到他底妻的時候，他也記起他們之間有一種深仇底意味。

“全是蠹蛾，”他自己想，而在想像中他又構成一羣簪花少女跳舞的美景，他底記憶保留了這很明亮而活動底印像。

他不明白爲什麼這些人爲了聚積金錢牛馬似地勞苦着，執迷着，却又燒毀他們底金錢，大把地擲在蕩婦脚下。而且他們全是地位很高的體面人，他們都有妻室和子女，又是大工廠的業主。

“父親也曾經犯這同樣底錯誤，我想，”他幾乎自信地想。他不把他自己看作這豪華底生活的參與者，而不過是一個偶然底，無意底傍觀者。但是想着這些的時候，比酒還更能使他昏狂亂，而又祇有酒能夠泯沒這些思想。于是他在豪華底噩夢裏過了三個星期，到阿里克生來了的時候才恢復了他底感覺。

· 阿台莫諾夫躺在地板上的一個稀薄而堅硬底草褥上，他的旁邊擺着一桶冰，幾瓶汽水，一碟鹹菜。白舍它直躺在一

個沙發上。她底嘴開着，她底眉毛像娜台利亞底那樣豎着，一隻穿着藍短褲的白腿拖在地板上，腳尖上底指甲就好像魚鱗片似的。在窗外是全俄市場裏的幾千貪饑底嘴的嚷鬧。

在頭腦昏醉，遍身疼痛之中，阿台莫諾夫正在悶悶地回想着昨夜的事件和娛樂，這時阿里克生忽然出現了，好像是從牆裏面擠出來的。他跛腳走到他面前，用手杖敲着地板。

“你在地板上幹什麼？”他突然說。“今天我找了您一天一夜，可是今早我也加入了這宴會。”

他即刻叫來一個侍者，要檸檬，白蘭地和冰。然後他跑到沙發面前，拍了白舍它底肩膀一下。

“起來，少奶奶！”

可是這少奶奶底眼睛並不就睜開，單是喃喃：

“到鬼那裏去！不要吵。”

“你纔到鬼那裏去咧，”阿里克生好脾氣底地說，拉着她底肩頭使她坐起來，搖了她一下。

“去！”他說，手指着門。

“不要動她，”培約爾說。阿里克生微笑着安慰他說：

“不要緊的。只要我們叫她，她就會來的！”

“噢該死！”那女人說，順從底地穿上她底袍子。阿里克生好像一個醫生似地發着命令：

“起來，培約爾。脫掉你底襯衣，用冰擦一擦你自己！”

白舍它從地板上拾起她底揉縐了底帽子，戴在她底紊亂底頭髮上。

“一個很美麗底皇后！”她說，照着沙發上的鏡子。然後把帽子拋在沙發下面，她長嘆了一聲。

“好，再見，馬台亞！記着我住在西馬斯基公寓。第十三號房。”

培約爾覺得對不住她。

“給她一點，”他告訴阿里克生，仍然躺在地板上。

“多少？”

“好……五十個盧布吧。”

“呃！這麼多。”

阿里克生塞一張紙幣在她底手裏，看着她出去了，然後小心地關上門。

“這數目是寒酸底，”培約爾挑剔。“還不夠買她底帽子呢。”

阿里克生坐在一把靠椅上，雙手握着行杖，臉又靠在手

上。

“你在幹些什麼？”他用冷底高傲底音調問。

“我在喝酒，”他底哥哥生氣地回答；起來了，他開始用

冰擦他底身體，自己呻吟着。

“喝去吧，但是不要發昏！你在這裏幹了些什麼？”

“與你何干？”

阿里克生走近幾步，注視着他好像他是一個陌生者似的。

“你忘記了嗎？”他用低聲嘶噓着。“有人控告你，因為你打了一個律師底臉，並且把一個警察推下河去……”

他歷數他底罪狀很長，阿台莫諾夫以為他說謊，想要恐嚇他。

“什麼律師？糊說。”

“並非糊說。你不記得那穿黑衣的人麼？他叫什麼名字？”

“當初我曾經和他相打，”培約爾說，他漸漸清醒了。然而阿里克生却越來越嚴重。

“你為什麼辱罵體面底人們？以及你自己底家族呢？”

“我？”

“是的，你。你罵你自己底妻，狄孔和我。你還說到幾個孩子，而且哭。你總是叫：阿布里罕，伊撒克，公羊！”（註一）

（註一）上帝試驗阿布里罕，要他把他所愛底獨生子伊撒克作為火焚祭的犧牲。阿布里罕遵照上帝底意旨，正在把他底兒子綁好放在祭台

這些是什麼意思？”

恐懼捉住了培約爾底心，他頹然坐下在椅上。

“我不知道。我醉了。”

“這不成理由！”阿里克生叫，一搖一擺地好像他是騎在一匹跛馬上。“總還有別底緣故。‘清醒底人放在心上的，醉人就放在嘴上了’——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個人不會把家事對衆人宣佈的，爲什麼講阿布里罕咧，犧牲咧，以及許多廢話？你辱沒事業，你不知道，你毀謗我。你爲什麼好像在澡堂裏似的脫光了你底衣服？幸好我底朋友洛克台夫親到這展覽會，他想法用白蘭地把你醉倒，打電報叫我來這裏，這些全是他告訴我的。他說，當初人們只是好笑，可是後來都靜聽你的糊說。”

“別人們都糊說的，”培約爾低聲下氣地咕嚕，阿里克生底語調又激起他底心神的繚亂。

“別人們只是糊說一件事，但是你把各樣事都說出來了。好在洛克台夫想法把衆人都弄醉了。他們或許會忘却了。可是，你知道，我們底事業是一件政治的事體。洛克台夫今天是我們底朋友，但是明天或許是勁敵。

的柴上的時候，上帝感其誠心，命天使送一隻公羊來代替他底兒

子。(見創世記)

培約爾坐在椅上，把頭底後部緊靠在牆上。街市都沈溺在劇烈底喧嚷裏，而牆正在發抖。培約爾沒有話說，在等待着牆的抖顫來清除他底昏亂底頭腦，和驅逐他底恐慌。阿里克生所說的話他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況且很爽氣的是聽着他底弟弟的法官底，長輩底口氣，他不安底地候着他再說下去。

“你遇見什麼事情了？”他審問，仍然在一搖一擺的。

“你說你去看尼克提。”

“我去看了他了。”

“當我接到回電的時候，說你不在那裏，我自然立刻就走了。我們全都吃驚了，因為我們生在這世上隨時都有被殺的機會。”

“我有一些煩惱底心事，”培約爾用沈靜底，辯解底音調自白。

“但是你應該對別人們宣佈麼？你必須承認你弄了一個污點在事業上。你為事業犧牲了什麼？”

培約爾用雙手摸着他的頭髮和臉，從指縫裏說：

“伊里亞……全是因為他……”

緩慢地，遲疑地，好像他在暗中用腳試探着他底路，他開始告訴阿里克生他和伊里亞爭吵的故事。但是他沒有談了許久，因為他底弟弟不一會就高聲表示他底衷心釋然了。

“哦！沒有事！洛克台夫以為有什麼不名譽底事。那麼你所說的是伊里亞麼？好，我底朋友，請原恕我。不過這種事是不聰明底的。商人應該學習一切應該學習的，應付各種生活上的危機，但是你……”

他雄辯底地談了許久，說商人底兒子們應該變為工程師，文官和軍官。從窗裏來了一聲巨響。許多馬車向戲院馳去，許多賣涼食和冰的小販在叫喊他們底貨色，而最不堪底是一陣樂聲從‘白維朗’送來——這亭子是布來斯里人用鐵和玻璃架設在蓮河上的。嗶嗶底鼓音喚起寶拉·米洛諦的印象。

“我有些煩悶底心事，”大阿台莫諾夫重複說，一隻手摸着耳朵，一隻手倒些白蘭地在檸檬杯裏面。阿里克生從他底手裏拿過瓶子來。

“小心；你又要醉了，”他警告他。“就說我底梅龍吧。他在學作工程師，這小子！他想要到外國去，倘若你喜歡。但是我們需要孩子們全在家裏，不在外國。你應該認識我們這一階級在社會上是國家的主要力量。”

培約爾並不想要理解什麼。當他底弟弟縱談着的時候，他自己在想：

“這人用手段獲得了比他更富更精敏底人的友誼與尊

重，他把他們底事業擴張到全國。我底另一個弟弟自己隱居在修道院裏，得了智者和聖人之名。而我却命該被偶然底事變分裂爲碎片。這是爲什麼呢？這是什麼目的呢？”

“說你因爲放蕩就謾罵了體面底人們，這是無用底！”
阿里克生說，他底音調已經和緩而且近于討好底的了。“使你謾罵的不是放蕩，而是過剩底精力。那律師是一個光棍，但是他很知道他是聰明的！自然年紀大底人們和甚至于完全老了底人們都會胡鬧的，但是他們底胡鬧同青年底胡鬧一樣，而使青年們胡鬧的確乎是那正在生長底精力。你也應該明瞭這事實：我們底女人是無趣底的了。在他們那裏沒有胡椒，他們是沉悶底伴侶。我並不是說娥加，因爲他是一個例外。有些呆氣底智慧底女人顯然看不見一切罪惡。娥加就是其中的一個。要激怒她是不可能的，因爲她不知道什麼是惡，也不相信什麼是罪。娜台利亞却不能如此說，但是你說她是‘一架家務機器’是不錯的！”

“我真說過麼？”培約爾嚴重地質問。

“並不是洛克台夫自己發明的。”

“他還想要問阿里克生許多話，但是他恐怕提醒了他。或許已經遺忘了的事。一種嫉妒和仇恨他底弟弟的情感在他底內面起來了。

“他一天比一天伶俐了，這鬼東西！”

他看見阿里克生有一種強幹底敏捷，和一種狐狸似底方略。他討厭他底鵝似底眼睛，那在彎曲底上唇下面放光的金牙齒，他底翹着底軍人式底上髭，他底自鳴得意小鬚。以及他底握着底爪似底手指。而尤其使他不高興的是他底右手的姆指，那東西常常機巧地旋動着。而且他以為他底鋼灰色底短外褂使他好像一個律師。

他忽然覺得想要阿里克生走開。

“我要睡一小會，”他說，閉上他底眼睛。

“這倒不錯，”阿里克生同意。“今天不要到別處去了。”

“他把我當作小孩似地教訓，”培約爾憎惡底地想，當他看見他出去的時候。他走到洗手台前面，靜靜地站着，因為他看見一個像他自己似底人在他旁邊悄悄地移動着。這人底頭髮是散亂底，臉面是毀壞底，眼睛惶恐地突出來，當他移動的時候。他摸着他底濡濕底鬚鬚和多毛底胸膛。幾秒鐘之後他纔自己覺悟那是他自己在沙發上的鏡面上的反映。他悲苦地微笑了，又繼續用冰塊擦他底臉，頸和胸膛。

“我要雇一輛馬車到城裏去跑一趟，”他一面決定一面穿衣服，但是他底手臂纔剛一穿進短外褂底袖裏，他即刻就把牠拋在沙發上了，而且用勁按鈴子。

“茶。要濃底！”他對侍者說。“還有，一點鹹菜和白蘭地。”

他從窗上看見廣大底店門都已關了。人們在街上爬行着，在溫暾底昏暗底他們底形體變成遍平底貼在鵝卵石底街面上。一盞琥珀燈在戲院底入口處急語着，附近有女人歌唱的聲音。

“蠢哦！”他想。

“我可以收拾房間麼？”有人在他後面說，他突然回頭看見一個獨眼底老婦人站在門上，手裏拿着掃帚和擦布。他一言不發地走到過道裏，忽然撞在一個黑眼鏡黑帽子的人上，那人正在一扇半開着底門裏說：

“是的，是的，就這麼辦！”

這是很不愉快底，迫着他去尋思他所聽見的話的含意。後來，當他坐在圓棹旁邊的時候，一個小茶炊在他前面歌吟着，而在他頭上的玻璃燈總是旋轉不定，好像有一隻看不見底手在輕輕地觸動牠。一些醉人的奇形怪狀，歌唱的字句，他底弟弟的氣勢凌人底狂言，以及那些爲他所注意的從他面走過的人的閃爍底眼光——這些都閃過他底記憶之中。然而這些在他底腦裏全是虛空底和黑暗底，僅僅有一點細小顫抖底微光透過牠裏面，而且在這微光中的人們都好像

塵埃似地旋轉而飛舞着，阻礙着他去想任何很重要底事。

他喝着熱底濃茶，虎嚙着白蘭地，雖然燙着嘴而他不知道他是喝着嚙着。他所能意識的只有一種逐漸長大底不安之感。他想要到別的地方去。他按鈴子，就出現一個雲霧似底波動着底生物，沒有臉也沒有毛，好像一根牙骨頭的行杖。

“拿一點綠酒來，凡卡。綠底，你知道麼？”

“白明了。你要修道院所釀的酒。”

“你是凡卡麼？”

“不，我是孔士坦丁。”

“好，你去吧。”

當這侍者拿酒來的時候，阿台莫諾夫問：

“你是一個軍人麼？”

“不，我不是。”

“你說話好像一個軍人。”

“我底義務和軍人底是一樣的。我要服從命令。”

稍一思索之後，阿台莫諾夫給他一個盧布。

“不要服從命令，”他訓話。“各行其是吧……而且你賣冰。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酒像糖水似底膠粘，像阿摩尼亞水似底辛辣，使他覺

得頭裏面輕快和清爽了許多，而他底精神力也集中了一些。他底頭裏面這樣作用着的時候，街裏的喧嘩也逐漸沈靜和低下，只有一種小聲向遠方飄去，留在牠後面的是和平與安靜。

“一個人應該服從麼？”阿台莫諾夫思索。“而倘若應該，服從誰呢？我是一個主人，不是一個侍者。我是不是一個主人呢？”

但是這些思想忽然被恐懼所中斷而逃散了。他忽然看見他前面有一個人，這人阻止着他去過阿里克生和別的快活底人們所過的舒服底，體面底生活。他是一個有鬚底，寬臉底漢子，默默地坐在那茶炊的對面，他底左手指握着他底鬚，他底臉靠在他底手上。他悲哀地注視着阿台莫諾夫好像他在告別，好像他對他一半是愁，一半是怨。當他注視着他的時候，他哭了，辛酸底眼淚從他底紅眼皮下面流下來。一匹大蒼蠅正爬在挨近左眼的鬚邊上。此刻牠已爬過他底前額——好像他底臉是死人底似的——牠就停留在眉毛上，窺視着他底眼睛。

“你是誰，你混蛋？”阿台莫諾夫問他底敵人。這後者不動，不答。他單是動着他底嘴唇。

* “你在哭什麼？”阿台莫諾夫惡狠地咆哮。“你已經把我

弄進困難裏面，你爲這個哭吧。你現在爲我傷心麼，是麼？”

他從棹上抓起一隻酒瓶，用全力打在那人底光頭上。

鏡面破裂的聲音，和茶炊及茶具——當棹子翻倒時候——滾落在地上的聲音，召引來了一些人們。他們人數並不多，而各人都是破裂底的，只有那獨眼老婦人是整個地出現了，她同時彎腰下去拾茶炊又站了起來。

坐在地板上的時候，阿台莫諾夫聽見分明底聲音：

“這是夜間，各個人都睡了！”

“那鏡面已經打碎了！”

“真不成事體，你知道！”

阿台莫諾夫伸張手臂要飛起來似地飄搖着。

“那蒼蠅……”他大叫。

到第二天的晚間，阿里克生匆匆地跑進來了，好像醫生焦急着他底病人，或者車夫焦急着他底馬似的。

對着他底哥哥審視一遍之後，他用一把小刷子刷着他底鬍子，說：

“你是不自然底地腫脹了。像這樣是不能回家的。況且，你可以在此地幫助我。你應該剪短你鬍鬚，培約爾，另買一雙靴子。你穿着的這一雙是車夫底靴子！”

阿台莫諾夫咬緊牙關，屈從他到理髮店去，阿里克生確

切地說明了他底髮和鬚該剪去多少。在靴店裏阿里克生替他選了一雙。培約爾在鏡子裏發見他就像一個店夥，而且他底靴子是狹脚的，但是他承認阿里克生所作的是正當的，他也就不說什麼了。剪髮和換靴，他和道，是很必須的。而且，一般地說來，必須整飭他自己一番，也必須忘却了那些胡亂底，沉悶底感覺——這是醉後狂飲的結果，重壓在他上。

但是除了那雲集在他底腦裏的灰霧和那襲擊着他底中毒而且力竭底身體的疲倦而外，當他看着阿里克生的時候，他經驗着一種更其複雜底感覺，這是嫉妒，尊重，暗自輕蔑，和仇恨的一種混合體。這瘦底，靈敏底，眼光銳利底人，常常手裏拿着一根小行杖，他爲無厭底貪玩用盡氣力，正如他盡力于工作一樣。當他們在這市場的最好底酒店的雅座裏和那些著名底商人早餐或午餐的時候，培約爾看見阿里克生搗鬼裝傻而又使這些富人們高興，真是吃驚不小。雖然他們似乎不注意他底諧謔舉動，他們確乎喜歡而且尊敬他，並且靜聽着他像一個喜鵲似地嘮叨。

一個叫作科莫洛夫的紡織廠主，一個鬍子剃得很光的大漢，恐嚇底地豎起一個黃蘿蔔色底手指，却又溫和地說。

“你是一個聰明人，阿里克沙。”他說，圓轉着他底公牛似底眼睛，很有滋味地嚙着他底嘴唇。“你是伶俐底，你狐

狸！你曾經用機智勝過了我……”

“葉莫拉·伊凡諾夫奇！”阿里克生熱情底地叫。“那是競爭，是不是？”

“真的，眼睛常睜開着吧。玩鬼把戲麼！”

“我正要學咧，葉莫拉·伊凡諾夫奇！”

“是的，一個人必須學，”科莫洛夫同意。

“先生們！”阿里克生底聲音仍然是熱情底的，但是更近于討好底的了，他底手裏揮着一隻叉子。“我底兒子梅龍，一個聰明底少年，正在學作工程師，曾經告訴過我一個細拉卡斯城的著名哲學家的故事。他常對國王說：‘給我一點憑借，我就能爲你翻轉全世界！’”

“呃，你智囊！”

“我能翻轉全世界，’他說！先生們！我們這一階級是已經有憑借的了——盧布。我們無需什麼智者來翻轉全世界。我們用我們底鬍子就能作到。我們只需要一件事，那就是要另一種人來作政府官吏！先生們！貴族是正在衰落了，他們不是我們的障礙。但是我們需要我們自己這一階級底人作政府官吏。我們所需要的人是商人，他們能夠了解我們底事業。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那胖底，灰髮底，禿頭底人欣然同意了。

“那是真的，智囊！”

而且洛斯夫這銀業家，一個骨瘦底獨眼老頭，有一管削尖底鼻子，客氣地嗤嗤笑着說：

“阿里克生·伊里支底小腦子就像一個耗子。牠知道各樣的一切。牠知道什麼地方是肥的，就敲而又敲，縱然是只有一小點！現在祝他底健康！”

他們都舉起酒杯，阿里克生和各個人碰了杯，洛斯夫用他底比小孩底不更大底手輕拍着科莫諾夫底圓肩頭，說：

“在我們當中有些聰明底人起來了。”

“早已起來了！”科莫洛夫傲然回答。“我底父親，是一個碼頭夫，變成一個……”

“聽說你底父親的發跡是由于割斷一個有錢底阿美尼亞人的喉嚨，”洛斯夫微笑着說，那鬚鬚刮得很光的紡織廠主對於這話發出公羊叫似底笑聲。

“好無聊底閒話！”他回答。“人們真蠢，他們說：倘若一個人發跡，他必定是壞底！還有散播關於你的難聽底謠言的呢，卡斯馬。”

“是的，還有關於我的，”洛斯夫重複，嘆了一口氣。“謠言就好像蒼蠅，呢！”

阿台莫諾夫爭聽着，低吟了好幾次，吃得很多，喝得很

少。在這些人當中他悵惘地覺得他好像是另一種動物。他知道他們全是從前的農夫。他看見他們全部有着強盜的某物，召人敬畏的某種瀾漫底性格，與他底父親相同的性格。他底父親自然和他們在事務上和歡場中往來過的。他或許也是同樣的放蕩，把金錢當作木片燃燒。是的，像他們這樣底人，這樣貪得無厭，這樣野心地想壓倒世界，壓倒別人，壓倒一方，金錢對於他們真不過是木片。

但是阿里克生和這些大人物有點不同，培約爾除了討厭他而外，時時覺得他底弟弟比他們更精悍更聰明，也更危險。

“先生們！”他以富人底熱情叫喊着。“試看我們底手臂的無窮底力量，千千萬萬的農民！這些農民是我們底工人也是我們底主顧。別底地方哪裏能夠發現這樣多的他們？沒有！我們不需要德國人，以及一切外國人。我們自己就能夠維持一切！”

“這是真的！”醉人們齊聲狂叫。

他說急需增加外貨的入口稅，急需買淨地主的產業，以及那些屬於貴族的銀行的壞處。他知道各樣底事而他不論說什麼別人都一致熱心地贊同，阿台莫諾夫大為吃驚了。

“尼克提是對的，他說阿里克生知道怎樣進行，”他嫉

妒底地想。

阿里克生底健康雖弱，却是一個酒色之徒，而且顯然有一個長久底情婦。她是一個莫斯科人，領有一個女子唱歌隊，一個肥大底生物，有着黃銅底聲音和明亮底眼睛。據說她已過了四十歲，可是從她底死白肉皮下面泛着紅色的臉孔看來，連三十歲也還不到呢。

“阿里克沙，我底鷹！”她說，露着她底狐狸似底尖牙齒，她像母親擁抱小孩似地抱着他。

她必然知道，而且不能不看見，阿里克生並非不喜歡她底唱歌隊裏的姑娘們。可是她還是和他友好，而且培約爾屢次聽說他請教她關於人情世故的事，這事實使他驚異，使他想起他底父親和烏利亞娜·巴馬可伐。

“他是一個鬼！”他想，當他看着他的時候。

甚至于他底弔詭也是異常精巧底的。一個叫作梅爾的大底德國底丑角在馬戲場裏表演一隻豬。牠穿着燕尾服，戴着禮帽，穿着艇似底兩隻小靴子，裝作一個商人，用後腳站着走路。這使一般觀眾大為喝采了，連商人們也大笑了，而阿里克生却取了別樣底態度。並不笑，他憎惡，而且教唆他底一羣朋友去偷那一隻豬。賄賂了那看豬的，他們把牠偷來了，商人們在巴巴唐可飯店裏勝利底地飽餐名廚所作成的

各樣肴饌。培約爾·阿台莫諾夫聽見一個暗昧底消息，說那丑角氣得自己吊死了。(註一)在事實上他在市場裏所注意到的阿里克生底一切都使他發生許多焦急底思想。

“他是一個騙子。他沒有良心。他總有一天會不知不覺地毀滅了我。而他並不出於惡意，不過單是因為有趣。”

這種危險的自覺使他清醒了，使他站穩了。他一個人回家去，阿里克生到莫斯科去了，他走近兌約莫夫的時候，正是九月，天氣潮濕而多風。驛馬叮哈着牠們底小鈴子，牠們底蹄子敲着倦怠底地，發出接吻底響聲，這時牠正走過一個小松林，一條泥淖底窄路挾在兩排定立着底樹中間。全個天上塗滿了灰雲的漿糊，和阿台莫諾夫底昏醉底頭裏面同樣渾沌而且沉悶。他覺得他好像親臨某人的喪葬，這死者和他很親近而又為他所衷心厭惡。雖然他為死者憂愁，而可喜的是明知道不再遇見這人了，即不再被他底曖昧底要求，他底啞暗底斥責所煩擾，不再以他底種種要求阻礙他，培約爾·阿台莫諾夫，去過一種真實底，活動底生活。

“一個人必須作一個人底工作，不顧其他一切！”他進而確定了他自己。“各個人都以工作而生活。”

(註一)此事曾由波波里京哲學博士記述在‘俄羅斯古利’這日報上，時

他開始以全力去工作，季夏的晴朗底白天和平底地過去了，對比着而來的是月夜的淒清底光輝。

在秋晨的曙色的微光中他一醒就聽見工廠的決定底叫喊；半小時之後牠底雜亂底磨擦底聲音開始了，他底耳裏充滿了勞働者的照常沉悶而又有力底聲音。從早到晚男男女女在倉庫裏叫囂着，當他們卸下麻包的時候；又從伐特 克沙的岸上的小酒店——這是數不清底莫羅索夫族之一所開設的——裏來了醉歌和手風琴的聲音。狄孔·伐洛夫愚笨底地在庭院裏走着，抬着一把掃帚，一個鏟子和一把斧子，照常準確。照常嚴肅地待人。舍拉非，照常穿着他底乾淨底灰藍衣服，忽隱忽現的。在家裏呢，娜台利亞也照常機器似地工作着，喜歡着她底丈夫從市場裏帶來給她的豐富底贈品，而尤其喜歡的是他底沉默和安靜。一切都平滑底地進行着，似乎都佈置好了——工廠，職工，甚至于馬，全都好像要永遠如此似地工作着。一月一月的疾馳過去了，好像風前的雲片，一年一年的增加起來。

阿台莫諾夫好像一隻公牛似地彎着他底頭走過工廠和庭院；當他闊步在村市裏的時候，孩子們都害怕了，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意識到這新奇底事實：他在這大事業中是多餘底的，好像是一個旁觀者。好在雅可夫已經明白這事業，

而且顯然爲牠所吸引，這孩子底行爲不單只是使他底思想離開伊里亞，而且使他底思想與伊里亞和解。

“求學去吧。沒有你和你底學問我也能作的！”他想。

雅可夫是肥底，紅腮底，有着一雙美妙底眼睛，當他微笑的時候，牠們會像胰子泡似地反映出各樣顏色。他恬靜底地運轉他底圓底身體，雖然近看他怪好像一隻鴿子似的，而遠看却似乎一個伶俐底，正經底工廠主。女工們對他有情地微笑，他底眼睛灼灼地跟在她們後面，或者他徘徊於她們的旁邊，不能隱藏住他底莊重底外表下面的春情底激動。培約爾拉着他底耳朵，微笑着想：

“我願我能夠使你看看寶拉。你小傻子！”

他喜歡看雅可夫和他底叔叔站在一處，雅可夫並不參加梅龍和他底可厭底，濫臉底朋友戈里斯夫托夫之間的永遠不完底爭論。梅龍已經長成一個完全不像商人底兒子。他底清瘦底體格，他底大鼻子，他底眼鏡，以及他底有着鍍金紐扣和肩飾的外掛，使人想起和平法庭的裁判官。無論是走着或坐着，他都像軍人似地挺直了身體，而談話的態度是高傲底的，培約爾雖然承認他所說的是聰明底的，可是始終不高興他。

“又來了——我底朋友，這是‘儂理學’”梅龍輕蔑地說，

兩手插在衣袋裏，兩肘向外張着。“這是無知和愚蠢的哲學化。”

在阿台莫諾夫底意見甚至于這戈里斯夫托夫也似乎說得有理的。他是矮小底，他底黑襯衫和學生服是髒底，破底，鈕扣不全底。他底浮腫底眼睛使他底容貌好像多日沒有睡眠，他底臉是尖底，黑底，上面滿是小疱。他放聲高談着，癡癡底地揮舞着兩臂，誰底話他都不願聽，時時準備着突然襲擊梅龍。

“若依你底說法，會有這樣底時候，只要你底工廠的煙囪一叫，太陽就會出現在天上，只要你底機器一吼，曙色就會從地下和林間躡出來，但是你對於人怎麼辦呢？”

梅龍豎起他底眉毛，縐着他底前額。

“這是傻理學。這是詩底的！”他壓迫他底朋友，這時他扶正他底眼鏡。“一種強辯，一種詭辯，我底朋友！生活是一場爭鬥，抒情詩和歇斯它里在生活中是沒有地位的。在事實上牠們都是可笑底的。”

這兩人之間的辯論顯然和其他的談話不同，好像白鴿在黑鴿的羣中。

“是的，那是的，”阿台莫諾夫想。“他們是新鳥，所以唱着新底歌。”

他僅僅朦朧地懂得他們底爭論的主題，他一看雅可夫，却見他輕閉着上唇，想要隱藏住他底嘲弄底微笑：這于他是滿意的。

“我看，”他想。“不知道伊里亞要說什麼！”

“你把世界和人類拴在冷鐵底連鎖裏，”戈里斯夫托夫叫，“你把人道當作機器的奴隸……”

“人道，你所關心的，是些懶人，”梅龍說，搖着他底頭。“這些人全要滅亡，除非他們明天懂得他們底幸福必須有賴于工業的發達。”

“他們哪一個是對底呢？哪一個更好呢？”阿台莫諾夫猜測。

他與其喜歡戈里斯夫托夫還不如喜歡他底侄兒。他有些軟弱，顯然是怯懦而且急燥。他底舉動毫無禮節，好像一個醉漢似的。會餐的時候他常坐在家長們的前頭，手裏捏着刀子和叉子，放在這裏又放在那裏，慌忙地吃着，有時燙傷了嘴，有時咳嗆。他像阿里克生一樣很高傲而且顯然是狠毒底的，他底紅腫底眼睛裏茫然顯出一對黑瞳。當他會見阿台莫諾夫的時候，他並不說話，單是不敬重底地伸出一隻熱而粗底手來，又急忙縮回去了。從頭到腳，他是一個無用底傢伙，人不能想像為什麼他會是梅龍底朋友。

“吃，斯徒巴，不要說了，”娥加訓誡地說。

“我不吃，”他回答，那聲音響得好像他要炸了似的。

“這樣有害底異端在這裏傳佈。”

培約爾所驚異的是阿里克生專心靜聽這學生底言論。祇有很少底時會他幫助他底兒子。

“這是對的！”他說。“什麼地方有力量，什麼地方就有威權，因為力量存在工業上，所以……”

喝茶和吃飯之後，娥加——有些小繻紋散在她底額上，她底無邊底厚眼鏡使她底鼻上有一道紅痕——就坐在窗前的繻花架旁邊，一言不發地，勤勉地繼續着繻她底細珠在異常鮮亮底顏色上。培約爾覺得在他底弟弟底住宅裏比在家舒服得多。這裏更有趣，又常有好酒喝。

“你懂得他們辯論什麼麼？”他在回家的路上問雅可夫。

“是，我懂，”雅可夫簡短地回答。

因為要隱瞞他自己並不曾懂得這一事實，阿台莫諾夫就認真地質問他：

“那麼是什麼呢？”

雅可夫底回答總是簡短底，無意底，可是容易懂底。依他所說，梅龍主張俄羅斯必須跟隨歐羅巴所經過的一切，但是戈里斯夫托夫相信俄羅斯應該走她自己底路。對於這問

題阿台莫諾夫以爲他有表示給他底兒子他也有意見的必要。

“倘若外國人真是比我們好，”他討好底地說，“他們就不會到我們這一國來了。”

但是這是阿里克生底意見。他自己底意見是一個也沒有發現，他頹唐地縐着眉頭。

更糟的是雅可夫說：

“不誇耀自己底腦力，不參加這樣底討論，舒舒服服地過活是完全可能的。”

“是呀，是呀，”阿台莫諾夫叫了。

他更加屢屢地經驗着一些小底意外和驚疑的搖動，常把他推在一邊，使他不能不站在旁觀者的地位看着一切，思索一切。他底周圍的一切都在一種不易覺察然而迅速底變化之中，各方面都有一種不安的新精神表現在言語上和行爲上，有一天娥加在喝茶的時候說：

“當你底心是充實底，你不更希冀什麼的時候，你就已經發見真理了。”

“這是真的，”培約爾贊同。

但是梅龍底眼鏡向着他底母親一閃灼，開始教訓她。

“那不是真理。那是死亡。真理是發見在工作中，在活

動中。”

當他拿着一張捲成號筒形的厚紙出去之後，培約爾告訴娥加：

“你底兒子對你無禮。”

“他一點也不無禮。”

“但是我看見他無禮。”

“他比我更有智識，”娥加說。“我沒有受過教育，你看，所以我常說糊塗話。孩子們一般底地是比他們底父母更有知識的。”

阿台莫諾夫不相信這個，他微笑了一個，說：

“不錯。你常說糊塗話。但是，你知道，老人們，比我們更智慧的，曾經說過：‘兒子們給你一分愁，女兒們給你二分愁。’你懂麼？”

她說孩子們有智識的話使他很惱怒了。自然她想要給他一點關於伊里亞的暗示。他知道阿里克生用錢資助他，梅龍寫信給他，但是他自己太驕傲了，不肯訊問這孩子在什麼地方，作什麼事。娥加，知道他底驕傲，巧妙底地借別底話題穿插上伊里亞的消息，因此他發覺他底兒子爲或種理由已經去住在阿真架，他現在是在外國呢。

“好，讓他住在那裏吧，”他想。“他會變得更智慧一點，

明白他從前底糊塗。”

他想到伊里亞的時候，有時驚異於他底固執。環繞于他的別底人都已經變得更智慧，對於伊里亞可能有什麼期待呢？

在阿里克生底家裏他屢次遇見維拉·波波伐和她底女兒，前者還是和從前一樣的美，一樣底淒清，一樣底高雅。她絕不和他多說話，就說也只是他從前以為無端地傷了伊里亞底感情之後常和他說的那一類的話。她常使他覺得羞慚。在安閑底時間她底形態就會出現在他前面，但是這僅祇引起他底驚異之感：有一個你所愛的人物——他告訴他自己——這人支配着你底思想。但是你不明白為什麼你需要她，而要和她談論又如同要和聾啞人談論一樣的不可能。

是的，一切都在改變。甚至于工人們也變得更任性，更壞脾氣，更多肺病底，女人們是更加悍厲了。工人們底村莊裏的喧嘩現在更才寧靜了，在晚間的時候好像全個地面都佈滿了咆哮底狼似的。或者流水被沙湮塞住似的怒吼。

一種不安的精神和一種飄泊的風尚顯然瀰漫在工人們之中，那些無可抱怨的青年們也會忽然到辦公室裏來請假。

“你要到哪裏去？”培約爾質問。

“到別處去看看。”

“什麼使他們全發瘋了。”阿台莫諾失常問他底弟弟。

阿里克生作了一個狐狸似底小鬼臉，笑着告訴他各處的工人都在不安靜。

“這樣總算是安靜的嘍，但是在聖彼得堡……我們底政府官吏和那些大臣並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人。”

他說得這樣唐突而又愚蠢，以致他底哥哥嚴重地教訓他：

“這是糊說！那是貴族們想竊取沙皇底權力，因為他們一天比一天窮了。可是我們一天比一天富了，雖然我們沒有權力。你底父親甚至于在禮拜日也曾穿過塗黑油底靴子，但是你穿的是講究底外國皮靴，絲領結。我們底義務是作沙皇底工人，不是作他底豬。沙皇是一株橡樹。我們從他得到金底橡子。”

阿里克生聽着，臉上顯出微笑，這更加激怒了阿台莫諾夫。他發覺，一般底地說，人們笑得太多了，這新習慣是悶人而且蠢笨的。無論如何沒有一個人能夠像那永不死底老人舍拉菲這木匠一樣使人舒服而又會說笑的。

阿台莫諾夫和這安慰者成了很好底朋友。每當一種極煩悶的感覺降臨在他上的時候，他就不可遏制地想要喝酒。他羞於喝醉在他底弟弟底家裏，因為那裏常有生客進出，

尤其不願在維拉·波波伐面前露出醉態。在家裏喝呢，娜台利亞就哀傷地低着頭，保持住一種難受底沉默。這倒不如她罵他還要好些，因為那時他可以回罵。但是她宛如一個被劫掠的女人一樣，催起人一種近于憐憫的感情，而不是憤怒。所以阿台莫諾夫到舍拉非那裏去。

“我想要喝酒，老人。”

“這是很平常底事，”這快活底木匠贊同底地微笑着說，“好像夏季的太陽更亮一樣！這就是說你疲倦了，苦壞了。好，好，把你自己振作起來！你底事業並不是像腮上的肉疣似底一件小事！”

他為他底主人保存着一種特別底白蘭地酒，因為調製這種酒他從各個角落裏拿出一些各樣顏色底瓶子來。

“這是我自己底發明，”他誇口。“單只有一個女人會製造這個，一個教堂庶務底寡婦，她知道什麼是什麼！你來，嘗一嘗。這是樅花和春樹汁提升而成的。你以為怎樣？”

他坐在棹旁，却喝他底“蕪青”酒，繼續咕嚕着：

“是的，教堂庶務底寡婦都是這一類！一個很不幸底婦人！那人不是她底情人而是一個竊盜。沒有幾個情人她是不能生活的。”

“我在市場裏見過一個像這樣底女人，”阿台莫諾夫回

憶底地說。

“自然，”舍拉菲慌忙地贊同。“在那裏可以找到世上最上選底貨色。我知道！”

舍拉菲知道每個人的各樣事。他講出那些職員和工人們的家庭的有趣底故事，他底音調始終在同樣親切底的。他說到他底女兒，好像是她和他沒有關係似的。

“這流氓現是冷淡下去了。她和西杜夫這鎖匠住在一處，過得不錯，你留心！是的，各個生物都找到牠自己底小窠。”

和舍拉菲在他底充滿了松脂味的乾淨底小屋裏，坐在被牆上的錫燈的平和底光所照明的溫暖底暗影中，真是好事。

阿台莫諾夫剛一喝點東西下去，就開始罵人了，但是這木匠安慰他。

“沒有關係，這是當然的！人們常常走了，這是你底第一個困難。一人睡着想而又想，終於爬起來走了。好，讓他去吧！不要煩惱。你必須相信人類底天性。你相信你自己，不相信麼？”

當培約爾默默地研究着他是否相信他自己的時候，舍拉菲底活潑底小聲音仍然繼續在一種慰藉底歌吟裏：

“你不必留心誰是好，誰是壞。這是無用的。昨天是好的，今天或許壞了。我曾經見過一切又善又惡的事，培約爾·伊里支。唉，我見得多嘍！從前我見一件事，說：‘這是好事。’但現在過去了。我從前說：‘這裏有一個好人！’但是後來他也像風掃灰塵似地被掃除了。而我在這裏！我是什麼，你以為？一隻蒼蠅。我在人羣中是連看也看不見的。而你自己……”

舍拉菲鄭重地翹起一個手指，不再說什麼。

阿台莫諾夫從他底談話裏得到雙重底歡喜，因為牠給他真底安慰和娛樂。但是同時他十分明白這小老人是在玩把戲，說慌話，因為他並不把他所說的當作一回事，而不過是作為一個職業底安慰者而說出來。

“這老流氓！”他想，認識了他所玩的把戲。“他是聰明底的！尼克提作不到。”

他思索着一切各不相同底安慰者，他曾經見過：市場上的無恥底女人們，馬戲場上的小丑和走繩者，魔術家，玩野獸的，歌者，音樂師，以及黑衣斯托巴那“人道之友”。他底弟弟阿里克生也有和這些人們相同的某物，但是狄孔·伐洛夫沒有，寶拉·米洛諦也沒有。

“你在說慌，你老鬼！”他醉昏昏地告訴舍拉菲。

那木匠拍着他底尖膝頭，很嚴重地說：

“不，我不。試想想。我怎麼能夠說慌呢，倘使我不知道真理？我竭誠奉告你我是不知道真理的。所以我怎麼能夠說謊呢？”

“那麼就沉默着吧！”

“但是我又不是啞子，是麼？”舍拉菲親切地問，他底小紅臉上燃着一個微笑。“我白活了一生，沒有認識真理。爲真理而奮鬥是青年們的職責。他們帶眼鏡就是爲這個的。梅龍·里克生帶着眼鏡走路，所以他能夠看清各樣事，知道牠們的當然和所以然，和各個人的下落。”

知道這木匠不喜歡梅龍這於阿台莫諾夫是一種滿足，他哈哈大笑起來，當這老人彈着琴，爲他慷慨而歌的時候：

“在一個工廠裏跳來跳去，
一隻啄木鳥，用一隻聰明發光底眼睛，
考察着那些工作：‘糊塗’他說，
‘他們比較我是何等底愚蠢呀！’”

“真是！”阿台莫諾夫贊賞地說。

這木匠也有些醉了，按着音樂的節奏頓着他底腳，又唱：

“用嘴殼刺截雀鳥的
並不是鶴子或貓頭鷹——

那是阿里克生，伊里支
這神的小聖者！”

阿台莫諾夫也喜歡這個。然後舍拉菲十分直率底地歌
詠雅可夫：

“看着雅沙
怎樣抱着他底馬沙，
全不知道
他在幹什麼！”

用這種方法他們互相娛樂着一直到天明，狄孔·伐洛
夫來敲他們底門，倘若他底主人睡着了，他就叫醒他。

“這是回家的時候了！”他冷冷地說。“汽笛快響了，工
人們會看見你——這不是一件好事！”

“什麼不是一件好事？”阿台莫諾夫叫。“我是這裏的主
人！”

然而他還是服從了這傭工，快地離開床，蹣跚着走去
了。有時他一直在那裏睡到晚間，而夜間又發見他和舍拉菲
同在了。

這快活底人在作工中死去了。莫洛索夫這獨眼醫助手的
兒子溺死了，舍拉菲正在替他造棺材，忽然倒下死了。願
意送這老人到他底墓上去，阿台莫諾夫去到教堂裏，那裏已

經塞滿了工人們，正在靜聽那紅毛教士亞里山得鄭重地執行喪禮。這後者是接替沉靜底格拉比的，格拉比爲某種理由忽然放棄教士的地位，到無人知道的地方去了。歌詩班——是格里戈夫所組織的，這人就像一隻雄貓，在工廠學校裏教學——在教堂裏優美地歌唱着。許多年輕底人們都到場了。

“這是因爲禮拜日，”阿台莫若夫告訴他自己，試行計算那人數。

那些青年織工們抬着那輕底小棺材——比較端莊底工人們走在後面——棺材後面走着縐眉而無淚底細娜它，她穿着和這事件不相稱的鮮亮底衣服。在她旁邊走着的是闊肩底西杜夫這鎖匠，穿着乾淨底衣服，而狄孔·伐洛夫在後面提着他底沉重底腳踏在沙上。太陽鮮明地照臨着，歌者們諧和地高唱着。其實這殯儀中惹人注意底事是哀傷的異常缺乏。

“他們給他一個體面底殯儀，”阿台莫諾夫說，揩着他底臉上的汗。狄孔站着俯視着他底脚。少一思索之後，說：

“倘若他知道，他是會高興的；他像他底女兒一樣滿有趣味。”

他旋轉他底手臂。

“當她小的時候，這老人常抱她到街上，她唱着歌。他常常安慰人。”

他不遜底地，嚴酷底地注視着他底主人，說：

“他曾經愚弄過一些人，因為，雖然他沒損害過任何人，他不是一個正直底人。”

“正直底，正直底！”阿台莫諾夫學舌。“這些觀念把你拴在一條鍊子上。留心你不要像士崙似地發瘋。”

他突然離開這傭工，回家去了。

時候不過是中午，可是已經很溫暖，路上的沙和深藍底雲圍氣逐漸熱而又熱。傍晚的時候太陽扯起白雲的叢山，牠們慢慢地世界的東邊浮游着，留下更加逼人底炎熱。阿台莫諾夫徘徊在花園裏，而且走到門外。狄孔正在塗黑那門的鉸鏈，牠在春雨的時候已經生鏽了而且兇暴地吱格着。

“你為什麼在今天禮拜日塗抹？”阿台莫諾夫悠悠地問，一面坐下在一條橈上。狄孔翻起眼白對着他，給他斜長底一瞥：

“舍拉菲是是危險底的。”

“為什麼呢？”

阿台莫諾夫有一種黑甲殼虫爬在他身上以的感覺，當他聽着狄孔底奇異底回答的時候：

“他底記性太好了。他記得太多了。他記得他所見過的各樣事。而除了罪惡，輕浮，虛妄而外有什麼可見呢！這些就

是他和每個人常談論的事，因此他引起大底着急，我能夠看見。”

他把刷子插在鉸鏈裏面，用更加怨憤底音調繼續說：

“人們必須要剷出他們底記憶。牠引起太多的災害。只有剷除一法。老人們必須死去，一切罪惡和愚蠢也必然和他們一同滅亡。然後不記得一切惡單是知道善的別樣底人們就必然產生了。我也苦於有記憶。我老了，我需要休息。但是什麼地方找得到休息呢？的確，在遺忘裏面……”

狄孔從來沒有一次就說出這樣多的話的，也沒有這樣激昂地說過。他底話照常是愚笨底，而這一次因為或種理由特別顯得是敵對底的；當阿台莫諾夫審視着他底揉合底鬍鬚，他底轉動底水晶晶底眼睛，打縐底石似底前額的時候，他驚異這個傢伙底外貌越變越古怪了。他底縐紋是不自然底深刻，好像皮靴統上的摺痕。他底有着高額的臉，因年老而無肉了，已經變得浮石似底灰暗，他底鼻子像海棉似底多孔。

“他已經是很老不中用了，”阿台莫諾夫想，這思想是愉快底一個。“他衰朽了。他已不是一個工人，我定要辭退他。我給他酬金。”

狄孔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小漆桶，走到他面前，用

刷子指着那像生肉似底黑紅色的工廠，低聲說：

“你應該去聽一聽他們談論那工廠的話——那愛修飾底西杜夫，獨眼莫洛索夫，他底兄弟桑卡加，還有細娜它——他們老實地說由別人們底手造成的事業是惡毒底事業應該毀滅了……”

“這些話像是你底觀念，”阿台莫諾夫輕蔑地說。

“我底？”狄孔搖着他底頭。“不，牠們不是我底。我和這些祕謀沒有關係。讓各人爲各人自己而工作，就不會造成什麼損害——這是我底觀念。但是他們說：‘各種東西都是從我們來的。我們是主人！’你試想想看，培約爾·伊里支，這是真的。各樣東西都從他們來！他們像駕馬似地把你駕在事業上，你就拉着重載沿着平路走去，但是現在……”

阿台莫諾夫不安底地呻吟着。然後他站起來，把兩手插在衣袋裏，並不曾暗自摸索字句，毅然決然地開始說，他底眼睛却呆看狄孔頭上的浮雲。

“就是這麼一回事。自然你明白你和我們過了一生了。可是，你現在老了，在你是困難的……”

“舍拉菲曾經完全同意這個，”狄孔說，他顯然沒有聽見他底主人底話。

“等着！這是你應該休息的時候了。”

“這是每個人都應休息的時候了，是不是？”

“住口！你是不能再幹下去的了……”

狄孔·伐洛夫毫不驚異地接受了被辭退的消息。

“好，這算什麼呢？”他鎮靜地說。

“我自然要報酬你的，”阿台莫諾夫預約，鎮靜之中有些惶惑。狄孔，用黑漆塗着他底靴子，不說什麼。

“這就是說‘再見’了！”阿台莫諾夫說，提起他底全付精神。

“好的，”這傭工回答。

阿台莫諾夫走過河去，希望那裏更涼快些。在他和伊里亞爭吵的那株松樹下面，舍拉非曾經建造了一個白楊樹底寶座，從那裏可以看見工廠的全景，以及家宅，庭院，村落，教堂，墓地。工廠，學校，醫院的大窗子像冰塊似地發光，小底人影響穿梭似地來往着，織成這事業的無窮底網，而更小底人影在工廠村落的沙上奔跑着。在教堂圍欄附近的灰色樹叢中有一羣玩物似底山羊在吃草，牠們是獨眼醫助手莫洛索夫（波里斯底孫子）所養的——女工們常買許多山羊奶給她們底孩子。醫院後面，有一塊平地，四面用柵欄圍着，那裏有些穿黃衣，戴白夜帽的人們的形影，看來就好像一些瘋人。工廠隣近有許多雀鳥，而燕子，烏鴉和穴鳥更繁盛。喜鵲

一面說閑話一面急促地從這裏飛到那裏，牠們底白肚皮好像緞子似地發光，黑鴿在地上游走着。挨近伐特拉克沙河岸的小店——賣麻的農人常停留在這裏——的地方鳥雀更加衆多了。

但是這大事業已經不再使阿台莫諾夫覺得滿足和驕傲了。對於他牠不過是一切堆積在地上的各種羞辱的源泉。看着各色人們——連他底弟弟和侄兒也在內——叫喊着，揮着手，好像勸業場裏的吉卜色一樣，或者毫不注意他地互相辯論着，雖然他是最長底業主。甚至於當他們談論這工廠的時候，他們也忘却了他，當他提醒他們他底存在的時候，他們默默地聽着他，似乎他們都同意於他所說的了，然而他們仍然進行着他們自己底意見——不論大事小事。這種情形開始於許久以前，就是違反着他底意見而建築了一個電力量在工廠的時候，雖然阿台莫諾夫不久就明白這新異底是安全而又有利的，可是他不能忘却當時所受的侮辱。許多小侮辱他都忍耐過去了，而次數仍然繼續增多却是難堪的。

他底侄兒，現在已經完成了他底學業，尤其是放肆底，敵對底的。他常穿着外國的皮外掛，從他底金絲眼鏡一直到他底華美底黃皮靴通身都是發亮底的。

“那是舊式底了，伯父，”他有意底地一瞥，繃着眉，說。

“那是過時底了，伯父。”

他似乎很怕時間，好像僕役怕嚴酷底主人似的。但是僅只有這一件是使他害怕的。他對於其他一切的態度都是難堪底放肆的，有一次他認真地說：

“你必須明白，伯父，俄羅斯不能夠和像你這樣底本國人再生存下去了。

這對於阿台莫諾夫是一個如此嚴重底打擊，以至他連爲什麼理由也沒有問。他深深懷恨地走開了，好幾個星期沒有去看他底兄弟，在工廠裏遇見梅龍也不交談。

梅龍想要娶維拉·波波伐底女兒。她是像她底頭髮已經灰白底母親一樣高而且美。依阿台莫諾夫看來，她像一般女子一樣，有一種可厭底微笑，她底頸項向前伸着，無論對於什麼她總是不知羞地睜着她底無誠意底大眼睛注視着。她有一種用齒音低吟的習慣，好像一隻蒼蠅似地嗡嗡着，她從早到晚都在畫布上塗抹鮮明底顏色。他底繫着一條緞帶的草帽常是偏倚在後面。她底頭髮也是乾草色底，她底衣服是不整飾底，膝蓋以上有一節大腿是露在外面的。

懶惰底戈里斯夫托夫也是仇視他的。他像一隻砂燕似地閃過去，忽隱忽現的，然後又像一隻壞脾氣狗似地衝到人面前來。

“你想要把一個俄羅斯這樣豐富底和精神底國家變成一個無靈魂底阿美利加，”他叫喊。“你是在爲人民設置陷阱呵。”

阿台莫諾夫偶然在這些叫囂之中看見真理的閃光，可是這些話常常和狄孔·伐洛夫底糊說相等，姑不論這事實：他不知道這兩人都各自和發瘋底，困在箱裏的約翰似底不安寧底，堅定底，無所爲底狄孔是更不相同的。戈里斯夫托夫跑到伊里沙維它·波波伐面前，對着她大嚷：

“你爲什麼不說話。你靈感底生物？”

對於這她單是微笑。她底臉相是高傲而且木強底，她底微笑只限於她底灰色底秋意底眼睛。阿台莫諾夫往往聽到希奇而不懂底話。

“瀾漫主義的苦悶，”梅龍說，用一片絨皮仔細地揩着他底眼鏡。

阿里克生正在漫游於莫斯科。雅可夫，一天比一天胖，常是假裝穩重地退在一邊，很少說話。他所說的終於是好的，同樣地激怒了梅龍和戈里斯尾托夫。他像一個韃靼似地生着一部大刷子似底紅鬍子，他底滑稽底感覺變得更加更加顯著了。可喜的是聽着他和那些太向前底人們懶悠悠地說：

“在那通到高貴的路上你會坐在污地上去的！”他說。

“你應該生活得更單純一點。”

老阿台莫諾夫很高興——他看見雅可夫也高興——的是：當伊里沙維它·波波伐忽然去到莫斯科和戈里斯夫托夫結婚的時候。梅龍不能穩藏他底憤怒。他扭着他底鬍子（這是尖底，不像別底商人們底一樣，）他乾燥地說：

“像斯托巴·戈里斯夫托夫這一類人是屬於滅亡底族類的。世界上沒有再比他及其族類更無用的人種了。”一個顯然不正確底評論。

“然而，他們之中的一個已經有足夠把你所愛的一塊肉搶去了的聰明，從你底鼻子下面！”雅可夫嘲弄地說。

“我不是一個瀾漫派底，”梅龍回答，聳起他底肩頭。

“不是什麼？你在說誰？”阿台莫諾夫問。

梅龍擺出一種法官宣讀判決書似底姿式。

“沒人知道瀾漫主義是什麼，你也不能懂得，伯父。這是主張以禿頭上的假髮為美的，即是以騙子底假髮為傑作的。”

“阿哈，這一回我扯住他底腳了，”阿台莫諾夫得意地想。

這一類底小快樂幫助着他和解了許多他從那些無禮底人所受到的侮辱——那些人正在把這事業越發越發弄在他

們自己底掌握中，把他驅逐進寂寞底退休裏。但是縱然在這寂寞裏他也曾發見一種憂鬱底樂趣，因為這給他一個從前是不過恍惚知道的新相識者——一個完全是別樣性格底培約爾·阿台莫諾夫。

他是一個從來被虐待的好人物，生命待他好像一個繼母似地不公平。他底生活開始於作一個從不給他一點歡喜的父親的卑賤而癡聾底奴僕，而又被硬配上一個愚蠢無味底妻，而又被放一個大事業的重担在他底肩上。是的，他底妻愛過他，最初一年他和她過得並不壞，但是現在他知道連那放蕩底女工紐娜它也能夠給他一種更懇切而荒淫底情熱——至於市場裏的那些女人是更不用提起了。娜台利亞一生都在恐怕之中，最初怕阿里克生和煤油燈，後來怕電燈，每當電燈初明的時候，她都吃驚而且在她自己身上畫十字。在市場上的留聲機商店裏她使他很難過了。

“哦，不要買。你決不能！”她懇求。“那匣子裏面或許是有一個鬼在叫。他底靈魂或許躲在那裏面！”

現在她怕梅龍，亞可弗里夫這醫生，以及他底女兒台諦亞娜。她長得異樣底肥胖，終日都在吃，但是爲了她他底一個兄弟曾經幾乎弔死自己咧。她底孩子們都不敬重底，每當她試行勸導雅可夫結婚的時候。他就諷刺底地說：

“媽媽，你頂好還是吃點東西吧。”

她底回答常是謙虛底和嘗試底的：

“可是我似乎不想要什麼了。”

而她又開始在吃了。

“你爲什麼笑你底母親？”阿台莫諾夫有一次問雅可夫。

“這是你結婚的時候了！”

“這時間不是把我自己繫在一個家庭上的時候，”是雅可夫底正經似底回答。

“你們爲什麼全都這樣害怕時間？”阿台莫諾夫惱怒地問。

雅可夫聳起肩頭，並不回答，却也說：

“你不懂，親愛底爸爸。”

他說得十分和藹；然而一個父親會比他底兒子懂得少這確是不可能的。人們生活於昨日的霧圍氣中，而不是明日的霧圍氣中。這是無論何人都如此的。

阿台莫諾夫底大兒子，寵愛底孩子，已經失踪了。因爲愛他的緣故他曾經不能不作了一件他不願回想的事。

他底大女兒也林娜，一個寬臉，大屁股底女人，曾經被一個富有而酗酒底丈夫寵壞了，她對於他完全是一個外人。每當她偶然來看她底父母的時候，她穿着得很富麗，手指上

帶着許多金戒指。她底金底鏈子和手飾鏗鏘着，她底因淫佚而無力底眼睛從她底金邊眼鏡裏閃灼着，用一種毫無生氣底聲音說：

“這裏有一股好難聞底氣味！全個家宅都是黴臭底。牠正在腐朽。你們應該建造一個新底。況且，現在誰還住在工廠旁邊呢！”

阿台莫諾夫偶然聽見她對她底母親說：

“爸爸還是同以前一樣嗎？這於你好無趣呀！我底丈夫是一個醉鬼，一個混蛋，可是很有趣。”

她有一種特別使人討厭底潔癖。每當她要坐在椅上的時候，她就用她底手帕揩牠，而且好像要打噴嚏似地使勁聞一聞。她底毫無禮貌地厭惡這家裏的各樣東西使阿台莫諾夫滿心想報復一切因她而起的惱怒。於是每當她到來的時候，他就單單穿着貼身衣服，赤脚上套着一雙套鞋，在家裏，甚至於在庭院裏游走；而在吃飯的時候他就大聲地咀嚼。

“你是在幹什麼呀，爸爸？”他底女兒激昂地質問。

這正是他所要求的。

“請原恕我，太太！”他說。“我是一個農夫，你知道的。”於是他又繼續打噎，更加凶猛地大聲咀嚼着。

也林娜曾經到過外國，在晚間的時候她用她底懶而肥

底小聲音告訴她底母親一些零碎底故事：“有一個城裏，”她說，“婦女們用刷子和胰子洗她們底屋外底牆壁。又有一個城裏冬夏兩季都在很濃底霧裏，所以街燈是終日燃着的，而還是什麼都看不見。在巴黎無論什麼人都買現成底衣服，那裏有一座很高底塔，從塔頂上可以看見海那面的城市。”

她常常和她底妹子爭吵，甚至於罵她。台諦亞娜已經長成一個面容頗爲瘦黑底女子，正在因爲她是不好看這一事實而懊惱着。她——一條短髮辮，扁平底胸膛，微藍底鼻子配合起來——叫人記起教堂裏的書記。她和她底姐姐同住，因爲某種理由她不能在高級學校裏完成她底學業；她是怕耗子的，而又同意於梅龍主張沙皇底權力應該受限制，最近她已經吸煙了。當她在夏天到工廠來的時候，她罵她底母親好像她是一個奴僕似的，而對她底父親說話是含糊不明的；她終日都在讀書，到晚間就進城去訪她底叔父，夜間是由亞可弗里夫，那有金牙齒的醫生，護送回家。她戀愛病害得太過了，夜裏不能睡覺，她用一隻拖鞋打牆上的蚊子來消遣她底時間，那聲音響得好像放手槍似的。

阿台莫諾夫所生存在裏面的世界正在變得奇怪，吵鬧和愚蠢，連帶着其中的一切，從梅龍的演說起一直到凡士卡這火夫的無聊底小曲。這凡士卡是一個脫了腿骨的疲脚農

夫，頭髮蓬鬆着就像一把火爐旁邊的掃帚。禮拜日的時候，他就出現在廚房的窗下，求愛於那女廚子，拉着手風琴，閉着眼睛嚷叫：

“可憐底小姑娘，我緊緊抓住你，
用習慣的細繩網住我們倆；
現在時時我想要看
你底親近我底小面孔。”

*

*

*

近來娥加沒有給他伊里亞的任何消息，而這被多方虐待的新底培約爾·阿台莫諾夫更加屢屢想念着他底大兒子。或者這孩子底固執這時遇着應得的報應了，因為阿里克生家裏對於他的態度顯然已經改變了。有一晚阿台莫諾夫去到那裏，當他在大廳裏正在脫下他底上衣的時候，他聽見剛從莫斯科回來的梅龍說：

“伊里亞是從書裏面去看去生活而不知牛和馬的差別的人們之一。”

“這是謊話，阿台莫諾夫想，對於他底侄兒底不友誼底談話如此自慰着。

“他是戈里斯夫托夫那一流麼？”阿里克生問。

“不，他是更該責罰底的。”梅龍回答。

“你們等着，”他威嚇底地想，當他走進房裏的時候。
“等他同來教訓你們……”

梅龍立刻開始講莫斯科的故事，又痛罵政府的愚蠢。這時娜台利亞和雅可夫來到了，他又開始說建設一個造紙廠是怎樣地必要——這計畫是他近來把大家都弄得頭昏了的。

“我們有錢閒放着，伯父，”他說。對於這娜台利亞底臉紅了，連她底耳朵也膨脹起來。

“放在哪裏？誰有錢？”她頂大聲地叫。

一個厭惡的波浪衝過阿台莫諾夫身上，宛如他前面開了一道門，門內的各樣東西是討厭底地熟悉到似乎沒有東西。這種物理底厭惡之感忽然像一陣霧似地從外面撲在地上，塞住了他底耳朵，迷瞎了他底眼睛，以疲倦壓倒他，以疾病和死亡的思想恐嚇他。

“我討厭你了，”他說。“你什麼時候會給我一點休息？”

“我們現在已經足夠麻煩的了，”雅可夫咕嚕着。

“這麼多的工人，叫人簡直不能出去！”娜台利亞叫。
“對於那些醉樣和村話怎麼……”

阿台莫諾夫走到窗前——看見狄孔·伐洛夫站在花園裏，搔着他底頭，又手指着蘋果樹給一個小姑娘看。

“噫，你亞丹！”阿台莫諾夫想，排遣着他底厭煩的情調。像這一類的遼遠底觀念像耗子似地跑過他底心上。這些觀念底奇突性常使他高興，其實他甚至於歡迎牠們，因為牠們僅僅閃過他底腦子隨即不見了，並不引起他任何焦燥。

至於狄孔，培約爾·阿台莫諾夫覺得他受了刻毒底侮辱，當他看見這傭工由阿里克生召回來的時候。他已經一年多不見了，又忽然帶着尼克提逃出道院到無人知道的地方去了這不快底消息而出現。培納爾以為這老人一定知道尼克提的地方，但是不肯告訴他們，單是因為他喜歡弔詭吧了。為這傭工曾經和阿里克生劇烈地爭論過。

阿里克生，無論如何，極自信底地堅持着：

“想一想吧——他為我們工作了一生，現在把他趕出去了！這對嗎？”

培約爾知道這是不對的，但是這不過是使狄孔在這家裏更不受歡迎吧了，而他底妻也顯然生平第一次站在阿里克生這一面。她以一種她平常所沒有的堅定，說：

“這是不對的。培約爾·伊里支。為這個你可以打我，然而我還是要說這是不對的！”

娥加以及其餘的人都勸慰他。但是在阿台莫諾夫裏面的那一個被虐待底人堂皇底地說：

“你們想些什麼？你們底意旨並不是一切人的律令……你們不知道麼？”

阿台莫諾夫逐漸更加意識到那被虐待底人的人格。他小心地移動着他底沉重底身體到小山上的松樹下之後，他坐在那裏的一把靠椅上，深切底憐憫底地思想着這人。想像着那不幸底人，被誤解，被輕視，而又終于是一個好人物——這是甜美而又辛酸底的；他發見這想像底畫圖是容易憑空創造出來的，宛如夏日的白色煙雲升入沼地上面的蔚藍天空。

當他一瞥那工廠和牠所產的一切的時候，在他裏面的那被虐待底人就低聲說：

“只要你願意你就能完全過着別樣底生活，沒有這一類的計較。”

“這是狄孔底觀念，”阿台莫諾夫這工廠主回答。

“格拉比教父說過同樣底話，戈里斯夫托夫和別底許多人都說過。是的，人們是像蒼蠅似地在蜘蛛網裏掙扎。”

“你不能十分便宜地生活着，”這工廠主抗辯。

有時他底這兩個人格之間的無言底辯論很熱烈，那被虐待底人却無情底地說：

“記着，”他幾乎是叫喊，“當你醉在市場上的時候，你

自己宣布你曾經把你底兒子獻出來作為犧牲，好像阿布里罕獻出伊撒克一樣，而降臨在你上的並不是公羊而是尼可洛夫這孩子。你不記得了嗎？那是真的，十分真的！而且因為告訴你這真理你用一隻酒瓶打我。唉，他剝奪我底生命，你毀滅了我！你也把我獻出來作犧牲。你犧牲給誰呢？給誰？給尼克提所說的那有角底上帝麼？是他麼？唉，你……”

在這些劇烈底爭辯的時候阿台莫諾夫這工廠主緊閉着他底眼睛，因為要忍住他底憤怒，羞愧和痛苦的淚。但是那些淚並不理他，不能遏止底地直^流下來，他用手把牠們從頰上和鬚上揩去之後，他用手掌擦乾手掌，然後呆呆地考察他底紫眼底手。他也直接從瓶口上狼吞着馬德里酒。

雖然這被虐待底人絞出他底哀愁底淚，然而阿台莫諾夫還是喜歡他，覺得他是這樣底必要，正如一個用柔軟底，肥皂底，溫暖底樹皮絲替人擦背的人，因為那些部分是你自己底手不能達到的。

* * *

忽然一個強硬底拳頭在西北利亞的那一旁伸出來了，開始打擊俄羅斯。（註一）

阿里克生繼續跳來跳去的，手裏揮動着新聞紙，叫着：

（註一）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戰

“強盜！掠奪！”高揚着一隻烏爪似底手，作出猛烈底姿勢。

“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教訓！”他咕嚕着。“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教訓！”

那有金牙齒底醫生斜靠在火爐旁邊，兩手插在衣袋裏咕嚕着：

“給我們一個教訓的或許是他們。”

這黃鬚大漢自然是臉上帶着微笑的囉。他不論說什麼都是微笑着的，甚至于當他談着死亡和疾病的時候，臉上也帶着這樣一個微笑，好像他是在說一付紙牌沒有湊成功似的。阿台莫諾夫把他看作這樣一個外國人，當他不能懂得別人的時候就惶惑地一笑。他既不喜歡他也不相信他，他常去找城裏的醫生，一個靜默底德國人名叫克洛。

梅龍急扭着他底鬚，好像頭痛似地皺着眉，沈思底地從這一角踱到那一角，而且對衆人演講：

“事情是應該和英吉利聯盟。”

“你說什麼事情？”這最長底阿台莫諾夫質問。但是他底傲慢底兄弟或伶俐底侄兒都沒有給他一個可以理解底說明，單知道一個戰爭突然爆發了而已。他却高興看着這兩個萬能底和自信底人們的着急，他底兄弟尤其見得可笑，由他

莫名其妙底行為看來，好像這戰爭的顯著底目的是專為使他——阿里克生·阿台莫諾夫——煩惱，使他不能進行某種很重大底事業似的。

一個宗教底行列通過城市。有鬍鬚底商人們，莊重地踐踏着他們底遲疑底脚下的大雪，像一羣密集底公牛似地走在那些肥胖底，虛飾底教士後面。神像和旗幟都抬出來了，這城裏的各教堂的聯合樂隊高唱着：

“主啊！救助你底人民……”

那些祈禱的話——響得更像一種要求——從他們底圓張着底嘴裏發出，成為一道白汽。濃霜凝固在他們鬚眉上。商人們不諧合底地歌唱着。更固執底響着而又更不合諧底的是孚羅頗諾夫的聲調，他是市長，一個車匠的兒子。這大漢有着紅色底面頰和眼睛，那顏色就像母珠底鈕扣；他從他底父親遺傳得對於阿台莫諾夫一家及其幸運的不能克制底仇恨。

阿台莫諾夫一家七口都走在一處。阿里克生拉着他底妻跛行在前頭，雅可夫和他底母親及他底妹妹台諦亞娜走在中間，然後是梅龍和那醫生，最後是培約爾跨着軟靴走來。

“這民族！”梅龍悄聲說。

“牠底力量的檢閱！”那醫生回答。

梅龍脫下他底眼鏡，開始用手帕擦牠們。

“他們會打我們呢，你瞧！”那醫生又說。

“唔，在這濕地上火畢竟不會很快地燃起來的……”

“住口！”阿台莫諾夫對他底侄兒說。後者斜瞅了他一眼，用手指草草擦了一下眼鏡，把牠帶在他底長鼻子上。

“主啊，救——助你底人民，”季羅頗諾夫大聲祈求；當他喊出“人民”這個字的時候，他好像狠似地回頭退走幾步，踱着城裏的人們，爲某種理由對着他們搖着他底海狸皮帽。

巴孟洛夫底女兒，雖然已經四十歲，還漂亮，肥而且闊胸，唱着好聽底歌。他現在是第三次作寡婦，在這城裏的放蕩生活中她是無敵底的。阿台莫諾夫聽見她低聲勸告娜台利亞：

“你應該叫你底丈夫去打戰，我底朋友。他底神氣這樣可怕，敵人看見他就會逃走了的。”

而且他屢屢問雅可夫：

“你爲什麼不結婚？”

阿台莫諾夫搖着他底頭。談話像一些蒼蠅似地妨礙着他去想那些較爲重要底事體，他從羣衆裏退出來，開始緩步着讓人羣走過他的前面。這些人在這一日的無瑕底雪的皎潔中顯得比平常更黑，當他們移動着的時候，他們好像正

在沸騰着底茶炊似地噴出蒸氣。

維拉·波波伐扳着一張石面孔走在她底女學生們的前。雪片在她底灰頭髮上閃耀着，當她點着她底除了厚重底髮而外並不戴着什麼的頭的時候，她底凝着白霜底睫毛也顫動了。阿台莫諾夫覺得惋惜她。

“這蠢女人！”他想。“她把她自己拴在一種趕鴨子上草地的事務上。”

修剪過底許多頭的一條長波滾滾而來，這是兩個市立學校的兒童們。然後，半隊兵士像一架困頓不堪底灰色機器似地移動着，領隊的是冷血底中尉馬弗林，這城裏的一個有名人物。他從春泛到秋霜每天都在河加河裏洗澡，而尤為週知的是，他和巴孟洛夫底女兒的非法底戀愛，靠她底錢而生活。

納士台連科這憲兵官，有一部像中國人似底鬍子，像一隻喂飽了底鵝似地儼然緩步着，還有他底無用底妻攜着她底兄弟錫提金。這前任村長的兒子，製革廠的業主。據說，除了他和尼姑們有放蕩底行為而外，錫提金曾讀過七百部書，而且是著名底打小鼓的專家。他還祕密地把這手藝傳授給兵士們。

肥胖底斯諦巴·白士其和他底醉女婿及斜眼女兒也乘

着雪車來了。在他們的後面追隨着一羣耗子似底小東西：市民，製革工，紡織工，車匠，乞丐，以及無用底老婆子。雪片悠悠地下着，在他們底頭上發亮，從遠處來了孚洛頗諾夫底兇殘底叫喊的聲音：

“主啊，救助你底人民……”

“上帝對於這些人民作何感想呢？這是無法了解的事，”阿台莫諾夫想。他不喜歡城裏的人們，除了幾個職業上底熟人而外，幾乎沒有朋友在城裏。他也知道他們也不喜歡他，以為他是驕傲而且壞脾氣底的。阿里克生却很被敬重，因為他美化了這城市，他修理過那重要底街道，用檸檬樹裝飾了那廣場，又在阿加河岸上開闢了幾個花園和散步場。然而梅龍，甚至于雅可夫是被畏懼了的，以為他們過于貪得，因為覺得他們正在把全體隣居抓在他們底掌握中。

阿台莫諾夫縐着眉頭觀測着那緩緩移動底，沉思着底行列，因為有許多他不認識的臉和許多各樣顏色底眼睛正在以同一不高興的表情注視着他。

在阿里克生底家門口他被狄孔招呼了。

“我們要去打戰麼，老頭？”他問他。

狄孔底沉重底手摸着他的腮。在他們同住這許多年之

口這一回是阿台莫諾夫第一次表示信任他。

“你以為如何呢？”

“我以為這是一件平常事，”伐洛夫立刻回答，好像他預備着別底質問。

“無論什麼事你都說是平常，”阿台莫諾夫含糊地說。

“爲什麼不是呢？我們都是些狗，不是麼？並不是野獸呀！”

阿台莫諾夫在皎潔底飛雪中繼續走他底路。雪越下越大了，遠方的羣衆幾乎是湮沒在那些由樹叢和房屋而成的白色山坡之中。

現在舍拉菲這安慰者已經死了，阿台莫諾夫就常常到一個教堂庶務底寡婦特細亞·巴拉克里托那裏去尋消遣，她是一個顯不出年齡的瘦女人，看來好像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也像一隻黑山羊。她是安靜底的，無論什麼事她都附和他：

“是的，親愛底！”她說。“是的，一點不錯，親愛底！”

阿台莫諾夫雖然飲了許多酒，而醉得很慢。這使他懊惱：那些憂鬱底和沉悶底心情需要如許長久底時間纔從他底心上衰退下去，沉沒在特細亞底強烈底麥酒裏。初醉的幾分鐘之間是不愉快的，因爲酒力使他底心裏充滿了對於他自己和別人們更加怨毒和辛辣底思想。牠用沼綠那一種惱

怒底顏色塗抹了他底全個生涯，使他發生一種在奔騰的旋渦中急轉着的感覺，時時期待着第二分鐘就會附着在岸邊上。他咬着牙齒，緊張着他底眼睛和耳朵，注視着那在他內面波動着的黑浪，對着那教堂庶務底寡婦大叫：

“你爲什麼不說話？告訴我你所知道的！”

那女人就立刻像一隻山羊似地跳在他底膝上——她是異樣底輕而且暖——於是打開一本無形底書，開始朗誦。

“巴孟洛伐已經脫離了馬弗林了，因爲他又賭輸了三百二十個盧布。她控訴他，要求保證。警察正在看守他底妻，並不因爲她病，而是因爲他有情婦在城裏。”

“全是無聊，”阿台莫諾夫說。

“是的，是的，親愛底。什麼也都是無聊！”

她所講的這些城裏的瑣細底故事頗能排遣阿台莫諾夫底思想，而同時肯定了，甚至增加了他厭惡這些沉悶底罪人，即城裏的人們。在她所驅逐了的那些思想的地位上，市場上的喧嘩底豪宴的圖畫展開在他的眼前。那些景像一幅一幅地經過他的前面，其中狂人們在顛撲着，貪饞底地圓睜着他們底醉底而又貪饞底眼睛；他們毫不憐惜底地燒他們底錢幣，而且顯露出色情狂的凶相。

當培約爾·阿台莫諾夫默默坐着喝各色麥酒，嚼酸滑菌

的時候，他底沉醉底身體的每一神經都覺得他生平所感受的最喜悅底，真摯底，神祕而強烈底魔力是市場上的放蕩底女人，她被賄賣裸露她自己，爲了她許多體面底人們耗費他們底金錢，廉恥和康健。而那一般生活所遺留給他的就只是這黑山羊的女人。

在這些嬉樂之中時間不知不覺地流過去了，雖然時時有些完全莫明其妙底東西從牠底濁流中逃出來。在冬季的時候來了一個新聞：聖彼得堡的工人想要毀滅皇宮，謀殺沙皇。

“他們甚至於要推翻教堂哩，”狄孔·伐洛夫喃喃着。“他們爲什麼不呢？人民並不是鐵造的呀。”

在夏季的時候流播着一個謠言：一隻俄羅斯兵艦駛在俄羅斯海裏砲擊城市。

“他們爲什麼不呢？”狄孔說。“人民都慣於造反了。”那些神像又出現在城裏的游行的行列之中，孚羅頗諾夫，穿着鐵銹色底外衣，抬着一張沙皇的肖像。

“主啊，救助你底——人民！”他祈求。

這一回他底呼聲更高亢，更憤激，而說到“人民”那求助的聲音更加急迫了。

錫提金，醉着而且光着頭，那禿塊越加發紫了，手上拿

着一隻雙筒鎗，走在他底製革工人們的前頭。

“少年們！”他凶狠地叫。“我們不能把俄羅斯交給猶太人！俄羅斯是屬於什麼人的？屬於我們的！”

“屬於我們的！”那些製革工合唱底地喊着。他們也並不安靜，當他們遇着他們底仇敵，紡織工的時候，他們和他們爭吵了，用一隻手杖打亞可弗里夫醫生，把那老製藥師也擡進阿加河去。錫提金圍繞着這城追趕他底兒子，追了許久而且對着他放了兩鎗；但是他底兒子並沒有倒下，却打中了一個縫工，布魯士可夫，一粒小子彈從他底背上穿過。

工廠停止了工作，青年工人們都捲上袖子衝進城裏去了，不顧梅龍以及老成人們的規勸和女人們底哭叫。

工廠變得毫無生氣，荒涼，似乎在那風力之下瑟縮着，風也像工人似地起了反叛，一時吹嘯而且呼號，一時用冰溜封鎖工廠，一時用濃雪應蓋煙囪，一時又把牠洗去。

當阿台莫諾夫坐在窗前的時候，他用他底呆鈍底眼睛看守着那些像螞蟻似底向城裏流出流進的男男女女的小黑影子。他在玻璃窗裏面能夠聽見他們底叫喊，而且判定他們是在高興着哩。在大門前面，跛脚火夫凡士卡·克洛托夫正在唱歌，一羣工人圍在那裏，還有手風琴的叫囂：

“我們打日本人

因爲要求生活的舒服；
他們苦鬥了，但是我們打他們，
有神像制服他們。”

風從城裏面送來一陣低聲底嚷嚷，好像一個龐大底茶炊在沸騰着，這茶炊裏是滿裝了一湖水的。阿里克生底馬車馳進庭院裏來了，莫洛索夫和獨眼醫助手也坐在車箱裏。我加，裹着一條圍巾，從車上跳下來，阿台莫諾夫看見她，吃了一驚，忘記了腿疼，就跳起來去會她。

“發生什麼事體了？”

她像一隻母雞似地搖着她自己，說：

“那些製革工人們把我們底窗子打壞了。”

阿台莫諾夫一面微笑着，一面讓她過去。

“唔，”他喃喃着，“這全是多話召惹出來的！他們常常向我吵嚷，這回看看如何！不，沙皇……”

他忽然聽見俄加憤怒而又非常高聲地回答：

“住口！你底那沙皇是一個壞人！”

“你知道沙皇的多少事？”他不快地說，同時手摸着耳朵。

這帶眼鏡的小女人，平常如此安靜沉默，這一怒使他滿心驚異了。她底話固然是可憐底無用，然而確是真摯底的，

就好像一隻小耗子被那不顧前不顧後的公牛踏着牠底尾巴的叫聲。阿台莫諾夫坐在他底靠椅上，想。

他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看見俄加了，因為他在盡力避免會見曾經和他爭吵的梅龍。夏季的末尾，他正因為腿腫躺着，孚羅頗諾夫鄭重底地，流着汗，來看他，連連噴着他底嘴唇，要求阿台莫諾夫簽名在一個給沙皇的電報上，請求沙皇不可讓權力給任何人。阿台莫諾夫很吃驚這市長底計策的膽大，然而終於簽名在那一張紙上，明知道他底兄弟和梅龍是要責備他底這種行動的。孚羅頗諾夫也或許要從聖彼得堡接到嚴厲底申斥吧。“你不必作這樣底熱心家，你厚嘴唇底蠢材，”他想，“你也不必裝模作樣！”

孚羅頗諾夫把那一張紙放在衣袋裏，扣上每一個鈕扣，於是開始痛罵阿里克生，梅龍，那醫生以及一切受了猶太人底煽惑而反對沙皇的人。阿台莫諾夫衷心同情地聽着這些議論，感覺到高興，然而孚羅頗諾夫底藍嘴唇終於惡意底說了維拉·波波伐的壞話。

“維拉·尼古拉也尼娜和這沒有關係。”阿台莫諾夫固執地說。

“什麼叫作‘沒有關係’？我們都很知道……”

“你什麼也不知道。”

“你是在騎在危險關頭上喲，”這市長恐嚇着，走了。

那一晚上他底侄兒和女兒像狗似地衝到阿台莫諾夫面前對着他狂吠，毫不顧惜他底老年。

“你是幹什麼的，爸爸呀？”台諦亞娜叫，她底平臉上的那一雙眼睛像瘋女人底似地舞蹈着。雅可夫站在窗前，用手指敲着玻璃，阿台莫諾夫得到一個連他也在反對他的印像。

“你曾經看過那一張紙上說些什麼嗎？”梅龍苛刻地問。

“沒有，我不會，”阿台莫諾夫說。“我不會看過牠，不過我知道牠說不應該給年輕底小狗們自由！”

看着梅龍和台諦亞娜生氣，他是歡喜的，雅可夫底沉默却使他不快。他相信他底兒子在職業上的才能而又疑心他底行爲違反他底旨趣，但是他底自尊心不許他把雅可夫拉來辨論，所以並不問雅可夫底意見。於是他糊塗了。這時梅龍正在揚着頭，機械底地談着：

“你必須懂得沙皇被一羣流氓包圍着，這些人底地位必須由正直底人們來取而代之。”

阿台莫諾夫知道這正直底人們便是梅龍所看得起的那一般人。他也知道阿里克生屢次到莫斯科去爲梅龍請求帝國會議（註一）候補人的指定。然在他自己底意見以爲把他

（註一）Duma 一九〇五年奉俄皇諭旨而設的議會。

底鷺鷥似底侄兒弄到在沙皇左右任職這觀念是可笑而且危險底。忽然阿里克生衣冠不整底地衝進來了，跳躍着。

“他幹的什麼事，你瘋子？”他破口大罵。簡直把他當作一個僕人。

“混蛋底你們！”阿台莫諾夫叫喊。“你爲什麼教訓我？你們全都滾開！出去！”

他底這忽然底暴怒連他自己也駭着了。

現在他坐在一個角落裏靜聽着娥加在滑稽底地述說城裏的暴動事件，他想起了剛纔底爭吵，試行理解誰是對的——他或者他們。

他對於娥加底言語中的稚氣底憤懣特別覺得惶惑，但是現在她在沉靜底地，甚至而感動底地，說：

“我們底織工是些可愛底夥計！你看他們何等勇敢地驅逐孚羅頗諾夫底工人和製革工人。他們站在那裏防衛我們底家宅。”

但是娜台利亞很害怕了，惱怒底地哭訴着：

“這暴動是在你們底家裏發生的。這是你們應得的報應。這全是你們底錯。”

這時梅龍出現了，並不問好，開始就在房裏踱來踱去地闊步着。

“凡是像孚羅頗諾夫和錫提金這一類人都該負引起人民暴動的責任，”他恐嚇。‘這些人是不可放過的。你們必須負這責任！人民從伊里亞·彼得洛維奇·阿台莫諾夫底朋友們所得的暴動的教訓已經十分夠受的了，如果這一類人也動手……”

阿台莫諾夫不說話。

自從因孚羅頗諾夫底懇求而發生的這一場羞辱之後，他固執底地，不妥協底地反對梅龍，雖然他知道這工廠全在他底掌握中。梅龍精敏底地，自信底地執行着業務，工人們，比較城裏的人們更和平些，不是服從他就是怕他。

風已經死滅了，把牠自己埋葬在積雪裏；雪大片大片地直落下來，用一張白幕蒙着窗子，把庭院裏的一切都湮沒了。沒有一個人和阿台莫諾夫說話，他覺得除了他底妻而外全都以爲一切災禍都該歸咎於他——暴動，天氣不好，以及沙皇底行爲不正。

“雅可夫呢？”他底母親焦急底地問。“雅沙，我說，他在哪裏？”

梅龍輕蔑底地皺着他底鼻子。

“他或許是在城裏，躲在他底母雞窩裏，”他說，並不看着他底伯母。

“什麼？你說他在哪裏？”娜台利亞驚疑底地喃喃。

“我想她大概不知道他有一個情婦吧。可憐底蠢材，”阿台莫諾夫想。

而他突然堅決地說：

“好吧，隨你底高興去吧！走你自己底路。我真不懂得。我是一個老人……這是魔鬼底把戲。我已經活了一世了，現在連我也不懂……”

第四部

雅可夫一直到二十六歲都過着一種平靜底，穩當底生活，並沒有遭遇過一切很不如意底經驗，然而從此以後愛平穩底生活的人們的仇敵就開始對他玩弄一種低級底錯綜底把戲了。這事開始於那忍耐底羣衆引起騷亂的暴動的三年之後的四月的某一夜。

雅可夫躺在沙發上吸着煙，陶醉於一種無所伎求的自得底感覺之中。他估量這種感覺比其他一切都更為高貴，因為牠充滿了生活的全部意義，和戀愛或美餐之後有同等底愉快。

在房間中央的棹子旁邊一個肢體圓潤的苗條底女人站

着凝視着那咖啡鍋下的酒精燈的憤怒底紫焰。紅影底燈光射在她底裸露底臂上和稚氣底臉上，把牠們渲染成完全是烤饅頭的顏色。她底蓬鬆底黑髮畫意底地紛披在她底頸上和肩上。在她底裸體上寶連娜穿着一件黃金色底保加利底女外衣，脚下踏着一雙綠色底摩洛戈底皮拖鞋。在她的漂亮之中並不少俄羅斯底風韻。她有着那十多歲的孩童底可愛底面貌，飽滿底嘴唇，一雙圓得像櫻桃似底挑情底眼睛。在雅可夫所知道的婦女之中她自然是無比底優越底的了，倘若除了那樣愚蠢底性情就可以算是完美底的了。

“我不想要咖啡，我底小蘋果，”雅可夫從一陣濃厚底雪茄的煙幕裏說出來。

“關於我的事呢？”寶連娜說，並不看着他。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麼，”雅可夫回答。倦怠底地打呵欠。

“是的，你知道的，”不等他說完寶連娜就銳聲說，她搖着頭，開始用一種破裂底聲音嚙嚙起來了。靜聽了這急燥底，亂嚷底聲音一兩分鐘之後，雅可夫坐起來，把雪茄拋在地板上，開始穿他底靴子。

“我真不懂你底這種摧殘我底滑稽趣味的習慣，”他嘆一口氣說。“非到我底父親死了我不能結婚，這你是分明知

道的。”

對於這話寶連娜照例潑他一通流水似底畀罵。

“自然，你所思慮的總不過是滑稽趣味，你蜘蛛！我知道你爲了一種滑稽趣味會把我賣給韃靼人或者穿破衣底人！是的！你是一個混蛋。”

雅夫特別不喜歡她叫他蜘蛛——在相愛的那幾分鐘之間她對於他另有一個有趣底名字，我底小鹹人兒——況且今天他以爲是可以免掉爭吵的了，因爲不過兩點鐘以前他曾經給了她一百個盧布。

“你要什麼東西，不必這樣嚷叫。”他沉靜地警告她，同時戴上他底帽子，伸手給她。“再見！”

“你豬！你又把煙頭拋在地板上了……”

一陣濕風掃過街道，雲影爬過地面，好像要揩乾那些污水塘。月亮不時向下窺看，池塘裏的水面上蓋着一層薄冰，放着黃銅似底光輝。那一年的冬堅執地不讓路給春，就在前一天曾經下過大雪。

當雅可夫兩手放在衣袋裏，肘下挾着一根重手杖，悠然闊步着的時候，他想人們是何等出奇底愚蠢啊。可愛底小傻子寶連娜還要需求什麼呢？她過着一種毫無顧慮的平安生活，接受許多贈品，穿得漂漂亮亮，一個月用一百個盧布。雅

可夫知道而且覺得她喜歡他。此外她還要需求什麼呢？她爲什麼要和他結婚呢？

“那愚蠢就宛如在果子醬缸裏的小耗子似的，”他結論，應用了這一句他愛說的話，也是他自己發明的話。生活對於他似乎是一件簡單底事，只要除了自己實際所有的而外並無他求就好。總之，那確切底論證就是各個人都在趨向於那共同底理想——那完全和平的理想。白天的許多活動無非是夜間的安靜的一個頗不如意底序幕。人們爲何愚蠢的理由就因爲他們幾乎全都，或私自地或公開地，把自己看得太聰明，也因爲他們作了許多超乎需要以上的發明。他們這樣作爲是盲目底的，這鼓勵着每個人自別於同輩，唯恐自己消失在羣衆裏，不能顯出自己來。

伊里亞是愚蠢底的，因爲他纔在高級學校肄業時候就沉迷在書本子裏，現在又跟社會主義者一夥。雅可夫受了他的許多侮辱，近來又不能不送錢到西北利亞去給他。他底母親底愚蠢是既難堪而又可笑的，而更其難堪和氣人的是他底頑固底，酒醉底，醜態底父親的愚蠢，那一隻不能和別人生活的老熊。阿里克生，他底不甯靜底‘箱裏的約翰’的叔父，是可笑底的。他想要加入帝國會議，因爲這個目的他豢養新聞記者，討好於城裏的一切人，像一個老娼婦似地獻媚

於工廠的職員。他底堂兄梅龍的愚蠢更是可怕底的。那是一個叫人氣悶底傢伙。他以為他是俄羅斯的最能幹底人，把他自己看作一位將來底大臣，而且公然表明他是一切人的思想和行動的唯一指導者。他也是想討好於那些工人，為他們設備了各種娛樂，組織了一個足球隊，建築了一個圖書館，總之是在用紅蘿蔔喂狼。

工人們紡出精美底麻紗，但是生活於一種濫醉底污濁境况之中。他們也是，好像一個階級，迷倒在某種愚蠢的魔術下面，坦白地放肆着，甚至於缺乏每個農人所特有的那種簡樸底家常底謹慎。雅可夫·阿台莫諾夫對於工人們不能不格外加以思索，因為他每天都和他們衝突。當他還是青年的時候他們就激發着他底仇恨的感情。那時為了幾個女子他就常常和青年織工們發生尖銳底衝突，而有幾個競爭者顯然記着舊怨一直到現在。在夜間他曾經兩次被人用石頭追擊過，那時他還沒有鬍子呢，他底母親也曾經不止一次為救他出醜和免掉婦女們的號哭不能不化費大宗錢財。

“你為什麼這樣放蕩地糊塗？”遇着這樣事件的時候她教訓底地說。“你應該等待到你能夠結婚的時候，或者能夠得到一個女人，和她同住的時候。他們會到你底父親面前控告你的，他會把你像伊里亞似地趕出去的。”

在那暴動過後兩三年之間，雅可夫並沒有看見這工廠裏有什麼危險的特別底朕兆。然而梅龍底狂言和阿里克生底焦急底嘆息以及那些新聞紙——他自己是不喜歡看牠們的——以好管閑事底惡意記載着的工人運動的進展和公然表示驚駭，並且登載着工人代表在帝國會議裏的演說——這些事全都使他對於工人們滿懷着深仇毒恨，憂愁底地覺得他們的靠不住。可是他以為他現在已經把他自己訓練到能夠巧妙底地把這些心情隱藏在微笑和諧謔的幕下了，或者是在小事情上順從工人們底要求。事情總算不十分壞，雖然有一次偶然底擾亂忽然使他惶恐到暈眩，使他覺得他，雅可夫·阿台莫諾夫這廠主，是爲他而工作着的人們的賓客。而當他這一面意識到衷心厭倦於長久僑居在他們中間的時候，他們在他們底那一面默默含怒地瞅住他，很像是說：

“你爲什麼還不走開？已經太久了！”

每當遇着這些經驗的時候，他就有一種朦朧底預覺：崩潰的或種隱祕底形式正在這工廠裏發動着了，或種重大底人身底危害正在暗中燃燒着，正在伺候着襲擊他的時機。

雅可夫確信人是一個簡單底生物，他愛單純勝過於其他一切，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懷抱任何革命底觀念的。這種不安的悶人底火煙是離開人而存在着的，只有人被牠們腐

化了的時候人底行爲纔變成可驚底，不可解底。最好是關於這一類有害底觀念一點也不知道，更不可使牠成爲行動。但是儘管他不喜歡牠們，雅可夫覺得牠們出現在他前面，而且看見牠們——並非毀棄由人類的一般愚蠢所糾結起來的那些束縛——而不過是把一切使他底生活有價值的明白而簡易底事物弄出一些紛擾。

在他所認識的一切人之中，他以為最智慧底的是老狄孔·伐洛夫，當他看着他待人的那安詳底態度和他工作的那謙卑底態度的時候，他滿懷着妒羨。狄孔甚至於睡眠也是智慧底地，他底耳朵緊壓在枕上或地上，好像他是在盡力聽取某種聲音。

“你作夢麼？”他問這老人。

“我爲什麼要作夢？我又不是一個女人，”狄孔說，在這些話後面雅可夫意識到某種堅強底，不屈底力量。

“女人們底夢，”他想，當他聽着在他底叔父阿里克生底家裏進行着的那些爭辯的時候，他自己微笑着想。

他往往在他底思想中發見一些困難，而每當他在愁思着的時候，他遲滯底地移動着，好像是在搬運一件很重底東西似的，頭是低垂着的，眼睛釘住在他底腳上。在那一個特殊底夜間，他離開寶蓮娜之後，正在這樣移行着，所以不能注

意到一個短粗底灰色形體的出現，竟至於牠揮着一隻手臂在他底頭上。雅可夫立刻蹲了下去，拔出他底外衣袋裏的手鎗，湊緊在襲擊他的那人底腿上而且放了。子彈響得沉悶而又微弱，但是那人跳開了，他底肩膀撞在木柵上，哼了一聲就從木柵上滑跌在地上。

事後雅可夫才覺察自己已經駭得要死，其實他已經駭得要叫喊而不能。他底兩手是抖顫的，當他要站起來的時候他的兩腿不服從他。離他兩碼遠的地方有一個光頭髮毛底人在地上打滾，也正努力想要站起來。

“我要射擊你，你混蛋！”雅可夫粗暴地說，他剛剛把手鎗舉起，那人底闊臉就轉過來對着他。

“你已經射中我了，”那人含糊地說。

這時雅可夫認清他了。也含糊地吐出了幾句吃驚的話：

“諾士可夫麼？唉，你匪徒！真是你麼？”

雅可夫底驚恐立刻變為一種近於歡欣的情感——這種情感的引起不僅是由於意識了已經成功底地打退襲擊者，而也由於證實了這襲擊者是一個陌生底人，並非他所想像的工人。諾士可夫是一個獵夫，常常替人在結婚時候奏手風琴，而他自己是還未娶妻的。他和巴拉克里托夫，這教堂庶務底寡婦，同住，在那一夜以前沒有一個城裏人說過他的壞話。

“你是在玩什麼把戲？”雅可夫說，站起來，向四面一看。除了風動木柵上面的樹枝而外並沒有什麼聲響。

“我玩什麼把戲？”諾士可夫忽然高聲的問。“我想要和你開一個玩笑，嚇你一下。就是這麼一回事。可是你立刻就嘖嘖！因此我們要弄出麻煩的，你瞧着吧！連我自己也害怕了。”

“哦，就是這麼一回事嗎？”阿台莫諾夫用征服者的笑聲說。“好，起來，我們找警察去。”

“我不能去。你已經把我打跛了。”

拾起他底帽子，諾士可夫看着牠底裏面，加添說：

“但是我並不害怕警察。”

“好，我們走到那裏看吧。起來！”

“我並不怕，”諾士可夫又說。“但是你怎麼證明是我襲擊你，而不是你因為恐懼而襲擊我呢？這是一件要考慮的事！”

“是的，是的，還有別底呢？”雅可夫微笑地問，頗吃驚於諾士可夫底冷靜。

“是的，有。我是有益於你的。”

“這是神話！”

‘我要打破你底腦袋!’他憤憤地說。

諾士可夫抬起他底眼睛，又低頭看着他底帽子。

“不要丟醜，”他諷刺底地說。“你並不能證明什麼，雖然你是一個富人。我告訴你，我想要和你開一個玩笑。我認識你底父親，曾經替他拉過幾次手風琴。”

他突然戴上他底帽子，彎腰下去拉起他底褲子，一面呻吟着。然後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張手巾，把膝頭上面受傷的大腿裹起來。他時時自言自語地咕嚕着，但是雅可夫對於這不成功底強盜的離奇底行為滿懷着疑懼，並不注意他說些什麼。

雅可夫。阿台莫諾夫忽然異常敏速底地想到應行勸告諾士可夫離開這裏，到城裏去，並且叫更夫來招呼這受傷底人。然後他就可以去找警察，說明這件打劫底事。結果諾士可夫或許會說出他底父親和那教堂庶務底寡婦的勾搭的故事的吧。還有，或許諾士可夫有些像他自己一樣底流氓朋友，他們會設法報復他的吧。無論如何，沒有報酬諾士可夫是不能離開他的。

夜是逐漸更加凜冽，他底握着手鎗的手已經冷痛了。到警察分駐所去的路是很長的，而那裏的人們自然是都已睡了。雅可夫憤憤地吹着鼻子，不知要怎樣決定才好，又懊悔

着他不該立刻就射擊這矮胖底年青人，使他底腿子成爲彎曲底的，好像他曾經終生斜坐在一隻桶裏似的。而且這時他忽然聽到一句意外地惹他注意的話。

“我明白告訴你罷，雖說這是一個祕密，”諾士可夫說，仍然留意着他底腿，“我到這裏來是於你有益的，我來察看你們底工人。我故意說我想要嚇你一下，但是其實是我要捉一個人，不過不幸我弄錯了……”

“這鬼！”雅可夫說。“你爲什麼要尾隨他呢？”

“事情是這樣的。你是不知道的，社會黨人常常在那教堂庶務底寡婦底浴室裏開會，又在討論暴動和讀書……”

“你糊說，”雅可夫沉靜地說，雖然他實在是相信他。“去開會的是哪些人呢？”

“這我不能說。捉住他們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諾士可夫扳着木柵板站起來。

“把我底手杖給我，”他請求。“沒有牠我就不能走了。”

雅可夫彎腰拾起他底手杖，遞給他。他向四面看了一下，低聲說：

“那時你爲什麼向我撲來呢？”

“我並不是故意的。我弄錯了。我要撲的是別人，不是你。你放心吧。這是誤會。你將來會明白我說的是真話的。你

必須給我一點錢去醫治我底腿。就是這麼一回事！……”

諾士可夫一手扶着柵木，一手撐着行杖，兩隻弓形底腿慢慢地向着城市邊境的那些黑色底家宅走去了，他的前後好像分佈着雲的冷影。他走了十多碼之後，悄聲叫：

“雅可夫·彼得洛維奇！”

雅可夫很快地走到他面前，諾士可夫說：

“無論對誰都一字不要提！不然……你知道。”

他揮着行杖，走了，留得雅可夫在那裏發呆。有許多事情要青年底阿台莫諾夫立刻加以思慮。因為有一件事，他必須即刻決定處置的妥當方法。如果諾士可夫是來探察社會黨人的，那自然是很有益的。他是不可少底的。但是，假說這不過是臨時推諉的話，後來他要報復他底打劫失敗和受了鎗傷呢。他說他弄錯了，他不過是想嚇雅可夫一下——這是說謊的。這是十分明白的。但是倘若他是被工人們賂賣來謀殺他的呢？在那些織工之中就有大羣暴徒和浪人，而難於想像的是其中會有什麼社會主義者。許多可敬底工人，如西杜夫，克里科諾夫，馬士洛夫等等，最近曾經自動請求辦公室開除一個最頑梗底和平擾亂者。不，諾士可夫或許欺騙了他吧。他應否把這故事告訴梅龍呢？

雅可夫不能想像倘若他把諾士可夫的故事告訴梅龍會

發生怎樣的結果。他底堂兄自然會像一個裁判官似地詳細質問他，察出他爲什麼要控告諾士可夫的吧，或許會嘲弄他的吧。倘若諾士可夫是一個偵探，梅龍或許知道這事實。而究竟弄錯的是他自己還是諾士可夫終於完全不明白。諾士可夫說過：

“你不久就會知道我說的是真話。”

他凝視着那獵夫底背影，一直到他消失在夜的黑暗中爲止。這很像是很簡單很容易明白的——諾士可夫顯然是以劫掠的目的而襲擊他，所以他對着諾士可夫放鎗。然而這不過是像一個惡夢似的可驚底複雜的事件的開端。在諾士可夫沿着木柵走去的那光景中有點異常底東西，像一夥監襖底羣衆似地爬在他後面的影子之中有些古怪底東西。這是雅可夫第一次看見影子這樣不祥底地跟在人後面。

年輕底阿台莫諾夫沉迷在他底思想裏面，被牠們弄得十分疲倦了，於是決意等待着，什麼也不說。但是關於諾士可夫他不能停止思想。他覺得病了，皺着眉頭徘徊着；午餐的時候，工人們從工廠裏出來了，他站在辦公室的窗前察看着他們，盡力猜想誰是社會主義者。或許是那火夫凡士卡麼，這跛脚而龔髒底傢伙曾經從木匠舍拉非學得作諷刺底小曲的技藝？

幾天之後，年輕底阿台莫諾夫正在訓練一匹在廐裏站得太久的馬的時候，他看見納士特連科這憲兵官在樹林邊上。他穿着一件皮外褂和一雙長靴子，拿着一條鎗，腰上懸着一個塞滿了烏雀的獵袋。他面對樹林站着，背向着大路。他抬着手，彎着腰在點燃一根雪茄煙。在日光裏他底紅皮底背面似乎是鐵造的。雅可夫立刻決定了辦法，疾馳到他面前，匆匆地問訊他：

“我不知道你在這裏呢！”

“這是第三天了，我底妻越病越凶了，我底朋友！”

納士特連科用很興奮底聲調通告這一節可憂底消息，接着就翻開他底獵袋說：

“看吧，不壞，是麼？”

“你知道諾士可夫那獵夫麼？”雅可夫低聲問。

這軍官底紅眉毛吃驚地一豎，他底中國式底上髭也微動了。他捏着鬍子，眯着眼睛，仰望着天，從這一切雅可夫就猜想到他要說謊了。

“我怎樣會知道？諾士可夫？他是誰？”

“一個獵夫。鬚毛，兩條腿是弓形底的……”

“是他麼？我似乎在樹林裏見過像他似底一個人。他有一條很壞底鎗，是麼？”

這軍官此刻注視着雅可夫底臉，他底灰色眼睛裏有一種鎮定而疑問底表情，牠們底瞳孔中間閃着一點亮光。雅可夫立刻告訴他諾士可夫的故事，納士特連科，在用他底鎗托把一個縱樹子重擊進地裏去，低眉靜聽着。

“你爲什麼不報告警察呢？”雅可夫剛一說完他就問，並不抬起眼睛。“那是他們底工作，而報告是你底義務。”

“但是。我告訴你，他似乎是在偵察工人們，而那是你底工作……”（註一）

“我以爲是的，”那憲兵官說，把雪茄擱在鎗筒上。他又用半閉底眼睛注視着雅可夫底臉，然後用諷示底音調說了些不能全懂底話。總之，那要點是說雅可夫不使警察知道一種搶劫底企圖是犯法的，而現在去報告却太遲了。

“倘若你當時就把他帶到警察分駐所去，這事就簡單得多了！即使當時的情況並不簡單。但是現在你怎樣證明他襲擊你呢？你說你傷了他嗎？噫！因爲恐慌，或者疏忽，或者偶然打傷了人是可能的……”

雅可夫知道納士特連科在弔詭，愚弄他，甚至於恐嚇他，想要使他不注意這偶然底事件。當那軍官述說因爲恐慌

（註一）英譯者註：在俄國各省城市中，除普通警察外，至少還有一個憲

兵官，其任務在於監視政治意見及報告政治犯的罪狀。

而打傷人的可能的時候，他底懷疑就證實了。

“他是在說謊，”他自己想。

“是的，我底朋友，那鵝確是因自認爲偵探而發生麻煩了。我要問他他知道些什麼。”

他放手在雅可夫底肩上，說：

“看這裏。你必須賜我一個你底約言來保持這個於你和我之間。這是於你有益的，你知道麼？那麼你願意給我麼？”

“我當然願意。”

“這一件事你不能告訴你底叔父或梅龍·阿里克生維奇，你願意麼——倘若：真是還沒有告訴過他們的話？好，就是這樣辦，我們讓他們得到他們自己底結論吧。對任何人都^不提！你知道麼？那獵夫自己傷了他自己。這是於你無關的。”

雅可夫微笑了。這是一個異樣底人和他說話，一個活潑底，好性質底人。

“再見，”憲兵官說。“記着，你要守住你底約言啊！”

年輕底阿台莫諾夫頗爲放心底地回家去了。那一晚他底叔父要他到城裏去走一趟，他於是欣然就走了，走了八天才回來，和他底叔父坐着吃午餐的時候，焦急底地聽着梅龍

說話。“納士特連科證實了並不是如我所想像似底那樣懶東西。甚至於在城裏他就抓住了三個——孟地斯托夫，學校裏的教員，還有兩個別底人！”

“還有我們自己底人麼？”雅可夫問。

“是的，西杜夫，克里科諾夫，阿布里莫夫，還有五個年輕人。來拘捕他們的雖然是由省城派來的憲兵，而實際是納士特連科底工作。他底妻底病是確乎大有益於我們的了。不，他絕不是蠢底的。他怕他們打碎他底腦袋。”

“他們現在已經停止謀殺了，”阿里克生說。

“唔，我不知道這些事，”梅龍說。“還另有一個人在城裏被捕了，一個獵夫……”

“諾士可夫？”雅可夫惶恐着低聲地問。

“我不知道。這人曾經和那教堂庶務底寡婦住在一處。那些革命黨在她底浴室裏開會。你底父親常到她那裏去，和她開心，你知道吧。兩件事湊在一處似乎不好……”

“是的，有這麼回事，”阿里克生說，搖着他底禿頭。“這和他有什麼關係呢？”

雅可夫底眼睛失色了，不能再聽他底叔父和梅龍說些什麼。那麼，諾士可夫已經被捕了！這就證明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是一個強盜，工人們派他來謀害他們底主人或者

把他打得人事不知——那些人們便是他，雅可夫，以為最安靜底和最可靠底的。那西杜夫，衣服常常是整潔底的，和那不很年輕底，活潑底，好態度底鐵匠克里科諾夫，和那快活底阿布里莫夫，會唱歌而且有一雙巧手的。想像這些人也是他底敵人是不可能的。

在那幾天他也以為他底叔叔底家是更嘈雜底，更浮囂底的。亞可弗里夫醫生——有着金牙齒的，對於任何人或任何事都不說好話的，單是笑着用輕蔑底和敵視底眼睛看這世界——變得更加出色了。他有一種把報紙弄得沙沙的響算作示威的行爲。

“是的，”他說，露着他底發光底牙齒，“我們都受驚了，我們都醒起來了。工人們變得好像一個忽然發見她底主人回來了了的懶侍女似的，她唯恐被辭退，惶恐着急忙去掃除和整理他底被忽視底家宅。”

“你所說的是含糊話，醫生，”梅龍皺着眉頭說。“這是你底目無法紀，你底懷疑主義的表現。”

然而這醫生仍然更加高聲地談着。他底狂言越發冗長，他底話使雅可夫滿懷驚疑。各樣東西都似乎在恐慌着某物。人們總是以他們底災禍互相恐嚇着，張皇着他們底相互間底畏懼，以至於幾乎可以使人相信他們在畏懼他們自己底

行動，觀念，言語。雅可夫把這種情形歸結於愚蠢之普遍的增加。他生活於真正地畏懼他自己之中，那畏懼並不是想像底的，在他底皮膚上他能夠感覺着套在他底頸上的活結——這活結，雖然是無形底的，時時在加緊，把他向着大底不能免避底災難拖去。

他底畏懼在這兩個月之中越更增加了，這時諾士可夫又出現在城裏，而阿布里莫夫，黃瘦底，剃光了底，也親身來到了工廠裏。

“你肯收用一個熟手麼？”他微笑着問，雅可夫不敢拒絕他。

“在牢獄裏的生活難受吧，不是麼？”他問。

“那裏很擁擠，”阿布里莫夫回答，他底臉上總是帶着那同樣底微笑。“倘若是傷寒症不來幫助當局底老爺們，我不知道他們要把我們全體放在什麼地方。

“是的，”雅可夫想，當他看這織工走開的時候，“你在微笑着呢，但是我知道你在想些什麼咧。”

那一晚梅龍爲阿布里莫夫的事生氣了。其實他簡直是罵雅可夫，甚而至於在他面前蹬腳，好像他是一個侍者似的。

“你瘋了，”他叫，他底鼻子因怒而發紅。“你明天必須開

除他。”

幾天之後，當他在阿加河裏早浴的時候，他突然遇見中尉馬弗林和納士特連科，他們乘着一隻有着許多好像鬍鬚似底漁條的小船來到他前面。那冷血底中尉單是隨便招呼雅可夫一下，就立刻到河中間去了，但是納士特連科却停留着，而且開始脫掉他底衣服。“可惜你不把阿布里莫夫收回去，”他悄聲說。“我很懊悔我當時不告訴你。”

“那是梅龍幹的，”雅可夫低聲說，覺得那軍官底呼吸中有強烈底酒味。

“是麼？”納士特連科問。“你不管這些事麼？”

“不。”

“可惜。那傢伙或許會很有用底，作為一個誘餌，一個引線。”

這軍官此刻赤裸着，日光照黃了他底皮膚，使牠像鯉魚的鱗片似地發光。他用一種同謀者的表情看着雅可夫，又問：

“你底朋友那獵夫——你看見他麼？”

他發出一個自己滿足的輕笑。

“你知道麼，”他繼續說，“他們引誘他來獵你？他想要買一條雙筒鎗。我底朋友，指導人的常常是情熱，情熱！現在

那獵人或許會有點用處，因為我已經緊緊地抓住他底喉嚨，謝謝他對於你的那錯誤。”

“什麼錯誤？當你說……”

“那是一個錯誤，先生，一個錯誤！”這軍官固執底地重複說，他用手濺了水在他底赤裸底胸膛上，像一匹馬似地大踏步走進河裏面去了。

“鬼抓住你了！”雅可夫憂鬱地想。

忽然死來了，牠的到來就好像關閉了一道正在喧鬧着的房間的門似的。

在半夜的時候雅可夫被他底母親驚醒了。

“立刻起來，”她哭着說。“狄孔騎馬來說阿里克生叔叔死了！”

雅可夫跳起來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咕嚕着。“他確是並沒有病……”

他底父親在門前蹣跚着，痛苦底地喘氣。

“狄孔，”他嘮叨。“就不要期望狄孔有好消息！這，你瞧，雅可夫！忽然……”

他赤腳站着，外衣披在寢衣上，拉着他底耳朵，向四面觀望，好像他是在一個新奇底地方似的。

“噲，”他繼續哼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雅可夫迷惘底地問。

“他死不悔改，”他底母親說，她底形態就好像一隻巨大底麵粉袋。

他們坐車走了。雅可夫坐在車夫底位置上，看着狄孔騎馬在前面一上一下地顛播着，這時他底影子橫舖在大路上跳舞着，好像牠在盡力把牠自己埋在地裏面。

娥加在庭院裏遇着他們。她在廠棚和院門之間徘徊着，穿着白裙和白斗蓬。在月光之中她似乎是藍底而且透明底，尤爲奇觀的是她底形態投了一個深濃底影子在那庭院的光禿底鵝卵石上。

“這是我底生命的結局了，”她沉靜地說。古強，一隻黑狗，總是走在她後面，不願和她分離。

梅龍縮作一團地坐在廚窗下的一個檯子上面。他一隻手拿着一根燃着底雪茄，一隻手搖擺着他底眼鏡，使那鏡面和金絲在空中發光。脫了眼鏡，他底鼻子顯得比平常更大。雅可夫默默坐下在他的旁邊，但是阿台莫諾夫站在庭院中間，注視着一道開着底窗子，好像一個乞丐在等待施捨物似的，這時娥加仰望着天，高聲和娜台利亞談話。

“我不曾注意，那時……忽然他底親愛底肩膀變得冰

冷，他底親愛底嘴張開着。這心愛底人連一句遺言也沒有對我說。他昨天訴苦說他底心痛。”

娥加正在沉靜地講她底故事，她底言語和他底形態一樣都投下一種影子。

梅龍底雪茄已經燒完，他拋了牠，他底頭靠在雅可夫底肩上，輕輕地哭着：

“你，你不知道他是怎樣地好呀……”

“是怎麼的？”雅可夫回答，什麼也不能想出。他應該對他底叔母說一些話吧，但是說什麼呢？他只好注視着地，默默地用脚爬搔牠。

阿台莫諾夫嘆了一口氣，小心底地走進房裏，雅可夫用脚尖走着跟在後面。他底叔父躺在一張被蓋下面。繫在他底顎上的打結底手巾像他底頭上的角似地直伸着。他底脚指緊緊地頂在被蓋上，好像牠們想努力鑽出來似的。慘淡底月光照明在窗上，絨幕輕柔底地搖動着。古強正在庭院裏叫囂；好像在答覆牠似地，阿台莫諾夫以一種莽撞底姿式畫十字在他自己底身上，用一種不必要底高聲說：

“他有一個快活底生和一個快活底死。”

雅可夫從窗裏看見維拉·波波伐，全身穿着黑色衣服好像一個尼姑似的，此刻走在他底叔母旁邊，娥加又在高聲訴

說她底故事：

“他在他底睡眠中死了……”

“不要傻！”伐洛夫和氣地叫。他正在用一把乾草洗擦那匹馬，並且把頭偏在一邊，躲避牠咬他底耳朵。阿台莫諾夫也向窗外一望。

“那傻子在叫呢，”他咕嚕；“他一點不懂事。”

“一個人不應該多言，”雅可夫想，走到台階上，開始注視那兩個女人底影子——一個是穿黑衣的，一個是穿白衣的——從那已經變得很亮很亮底石頭上掃過。他底母親正在和狄孔低語着，狄孔同意底地點着頭，而那眼裏有着一顆銅色斑點的馬也在點頭。這時阿台莫諾夫從屋裏走出來，娜台利亞對他說：

“你應該發一個電報給尼克提·伊里支。狄孔知道他的住址。”

“狄孔知道，他呀！”阿台莫諾夫憤憤地重複。“發電報給他，梅龍。”

梅龍站起來，當他走着的時候他底肩頭撞在門楣上，他用手敲了牠一下。

“也發一個給伊里亞，”阿台莫諾夫在他後面叫。從牆上的一個黑洞裏，梅龍回答：

“伊里亞不能來。”

“我和他過了三十年了，你知道，”娥加說，好像連她自己也吃驚於她所說的。“而且我們在結婚以前就作了四年的朋友。我現在怎麼辦呢？”

阿台莫諾夫走到雅可夫面前。

“伊里亞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你說謊，是麼？”

“這不是談論伊里亞的時候，親愛底爸爸。”

亞可弗里夫醫生匆匆走進庭院來了。

“在臥室裏麼？”他問。

“你傻子！”雅可夫想。“你不能使他活回來。”

他被逃避這幾點鐘的苦悶時光的不可可能所壓迫。他四圍的各樣東西都是徒然地攪擾着：人們，他們底談話，那在月光中光滑得像銅鑄底似的棕色馬，那黑狗的默默底哀愁。他底叔母娥加好像是在對他誇耀她和她底丈夫曾經是何等地幸福似的。他底母親故意底恣情底地在庭院的一角裏哭泣着。他底父親底眼睛是不動底而他底臉是木呆底的。其實，這些全是異乎尋常地痛苦底的。

在他底叔父阿里克生底出殯的那一天，當棺材已經放

進墳坑裏，許多人把黃沙撒在牠上的時候，他底叔父尼克提才出現在墓地上。

“這是他們之中的另一個，”雅可夫想，觀測着這修道士底三角形底體態，當後者靠在多年以前他自己所栽的一株縱樹上的時候。

“你太遲了，”阿台莫諾夫走到他底兄弟面前說，擦去他底臉上的眼淚。這修道士像一隻烏龜似地把他底頭縮在他底駝背下面。他底形貌就像一乞丐。他底袈裟已經褪色，他底僧帽已經變成舊錫桶似底顏色，他底靴子已經塌跟。他底臉是塵灰底，浮腫底，他用暗淡底眼睛注視着那些圍繞在墳墓四週的人們的背面，用阿台莫諾夫所聽不見底聲音咕嚕着，只見他底小灰鬍子發抖。雅可夫向四面一看，從他底眼睫毛下面看見許多驚疑底眼光游移在這修道士上，或者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富人們底叔父，預想着什麼敗名底事吧。雅可夫知道城裏人都以為阿台莫諾夫們因為要多分他們底父親的遺產把這駝背藏在一座修道院裏。

那肥胖底，好性情底教士，尼戈拉教父，正在用高亢底聲音勸慰娥加：

“我們不可用我們底嚙泣和眼淚驚擾我主上帝，因為這是他底意志……”

“但是你知道我並不會嘔哭或訴怨，”娥加高聲回答。

她底手是抖顫底的，癱攣底地在摸索她底衣袋，想要藏起她底手巾，她底淚已經把牠浸成一個小濕球了。

狄孔·伐洛夫熟練底地幫助那守墓人填平了墓穴，這時梅龍化石似地直站着，這駝背修道士用一種陰鬱底低音對娜台利亞說：

“哦，你已經大改變了，我不認識你了！”

他底手指摸撫着他底凸出底胸部，他不必要底地說：

“你不能不認識我吧。這是你底雅可夫麼？這高人是阿里約沙·梅龍麼？是的，是的，我看。好，讓我們走吧……”

在墓地裏雅可夫停留在後面，因為剛纔他看見諾士可夫在一羣工人裏面。這獵夫和跛脚底火夫凡士卡同路走過，他一面走一面用不快底疑問底眼光直視着雅可夫底臉。這傢伙心裏想着什麼呢？他對於這射擊他，幾乎殺了他的人當然是不會毫無成見的。

狄孔走過來，用手掃去他底外衣上的塵沙。

“看阿里克生是怎樣地努力發揮自己底能力，”他說，“而……而尼克提·伊里支却是意志薄弱的……”

“這裏有一個……”雅可夫忽然說又忽然中止了。

“什麼？”

“工人們爲我底叔父憂愁。”

“爲什麼不呢？”

“這裏有一個人叫作諾士可夫，一個獵夫，”雅可夫又說。“我應該告訴你關於他……”

“甚至於一匹馬死了人也會爲牠憂愁的，”他沉思底地說。“阿里克生·伊里支常常是垂於滅亡的樣子，他活得敏捷死得也快——恰如他曾經給他自己一個打擊似的。就在他死的前一日，他對我說……”

雅可夫陷入了沉默之中，知道他底話是超出狄孔底理解的範圍的。他決意告訴他關於諾士可夫的事，因爲他覺得這時他思索着諾士可夫比一切都更苦惱，總需要對一個人說一說。就在昨天，這彎脚底傢伙帶一付傻兵底面孔在城裏的一角上繞圈子，而且來到他面前。

“你欠我一點小債，”他曾經說，脫下他底小帽，定睛看着帽裏子。“你說過給我一點錢醫治我底腿。況且，你底叔父剛死了，你可以把這當作一種爲他底靈魂的祝禱。”有機會我要買一個很好底手風琴安慰你底父親。

雅可夫驚異地看着他，不說話。這時諾士可夫客氣而又固執地說：

“而且我爲你底利益而反抗俄羅斯的敵人……”

“你要多少呢？”雅可夫問。

“三十五個盧布，”諾士可夫沉默了一會之後說。

雅可夫把錢給他，趕快就走了，覺得心亂而且惶恐。“他以為我是一個傻子，”他想。“他以為我怕他，這混蛋！不，你等着……”

現在，雅可夫慢慢走着回家，除了怎樣避開這人而外一切都不能思想，這人是無疑地要把他像一隻牛似地帶在斧頭之下的。

那喪筵的喧器底時光無間斷地拖延着。人們正在作弄教堂庶務卡索夫來消遣，樂隊正在唱“永遠安息”來紀念死者。錫提金喝了很多酒，開始揮舞着一隻叉子，用一種難看而兇暴底態度唱着：

“俠士們講着

共同打過的戰事。”

斯托邦·白士其高聲讚揚阿台莫諾夫，當他底柔軟像一個枕頭似的身體擠進他底馬車裏的時候。

“好，培約爾·伊里支，你真愛你底兄弟！像這樣的一個喪筵我是多久也不會忘記的！”

阿台莫諾夫喝醉了，雅可夫聽見他底尖刻底回答：

“你趕快把各樣事情都忘記了吧，因為你飽得快 要炸

了。”

阿台莫諾夫違反着梅龍底意思，邀請了錫提金，白士其，孚羅頗諾夫以及別底幾個城裏的更體面底人；當他們到來的時候，梅龍顯然是惱怒了，因為他在筵席上坐不到半點鐘就站起來像一隻鷺鷥似地闊步出去了。娥加也悄然跟他走了，一會之後那修道士也退席了，顯然是討厭那些半醉底人們盤問他修道院裏底生活。阿台莫諾夫底行為好像是故意要惹惱席上的各個人似的，當宴會着的時候雅可夫隨時都在等待着他底父親和城裏人們之間的爭吵的暴發。

娜台利亞討厭波波伐伺候娥加的那一種態度，現出不悅底樣子，回家去了，但是雅可夫因為或種理由焦急着在阿里克生底書齋裏過了一夜，這房間在他看來似乎是完全虛妄而且多餘底的，他底煩惱越更增加了。他在沙發上躺了兩點鐘，等候着入睡而不能，於是走進庭院裏，和狄孔同坐在廚窗下的橈子上，看見那修道士的黑暗底形體就好像破機器的一個斷片似的。脫了禿頭上的僧帽他顯得更小更寬廣，他底黧色底臉好像是小孩底似的。他底手裏拿着一隻玻璃杯，他旁邊的橈上擺着一瓶格瓦士汽水。

“誰在那裏？”他悄聲問，又立刻自己答覆。“那是雅可夫。來和老人們在一處，雅沙！”

他對着月亮舉起他底玻璃杯，看着牠裏面的渾濁底汁液。月亮已經把牠自己藏在鐘樓後面，把牠浸浴在模糊底銀光裏。使牠昂然高聳在夜的溫和底黑暗裏。鐘樓上面的雲好像彌縫在藍色天鵝絨上的醜陋底補塊。阿里克生底寵物，古強，一匹有着大鼻嘴的狗，正在沉思底地在庭院裏徘徊，一面走一面嗅着地下，忽然仰起他底頭，對着天發出一聲低底，疑問底叫囂。

“噓，古強，”狄孔低聲說。

那狗來到他面前，把牠底巨頭推進狄孔兩個膝頭中間，嬌吟着。

“牠懂得的，”雅可夫說。別底那兩個人並不回答，但是他很想和人談談以阻斷他底思想。

“牠懂得的，我說，”他堅持底地重複。

“牠爲什麼不呢？”這傭工溫和地叫。

“蘇士達的修道院的狗能夠嗅出竊賊底氣味，”那修道士回憶底地說。

“你們曾經談過些什麼？”雅可夫問。那修道士喝完他底格瓦士，用他底袈裟的袖子揩了他底嘴，開始發出一種沒牙底含混底言語，響得好像有人拖着拖鞋下樓梯似的。

“狄孔在這裏談到人們又在傾向于暴動。很像是這樣

的。他們全都是很沉思底的。”

“他們被工作苦乏了，”狄孔插嘴，一面玩着那狗底耳朵。

“把狗趕開，”雅可夫命令。“牠身上全是跳蚤。”

這傭工把古強底手爪從他底膝上取下來，用他底脚推開牠。但是這畜生單是把尾巴挾在牠底兩腿之間，坐下去了，發出兩個憂鬱底吠聲。三個人都在看守着牠，其中的一個人恍然覺得狄孔和這修道士或許對於這遺孤底狗更加悲傷比之對於牠底長埋在地下的主人。

“又要發生暴動了，”雅可夫說，他小心底地偷看着這庭院裏的那些黑暗底角落。“你記得西杜夫和他底朋友們的被捕麼，狄孔？”

“我當然記得。”

那修道士從他底袈裟的衣袋裏拿出一個小錫匣子，從那裏面取出一撮鼻煙，

“你看，我用鼻煙，”他通知他底侄兒。“這有益于我底眼睛，我底視官已經壞了。”

他吸着鼻子繼續說：

“他們甚至于在那些鄉裏也捕人哩。”

“各處都有許多偵探，”雅可夫說，試行簡單地說。

“每個人都被監視了。”

“倘若你不監視，”狄孔喃喃，“你就什麼也看不出來。”

而雅可夫，遲疑底地和戰慄底地圓滾着他底舌頭——不是因為害怕就是因為寒夜底冷氣——幾乎是低語地說：

“連我們之中都有些偵探。關於諾士可夫這獵夫就有些不好底謠言。報告西杜夫和城裏那些人的或許就是他。”

“唉，你蠢材，”狄孔歇了一會叫，把手伸給那狗，立刻又縮回來攔在他底膝上，雅可夫覺得這些話是隨便說出來的，並沒有特殊底意義，但是因為某種理由他給狄孔一個警告。

“不要談關於諾士可夫的事，”他說。

“我為什麼要談呢？他與我毫不相干。縱然有誰談了，誰也不相信誰的。”

“這是真的，”那修道士說。“各樣事體都有一小點解放了。那戰爭之後我和幾個受傷底兵士談話，發見連他們也不相信戰爭！這是一個鐵底時代，雅沙。各處都有鐵和機器！機器在作工，在唱歌，在說話！但是對於這整個世界的鐵工廠我們必須有另一種人民——一種鐵底人民。已經有許多人認清這一點；我曾經遇見過幾個。‘我們將要指示你們弱者一兩件事，’他們說。在另一方面，另一些人就大不以為然。他們習慣于接受人底命令，而以鐵一類的礦物命令他們為

侮辱！他們習慣于斧子和鋤刀以及一切能夠拿在他們底手上的工具，而不習慣于站在幾乎有兩噸重而又很活動的機器的面前。”

狄孔呻吟，而且笑了一聲，雅可夫沒有聽見，所以並不疑惑。

“他們是在把車子放在馬前面，”狄孔說。“唉，這些鬼！”

“有些人是暴躁起來了，”那修道士很沉靜地繼續說。“我在各處游行了三年，看見人們是何等地暴躁啊。而他們底憤怒是無理底。他們一個惱恨一個，但是他們全都同樣地該歸咎于他們底智識和他們底愚蠢。這是格拉比教父告訴我的，他是完全對的！”

“他還活着麼？”狄孔問。

“他已經不是一個教士了，”尼克提回答。“他已經放棄了牠，現在在鄉市場上賣書。”

“他是一個好教士，”狄孔說。“我曾經到他那裏識悔過，一個好人。他不過是因為窮纔充當教士。他並不真正相信上帝，我想。”

“不，他相信基督。各人有各人自己底信法。”

“引起擾亂的，”狄孔堅執地說，又在不快底地微笑着，

“是想得太多的結果……”

阿台莫諾夫悄然走來到階前，赤着腳，穿着寢衣，仰望着蒼白底天。

“我不能睡，”他對坐在窗下的人們說。“這狗攪擾我。你們又在那裏嚼嚙着……”

那狗坐在庭院中心，直豎着牠底耳朵，正在嬌啼着，注視着那開着底窗子所形成的黑洞，無疑的，牠是在等候着牠底主人來叫牠。

“狄孔，你總是重複着你自己底原則，”阿台莫諾夫開始說。“你看，雅可夫，農民們是被一個單一底觀念支配着的，那就是——狼怎樣會落進捕機裏去的緣故。你底哥哥恰是這樣底的。尼克提，你知道關於伊里亞的事麼？”

“是的，我已經聽見過。”

“我把他趕出去了。他跳在借來底馬背上，騎起走了，但是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當然，並不是人人都能夠像他一樣轉背向着富裕，而好好地過活……”

“阿里克生也是一個神所畏底人，”尼克提沉靜地說。

阿台諾莫夫舉起手到他底額上，一言不發地走進花園裏去了。他告訴雅可夫帶一條被子和幾個枕頭到夏屋裏去給他。

“我或許要在那裏睡覺。”

他底重大底軀體，全包纏在白衣服裏面，他底繚亂底頭髮，和燻黑底紫面孔——幾乎是駭人底的。

“你所說的關於機器的話，尼克提，全是糊說，”他說，停留在庭院的中央。“關於機器你知道些什麼呢？你底職務是講關於上帝的事。機器並沒有妨礙……”

狄孔用不敬底執拗截斷他底話。

“機器使生活更昂貴，更吵鬧。”

阿台莫諾夫揮開他，走進花園裏去了。雅可夫拿着枕頭走在他前面，心裏充滿了惱怒和憂鬱底思想。

“像我底父親和叔父于我有何關係呢？他們不能幫助我。”

阿台莫諾夫並不邀請他底兄弟和他同住，那修道士自行居住在娥加底家的頂樓上。

“我不過居留一小會，”他告訴她。“我快就要走了。”

他幾乎是無人注意地住在那裏，除非有人叫他下樓他絕不走到住室裏。他在花園裏無事自忙着，修剪枯樹枝，而且像一隻烏龜似地在地上爬來爬去拔除莠草。他底身體枯瘦了，乾縮了，他用一種低音和人們說話，好像是在告訴他們某種重要底祕密似的。他不願到教堂裏去，借口說是他自

己底健康不良，在家裏祈禱可是不多，不願談論上帝，而且固執地避免這一類底談話。

雅可夫看見他和娥加很友好，沉默底維拉·波波伐也很尊敬他。而且甚至于梅龍也靜聽着這修道士底游歷和他所遇見的人們的故事，並不皺眉，雖然自從他底父親死後他已經變得更冷酷，更驕傲了，像一個最年長底人似地在工廠裏發號施令，把雅可夫當作僕人似地謾罵。

這修道士用他看各樣東西各樣人物的同樣底愛心看着娜台利亞底寬擴底紅臉，但是他和她比較和別人更少談話，而她甚至于逐漸忘記了怎樣談話，就祇會喘氣。在她底鈍滯底眼裏有一種呆相，只有稀少底時機牠們底昏暗中纔會放光，或是由于焦慮她底丈夫底康健，或是由于害怕梅龍，或是由于高興地看見那肥胖而端莊底雅可夫的出現。這修道士和狄孔並不完全友好。他們互相怨喃，雖然沒有爭吵，他們好像是兩個瞎子似地一個走過一個面前。

他底叔父底三角形底黑色形體還有一個別底影子投在雅可夫底生命上，因為他的景象引起陰鬱底預兆，而且他底灰敗底臉迫着這更年輕底人想到死亡。雅可夫·阿台莫諾夫從他自己底煩惱這一觀點上漠然看着家裏的各樣事體，但是新鮮底焦急不斷地在家裏發生，而他底煩惱也在繼續增

多。他在戀愛底經驗中，他底筋肉底本能告訴他寶連娜對於他逐漸越加冷淡了，而他底疑惑也由冷血底中尉馬弗林的行爲而確定。近來當這中尉遇見他的時候，他僅僅用一個輕蔑底手指摸一下他底帽子，而且繃緊眼皮好像是在考察遠方的某種很小底東西似的；他以前是溫和底，客氣底，並且不止一次，在公共場所裏，當他向雅可夫借錢去打牌或者請求緩期償還的時候，他曾經讚美地說：

“你有一個砲手的體格，阿台莫諾夫。”

他或者還說過別底恭維話。雅可夫曾經受過這軍官的粗俗底好性情的阿諛，這軍官似乎是橡皮作成的，他底輕蔑冷淡，他底精敏強悍，以及無疑地潛伏在他底性格中的拚命底勇氣是使全城的人都吃驚了的。他用圓圓底，殘刻底眼睛直視着人們底臉，而且用頗爲粗野底，命令底聲音說話。

“我是一個冷血底人，”他說，“我不能忍受誇張。”

他曾經和郵政局長特羅諾夫在牌棹上爭吵過，這局長雖然病而且老，城裏的各個人都因爲他底陰毒而害怕他，馬弗林却對他說：

“我並沒有誇張，但是你是一個老蠢材！”

現在雅可夫疑惑他是他底情敵，害怕着和他衝突，而又不願拋棄寶連娜，他正在開始發覺她更加更加動人了咧。可

是他曾經警告過她不止一次了。

“留心！”他說。“倘若我察出你和馬弗林之間有什麼事，我就丟掉你了！”

除此而外還有諾士可夫這獵人在增加他底焦急。諾士可夫往往躺在城外的伐特拉克沙的小橋傍邊等候着他，忽然從地上站起來，硬問他要錢好像是欠他底債似的，他底眼睛總是凝視着他底帽子。

有着異常底不快關於這事實：這獵夫常常在同一地點出現，從生長在兩株彎柳樹之間的牛蒡和尋麻和蔓草裏鑽出來。兩年以前那裏有一座房屋，房主是一個叫作潘費爾的花匠。但是花匠被謀殺，房屋被放火，那些樹木也被燒了，混合着炭灰底粘土地已經被玩九柱戲的人踏平了。在磚垣的殘餘中立着一個爐子，連帶着牠底煙囪，直豎在那裏；晴朗底夜中，這東西上面有一顆藍色底星在低天裏閃灼着。諾士可夫慢慢地經過尋麻叢中，從那煙囪後面鑽出來。

“我有幾句值得你聽一聽的話，”他咕嚕着，慢慢地脫下他底帽子。“又有一派……在這裏集會……”

“那些黨派不關我底事，”他憤憤地說。他能夠聽出諾士可夫底答話裏面的倔強：

“你當然不參加，然而牠總是與你有關的一件事。”

“可惜當時我不會把他打死在那裏！”雅可夫第十次懊悔。

“你應該更留心些，是吧？”他說，給了那偵探一些錢。

“我知道。”

“留心不要使我麻煩。”

“我爲什麼要使你麻煩呢？請放心。”

“是的，他自然把我當作一個傻子……”

當雅可夫·阿台莫諾夫認識他底用處的時候，他確信這彎腿平臉底青年除了報復被槍擊的仇而外並無他意。他確是想報復的。他想諾士可夫不是恐嚇他就是用他自己給他的錢賄賣工人來謀殺他。雅可夫已經覺得工人們看着他的時候的臉色有着更多惡意的企圖。

梅龍更加屢屢說：工人們造反，並不是要改良他們底境况，而是因爲他們受了一種荒謬底思想的煽惑，他們想要把全國的銀行和工廠以及一切企業都奪取在他們自己底手裏。每當他談論這事的時候，他把他自己充分地挺直了，用他底兩條長腿在房裏闊步着。而且他時時歪扭着他底頸子，把一個手指插在領後面，雖然他底頸子是細的，他底衣領是寬鬆的。

“牠甚至于連社會主義也不是。鬼纔知道牠是什麼！而

你底哥哥就是這新發明的一個支持者。我們底老烏鴉的政府……”

雅可夫明知梅龍說這些話全是因為要使聽者和他自己承認他有權利出席帝國議會；然而他底堂兄底憤恨底話還是留給雅可夫一種潛伏底恐怖，加強了他在數百工人之中是毫無防衛底的這意識。有一次他甚至於經驗了近于恐怖狂的狀態。有一早晨他被工廠的庭院裏的呼喊驚醒了，他從枕上抬起頭來，看見許多暴亂底羣衆的影子沿着一個倉庫的平滑底白牆跑過去。他們正在跳躍着，揮舞着手，好像全部建築物都在沿着地面移動過去了似的。汗水忽然流滿了他底全身，在他底幻想中他叫：

“一個暴動！”

那影子的流，因為某種理由比真底人羣更可怕，忽然消失了，雅可夫才明白這是星期一底照例底喧嘩在工廠門口發作了——星期日之後幾乎常常有這一種喧嘩——然而這些叫囂底黑影子的兇猛底賽跑還是留印像在他底記憶上。一般的生活都變得如此充滿驚慌，連看報也是不快底事，所以他不願看牠。簡單和安靜是消失了，而不快龐然朦朧出現在各方面，新奇底人物不斷地出風頭。

他底妹妹台諦亞娜忽然帶着她底未婚夫從孚戈洛回家

來了，他是一個瘦小底人，戴着一頂工程師底帽子在他底紅頭髮上。他底行動敏捷，而且很快活。他比台諦亞娜年輕兩歲。全家的人都依照着她底例，叫他馬台亞。他彈六弦琴，唱歌；他尤其常唱的一個歌是：

“我底親愛底妻死了躺在她底墳墓裏——
上帝，請接引她進天堂去！”

這于雅可夫似乎是對於他底妹妹的一種侮辱，而且很惹惱了他底母親。但是台諦亞娜並不見怪。她，和其他的各個人一樣，嬉戲着他，連娜台利亞也屢次喜悅地對他說：

“啊，你小金絲雀！你知道怎樣唱，你小丑！”

馬台亞能夠不間斷地吃東西，像一隻鴿子似的。老阿台莫諾夫吃驚地瞪着他，好像是在一個夢中一樣，然後眯着眼睛問：

“由你底吃的本領來判斷，應該是很能喝的。是麼？”

“我能，”他底女婿回答，晚餐的時候他證明他也能喝很多。他到過各個地方，伏爾加河，烏拉斯，克里米亞和高加索，而且知道無數底笑話，故事，趣談。他似乎是從某個歡樂放蕩底國度裏逃出來的。

“生命是一個美麗底女人，”他說。他立刻就潛入了事業的旋轉底中樞，被工人們喜歡，被青年人們嬉笑。老織工

們對他愛悅底地點頭，甚至於梅龍也用他底舌頭舐着他底薄嘴唇微笑，當他聽着他底浪花飛濺底談話的時候。

他從梅龍底旁邊，經過工廠底庭院向第五列房屋走去。這一系列房屋，這紅磚底手掌的第五指，緊握着地面。牠立在棚架包圍的中間，木匠們正在那裏的平台上作工，斧子閃着銀似底光輝，梅龍底眼鏡的玻璃和金絲也在發亮。梅龍伸着他底手好像無聊底舊畫片上的一個將軍似的，馬台亞點着頭，而且像拋東西在地上似地揮着手。

雅可夫從辦公室底窗上注視着他們。他也喜歡他底妹夫，因為他放散着歡娛，使他忘記重壓在他底心上的許多事。他甚至于妒羨馬台亞底性情，但是覺得他格外底靠不住。他不會長久在這裏吧，雅可夫想——或者就只在到明天——可是此後他或許自認為一個戲子，或者一個理髮匠，或者像他來的那樣突然地不見了。馬台亞還有一種別底好處。他顯然不是貪吝底。他不問台諦亞娜有多少粧奩，雖然或許這是由于她底某種祕密底策略。然而她底父親每當清醒的時候就發牢騷：

“我以前的辛苦就是為這樣一個紅蘿蔔似底傢伙了！”

梅龍也結婚了。

“讓我帶我底妻來見見你，”他從莫斯科到家的時候說，

推出一個肥胖底藍眼底洋囡囡。她底髮髮底頭偏在一邊。她有些微像一個小玩偶的處所，可是在雅可夫眼底裏，她底模樣確不像一個真女人，而像在他底叔父阿里克生底愛鐘上的那小磁人——牠底頭是已經脫掉了又粘上的。那鐘立在一張棹上，那磁人背對着房間而面向着一面鏡子。梅龍宣告她底名字叫安娜，現年十八歲，但是沒有提到這事實：他曾經接受她帶來的二千五百個盧布，她是一個造紙廠主的獨女。

“看看人家的婚姻！”阿台莫諾夫怨喃着，用他底紅眼睛瞅着雅可夫。“鬼纔知道你在姘着什麼人！而伊里亞已經像塵灰似地被掃出這家宅以外去了。”

阿台莫諾夫走路已經困難，他行動的時候他底軟弱底，枯瘦底身體是搖擺的。雅可夫以為他似乎是惱恨他底老弱，而又故意暴露他底老年的難堪底醜態。他袒着他底煙燻底胸膛，穿着一件沒有帶的寢衣，赤脚踏着拖靴在各處游走，恰如他從前為激怒他底女兒也林娜而在她面前所作的一樣。有時他出現在辦公室裏，停留在那裏許久，妨礙着雅可夫，發着牢騷，說他為這工廠和他底孩子們竭盡平生之力，並沒有得到一點快樂，在愁煩的煙霧中，和職業的鐵軛間過了一生。

雅可夫一言不發地靜聽着，因為他看見這些牢騷對於他底父親是一種安慰，使他擴展到那一座鐘樓一般大——太陽在早晨未窺見房屋以前就先看見那鐘樓，晚間分別的時候和牠最後辭行。可是，他從這些牢騷裏得出一個教訓，就是，像他底父親曾經過了的那樣生活是無聊的。

他常常注意到阿台莫諾夫每當牢騷飽足了他自己之後就被一種想要傷害人和愚弄人的炙熱底奇癢所捉住。他走到他底老妻面前，她正坐在窗前看着花園，她底無用底手擱在她底腰背上，她底凹眼凝視在一點上，他坐下在她旁邊，開始挖苦她。

“你在想些什麼？”他說。“你是胖起來了，可是沒有明白起來。孩子們都不看你。台諦亞娜對廚子說話都更比對你說話親切些，也林娜已經忘記了你了。她從不回家來，是麼？她顯然又選得一個新戀人了。而伊里亞——他在什麼地方？”

但是嘲弄他底妻是無趣的。她底紫臉上立刻就泛濫着眼淚，這似乎不僅是從眼睛裏流出，而是從她底緊底紫頰和鬆底兩頰的各個毛孔裏冒出來，也從耳朵旁邊緩緩流出。

“你已經裂開一個漏口了，水正在奔流咧，”這老人輕蔑地喃喃着出去了，好像一道煙似地扇過她旁邊。不，她是沒

趣的。

他不嘲弄雅可夫，雖然他底兒子常常以爲他用一種侮辱底憐憫的神氣看着他。

“呃，你和你底凹眼……”他有時嘆息。

梅龍是超于這嘲弄的範圍以外的，阿台莫諾夫，明白的，總是微微惶恐着讓開他底路的。雅可夫知道這個。在家裏和工廠裏，人人都害怕梅龍，從他底母親和他底磁人似的妻起以至于格里士加，這開前門的小孩。當梅龍走過庭院的時候，他底長影子似乎創造了和平與安靜在他的周圍。

阿台莫諾夫覺得取笑他底紅髮女婿是得不到滿足的，因為馬台亞很知道怎樣取笑他自己，而且他顯然以打擊自己或被人打擊爲樂。台諦亞娜，正在懷孕，嚴重地噉着嘴，飯後就躺着同時看三本書。然後她出去散步，她底丈夫像一隻卷毛狗似地跑在她旁邊。

阿台莫諾夫專意爲嘲弄他底兄弟和狄孔而坐馬車馳進城去。雅可夫屢次聽見他的嘲弄的方法。

“怎麼，這戴僧帽的學者失掉了對於上帝的信仰了麼？”他調侃那修道士。

尼克提移動他底駝背，用他底長手沉靜地撫摸着他底尖膝頭。

“啊，你不要這樣說，”他用一種柔軟底，平直底聲調說。

“我爲什麼不呢？你並沒有戴着合式底帽子。你底那帽子是不合的。你底全身底服裝都是不合的。你是哪一類的修道士？”

“這是我自己底事。”

“你聞鼻煙。不，你虛度你底時光。你弄錯了。你老早就該娶一個貧窮底女子，一個孤女。她會感激地給你生小孩，那末你現在也像我一樣作祖父了。但是你承認……記得麼？”

那修道士像一隻大烏龜似地慢慢地爬出去了，於是培約爾去到娥加面前，告訴她阿里克生底豪宴和市場裏的故事。但是他覺得這也是沒趣的。這小老女人自從她底丈夫死後逐漸心神不定，常常去搬動傢具，把東西先放在這裏，後來又移在那裏，或者窺看着窗外。她走路的時候她底頭並不動，雖然一付厚眼鏡誇張地橫在她底鼻子上，她還是用她底手杖敲着地板以摸索她底路，她底右手長伸在她前面。但是她微笑着回答那老人底罪惡底故事：

“你隨意說吧。你總不能給新異底性格於我所知的阿里約沙，沒有塵土會沾在他上。”

“他評論你的話真不錯。你只用一隻眼看外面。”

“我也不容易看外面，”娥加說。“昨天我打碎了他所愛底磁杯，因為我是這樣底瞎了。”

阿台莫諾夫想盡方法嘲弄狄孔·伐洛夫，但是這也是不容易的。狄孔並不生氣。他不過斜眼一瞥，微微一哼，簡單地和沉靜地回答。

“你已經活得很久了，”阿台莫諾夫說，狄孔很理性底地回答：

“有些人活得更久。”

“你現在爲什麼而活着呢，呃？告訴我。”

“每個人都要活下去。”

“不錯，可是每個人並不終身掃除庭院和刷清塵灰。”

狄孔有他自己底觀念。

“人一生下來，就必定要一直活到死，”他說；阿台莫諾夫並不聽他，繼續在說：

“你在這裏和一把掃帚過了你底一生。你既沒有妻也沒有子。你從來對於任何事都沒有憂愁過。這是爲什麼呢？我底父親曾經屢次給你別底位置，但是你都不要。你常常拒絕牠。你爲什麼這樣固執？”

“現在纔問這個太遲了，培約爾·伊里支，”狄孔斜看了

一眼，回答。

阿台莫諾夫生氣了，繼續着嘲弄他。

“看在你一生之中許多人都變富了。每個人都拚命營求安適，積蓄金錢。”

“是的；他們積蓄而又積蓄，買得魔鬼自己，”狄孔說，圓張着他底嘴，吐出一聲“哦嘶”。

雅可夫常常以為他底父親會大發脾氣，痛罵狄孔，但是這老人並不說一句話。但是他僅祇嚙嚙着不切題底事，離開了這傭工。狄孔雖然顏色衰退，禿塊擴大，全身變為粘土色，却沒有屈伏于老年的襲擊，依然像從前一樣強健。他甚且得到一種美，談話的聲調更加是自重底和訓海底的。其實，無論在言談上或行動上，雅可夫覺得他似乎比他底父親更像一個業主。

至于雅可夫自己呢，他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在這一家裏的親族之中是無足輕重的，這裏唯一漂亮底人物是一個外人——馬台亞·朗吉諾夫。他看馬台亞似乎不智慧也不愚蠢。他是超於這樣底評論之上的，他完全與衆人不同。他底人物的重要是由梅龍對他的態度而確定的。梅龍對於各個人都是剛愎底，傲慢底，命令底的，而對於馬台亞却是親睦底的。雖然他們屢屢辯論，他並不和他爭吵，甚至于小心底

地辯解着。在這家裏從早到晚都聽見由各樣聲音所叫喊的同一稱呼。

“馬台亞!”台諦亞娜叫。

“馬亞台在哪裏?”娜台利亞問,甚至於阿台莫諾夫也伸頭到窗外低聲叫:

“馬台亞,吃飯的時候了!”

馬台亞以一隻狐狸似底活潑在工廠裏奔走着,用他底軟毛刷——由古怪可笑底言詞和有趣底戲謔構成的——巧妙底地掃淨梅龍對於工人和職員的冷酷和侮慢底痕跡。他稱呼工人們爲他底朋友。

“這是不對的,我底朋友,”他對那端莊底和有鬍鬚底木匠頭說;然後他從他底袋裏取出一枝鉛筆和一本紅皮手摺,或者在木板上繪圖。

“你看見麼?”他問。“像這樣。還有這個。這,就是這樣。對了吧?”

“對了,”那工頭同意。“但是我們作各樣工都依照着我們習慣了的舊式方法。”

“但是你應該習慣這新式方法,我底好伙計。那就更值錢了!”

“對了,”那工頭同意。

馬台亞在用輕巧底方法操縱事務這一點上是與阿里克生相似的。但是那業主底貪心在他上是一點也不見得的，他底快活和滑稽很使人記起舍拉菲這木匠。甚至于阿台莫諾夫也注意到這點，有一次晚餐的時候，馬台亞消散了他底怒氣之後，他微笑着咕嚕：

“這是舍拉菲這安慰者對於我們常做的事！”

有一次他底父親和梅龍照常衝突之後，雅可夫聽見馬台亞對後者說：

“憐憫與恐怖及憎惡的化合物是俄羅斯底化學的原質！”

然後他立刻就說安慰底話。

“不要在意，”他說。“一會就過去了的。就完事了。我們應該清除我們自己的……”

那是一個休息日的晚間。

“我底生活裏是沒有休息日的，”阿台莫諾夫抱怨，在花園裏喝茶的時候。對着這一點他底女婿的攻擊的子彈像流星似地射來，雄辯像金沙似地紛落下來。

“那是你自己底錯，沒有別的。一個人要安排許多休息日。生命是一個美麗底女人。牠需要各種的贈品，消遣和玩藝。我們必須在生活中取得快樂。每天都可能得到一些高興

底事。”

他以一個會吹笛的人的技巧說了許久，沈默落在圍棹而坐的各個人上。這是常常如此的。聽着他說話人們好像是被催眠了似的。雅可夫也意識到他底談話的魔力，感覺到他所說的話裏有真理。但是他很想問他的問題是：

“你爲什麼娶一個平常底蠢女人呢？”

他看見馬台亞對於他底妻的態度有些裝作。他是太可愛了，太迷人了。雅可夫以爲甚至于他底妹妹也覺得這裝作。她是憂鬱底，沉默底，而且太容易生氣，她和梅龍高談政治的次數遠過于和她底快活底丈夫談話——政治是她所能談的唯一話題。

有時雅可夫想：馬台亞·朗吉諾夫並不是從一個歡樂自由底國度裏來的，而是從某種黑暗底，沉悶底地窖裏跳出來的，在尋求還不相識底人們，一旦發見了他們，于是高興地在他們面前跳舞，使他們笑，表示他是何等地感激，也有點驚異他們的人數之多。在雅可夫底眼裏，他底這驚異是有些愚蠢的。這好像一個小孩在玩偶店裏——他底聰明原來是能夠立刻辨識哪一個玩偶是最好底的——的那一種驚異。

在這家裏和工廠裏的一切人之中有兩個人確不喜歡台諦亞娜底丈夫——尼克提和狄孔·伐洛夫。在答覆雅可夫

問他怎樣看待馬台亞的時候，這傭工沉靜地說：

“他是靠不住的。”

“爲什麼呢？”

“他是一匹蒼蠅。他停留在各樣廢物上面。”

雅可夫固執地質問了這老人許久，但是後者不能告訴他任何更明白的話。

“你自己能夠看明白的，雅可夫·彼得洛維奇，”他說。

“真的，你能夠看出他是裝模作樣的。”

雅可夫底叔父，那修道士，也說了差不多相同的話。

“他撒塵灰在人們底眼睛裏，”他嘆一口氣說。“我見過這樣底許多雄辯家。他們單是矇混人。他們就專在言語上糊扯。譬如你對他說‘山，喲’，他就扯到‘山岳’……是的，他就會扯。”

聽着這短矮底殘廢人憤恨地，幾乎是惡狠地，說着話是奇異的——這一種情緒于他完全是不自然底的。而尤爲可異的是：尼克提和狄孔評判台諾亞娜底丈夫的不謀而同，因爲兩個老人在平時是不睦的，雖然沉默着，可是明白地仇視着，互相避忌着，很少交換一句話。關於這事雅可夫又看見人類的愚蠢的另一例證，他衷心地嫌厭牠。人們到了明天或許就要躺倒在死亡裏的時候，爲什麼不能親睦地活着呢？

他底叔父尼克提是正在死着了。雅可夫覺得：他底父親糟蹋這修道士，他們每次相見的時候他都罵得他頭昏，似乎在高興地促成他底死亡。

“我已經在別底人們之中像一隻公牛似地活了一生，但是你卻像一隻大雄貓似地活着。各個人都想使你更溫暖一點，更舒服一點，他們甚至於似乎不看見你是一個駝背。各個人都以爲我底脾氣壞，但是我怎樣發洩我底壞脾氣呢？我已經活了一生……”

這修道士把他底頭縮在他底駝背下面。

“不要生氣，”他咳一聲小嗽，請求。

雅可夫底另一個障礙物是由於他底父親和他底裸露底胸膛——滿是黧灰色底毛，看來好像是肥皂造成的——所引起的他底厭惡心情。牠是難於隱忍的，所以他時時提醒他自己阿台莫諾夫是他底父親，他底生存是受賜於他的。

但是這並不曾使阿台莫諾夫加上了什麼可感底處所，或阻止了他底兒子底厭惡——其中還有失意和鄙視。阿台莫諾夫差不多每天都馳車到城裏，好像是專爲去看着那修道士的死。他勤苦地爬上那頂樓，一面喘息着一面上去，然後坐在那修道士旁邊，用他底發炎底紅眼睛凝視着他。尼克提並不說話。他單是時時咳嗽，用他底銅色底眼睛仰望着頂

棚。他底手已經變成不安靜底，隨時都在整理他底袈裟，檢去那看不見底微塵。有一天，咳得喘不過氣來，他就站起來。

“你喘不過了嗎？”阿台莫諾夫問。

尼克提扶着他底哥哥底肩頭和床背及椅背，爬到窗子前面。他底袈裟披在他底身上就好像風帆掛在桅桿上似的。他坐在窗前，張着嘴，俯視着花園，暗黑底樹林像憤怒底粗毛似地聳立在遠方。

“現在休息吧，”他底哥哥說，拉着他底柔軟底耳珠，下樓去了，告訴娥加：

“他喘不過氣來了，他快要……”

一個叫作墨它里教父的胖修道士來要求他們把尼克提送到修道院去，照規矩他是應該死在那裏的，而尤其重要的是該埋在那裏。但是這駝背囑咐過娥加：

“等我死了之後把我送到那裏去。”

他三次說過這同一可憐底要求：

“棺材蓋要更高一點，纔不會壓着我。不要忘記了！”

他死在大戰開始的前四天（註一），在他死的前一晚他要求通知修道院。

“讓他們來把我取去，”他說。“我要死在他們到了的時

（註一）一九一四年。

候！”

在他一死的那一天的早晨，雅可夫幫助着他底父親爬上頂樓去，阿台莫諾夫，在他自己身上畫了十字之後，瞅着那暗澹底，灰白底臉和牠底半閉底眼睛及陷下底嘴。尼克提用一種不自然底高聲說：

“原恕我。”

“得了，你爲什麼這樣說？原恕你，爲什麼？”培約爾·阿台莫諾夫咕嚕。

“因爲我底傲慢……”

“該原恕我的是你呀，”培約爾說。“我有時取笑你……”

“上帝不罪責笑話，”那修道士低聲安撫他，沉默了一會之後阿台莫諾夫問：

“那麼你覺得……怎麼樣，是麼？”

“哦，我忘記了，”那修道士急忙打斷他底哥哥底話。“雅沙，告訴狄孔鋸掉夏屋旁邊那一株楓樹。那楓樹不該長久生長，不……”

雅可夫不忍聽他底過於清晰底聲音，也不忍看那以一種非人間底形式像箱子角似地突出在他底胸上的骨頭。其實，穿着黑衣的一小堆不動底骨頭，以及那捏着一個外國底銅十字架的手都已失掉了人間底跡相了。他爲他底叔父覺

得悲哀，然而他不能不驚疑爲什麼老人們和家族們要死在衆人的眼前這風俗。

等待了他底兄弟是否還有什麼話說之後，阿台莫諾夫扶着雅可夫底手臂，走了。在樓下他說：

“他死了。”

“死了麼？”梅龍問，正坐在舖着一大張報紙的掉子的前面。當他問他的問題的時候他底眼睛並沒有離開報紙，而接着就把牠放在棹上，對着在房角裏的他底妻說：

“我說對了。看這個！”

他底頗爲肥胖底妻走到棹子前面；娥加，正坐在窗前，用恐慌底聲音問：

“不是戰爭吧，梅龍，是麼？”

“死的是阿台莫諾夫第二啊！”培約爾高聲提醒他們。

“這是一個謊，當然，”梅龍對他底妻或者雅可夫說，他們也在依靠在報紙上讀那不太平底電訊而且考慮着這些消息於他底利益有什麼妨礙。老阿台莫諾夫把手一揮，走到庭院裏去了，太陽把這裏的鵝卵石照得如此熱，那煖氣透過了他底拖鞋的軟底。梅龍底冷酷底，訓海底語調的聲音從窗裏出來；雅可夫正在拿着報紙站在窗前，看見他底父親用他底紫拳頭在威嚇誰某。

三天之後修道士們在早晨來到了。其中的七個，他們底高度和腰帶是各不相同的，而雅可夫却見得他們好像是一些新生底嬰兒似地不能識別。只有一個與其餘的不同，他是他們全體之中的最高而且最瘦的，這人有一種高亢底，愉快底聲音，還有一部既不像修道士而又不平常底大鬍子。他走在別人的前面，拿着一個大黑十字架，什麼也不看。他是一個禿頭，他底鼻子平躺在兩頰之間，他底臉上除了兩個黑洞位于光禿底前額和鬍鬚之間而外什麼也不見。當他走路的時候他小心地舉起他底脚好像一個瞎子似的，唱着三種音階。

“神聖底上帝”是低音。

“神聖底和全能底”是較高音，但是——

“神聖底和永生底，憐憫我們！”是如此尖利，跑在他前面的小孩們都吃驚地看着他底鬍子，想到牠是發出那三種聲音的看不見底嘴的收藏所。

當出殯的行列由街市轉入廣場的時候，就看見一大羣人集合在那裏，其中有城裏的居民，後備軍人，和中尉馬弗林底部隊，以及幾個地方官，和牧師們。那冷血底中尉嚴肅得好像一座紀念牌似地直立在他底部下前面，太陽照明了他，那些圓錐形底教士和教會執事好像鍍金偶像似地站着，在日光裏面，他們底十字架的光輝也落在中尉馬弗林上。一

個有着好像是錫製的頭的肥胖官員正在讀經台前面跳躍，揮着他底帽子。

那一位三聲修道士停止在人牆的前面，搖了一下那黑十字架，用一種沉重底聲音說：

“讓路！”

然而那些羣衆不讓路給他，却讓給伊克這警察官底栗色瘦馬。他直騎到這道士面前，揮着他底白手套，把馬橫攔在街上，用一種感傷而又謾罵底聲調叫喊：

“你們去哪裏？你們幹什麼？不看見麼？回去！”

這修道士舉起十字架，用懶慢底聲音長鳴：

“神聖底上！……”

“哈啦！”那官員大吼，廣場裏的千種聲音兇狠地咆哮：

“哈啦！”

伊克站在馬鐙上也在叫：

“培約爾·伊里支，請走旁道。繞路吧！梅龍·阿里克伊維奇，我請求你們！這裏在舉行示威，而你們——你們怎麼能呢？”

培約爾·阿台莫諾夫站在棺材前頭，由他的妻和雅可夫扶持着，仰看了伊克底呆臉之後，他回頭對抬着棺材的那些修道士說：

“你們必須轉灣了，教父們……”又加上一聲咽鳴：“顯然是我發命令的最後一次了。”

雅可夫以為這些全，合宜甚且是頗為可笑底的。然而，當他們轉入寶蓮娜所住的那旁道裏的時候，他看見她急急向這行列走來。她底粉紅遮日傘罩在她底白衣服上，她忽忽在她底圓鼓起底胸膛上畫了十字。

“她正要去讚賞馬弗林哩，”他立刻想到，灰塵和惱恨塞住他底喉嚨。修道士們進行得更快。那黑鬚修道士開始柔軟地和夢底地唱着，唱經隊却全停息了。在市外屠宰場的對面停着一輛古怪底二輪車，用黑布遮蓋着，駕在一對花斑馬上。棺材被安放在這車上之後，安魂彌撒也就開始了，這時一片浩大的歡呼之聲直向他們襲來，好像是從一隻傳聲筒的口上吹出來似的。樂隊正奏着“上帝救助沙皇”三個教堂的鐘聲都響了，在煙塵之中飄散着一陣狂叫：

“哈啦！”

雅可夫覺得他似乎聽見中尉馬弗林在發令：

“走開！”

安魂祭之後他驅車到他底叔母家，在筵席前面坐了許久，靜聽着他底父親底憤恨底嚼嚙。

“哪個傻貨叫馬車停在屠宰場對面，呢？”

“警察，警察！”馬台亞寬慰地說。“那是很不相宜的，你知道，”他又進一步加以解釋。“一個國家底示威和一個喪車！這兩件東西是不該同時並行的。”

梅龍，斂住微笑之後，就和亞可弗里夫談話，這醫生在這些困難底日子是尤為出色了。

“但是，倘若我們像‘銀公爵’裏的馬諦加似地一致向前推進……總之，世界上的各樣事究竟是由函數關係而決定……”

“由技術底智識而決定，”這醫生叫。

“技術底智識？好，是的……但是……”

一直到下晚九點鐘雅可夫纔能脫離這討厭底閒談，飛到寶連娜那裏去，他滿懷着從未經受過的焦急，意識到什麼意外事件將要發生的一種疑慮。而這事件果然發生了。

“啊呀！”寶連娜底女廚子說，當他經過庭院進了廚房的時候，她剛一說了立刻就沉重地坐下在爐子旁邊的一條椅子上。

“你倒霉底餡婆！”雅可夫回答，立定在通到住室的門前面，他聽見整齊底軍人式底脚步聲和一種熟識底武士底口音：

“所以你現在應該想想是如此或不如此……想吧！”

“他稱她‘你’而不說‘您’，”雅可夫想。“或者不曾有過什麼事。”

但是他剛一開門，站在門闕上，他就立刻明白各樣事都已經有過了。那冷血底中尉，兩道眉毛打成一個緊結，制服底紐子還沒扣，站在房間的中央，兩手放在衣袋裏。他底攀肩褲帶顯露在制服下面，有一邊還不曾扣在褲子的紐子上。寶連娜交叉着腿坐在一張牀上，一隻長襪塌下成爲螺旋形。她底厚臉底眼睛睜得非常圓，她底泛紅底臉已經變成紫色了。”

“好麼？”冷血底中尉問，這一問就證實了雅可夫底疑惑。後者走上前去，把帽子拋在椅上，用一種緊張到連他自己都不認識是他底的聲音說：

“我從喪事裏來……從喪筵裏來。”

“你麼？”那軍官用一種高超底音調問。寶連娜把她底雪茄捏得如此緊，至于牠開始炸裂了，她用一種若無其事底聲調從煙雲裏說：

“伊坡里·舍吉也夫在勸我加入婦女慈善會。”

“父女？善會，”雅可夫微笑着說。那冷血底軍官就走到他面前，說得很確切地，問：

“那微笑是什麼意思？我請你記着我不喜歡誇張！我不

能忍受牠!”

在兩三分鐘之間雅可夫覺得有一股屈辱和憤怒底熱血經過他底脈管。這個過去了，留下一種被鉗制底而近于悲苦底感覺：這小女人之于他是好像他底身體的一部分似的必要的，他不能容許她離開他。在這衝動之下他底憤怒又回來了，他逐漸冷酷，直立着把兩手放在衣袋裏。

“不要來近我，”他警告那中尉，意識着他底眼睛突出到他疼痛的地步了。

“爲什麼不——不？”那中尉問，又走近他一步。雅可夫平常已經不喜歡他把一個字說作兩次的討厭腔調，而此刻這腔調驅使他發狂了。他正在要把手從袋抽出來，叫：

“我要殺掉你！”

那中尉把他底手腕捉住在慘酷底掌握中，手鎗在他底袋裏沉悶底一響。這時雅可夫纔把他底手從袋裏抽出來，手肘好像拆斷了似的疼痛，中尉就從他底手指裏奪過那手鎗，把牠拋在一個靠椅上。

“這是不成功的，”他說。

“雅沙，雅沙！”阿台莫諾夫聽見一種高聲底私語。“伊坡里·舍吉也夫！先生們！你們發瘋了麼？這算怎麼一回事？這是丟臉底的，你知道！這是算怎麼一回事？”

“那麼，”那冷血底中尉用一種震聾耳朵底聲音說，抓住雅可夫底鬍鬚，把牠往下拉，這樣強迫他對他鞠躬。

“請求我底饒恕，你蠢貨！”

他說一個字拉一下雅可夫底鬍鬚——而較長底字是分作兩節讀的。然後他給他底腮上輕底一擊強迫他再揚起鬍子來。

“啊，好不體面呀！”寶連娜低聲說，抓住中尉底手肘。

雅可夫不能移動他底右手，但是咬緊牙關用他底左手盡力推開那中尉。他呻吟着，屈辱的眼珠奔流在他底兩頰上。

“你還敢動我麼？”那中尉咆哮，一推就使他坐下在那靠椅上的手槍上。然後雅可夫用他底手蒙着臉來掩藏他底眼淚，而且陷入了一種半昏迷狀況之中，因為他底頭裏嚶嚶的響，他幾乎不能聽清寶連娜底叫喊。

“唉親愛的，這是何等的丟臉啊！而就是你，你作了這宗事。會有這樣底醜事。而爲什麼呢？”

“去找鬼去吧，少奶奶！”那中尉用一種鐵的聲音說。“這一個盧布算是賣笑錢。我已經夠了！我不能忍受誇張，而你不過是一個平常底……”

那中尉沉重底地踏過地板，猛力關上門，不見了，留在他後面的除了掛燈的玻璃的微響和寶連娜的低泣面外毫無聲

息。雅可夫蹣跚着站起來，但是他底兩條腿是彎的，他底全身像受寒似地抖顫着。寶蓮娜站在房間中央的掛燈下。她底嘴張着，她粗氣的喘着，凝視着她底手裏的那一張髒盧布。

“你畜生，”雅可夫說。“你爲什麼這樣作？而且你說過……我應該殺掉你……”

那女人看了他一眼，把那張紙幣拋在地板上。

“好一個流氓……”她粗氣地拖長聲音。

她深坐在靠椅裏面，屈着身子，雙手抱着她底頭，但是雅可夫用拳頭打她底肩膀。

“真夠受了！”他叫。“給我手鎗。”

她並不動，可是用同樣驚異底音調：

“你愛我，愛麼？”

“我恨你。”

“你說誑！你現在愛着我！”

她如此迅速地撲在他底身上，以至于他來不及推開她。她以兇猛底固執抱着他底頸子，以炙熱底吻燒痛他底臉，她底熱氣吹在他底眼上和嘴上，悄聲說着：

“你說誑。你愛我。你愛我。而我也愛你！啊，我底親愛底小鹹人兒……”

“鹹人兒”她底愛撫的可愛底表示，只有在異常激動的

時候她纔肯說的，這聲音常把雅可夫送入一種甜蜜而溫柔底狂縱的消魂境况裏面。這回也發生效力了。

“你娼婦！你賤畜生！你真懂得……”

一點鐘之後他坐在牀上，她躺在他底膝上。

她用一種倦怠底聲音談着：

“我已經惱恨你了，我想要丟開你。你總是常常忙着去埋你底親戚，嫌棄我。我甚至于不知道你愛我不愛我。這回你却要更愛我了。你爲我而嫉妒，因爲有嫉妒纔有……”

“我們應該離開此地，”雅可夫疲倦底地說。

“是的，到巴黎去。我會說法國話。”

他們不曾點燈，這房裏黑暗而且沉悶。街上有後備軍和女人們的哭聲，雖然時候已經很晚，過了半夜了。

“現在不能到外國去。那裏有戰事，”雅可夫提醒她。“戰事，真該詛咒他們……”

這女人又開始談起關於她自己的事。

“只有狗的愛纔沒有嫉妒的。試看一切戲曲和故事都是建築在嫉妒上的。”

雅可夫微笑着聳起肩頭。

“那手鎗恰打的好處。差一點子彈就打在我底腿上，但是看，牠在我底褲子上穿了一個小洞。”

寶連娜把一個手指插進那小洞裏面，後來忽然啞鳴起來了，用一種沉靜而殘刻底音調說：

“唉，可惜你沒有射中他！要是打在他底緊張底橡皮肚子上纔好呢！”

“住口！”雅可夫說，用力搖着她，但是她仍然用同樣殘刻底音調嚙着：

“那混蛋！好一場羞辱！你總是像這樣……你一點也不理解女人！”

縮起她底浮腫底嘴皮，露出她底咬緊了的狐狸似底牙齒，她完結她底話：

“真的，倘若一個女人捨棄了你，一點也不是因為她不愛你了！”

“住口，我告訴你，”雅可夫叫，而且他緊緊地抱着她以至她呻吟了。

“噢，現在我能夠覺得你愛我了！雅沙，我底小鹹人兒。”

天明的時候，他用輕輕底脚步離開了她，覺得他是一個曾經玩了一場危險底把戲而得了一件有價值底勝利品的男子漢。當他臨行的時候他問她要那藏着底手槍，而她不願還他——這事實更增加了他底心裏的平和；因此他不能不告訴她沒有手槍他不敢走，並且通知她他和諾士可夫的事件。

她底驚嚇使他大爲滿足，她底激動使他相信她留心他，愛他。她嘆息而且交叉着她底手，開始責備他：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這個？他是偵探自然是很有益的！”她又焦急地回想着。“有一個羅洛克·何日十，例如。你讀過關於他的書麼？但是對於我們甚至于偵探也是些混蛋，他們不是麼？”

“他們當然是的，”雅可夫確定她。

當她還他手槍的時候，她想要證明他是否一個好射手，于是勸誘他對着開着底爐門放一槍。因此他俯臥在地板上。她也同樣臥下，雅可夫放了槍，使爐灰怒飛在他們上。寶連娜急喘着滾開了，然後他舉起他底手，沉靜地說：

“看！”

在漆過底木板上有一個深而傾斜底小洞。

“只一想死經過這裏面！”寶連娜嘆一口氣說，縋着她底畫好了底眉。

雅可夫從前不曾見過她如此可愛或覺得她如此親近他。當他告訴她關於諾士可夫的故事的時候，她用一種童稚底驚奇凝視着他，在她底尖底孩兒底臉上沒有一點惡意的痕跡。

“她並不知道她是該歸咎的，”雅可夫驚異底地想，而這

思想是愉快底的。

當她送他走的時候，她撫摸着他底鬍子。

“唉，雅沙，雅沙！”她說。“那麼就這樣完事了吧！我們認真是……？噢親愛的……那個混蛋！”

她緊握起她底拳頭而且搖着牠。

“主啊，有些人怎樣的混蛋啊！”她嚴肅底地埋怨。

但是她忽然抓住雅可夫底手。

“等一等，”她溫柔地說，她底臉上有一種沉思底掣蹙，
“這裏有一個女子是……”

然後她瞅着他，在他身上畫了十字之後讓他走了。

“去吧，我底鹹人兒！”

這早晨是新鮮而且有露底。一陣微風正在吹着，散佈天明的消息，寶藍色底天空中瀰漫着蘋果底香味。

“自然她底自誤底行爲是沒有惡意的，等我底父親一死我就立刻娶她，”他豪爽底地想，同時他記起舍拉菲這安慰者的一句有趣底名言：

“每個女子都是一個沉溺底生物，只抓住着一根乾草。這正是拉起她的時候了！”

雅可夫一想到那冷血底中尉就覺得惶惑，因為他底敵手並不像一根乾草，或許他惱怒了，要謀害他。但是，那中尉

是非去打戰不可的。而關於諾士可夫的事雅可夫·阿台莫諾夫也能夠更爲冷靜底地思想了，雖然他總是疑惑底地四面瞻望着，留心底地靜聽着，扳着他底袋裏的手槍的彈機——因爲此刻正是諾士可夫常常伏伺着他的時候。

然而，兩個星期之後，對於這獵夫的惶恐又把他包圍在一種窒息底煙雲之中了。在一個星期日，當他去察看孚羅頗諾夫的森林的時候，他看見諾士可夫在蔓草裏走着，拿着一些零碎底東西，背上還有一隻袋。

“你好運氣，遇見我了！”諾士可夫說，走到他面前，脫了他底帽子。他戴上牠，戴成軍人底形式，頂部偏在右眼眉上，當他移動牠的時候，他捏住那上部而不拿尖端。

雅可夫並不回答這奇怪底寒暄，他覺得牠是一種虛聲恐駭，但是咬緊牙齒，痙攣底地握着他底袋裏的手槍。諾士可夫也沉默了一會，用手指翻檢着他底帽裏子，他底眼睛總是迴避着雅可夫。

“好麼？”阿台莫諾夫問。諾士可夫抬起他底狗似底眼睛，理一理他底直站着底亂頭髮。

“你底情婦，就是說，比拉吉亞·安得也夫娜，”他很確切地說，“結交了教士斯拉可卜亦維茲夫的女兒。你頂好告訴她停止了吧。”

“爲什麼？”

“于你有好處，這就完了……”

聽見城裏的鐘聲，這獵夫加添說：

“我用最大底好意勸告你，因爲我願意你好。那麼現在給我一點禮物吧，”——他仰望着天，估計數目——“三十五個盧布。”

“我要槍斃這條狗？”雅可夫一面想一面數着錢。

這獵夫取起鈔票，並不戴上帽子，旋轉着他底彎腿，走進蔓草裏去了，那些鐵底零碎東西叮叮噹噹的響。雅可夫覺得他比以前更加痛烈底地厭惡他。

“諾士可夫！”他輕輕地叫，那人站住了，半身隱藏在一株樅樹後面。

“不要幹這個了吧！”他提示。

“爲什麼？”諾士可夫問，把頭向前一探，這時雅可夫以爲他看見在他底凹眼裏有一種不是恐懼便是陰險底光芒。

“那是危險底工作，”雅可夫解釋。

“人必須要了解工作，”諾士可夫說，他底眼裏的那光芒消失了。“對於無知者每件事情都是一種危險。”

“事情都隨你底意嗎？”

“你底話是違反你自己底利益的。”

“結怨仇有什麼好處呢？”雅可夫咕嚕，同時懊悔着他和偵探在會話。

“且看這傻子的辯解……”他想。

“人們活着是免不了結怨仇的，”諾士可夫訓海底地說。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底仇敵，他自己底需要。再見！”

轉背向着雅可夫，他走進縱樹的密叢裏去了。雅可夫，靜聽着他使直立底樹枝繚繞的響和枯枝的折碎的聲音之後，趕快走到他底馬車在等着他的乾淨地方，乘車到城裏看寶連娜去了。

“這混蛋！”她叫，差不多是歡呼。“他已經看見她來看我了麼？不過是猜想的吧！”

“你爲什麼結交像她那樣底人？”雅可夫用一種怒罵的音調問。但是她也怒了，喋喋着，拉着她底黃色薄紗胸搭：

“第一，我爲我自己底緣故要這樣做。第二——你希望我滿足於阿狗阿貓和一個馬弗林麼？我一個人坐在這裏好像是坐牢一樣。我沒有一個人伴我出去。而她是有趣的。她給我一些小說和雜誌。她喜歡談政治，告訴我各樣事情。我和她是在波波伐底高級學校的同學，那時我們爭吵過的。”

用她底手指摸索着他底肩膀，她更加憤憤地繼續說：

“你猜想作一個人底秘密底情婦是容易的嗎？斯拉可卜亦維茲伐說一個情婦是一個必需品，就好像雨天泥濘的時候的橡皮套鞋一樣。她和你們底醫生有一件戀愛底事，他們並不掩飾，但是你把我當一個瘡疤似地隱藏起來。你以我為可恥，好像我是一個獨眼或者駝背似的。而我是一點也不殘缺的。”

“等着，”雅可夫說，“我就要娶你了。我要娶，縱然你是一隻豬。”

“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倆誰更像豬？”她叫，迸裂出一陣小孩似底哄笑，重複說：“更像豬，硬像豬——噢，我都說不清了！我底小鹹人兒……你是可愛的！你一點也不貪。不要對任何人說，因為那偵探對於你確是有用的……”

雅可夫照常心安理得地離別了她；但是一星期之後，在一個早晨也拉金，這更夫，一個麻臉彎鼻子的矮小人物，告訴他：當天亮的時候，織工們在打魚，其中有一個叫孟得維諾夫的，因為想要拯救諾士可夫這獵夫的沉溺底身體，幾乎湮死了，現在躺在醫院裏。當雅可夫聽着這鼻音底報告的時候，他伸腿坐着，兩手深埋在衣袋裏，隱藏住牠們底顫抖。

“他們已經湮死了他，”他想；但是他想像着那好性情底

孟得維諾夫，好像一個女人似地有着一付嬌柔底面孔，他不能相信他是會謀殺任何人的。

“一個可喜底意外，”他說，舒暢地嘆了一口氣，寶連娜也附和。

“自然這樣是較好的，”她說，嚴肅地縐着她底眉，“因為倘若他們用別底方法殺他，那就要有一場糾紛。”

但是她又悔恨底地加添說：

“倘若抓住他，強逼他悔過，然後吊死他或槍斃他，那纔更有趣的。你讀過……”

“你在糊說，寶連加，雅可夫阻止她。

平靜地過了幾天，在這期間雅可夫到孚戈洛去了，梅龍回來了。

“我們又有一件麻煩事了，”他焦急地縐着眉頭，說。“伊克奉了省城的訓令，察究那獵夫湮死的案情。他們拘捕了孟得維諾夫，契雅可夫和火夫克洛托夫，這舞場的丑角，總之就是和那獵夫一同打魚的各個人。孟得維諾夫底臉上有一條抓痕，破裂了一隻耳朵。他們以為其中有政治底意義，牠似乎……不在乎那破耳朵，當然。”

他站在鋼琴旁邊，搖擺着拿在手指上的夾鼻眼鏡，半閉了眼睛注視着一隻房角。他底縐皮短外褂，紅鏽色褲子，長

統靴子，顯得他好像一個機器師，但是他底骨瘦底，刮光了底兩頰和剪短底上髭使人想到一個戰士。他底呆板底臉上的表情很少改變，無論他談論什麼。

“這是一個愚蠢底時代！”他沉思地說。“一個新興底戰爭妨礙着我們。我們在製造戰爭，我們常常這樣，不注意我們自己底愚蠢。因為愚蠢我們不知道鬥爭的方法。我們已經沒有力量。此刻我們當前的一切問題都是在我們內部的。在這農民底國家裏勞働階級的梦想已經在勞働者自己底手裏顯出權力。伊里亞·阿台莫諾夫是在他們那一面的，這商人之子，他所屬的這一階級是擔負着以工業及技術底智識歐化這國家的重大工作的。誰知又有一個蠢材！反叛自己階級的利益的人應該罰處死刑，因為，廣義地說，這是反叛國家。像戈里十夫托夫那樣底智識份子，什麼掛慮都沒有，放頭的地方都沒有，他要造反我是明白的，因為他沒有工作能力，單只會讀書和談話。我看俄羅斯的革命運動單是那些無能底人們的一種職業。”

雅可夫覺得他底堂兄好像是對着滿屋的人們在談話似的。他底眼睛越縴越細以至完全閉起來了。雅可夫不聽他說些什麼，開始思想他自己底事情，疑慮着諾士可夫底死亡的察究將要如何結果，這案件于他自己有何影響。

這時梅龍底妻進來了，懷着孕的肚子好像一隻箱子，他底眼光跑過雅可夫底全身。

“來換你底衣服，”她用一種疲倦底聲音說，梅龍馴服地帶上他底眼鏡，出去了。

在一月之內，當那些被捕底人全都釋放了的時，梅龍用一種不容反對的嚴重聲音對雅可夫說：

“你必須把他們全都開除了。”

不知不覺地，雅可夫久已習于服從他底堂兄底冷酷底命令。他甚至于把這當作一種便宜，因為他可以借此卸脫責任。但是，他說：

“我們應該留住那火夫。”

“爲什麼？”

“他是一個快活底傢伙。他替我們工作了許久了，而且他使人們高興。”

“他是這樣麼？好，假使我們留住他，那麼……。丑角真是有用的，”他說，微微一笑。

在短時期間，雅可夫覺得一切都似乎平靜。戰爭鎮壓住人們底激動，各個人都變成更安靜和更沉思底的。但是他習慣了不遂意底經驗，他預想還有許多爲他儲藏着，所以焦急地期待新底牠們。他並沒有期待了許久。納士特連科又出現

在城裏了，拉着一個像維拉·波波伐似的高女人在手上。當他遇見雅可夫在街上的時候，還離得很遠他就注視着他，而且走到他面前問他日安。

“在一點鐘之內你能夠來看我麼？”他問。“我現在和我底岳父住在一處。我底妻快要死了，你知道。所以我求你不要按前門的鈴。這驚擾她。直走過庭院。再見！”

時間倦怠地和綿長地拖延着，當雅可夫惶恐底地坐在一間滿是書架的房裏的一張椅上的時候，納士特連科用一種低聲說，好像他正在傾聽什麼似的：

“唔，他們已經害死我們底朋友。這是無疑的，雖然沒有證明。他們巧妙地作成了，有人密告他們。現在我所要問你的是：你底情婦，比拉吉亞·那薩洛伐，的朋友斯拉可卜亦維茲伐前幾天已經在孚戈洛被捕了。你知道她麼？”

“我不知道，”雅可夫說，汗立刻流滿了全身；但是那軍官把一隻手抬到鼻子前面，開始考察他底指甲。

“你知道她的，”他很沉靜地說。

“或許我知道，總之。”

“確實地。”

“他要幹什麼呢？”雅可夫驚疑，從他底睫毛下面觀測着那軍官底扁平底灰色臉，牠上面有着紅血管，大鼻子，爛眼睛，

那眼睛似乎滲濾着沉悶與厭惡，分泌着酸性底，酒性底水滴！

“我並不是和你打官話，我是一個願你好和同情于你底事業底利益的朋友。”雅可夫聽他說着一種頗為粗厲底聲音。“那麼你看怎麼樣，我底親愛的……善射者！”這軍官微笑了。“我說善射者，”他停了一息解釋，“因為我知道你有一回沒有射中。那麼你看，斯拉可卜亦維茲伐這女子是你底情婦那薩洛伐底朋友。現在試想，諾士可夫底活動的性質除了你和我之外是誰也不能知道的，而我又和那些人毫無關連。諾士可夫並不傻，雖然他是那樣弱而且……”

納士特連科嘆了一口氣，看着棹子下面。

“沒有永遠不變的事。而現在關於你自己……”

在雅可夫·阿台莫諾夫底想像中，從這軍官底嘴唇上落下來的並不是言詞，而是小底，精緻底，不能見底馬韁頭，這東西勒進他底頸子裏面而且綁得如此有力，以至于他底胸部逐漸冰冷，他底心停止了跳動，他的周圍的各樣東西好像一陣冬日底雪風似地飄搖着，怒吼着。納士特連科用一種顯然別有企圖的審慎在繼續說。

“我想，我差不多相信，你自己曾經說了不小心底話，你不曾麼？你想，此刻！”

“不，我不會，”雅可夫柔和地說，他底聲音洩露着他底

惶恐。

“真的麼？”那軍官問，用他底紅手指梳理他底上髻。

“不，我不會，”雅可夫重複，搖着他底頭。

“這真奇怪。非常奇怪。然而，這損失是能夠補償的。我們所要作的是：諾士可夫底地位必須由同樣底人，于你有用的人來代替。一個叫作馬那亦夫的人將要來訪你。你須要招待他，你願意麼？”

“好，雅可夫說。

“這就對了。這件事就算了。小心些，我懇求你！對於任何女人一字不提！你明白麼？”

“他把我當作小孩或傻子似地囑咐，”雅可夫想。

後來這軍官談到秋天的雀鳥移居，關於戰爭和他底妻底病他是何等地焦急，他底姐姐此刻是怎樣看護着她。

“然而，人必須預防那最壞底事，”他說，搖着他底上髻底兩個尖端，把牠們拉到他底胖耳垂上，同時縮起他底上唇，露出黃色底利齒。

“我必須逃走，”雅可夫想。“他想把我弄進麻煩裏面。我必須走開。”

“鬼纔和你一夥！”他想，當他沿着阿加河岸走去的時候。“我和你有什麼事幹？我要你幹什麼？”

好雨，這秋季的先趨，正在懶懶地下着，飛濺着地面。河裏的黃水上面覆蓋着波紋，而引人嘔吐底溫氣雅可夫·阿台莫諾夫深深地沉入抑鬱之中。過一種毫無這些糊塗和不必要底憂急的平靜單純底生活是不可能的麼？

但是一個月跟一個月地滑過去了，好像在寒冬風雪裏的一列雪車，每輛裏面重載那奇怪底焦愁。

薩卡，莫洛索夫這一族的一個，從前線回來了，胸上掛着聖喬治底十字章，他底頭被燒禿了，滿是紅瘡疤。他有一隻殘缺底耳朵，在應該是他底右眉的地方是一個紅疤，這下面穩藏着一隻破爛底和無生趣底眼睛。而另一隻眼睛的表情却是嚴酷底和有意底的。他立刻就 and 火夫克洛托夫作了朋友，而這舍拉菲的跛脚徒弟開始唱一隻歌——這是隨時伴着他自己的：

“噢，風雨齊爭勝，
當我躺在污穢底戰壕裏的時候，
而我是幫助着——我傻子——
戰勝歐羅巴，雖然要我底命！”

“好，薩克，戰爭是怎樣進行的？不好吧？”雅可夫問莫洛索夫。

“一點也不好，”這織工回答。他底聲調是魯莽而放肆的

他底言詞染着那火夫底歌的污穢不堪的顏色。

“我們沒有主人，雅可夫·彼得洛維奇，”他對着雅可夫底臉說。“各樣都被欺騙者操縱着。”

他和凡士卡變得特別出色了，正好像燃在黑暗底秋夜裏的燈籠似的。台諦亞娜底快活底丈夫穿着一條寬得可笑的褲子，那顏色正和薩卡底爛軍服上衣底一樣，這火夫看着唱：

“一條口袋式底褲子！看

人們是怎樣地不同呀——

因為有些人像我似地是在上層長大，

而有些人是長大在……”

雅可夫以為奇了：他底妹夫一點也不厭恨這戲謔，反而哄笑起來，顯然想要激起這火夫的更放肆底玩藝。工人們也微笑着，而最能使全個工廠都笑起來的是：薩卡·莫洛索夫帶一匹毛蓬蓬底小狗進庭院裏來，牠底尾巴以一種英雄底姿態反捲在牠底背上，那白色底聖喬治底十字章就繫在這尾端上，搖搖擺擺地下垂着。

這膽大妄為的一幕是超于梅龍所能容忍的以上的。薩卡被警察捕去了，那小狗自己歸於狄孔·伐洛夫所有。

疲脚底，瞎底和沒手底人們散佈在城裏的各街道上——

被各樣災害所毀壞的人們，穿着軍服，他們底服裝把全縣裝點成一種膿血的顏色。這些殘缺破爛底軍人往往由一些城裏的婦人們帶出來散步，那領隊底女人便是維拉·波波伐，她已經細瘦得好像一把掃帚了。她甚至于勸誘寶連娜去作這工作，但是後者單是搖頭，而且開始對着雅可夫嚷叫：

“啊呀，不，我不能。真叫人惡心！看，雅沙，他們全都何等年輕和康健，可是全都殘廢了，那氣味真可怕——不，我不能。聽，讓我們走了吧！”

“到哪裏？”雅可夫悶悶地質問。他覺得他底情婦變得更容易發脾氣了，她吸煙很多以至她底呼吸裏有苦底煙味。而且，大概地說，城裏的女人們——尤其是在工廠裏的——全都變成壞脾氣底的了。她們常是滿腹牢騷，冷嘲，和抱怨生活昂貴；雖然她們底丈夫在鼓動風潮要求增加工資，他們底工作標準却是堅執地變為低落了。在晚間工廠鄉村裏響着一種新興底嚷鬧——高聲的喧嘩，怨恨底叫囂。

那莊嚴底鎖匠，馬那亦夫，來往在工人羣裏。他是一個三十歲的人，一張黑面孔，一管猶太人似底大鼻子，雅可夫總是怯怯地讓開他，竭力避免遇見他底黑眼睛的注視，那眼睛看着每一個人都好像是他忘却了什麼而苦於不能記起似的。

培約爾·阿台莫諾夫像一個髑髏底不成樣子底堆似地

流滯在院子裏，他底風癱底腿幾乎不能移動了。近來一件旅行底狐皮外衣掛在他底闊肩上，雖然那皮毛是朽壞的了。他阻攔着人們而且嚴酷地質問他們到哪裏去。當他們告訴了他的時候，他就一揮手，喃喃着：

“走吧，你懶蟲！吸我的血的臭虫！”而他底燻紫了底臉因厭惡而顫顫了，他底下唇鬆懈地懸掛着。雅可夫羞于看見他底父親在別人面前。他底妹妹台諦亞娜終日翻弄着報紙，生活在一種耳朵常常發紅的恐慌狀況之中。梅龍像一隻鳥似地常常飛到省城，到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回來的時候就用他底美國靴的闊後跟蹬着地面，講說一個曾經像水蛭似地吸緊在沙皇上的濫醉而放蕩底農民的暴亂底故事。

“我不相信有一個這樣底農民，”娥加固執地說，她半瞎底地坐在她底女婿旁邊的一隻沙發上，後者底兩歲的兒子柏拉東正在那上面吵嚷着。“這故事是有意杜撰出來作例的……”

“這是最可注意的！”台諦亞娜底快活底丈夫叫。“真可驚！鄉村正在施行牠底報復了！啊呀！”于是他欣欣地摩擦着他底兩隻肥手——牠們是滿長着粗紅毛的——只有他一個人是確信地期待着某種歡樂日的到來的。

“噢，親愛的！”台諦亞娜煩惱地叫。“你有什麼事這樣喜

歡？我不懂。”

“什——麼？你不懂麼？”馬台亞用粗重底聲音說，吃驚地張着嘴。“好，現在容受着吧！鄉村爲了牠已往所受的一切禍害而施行牠底報復了。在這農民的身上牠完成了一種高度底破滅底毒素。”

“原諒我，”梅龍縐着眉頭說，“但是你不久以前曾經說過完全不同底話。”

但是馬台亞仍然繼續他底感慨底低語，他底言詞被他底激動咽塞着：

“他是一種象徵，不僅是一個農民！就在三年前他們曾經舉行他們底最高權威的三百年祭，而現在……”

“。一些奏提琴的弓弦，”梅龍尖刻地回答，對於這亞可弗里夫照常微笑着，而雅可夫却想到倘若這些話傳到納士特連科這憲兵官的耳朵裏……

“你們爲什麼談這些？”他問。“這有什麼意思？”

他勸他們停止。

他看出連梅龍也異常地短氣而且焦急，這使雅可夫特別心亂。終於只有馬台亞照常不變，仍然像一隻陀螺似地旋轉着，像從前一樣迸發着笑話。晚間的時候他奏着六弦琴，唱：

“我底親愛底妻死了，躺在……”

但是台諦亞娜不再聽他底歌。

“呸，我真討厭牠們！”她說，走到孩子們那裏去了。

馬台亞很知道怎樣使工人們安靜。他勸梅龍從農村裏買麵粉，麥子，豌豆，而且以原價賣番薯給工人們，只許轉運和消費。他們喜歡這個，雅可夫覺得這工廠顯然信賴這快活底傢伙比對於梅龍更甚。他也看見梅龍和台諦亞娜底丈夫吵架的次數更加多。

“你要走到風吹的地方去麼，是不是？”梅龍尖刻地問，並不想掩藏他底壞脾氣。

“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權利……”馬台亞微笑着回答。

“我在問你你以為你是什麼人？”梅龍叫。

“停止吵鬧，”老阿台莫諾夫咆哮，但是雅可夫看見他底父親底昏暗底眼裏閃着一種滿足的光輝。這老人欣欣地看着他底女婿和他底侄兒的爭吵；當他聽見台諦亞娜底怨怒底嬌啼的時候，和當娜台利亞怯怯地問“再倒給我一小杯，台娜亞，”的時候，他微笑了。

每個新興底事件都是可驚的，像晴空的閃電似地落下來，與過去的一切毫無連繫。忽然娥加——已經完全瞎了

——受了寒，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死了，而在她死的幾天之內城市和工廠接到這驚人底消息：沙皇已經退位了。

“現在要發生什麼事了？要有一個共和國了嗎？”雅可夫問他底堂兄，梅龍底鼻子正在欣欣地黏在報紙上。

“自然要有一個共和國！”梅龍回答。他靠在棹面上，兩隻手壓在張開着底報紙上，結果是那紙一緊張就大聲地裂為兩半。雅可夫覺得這是一個惡兆，但是梅龍單是伸直了他自己，他底臉上現出一種奇異底表情，他用一種不自然底而同時是又嘈囂又溫和底聲調說：

“這是俄羅斯底復興和復活的開始；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底朋友！”

他伸出他底雙手好像是要擁抱雅可夫，但是第二秒鐘就有一隻落下去了。另一隻他依然伸着，然後抬起，拉他底挾鼻眼鏡，又把牠脫下，他那樣子就好像一架電號機。明天他要到莫斯科去，他宣言。

馬台亞也像一個受凍底馬夫似地伸出他底手，叫着：

“現在一切都要好起來了。現在這民族終於說出那久已蘊蓄在牠底靈魂裏面的強有力底話來了。”

梅龍不再和他爭論。他單是沉思地微笑着而且舐他底嘴皮，雅可夫以為這理由就是因為一切都已好起來了，所以

各個人都喜歡了。馬台亞從前門的階上告訴羣集在庭院裏的工人們聖彼得堡所發生的事件，那些工人們都大聲歡呼，然後抓住馬台亞底手和腿，把他拋在空中。馬台亞像一個大皮球似地滾着，飛升到很高底空間，但是當他們拋高梅龍的時候，他張脚張手地飄在空間，好像牠們是斷了似的。馬台亞被一羣老工人圍繞着，一個體格巨大底織工，藹拉辛·孚爾諾夫，對着他底臉叫：

“馬台利·白維洛夫，你對於我們是一個正人！正人，你知道麼？給他一個歡呼，青年們！”

他們歡呼了，凡士卡這火夫，有着發亮底禿頭皮，舞蹈着，好像一個醉人似地唱着：

“遙遠地禮拜着沙皇的人們，
走近一看，啊喲！

寶座上原是一隻黑老鴉！”

“繼續下去，凡士卡！”他們鼓勵地叫喊。

他們也想要拋起雅可夫，但是他跑了，躲在家裏，因為他以為：當工人們把他拋起的時候他們一不留心，他就會撞碎在地上。有一晚當他坐在辦公室裏的時候，他聽見窗下狄孔在庭院裏的聲音：

“你為什麼取去那小狗？賣給我吧。我要使牠成一隻好

狗。”

“呃，老人，這是訓練狗的時候麼？”薩卜·莫洛索夫回答。

“牠於你有什麼好處？賣了牠吧。一個盧布，你願麼？”

“不要說了。”

“沙皇，狄孔，呃？”雅可夫說，看着窗外。

“是的，”那老人叫，而雅可夫環顧着屋角，發出低聲底私語。

“他們逼沙皇退位了！”

狄孔彎下腰去拉起他底靴統。

“他們終於動一動了，”他說，對着地面講。“這是安東常說的：‘二輪車已經失了一個輪！’”

然後他伸直了他自己，走到屋角周圍，輕輕地叫：

“土崙，土崙……”

嘈雜底歡樂的幾個星期在跳舞裏過去了。梅龍，台諦亞娜，醫生，是的，其餘別底各個人，都開始互相親熱起來了。有幾個陌生底人從城裏來把鎖匠馬那亦夫帶去了。這時，春來了，牠帶來了日光和溫暖。

“聽着，我底鹹人兒，”寶連娜說。“我還是不明白發生了的這些事。沙皇拒絕治理。一切軍人都被殺戮和殘害，警察

也被驅逐，而某些市民或另一些人得了權力。現在我們怎麼過活呢？每一個鬼都將要為所欲為了，自然錫提金就不會給我安寧——總之那些求愛於我而為我所拒的人全都不會給我安寧的。我不願住在這裏了。現在我不能住在這裏，因為各個人都為同一事物而放肆起來了。我應該去到沒有人知道我的地方。然後這一次的目的——就是革命和自由——纔確乎是在於使我們各個人可以隨意生活！”

寶連娜底議論越來越固執而且冗長。雅可夫覺得其中有不能抗辯底某物，盡力使他鎮靜，說：

“等一小會，等到事情平定下去，然後……”

但是他不再相信這動亂會平息。每天他都看見酵母在工廠裏逐漸增加，外觀也越發駭人。他恐怕成了自己底習慣的人常常發見恐怕的物相，他開始害怕薩卡·莫洛索夫底燒焦了底頭。薩卡以一種身負重責的氣慨活動着。工人們跟隨他好像羊羣跟隨牧羊犬似的，馬台亞好像一隻豕馴了底喜鵲似地在他周圍跳躍着。事實是薩卡·莫洛索夫生來像一隻已經學會用後腳走路的大狗。那燒焦底頭皮上必定是破裂了一點，因為他有時用一條馬台亞給台諦亞娜的那種粗浴巾包紮着他底頭，像女人底頭帕似的。他底巨大底頭似乎壓縮了他，使他底狀貌比他底實體更短。他大搖大擺地走

着——好像伊克的肥警佐——他底兩個大拇指插在他底破軍服的皮帶裏，他底那些手指像魚翅似地搖上搖下。

“秩序，夥計！”他不斷地叫。

當他審判三個偷麻的少年的時候，他高聲問那些小偷，那聲音響澈了全個庭院：

“你知道你偷了誰了麼？”

而他自己回答：

“你偷了你們自己，我們全體。現在偷是可能的麼，你一個……”

他發令鞭打那些小偷，兩個工人就用柳條打他們，這時凡士卡興奮地跳舞而且唱：

“看他們鞭打罪人底背！”

“真像一位審判官！”人們都誇贊。”

停止了，他伸出手咕嚕着，忽然大叫：

“主啊，救助你底人民！”

“好極了！”馬台亞叫。

馬台亞穿着灰色褲子到處跑，一頂皮帽偏戴在腦後。汗水在他底紫紅臉上發光，一種悅樂的表情從他底藍眼睛裏閃射出來。昨夜他曾經和他底妻大鬧。最初雅可夫聽見一陣高聲底絮語從他們底房裏飄蕩到花園裏，繼後是台諦亞娜

底不可抑制底叫喊：

“你是一個小丑！你是一個可鄙底人！你底信念，真的麼？乞丐沒有信念。這是謊話！一個月以前你底這些信念……但是我已經夠了！明天我要到城裏我底姐姐那裏去，……是的，孩子們也去！”

雅可夫並不吃驚於這個，因為他早已看見紅毛馬台亞越變越可惡了。但是他覺得有些吃驚甚至驕傲於首先察覺他底不可靠。連娜台利亞——不久以前她曾經喜歡馬台亞好像她喜歡家禽一樣——現在也不滿意他。

“他已經變得這樣難於對付了，為什麼？他或許是一個青年底歇尼人！你在那裏！你喂養他們，然後他們……”

“一切都是美好的！”馬台亞叫。“生命是一個美麗底女人，一個智慧底女人！關於狼與綿羊和平地同居的可能的神話——這些全該忘記了，台諦亞娜·彼得洛維娜！那一類的事已經太陳舊了！”

“而明天你又要說什麼呢？”梅龍用冷酷底，憤恨底音調問。

“生命要我說什麼就說什麼！好，你還有什麼要問的？”

梅龍和他底妻更加留心不去接近馬台亞，好像他滿身塗抹着煤灰似的。在幾天之內他就搬到城裏去了，帶着他底

所有物，其中有三大包書和一籃襯衫。

在各方面雅可夫都看見無情底不安的火焰。從每個人身上發出的嘈雜底愚蠢的煙子積成了雲霧，這些瘋狂底日子簡直沒有完結的朕兆。

“好，”他對寶連娜說，“我已經決心了。我們走吧！先到莫斯科，然後——好，我們想一想……”

“到底！”她喜歡地叫，而且用接吻和擁抱包裹了他。

七月底晚間，花園裏瀰漫着紫紅底暮色，從窗裏飄來那沉悶底雨浸日晒底土氣息。這是可愛而又可悲的。

雅可夫從他底肩上取下寶連娜底熱底濕手。

“蓋起你底胸膛！”他沉思地說；“簡直，就穿上衣服吧！我們必須認真想一想！”

她從他底膝上跳到地板上，兩跳就到床上。用一條被單裹起她自己，她莊重地坐在他旁邊。

“你看，”他開始，他底鬚擦着他底胸部，發出一種爬搔底聲音，“我們必須想一想，竭力找出某個地方，某個國度，其間一切平靜，其間我們不必要知道或思慮那些與我們無干的事。那就是我們的地方！”

“當然，”寶連娜說。

“我們必須要很謹慎。梅龍說車上擠滿了私逃底官兵。

我們應該裝作窮人。”

“是的；只攜帶你能夠帶的那麼多的錢。”

“自然，我要帶。但是當我走的時候連我自己底家族都不告訴我要到什麼地方去。我假裝我要到孚戈洛去；你懂麼？”

“但是爲什麼要祕密呢？”寶連娜驚疑地問。

他並不知道爲什麼，這觀念是剛纔遇到他的。可是他覺得牠是好的。

“好，你知道，有我底父親和梅龍……他們要發問許多問題……這全是不必要的。有錢在莫斯科。我能夠在那裏拿到許多錢，好錢……”

“就是要快！”寶連娜懇求。“你看生活是不可能了。各樣東西都是昂貴的，而且什麼也買不到。或者人們快就要搶起來了，因爲——他們有什麼別的法子生活呢？”

她向門邊四圍一瞥，悄聲說：

“這廚子，現在。她平常是善良的，可是現在她已經變得無禮而且常常好像喝醉了似的。當我睡了的時候她或許要謀殺我。在這樣混亂的時候她爲什麼不謀殺我呢？昨天我聽見她和什麼人悄聲談話。‘噢，親愛的！’我想到我自己。‘這會怎麼呢？’但是我輕輕地開了門的時候，她跪在那裏自言

自語着！啊，真可怕！”

“等一等，”雅可夫說，遏住了她底焦急底絮語的急流。
“我要先走……”

“不，你不能，”她高聲說，用她底小拳頭打他底大腿。
“我要先走！你給我一些錢並且……”

“那麼你不相信我麼？”他用一種感傷而惱怒底音調問。
他得到的回答是堅硬底一個：

“不，我不。我是坦直的，爽直地告訴你：我不。當着這樣的時候連沙皇都被入賣了，其餘的一切人都被捨棄了，誰能夠相信誰呢？你自己相信誰呢？”

她雄辯地說着，但是她底寬鬆底盛裝外衣的胸搭下面的乳房比她自己說得更其雄辯。雅可夫·阿台莫諾夫對她讓步了。他們決定第二天她就準備起程，到孚戈洛去等候他。

第二天雅可夫苦訴他底頭痛，胃痛，這是毫不足異的，因為這幾個月以來他已經瘦而又瘦，而現在是心神恍惚而且衰弱，他底光輝底眼睛已經昏暗了。在八天之內他沿着從孚戈洛到車站的大路旅行着，沉靜的沿着破壞底馬路邊奔赴他底前程，那路上的鵝卵石都已脫離了牠們底位置，直立在深底轍跡中間，那些轍跡裏的泥土已經乾了，現在是積成一些小堆而且有爆裂底痕印。在他後面生活也躺倒在粉碎

底破片之中，而在他前面一個無生氣底太陽像一個蒼白底斑點似地從煙雲中的一個軟洞裏閃灼着。

*

*

*

一月之後梅龍·阿台莫諾夫從莫斯科回來了。

“我有一些悲哀底消息給你，”他對台諦亞娜說，低着他底頭考察着他底手掌心。‘和雅可夫同居過的那個下賤女子在莫斯科來看我，她說有些人——唉！現在各處都有很可怕底人！——把他打昏了，把他從火車裏拋出去……’

“不！”台諦亞娜叫，從她底坐位上站起來。

……“那時火車正在走。在四十八小時之內他死了，她已經把他埋葬在庇推士其車站附近的一個鄉村墓地裏！”

台諦亞娜默默地用手帕按住她底眼睛。她底兩個尖肩頭開始在發抖，她底貼在牠們上的黑衣服的形式暗示她底有着長頸子的憔悴身軀已經日漸瘦削了。

梅龍扶正他底挾鼻眼鏡，他底兩手互相摩擦着，當他這樣作的時候他底筋節也在響，而且傾聽着號召晚禱的鐘聲。

“哭有什麼好處呢？”他說，在房裏徘徊着。“在我們自己人之中，他是一個完全無用的，又壞又蠢。原恕我！當然我悲哀，很悲哀。”

“噢親愛的！”台諦亞娜說，同時映着她底紅眼皮，用她

底濕手指摸她底眉毛。

“那唐突底女子，”梅說，放他底手在衣袋裏。“裝了一個笨拙底假，作出他是他底不幸底寡婦的樣子，而又穿着得如此時髦，顯見得她曾經剪了雅可夫底羊毛。她說她已經寫信到這裏來給我們。”

台諦亞娜搖着她底頭。

“沒有麼？我早知道她不會的。我以為這件事不必告訴他底父親和母親。讓他們想着他還活着吧。你以為如何？”

“是的，這是最好底辦法，”台諦亞娜同意。

“況且培約爾伯父現在似乎不能容受任何事體了，而雅可夫底母親也只能自己沉溺在淚水裏。”

台諦亞娜點頭。

“我們全都快要被殺了，”她說。

“可能，倘若我們留在這裏。但是我即刻就要把我底妻和孩子們送走。而我勸你也走，不要一直等到薩卡·莫洛索夫……那麼，我們不要告訴老人們任何事體吧？此刻你必須原諒我。我要回家去。我底妻是可憐的。”

他把他底堂妹底手握在他底長手指裏，搖着牠。

“現在旅行是何等的困難簡直叫你不能相信，”他說，當他離開她的時候。“各個道路都是在一種最可怕底狀況

中！”

老阿台莫諾夫，現在是常常在半睡眠中，慢慢地沉入更深底微睡裏。他在床上度過全夜和大部分白天，其餘的時候他坐在靠椅上，面對着窗子，從那裏他能夠看見青天的昊溼和那不時來污染牠的流雲。鏡面顯示給他一個胖老人的反映，一張燻黑底臉，閉塞底眼睛，和一部編組底灰鬚鬚，當他凝視着他自己的臉的時候，他想：

“一隻華美底牛蠅。”

他底妻來了，低頭對着他，咽鳴着麻煩他：

“你應該走開；你應該由一個醫生……”

“走開！”阿台莫諾夫用一種懶底聲音說。“走開！你馬。我討厭你了。讓我清靜一下。”

他獨自在那裏，聽見歡愉的聲音從花園，庭院以及各方面傳來，雖然工廠自身是沉默的。

他底律定底伴侶，那個以激動底觀念欺騙和鼓勵他的人，已經消失而且死了。這樣正好，因為思想對於這老人是一種努力。他不願思想而且早已知道思想是無用的，因為要理解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了。他們全都隱惹到哪裏去了呢——雅可夫，台諦亞娜，和他底女婿？

有時他問他底妻。

“伊里亞已經回來了麼？”

“不。”

“還不麼？”

“不。”

“雅可夫——已經回來了麼？”

“不，他也不。”

“我看。他們在暢飲吧。梅龍士加把這事業都吸乾了。”

“不要想那些，”娜台利亞勸告。

“走開。”

她去到一隻角落裏，坐着用她底暗淡底眼睛凝視這一個與她共了一生的人的破滅。她底頭是搖動的，她底手或許已經脫節，牠們底運動是飄浮的。她也已瘦削了，好像一枝熔流底油臘燭似地消毀了。

意外的事，次數越更加多了，培約爾·阿台莫諾夫被家宅裏的一種神祕底騷動所驚起。奇異底人們不斷地出現，他看着他們，竭力想理解他們底嘈雜底亂語。

“先生們，這是爲什麼？”他聽見他底妻哭訴。“你們爲什麼這樣作？你不知道他是主人，我們是主人和主婦麼？好吧，讓我帶他去。他應該受醫生的看護。他應該去到城裏。你們容許我帶他去麼？”

“她要把我隱藏起。但是她爲什麼要隱藏我呢？”阿台莫諾夫自己在想。“她是一個蠢貨。她已經蠢了一生。雅可夫是像她的，別的那幾個也像她。但是伊里亞是像我的。他會回來，整理……”

雨和雪正在下落，空氣中充滿了冰的爆裂聲和雪風的哀號與吹嘯。

阿台莫諾夫被一種飢餓的銳利底疼痛把他從半睡半醒底狀況裏搖撼出來。他發見他自己在花園裏的夏屋裏。從窗玻璃裏他能夠看見閃灼在潮濕底樹枝之間的紅天，牠似乎非常相近，相近到好像剛剛低懸在那些樹後面，他伸出手就可以摸着似地。

“我要吃點東西，”他說，但是沒有人答應他。

一陣潮濕底藍霧降落在花園裏。兩匹馬，一個灰底和一個黑底，站在夏屋前面，牠們底頭互相擱在彼此底頸上，牠們後面有一個穿白衣的人坐在橈上解一大細細繩子。

“娜台利亞，你聽見麼？給我一點東西吃……”

從前，當他從微睡中醒來叫她的時候，她常常立刻就到面前。她常常總是在他附近的，但是今天找不到她了。

“這是怎麼的？”阿台莫諾夫想，他底頭腦更清楚了一些。“她病了嗎？”

他抬起他底頭。有金屬光澤底某物閃灼在夏屋門邊的矮樹叢中。後來纔證明那是一個綠色底兵士背着一桿槍和刺刀站在那裏，他和那矮樹叢沒有分別。

“這是你開的玩笑嗎，同志？”有人在庭院裏叫。“這是待馬的方法嗎？連豬也要比這看待得好些！那乾草爲什麼不拋開呢？牠是濕的。你想要鎖在這浴室裏麼？”

那穿白衣的人把細繩丟在地上，站起來了。

“鬼拉他！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輕聲對着兵士那一面說。

“發令的人們比以前多的多，”那兵士回答。

“誰委任他們的，這些鬼？”

“他們委任他們自己。現在各樣事都是隨意興起來的，我底朋友，好像在一個老太婆底神仙故事裏一樣。”

那人走到馬面前，握住牠們底鬃毛，這時老阿台諾莫夫盡力地大聲叫：

“喂，叫我底妻！”

“安靜些，老人，”他們回答。“唉你，你要你底妻麼，是麼？”

那兩匹馬走了。阿台莫諾夫把他底手通過他底臉和鬃鬚，用他底冰冷底手指溫暖他底耳朵，審視着他的周圍。他

躺在夏屋的無窗底牆附近，在一株蘋果樹下，紅蘋果像山楂魚子醬似地成團地懸掛着。他所躺着的是堅硬的，雖然蓋着他底破狐皮外衣而且穿着重厚底冬季外褂，他還是不暖。他不明白他爲什麼躺在那裏。或者因爲預備喜慶底宴會家宅正在被掃除吧。但是那是什麼喜事呢？爲什麼花園裏有馬，夏屋旁邊有兵呢？而且誰又在庭院裏叫了：

“你是一個傻小子，同志！什麼？人們都疲勞了麼？到疲勞的時候還太早咧！除了傻子而外……”

雖然這呼聲並不在面前，却震聳了他，使他底頭裏發響。至於他底脚，牠們好像不存在似的，因爲從膝頭以下就不能移動了。那牆上的蘋果是畫匠凡加·留欽的作品——這賊搶過教堂，後來死在獄裏。

一個戴着破帽的很龐大底人走進夏屋裏，連帶着一個寒冷底影子和一股強烈底柏油氣味。

“是狄孔麼？”

“還會是別的誰呢？”

狄孔底怨怒底回答也震聳了他。這老傭工張開他底手好像要在這硬地板上游泳似的。

“那嚷叫的是誰？”

“薩卡·莫洛索夫。”

“那兵在這裏幹什麼呢？”

“打戰。”

“敵人來得這樣近了麼？”

“這戰爭是對付你的，培約爾·伊立支……”

“不要開玩笑，你老傻子，”他底主人嚴正地說。“我並不是你底同志！”

“這是最後底戰爭。從此以後人們不再需要戰爭了，”他聽見狄孔沈靜地回答。“現在我們全都是同志。至於作一個傻子，我真是未免太老了。”

狄孔顯然在取笑他，而且此刻他並不脫帽，無禮地坐在他底主人底腳旁邊。在庭院裏又有人用相重而緊張底聲音在發令：

“並且八點鐘以後各街道一概禁止通行！”

“我底妻在哪裏？”阿台莫諾夫問。

“她去找麵包去了。”

“找——你說找麼？”

“是的，當然。麵包並不像磚頭。你不會發見麵包躺在地上。”

在花園裏暮色逐漸濃厚，逐漸深藍，現在那在浴室左近站着打呵欠和呻吟着的兵已經完全看不見了，只有他底刺

刀像一尾魚在水裏似地閃耀着。雖然阿台莫諾夫想要問狄孔許多問題，却什麼也不說；然而說不說都一樣。他絕不能理解狄孔所說的。但是問題還是不斷地閃過他底心上，使他昏亂，因為牠們不給他想一想哪個是最重要底的時間。而且他十分想吃點東西。

“我或許是一個傻子，”狄孔不平地說，“然而，我認識真理在一切人之先。試看事情怎樣地給證實了。就是人人都要刻苦底勞働了。這一次就是這麼一回事。他們已經掃蕩了一切，像用掃帚掃除木渣和塵灰似的。他們真已掃過了，培約爾·伊里支。是的，鬼作計畫而你幫忙他。而到底爲的什麼？只見罪惡而又罪惡——這些罪惡沒有完結！我早已看守着，疑問着那結局什麼時候到來。而現在牠終於已經到你身上了。牠早已爲你鑄成一個模型，而你就像鉛……二輪車已經失掉一個輪……”

“他在發狂糊說，”阿台莫諾夫想，但是他還是問：

“我爲什麼在這裏？”

“你已經從你底家裏被驅逐出來了。”

“梅龍，也被逐麼？”

“每個人。”

“雅可夫怎樣了？”

“他久已不在這裏了。”

“伊里亞在哪裏呢？”

“據說他和那些人是一夥的。這是必須如此的，因為你還活着；不然……”

“他在發狂糊說，”培約爾自信地決定，不再說什麼。

“這老人老昏了，”他自己想。“只好等待着吧。”

天上裝點着細小底不明底星，而好像那裏從來沒有過星，至少是不曾有過如此多的星。

狄孔脫了他底帽子，當他把牠捏在手裏的時候，他又開始了牢騷。

“你底一切狡詐底愚蠢都返到你上來了。現在連乞丐也比你好。”

然後他忽然改變聲調，問：

“你記得那小孩，那書記底兒子麼？”

“唔？有什麼事關於他？”

培約爾·阿台莫諾夫不能決定他對於這意外底問題是惶恐還是驚疑。但是他立刻明白了，當狄孔說：

“你殺了他，好像薩卡殺那小狗一樣。你為什麼殺他呢？”

阿台莫諾夫清楚地知覺狄孔一定是早已告發了他，而

現在他病了，將要被捕了。然而他並不十分惶恐於這質問；使他非常慌亂的是那非人道底愚蠢。用兩肘支持着他自己，他抬頭，開始用一種謾罵底音調沉靜地談判，意識到舌上的苦味和口乾的感覺。

“這是謊話！各種罪犯都有一定底時限而你不懂得一切時期。是的，你已經瘋了。你已經忘記了你親眼所看見的，和那時你所說的話……”

“我說了什麼呢？”這老人打斷他底話。“自然我並沒看見所發生的事，然而我還是明白！我那時所說的是因為要看你後來怎麼樣。我說了一個謊，而你喜歡了，你跳在牠上。我看而又看，我等而又等，但……你仍然完全是一樣。阿里克生·伊里支教唆他底醉漢岳父放火燒了白士其底旅店，而你底父親知道了就害死了那醉漢。尼克提·伊里支知道這件事，因為他像我似地有一種直覺。他本來不應該說什麼，但是他告訴了我，因為他憤恨你們。我對他說：‘你是一個修道士，你應該忘記了這一切。我纔是記着這一切的人。’你作那些你已經作過的事恐嚇他。你逼他上吊，逼他進修道院——為你們祈禱！但是連為你們祈禱在他也是可怕底事。他不敢！而因此他失掉了他底信仰……”

狄孔似乎可以一直談到時間的末了——用他底沉靜底

深思底聲調談着，並沒有顯然底怨恨。在深夜的微溫底黝黑中幾乎看不見他；雖然他底粗重底語聲，使人想到夜間的油蟲的繆繆，並不曾恐嚇了阿台莫諾夫，却似乎沉重地打擊着他，使他驚異地無話可說。他逐漸相信這不可思議底傭工已經瘋了。現在這傭工用力發出一聲悠長底嘆息，好像他從他底肩上拋下一個重担似的，又繼續用同樣單調底聲音掘發那無用底過去。

“我也被你們阿台莫諾夫一家掠奪了我底信仰。尼克提·伊里支因爲你的緣故使我發狂，使我成爲一個無信仰者。你們沒有神也沒有鬼。你們供奉在你們底家裏是一種單純底欺騙。你們得到了什麼了呢？那是不能說出來的。或許究竟也有點東西吧。你們是騙子，你們以欺騙而生活。現在一切都已經證明了，因爲他們已經揭示給你們……”

以一種努力阿台莫諾夫移動他底身體，放下他底脚——牠們是奇異底沉重——在地板上。但是因爲他底脚掌上的皮膚沒有感覺，這老人不能感覺地板，以爲他底脚自行脫離了，他是虛懸在空中的。這使他一驚，抓住狄孔的肩頭。

“什麼？”這傭工問，突然拉開他底手。“不要動我。你已經沒有力量，你不能勒死我。你底父親是一個有大力的人，但他把牠全耗費在虛誇上。你們曾經掠奪了我底信仰，我告

訴你，現在我不知道我怎樣死。我和你們同住了如此長久……”

阿台莫諾夫更加焦急着要吃東西，他底脚使他很驚異。

“我會死麼？我還不到七十五歲的。天啊……”

他又試行躺下，但是他沒有足夠提起他底脚來的力氣。

“幫助我，抬起我底脚，”他命令狄孔。

狄孔把他底故主底脚放在櫓上。然後他又坐下，把手壓在他底帽子上。他底手指之間有某物在發光，阿台莫諾夫看見那是一個針。狄孔在黑暗中縫他底帽子，於是證明了他是瘋的。在他底頭上有一隻灰色蠹蛾在撲動着。三條黃光伸過花園的空中，遠方的一種聲音，微弱而清楚，說：

“這裏我們沒有轉回去的路，同志，不會有轉回去的路……”

這聲音被狄孔遮斷了：

“還有你底父親。他殺了我底兄弟。”

“你說謊，”阿台莫諾夫不由自主地說，但是他立刻問：

“什麼時候？”

“不管什麼時候。”

“爲什麼你屢屢說謊，你瘋人？”阿台莫諾夫問，忽然因爲飢餓的咬痛而不安起來。“你想要的是什麼？你是我底良

心麼？我底裁判者麼？你爲什麼三十多年以來不說話呢？”

“我不說，因我在想。”

“積蓄起你底惡意麼？呃……到警察局告我去。”

“沒有警察。”

“你說這就是給我吃給我喝了一生的人！審判他！但是我想或許你已經告了我了！來，你要什麼？強迫我，恐嚇我，要我底錢！”

“你沒有錢。你什麼也沒有。你從來不會有過什麼。至于你底裁判者們，我一點也沒有留心過他們。我是我自己底裁判者。”

“那麼你爲什麼恐嚇我呢，你老瘋人？”

但是狄孔顯然不是恐嚇他，而阿台莫諾夫也鬚鬚知道。

“這是像該因似底人們的結局，”狄孔憤恨地說。“我底兄弟爲什麼被殺害呢？”

“關於你底兄弟的事你在說誑！”

兩個老人開始談判得更快，互相搶着說話。

“你說我說謊麼？那時我和他……”

“和誰？”

“和我底兄弟。當你底父親打倒他的時候我跑開了。我底兄弟底血濺滿在你底父親的身上。不然那裏爲什麼全是

血呢？”

“你太遲了……”

“好，無論如何你是被毀滅了，完了，毫無保障地留存着，而我却依然是我，留存在後方……”

“你已經成爲一個瘋人而留存着。”

阿台莫諾夫覺得他底從前的傭工正在驅逐他進一個角落裏，把他推進一個充滿了神祕底和無形底恐怖底坑裏。

“你是太遲了，”他固執着。“關於你底兄弟的事你是在說謊。你絕不會有過一個兄弟。像你似底人們絕不會有任何東西。”

“他們有一個良心。”

“但是把我底兒子伊里亞引入邪路的就是你！”

“不，引我入邪路的是你們阿台莫諾夫一家，而增加這不幸的是尼克提·伊里支！”

“但是他說引他入邪路的是你。”

“多少回我想殺掉你底父親。我幾乎用我底鏟子打碎他底頭，你們都是狡獪底……”

“你纔是……”

“那時舍拉菲來了。他也矇混了我，因爲他從來不損害人，雖然他過着惡劣底生活。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各方面

我都看見狡猾……”

“誰走過那裏？你在什麼地方？”一種高聲怒吼在黑暗中叫喊。“已經告訴你八點鐘以後不准行動，你糊塗！”

狄孔站起來，走到門前，在黑暗中伸頭探望。爲激動，飢餓和疲倦所壓倒，阿台莫諾夫看見某種寬底和黑底東西通過花園裏的三條光線之中，他閉起眼睛在期待着某種最後底恐怖。

“你得了些東西麼？”狄孔問誰某。

“就只這麼一點！”

這是他底妻底聲音。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爲什麼她把他留與那老人？

阿台莫諾夫睜開他底眼睛，用兩肘撐起他自己，凝視着站在門道上的兩個黑影。在一閃之間他遇着了他遲疑了一生的問題：誰是罪人？他底生活成爲一個這樣愁煩底糾結，一個欺騙的集團是誰底錯過呢？現在忽然全都明白了。

他底妻走近來，彎腰看着他。

“謝謝上帝……”她悄聲說。

“一切都該歸罪于狄孔！”阿台莫諾夫絕決地說，發出一聲舒展的嘆息。“她是貪吝底，她激勵着我！”

然後他嚴肅地怒吼：

“我底兄弟尼克提也是因爲她而毀滅了他自己。你自己知道牠……”

阿台莫諾夫急喘着。使他吃了一驚的是他看見他底妻既不怨恨也不恐慌更不流淚。她用她底搖顫底手撫摩着他底頭髮，用一種輕柔而焦急底聲調私語着：

“靜靜的。不要叫。旁邊有些惡人們。”

“給我一點東西吃。”

她把一條黃瓜和一片厚重底麵包推進他底手裏。那黃瓜是溫底，可是那麵包像生麵團似地刺着他底手指。

“這是什麼？”阿台莫諾夫吃驚地問。“是給我的嗎？就是這東西嗎？”

“靜靜的，爲基督底緣故，”娜台利亞悄聲說。“再沒有什麼了，你看……那些兵士們也……”

“我受盡了艱辛，我受盡了恐慌之後這就是你所給予我的全部了麼？”

當他搔着他底鬍子，自言自語的時候，他猜想一定有什麼難堪底和可怕底暴亂已經發作過了，因爲娜台利亞甚至於對於這些話也毫無反應。

“我不要牠，”他用一種沉悶而堅定底聲音說，當他把那麵包向門邊擲去的時候。

牠被狄孔拾起來了，他哼着，一次兩次地吹牠，然後又由娜台利亞放在她底丈夫底手裏。

“吃牠，吃牠，”她悄聲說。“不要生氣。”

但是阿台莫諾夫推開她底手，緊閉起他底眼睛，咬緊了他底牙齒，憤怒地重複說：

“我不要牠。拿開牠。”

